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三一・史部・傳記類

熙朝名臣實録二十七卷 〔明〕焦 竑撰……一

皇明詞林人物考十二卷末一卷 〔明〕王兆雲撰……四二九

26792

熙朝名臣實錄叙

明興以來史職隆慶　列
聖具有實錄於諸臣事
獨有未備而野史雜出
韋布之士不參諸朝章
薦紳之論不盡負史者
信耳表名不審於時勢見
少去不閱於大體修詞者
不當於故實甚乃夢夢漶
文恣臆實決所好生相毛

叙二

形憒朱瘖痛去人角少
溺疑與人不求備之意
泯滅潮事實參悞於諸臣
文苓堂從攷證爰取家
藏金匱石室之文名鉊碩
儒之製牘記參訂之
雖王侯將相士庶人方
外錮黃僮僕之姦枝言
不備載著於揚善之
公剔惡之甚中之甲別

古取似多而實心以嚴而
寡出以疎而寬心以檢而
心宅藻淺學者欲以明理
朝典退跪先揩退以之而尊
修身蓄德進以之而憲
圭在民謀王對國王夫
端敷爲德寢寇宏署
雅二具爲編矣苟安孤
孝作孝純爲賢者津爲
爲親右諱爲賢者津爲

心所見委詳而詳異詞而
傳少異詞而自淺而深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
則自殿余於亮錄善善
而因襲詞望而忘諱秉
權衡破拘牽激顯闡幽
標新領異雅況龍二蘭
臺專力宋一代史甚夸
我罪我惟孝純爲指
耳李宏甫嘗謂道有

升降政由仗革三事
帝不沿襲樂孔子之意
非不宜施今日第三漢
甚亦不能如數且恐矣
秣陵焦竑識弱侯甫譔

館本

熙朝名臣實錄目次

一卷
自序　總論開國名臣
二卷
金陵陳靜毓公邁　青田劉文成公基　子璉附
子璟別見七卷　建昌周顛仙
浦江宋文憲公濂　義烏王文忠公禕　子與孫
別見七卷　姑蘇郡公當塗陶公安　太
宜興吳忠節雲附　御史中丞章公溢　子存道
平知府李習附　附
祭酒宋文恪公訥　司業劉子高崧

一

目次

祭酒陶公凱　崔亮楊訓文附　尚書詹公同　子公敬附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沆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鮑恂　余詮　張紳　貝瓊　張長年　附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學士劉三吾
韓國公李善長

三卷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四卷
東丘郡侯花雲　鄧氏　雷老　高陽柳侯　許卿　許卿　孫氏　附
高陽侯韓成　齊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附
梁國武莊公趙德勝　南陽邵侯榮琛　張子明
越國武莊公吳大海　榆次王等共十四人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共二十一人　附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弟通源　通淵　附
楚國公廖永安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附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河間郡公俞廷玉
永義侯桑世傑　燕山侯孫興祖
宋國公馮勝　縉雲郡伯胡琛
涼國公藍玉　潁國公傅友德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建文名臣紀事
文皇帝荅曹國公李景隆書　序建文名臣
齊泰　黃子澄　陳子寧　蕭用道　附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徐凱　耿璽

六卷
余暕　彭聚　孫大雨　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王資　崇剛　趙諒
張倫　魯濂　馬宜　楊本　附
周拱元　錢鉉　徐將軍盛統兵　高僉事朱容軍　張都統王太子千府校等　附
黃觀　妻翁氏并二女　家屬十餘人
徐庢　侯太　茅邦存　附　暴昭　張統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盧迥　郭任　陳植
徐庢　毛太
侯太　茅邦存　附　暴昭　張統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盧迥　郭任　陳植
徐庢　倪諒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嵓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盛希年　附　王艮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楊璉　房安
呂昇　附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楊福　附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杲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沈壽康附
胡子義　林家猷　鄭居貞
七卷
姚善 錢芹 王賓 韓奕　陳彥回　王璉
俞貞木附
葉惠仲　顧伯瑋 胡先倪有爲弟玉友婁璧附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紹 并朱亨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失名
盧振　牛景元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伍性原陳應宗共玉鄒君默曾廷瑞
呂賢附妻范氏附舍四十餘人曾家附　王省 子禎女靜附　高賢寧　儲福 母韓氏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郎御史給
雪庵和尚 杜景賢附　河西傭 韭浪
梁田玉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宋和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王詔鄭僖附　吳亮　程濟
劉璟　王紳 王禕子 子徐附 宋懌
八卷
太史蹇忠定公義　太史夏忠靖公原吉
太史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女 祭顒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附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榮國忠靖公姚廣孝 袁珙 顏士 李友直 附 張信 秦亨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忠襄公郭資
尚書宋公禮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張信國 簡芳 附
河間忠武王張玉　東平武烈王朱能
定興忠烈王張輔　鄚國忠武公薛祿
十卷
鄖國襄僖公張信　廣寧侯忠武公劉榮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榮 金幼孜附 楊溥　高穀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健　謝遷　丘濬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劉珝　劉翊
李東陽

楊廷和　梁儲
張孚敬　席書
十三卷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附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沐國公孫武毅公鎧附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誠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信
十四卷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璽
錦衣牟斌　總兵楊銳
咸寧侯仇鉞　太保武莊公楊震
都督馬永　都督沈希儀
都督俞大猷　都督同知萬表
都司戚景通　子少保繼光附
十五卷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侶敏公鎰
尚書郭公璡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牟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愚公信良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大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附尹昊　太子少保李襄毅公秉
太子少保崔襄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俊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徐廷璋　馬文升　附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附朱英　太子少保董公軒
尚書何文簡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弟鴻漸　段堅附
副都御史陳公鎬弟欽附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愚公信良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座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附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泰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少保王襄毅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都御史顧公佐　師逵　向瑤　附　都御史劉清惠公麟　周新　附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嘗公穆　薛祥　薛遠　附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陳祚　附　祭酒陳公敬宗　揚鼐　附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司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千戶龔遂榮　附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部
二十卷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逵　張聚　子叢　附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彭澤　陳九疇　曹謙　附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馬公昊
辰王琦　李崙　朱裳　孫霆　陶琰　附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聘君吳公與弼　陳海維　附　陳文恭公獻章　陳眞晟　胡居仁　劉閔　附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副使丁公璣
吏目鄒公智　御史陳公茂烈
祭酒蔡公清　儲文懿公瓘
二十二卷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附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附　王心齋公艮　子襞　林春　附
董蘿石公澐　子穀　附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侍郎殷公邁
諭德張公元忭　侍郎楊公起元

二十三卷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懋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觀察楊公瑄　子源附　少卿黃公璽　陸震張英何遵等十二人附
尚寶何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修撰舒公芳
楊忠愍公繼盛　張翀附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高彬附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陳圭附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趙公祥
洪公祥　庾公讙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弟綸附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員外杜公環
葉公伯巨　鄭公士利附　高公謹　汪公曜　夏宗顯附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娼邵金寶

二十六卷

秣陵 焦竑 輯
虎林 柴應槐 訂
楊爾曾
梁杰 校

臣焦竑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統十
年之前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
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汗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
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
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
而樂爲之效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
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效事者之
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
人力强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
則知當時效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劒
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與
非夫聊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
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
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
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
用恩而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帥賈魯欵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畧地　上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悦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復性沉鷙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幷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芜湖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面而勇力過人來見　上於滁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益鷙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葛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　上　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賊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廉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舍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　上駐師和陽巧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者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悦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舍肥人楊璟儒家子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靳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衆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達至訪得之、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弱位

居鎮江達至訪得之、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鏡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　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　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效則效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歙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憲與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三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　上　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瑮王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覽豪傑難以成功　上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殖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
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甚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
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
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
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
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
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哀

天祿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處
以福寧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
光徐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
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
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固獻
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
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
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
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
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
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
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王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遠
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
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
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
又幹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
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既
破蘄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
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
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鬬故縱之使
偏師緩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
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
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
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趨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
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
謙（一作鎮仙）樂二十七件（一作二十一件）人（一作具）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
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
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實勳事褒之召眞入朝賜宴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

淶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豪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與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稚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詭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與軍蒼頭畢會而　帝自皇覺寺伏劒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其者必且貴焉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以女之是爲　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憨而麄

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
與語多不酬子興怒佛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
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
宅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
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益魁有名也而
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漸均
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眞不復有
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纂而縛之置於寨帝
遍於他部歸咸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巫
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
與俏至德崖寨破械出之洲處庸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
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
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　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
復使　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
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
即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鬨彭中流矢死趙
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　帝乃行金賂
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
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
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
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宅將諸將捉生游徼危任乃
委之　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嘉
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
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
悟乃稍信用　帝子興以名號徵欲都滁自王　帝曰滁
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
率而攻我子興爲寇會滁儀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　帝
曰徐和揚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揚亡
何滁故帥孫德崖儀以其衆就食和揚　帝納之子興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　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往於是　帝出餞德崖軍中收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襲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裸
之飲酒矣子興聞　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　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狹
甘心德崖以　帝故强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
子興歸終之時兵不能當　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觀
心於　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

雖戰不能救子與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王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鄆其爲都元帥天祐爲副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濮江取太平據衆且數十萬矣三子蠻然北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久次子陷于賊久少者以失職爲不利久或曰皆帝意子與遂絕有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二帝天下居恒念非子與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弁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盧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嗄背憾之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腊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台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塡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型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由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聊於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狥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亦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壬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丙午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　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盡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雉曰聚必所以勵生樂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　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慨亂救民顯忠勸義眞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强而至也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

秣陵 焦竑 輯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訟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異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夢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俟車塵起展素蘊盍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 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眉與一衛士十人護其山入洪武庚戌春常奉 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今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敩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敩爲春官杜敬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敬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干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頴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宋易當也力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僭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悔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奉駕者有勸納欵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欵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欵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九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衝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栝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衛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仰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閒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咨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鮮牛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藉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筴笑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函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悦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焚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善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諮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攸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舊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猶令青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仅公勳伐召赴京命兼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既闔事蓋既括之間有隙拋曰滾洋其南抵閩界曰三甦爲巉盜數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捺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衛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滾洋拋爲自墓不得則創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既代廣洋爲右丞相覘上之念公息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欵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奉石又三月寖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二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猜、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温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奄卒、二十三年召璉子鷹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嶺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占專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乞矣、清貞特贈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胄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惟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驗基亡之後、孫鷹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懺悔丹書誓言世祿、鷹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襚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容、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襲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　上之顧寖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鷹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閶門使、建與鳥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遂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鼎俎、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枝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爲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漸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爲濮陳友諒者、帥舟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市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嘗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説、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燒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煆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飲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儀色、因盛設修同享于羣僚、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頲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由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頲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頲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頲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頲者故作頲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稳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頲曰此行爾借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頲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頲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頲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頲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頲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頲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頲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斂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頃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頲仙人遣其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肯上磨著金醆子內喫一醆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醆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卽令人上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概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而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姓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乙歸省　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廿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其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

辭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陛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今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祭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頗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悉、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廿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其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

君、　上曰、朕與君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延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緡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頫首謝公歸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璲曰朕曩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璲山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　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手謂公失對矣公亦不非所以崇國體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喪喬貢舉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罷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璲璟子三人愼愷恂皆無後次瑮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愼愷恂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則聚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贄曰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傭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手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　天朝待　皇上允許豹令其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　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爲私交顯　聖上須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　朝廷尊嚴小國懷畏　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手觀　上之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愼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公也使即歸而即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十餘歲从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穎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戈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隕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召議郎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禕傅著謝徽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禕長裁頻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　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巫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網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殁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滇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遏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寘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纖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來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鞸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乎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　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論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宥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寧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平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權佥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佥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佥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内按察使宋思顔浙東按察使孔克仁佥事王嚞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卿素知溢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卽陛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泉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卽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　京師　上

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　召公　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陽和由海道進卽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豈直特搏擊爲哉　上卽社稷大風雨還坐　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舊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奚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壞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强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　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山寨嘉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丧母哀毁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死、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資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蒙啓學者歸嚮、嘗侍　上幸學、博士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賜坐賜茶、命與博士時建太學、

實敷執經、祭酒吳顒進講、上悉稱旨、公以翰林學士爲文、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裔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詡曰、脇者恊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内相不能恊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顒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簡用公、特與勑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雖磯不遺餘力、寢食學庸、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　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納、公病　遣中使諭卿禀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胥格必壽、適有盡工至　命給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熯不喜公、以事逐公去、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卿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謝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倣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没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没産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　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勑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　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　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棟遘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胸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尊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目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葉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攜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藏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安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脩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　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　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　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權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　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莫

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詩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　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壽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　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　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壽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

爲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升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館閣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回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宏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舉行倆崇德又有貝瓊隱居女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論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猺公重厚不妄取予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初起兵郎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渊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邪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郎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殿勤怠　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算書即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　上信任每召公議事訪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升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文集行世

本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嶽濱隻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嘉其勇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村武文質攻詩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問公對曰　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侍趙勉諫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本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筮

事稱聖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
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横
湖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知爲
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群雄之
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帥聯而中藉特牓者爲關
通往往市權而行恣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
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特牓之得存者誰也善長
頓首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爲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
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
軍中有以事力相羯辱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

中流言內旋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
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
不復强尋子興怒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
子禿堅樞密紹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屢破之時出襲雞
龍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講自保　上悉俘取其
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麾麾握笑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
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留枋論士卒有虜
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
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
東取鎮江先日　上徉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
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
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
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
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
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　上曰友
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
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
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
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鑫
亦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
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
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鑄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凡歲若
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扳采石遂乘

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前得一隅而黄屋左
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
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
亡算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
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宫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
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享立　妃馬氏爲皇
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
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
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
中書令也於是議制　東宫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
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録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
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凡一切悉
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丧服三頒朝
賀　東宫儀。朝臣大小服色存易。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仰謀之中丞基左
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
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
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
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
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
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禄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絶賜
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詔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
爾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
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資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
平祭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
任者張昇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昇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勲　上始微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
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　命督
吏士建臨濠宫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
粲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無衆不治今
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
子伸佐皆爲羣收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仲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侯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狀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
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流數尺三
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
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
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之召詣　泰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外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
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
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
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
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劒白玉壺玉刻蛟
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謀逆發覺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之召詣　泰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外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
子伸佐皆爲羣收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仲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侯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
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
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
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
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劒白玉壺玉刻蛟
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謀逆發覺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之召詣　泰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外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从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鄙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能世襲善長从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處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从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必不儳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乎善長竟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朝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興脱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从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鄧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鄙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暧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咏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鄧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鄧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略不念故人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尚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馹所尚者　陽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禁即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諭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外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哉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瞻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隹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卷二終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決倜儻不羣第一功才一十二所委使必効而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滀陽王而　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伏劒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　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滀州澗再從取和陽拒礦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

閑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深陽深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恭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頓首請死乃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俘平章定定號令明肅

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遣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覆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

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九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絶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　帝念不及援達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艦艫數百遂

復池州提聞　帝大悦謂徵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墳池州　帝謀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簸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動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　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發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士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蹴其黒旗軍獲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口遏汚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檀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　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嘗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

諸將湯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樸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調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　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

拜日　上召而論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猶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檇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驟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　帝乃與

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舉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迎戰大敗走士誠。復破之。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麒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

要脅闔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
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帝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
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
之勿以閫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
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使達獲茂釋而厚賞
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
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
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敢

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傑　皆降遂大
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蘇
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
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郡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
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
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
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
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扉主以臨天下　帝曰壯哉而
昔所畫下平江笑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
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麾牧野

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
曰　上笑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左大將軍鄂國公遇
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鬬
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
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
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
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
餘人王信走　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
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若益都西取濟南濟寧
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

金踰齊魯以臨建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
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濱
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
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
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
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
帝即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
勳略甚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
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

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公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引兵我見之輒膽落克舉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魯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魔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賴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

卷三

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召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恐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舉中孤豚耳誰與爲犄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圍防其筱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闍奴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擴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樂陵諸郡沾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次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踰五日達進師埇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卷三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邊臨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提閘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險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權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以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之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戰此危道也房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騾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俞通源略其西鄙督顧時略其北鄙政友德略其東鄙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臻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諭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擣
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澗而壘擣廓
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軍皆驚擾
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
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　京師而斬其部
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澗而
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
郯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
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
橐駝贏騾牛羊以鉅萬計擣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

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帝
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
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詠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
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
既以破平擣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而自攻與
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
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
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
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　食祿五千石子誥及鐵券免

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
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
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
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十餘日
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　賜之交甲
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
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　帝御武樓謂達曰
擴廓遊魂尚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賢子耳度兵幾
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
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
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
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
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
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
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敵侯曹良臣大校數人
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
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駝故賞不行而　上
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舆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强沃以酒既醉覆以被舁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　上益悦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　燕王　王　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甄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微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男與　天子夷輩而見　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内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禍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療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　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　帝祖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儕力行陣東征西討能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玷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　帝所授大將印獨朱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頼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屬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　燕王即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屬諸將軍者不一

弁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英勝即古名世之佐過過馬勞而不伐夙夜匪懈○準之過之識○識之上○與功名終焉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甫配　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喬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卤略毋遠志屬　高皇

帥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爲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其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丙申、上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迎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　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　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舟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　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鄧愈、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賞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脩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壍、則殊死鬬、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几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迎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　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　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洲州、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

上、上舟遁膠淺、遇春從安慶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欲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倒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　上討

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挑擊破滄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倪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丹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出大全港入、營於東阡、邸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殺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　上幸汴梁、遇春晛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　上悅、三日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

太傅河南王橫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
春與達謀夜劫之橫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
軍居右副將軍馮宗與上二年取大同轉狥河東西渡關
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
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
至白河而遁　上乃道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
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
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
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
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

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
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
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
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
親出奠爲文哭之敘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圖
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
冥器物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
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復椎恩王其三代皆賜謚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　高帝廟
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鷙
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
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纔長於大將軍二歲
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　上亦均重之晚
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
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以謀宋國公北征
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

別封次子昇爲鞏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　建文末以抗
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胄孫復得
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乃更封懷遠侯
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配饗　太廟并議常李鄧湯
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利皆戮力中原廓
清方夏胄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迨我
孝宗憫焉　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
上神聖天啓動遵　祖法　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　祖宗崇德報功
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過昧謂四臣宜世其爵

制曰可、封常玄振攘遠侯、李性臨涯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
弁州外史曰、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闢平而三、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貞母　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　上起兵滁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　皇子幼　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千之、使文忠與　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鄉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為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已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徙陸逆擊、

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莫靡、賊駭亂、相踩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　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乃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内與飲、而授之約

東明日原睨知師師遂入文忠嘗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　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咎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遲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舍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整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佯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亦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

凝文忠被劒叱曰闔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遲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舍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整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佯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亦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

并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騎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衛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聘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拒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忠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

禾見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歸虜益遁遠邊境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 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原脱而字有文者人而已）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二年二月得疾 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謚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

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上崩 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齊黃左都恨）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 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大舁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 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 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 王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 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事者疑亦乃圍治亂存亡所與謀信哉）以景隆權尚書 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 召還既陛見黃子澄輒憤極觝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 燕兵渡江駐龍潭 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謂 燕王以割地講和請 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窘

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 王即位以景隆等黜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功大典成二公改修 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典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剸我而令以降虜賜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乃 下詔盡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勳

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訶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閹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荆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弁州外史曰　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益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耶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　上收爲子既長溫爽有姿概機韻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日無迓視　上心器之壬寅年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

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膂托九年　命乘傳錄陝西巡行諸路布　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昆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酋首并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

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寄處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翼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梯四部卒渡嚧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緜辰沅出維鬼逐蹦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且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

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宗元年之擒殺世、技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赫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叛兵叛者、令圍雲南、幸帥馮誠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以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遮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寧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錫宴於　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陞雲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酋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　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訃聞、上慟哭、命以喪儀、葬江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櫓江仙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諭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遮鎮雲南、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攜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少子昕尚　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襲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鎮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嶲阿資、

絕賜誥券玉帶金幣寶鈔既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公之餘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　京師伏誅　召英國還僞王陳季獵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獵等送　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鈔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　仁宗即位　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

特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　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　詔宣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晟戰數不利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爲漢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上首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盥而後啟曰此今旨也前後置圖墅田業三百六十一區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樂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稟爲左都

督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奬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壓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餘兵平龜山竹箐蠻論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檄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　璽書奬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發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弁州外史曰英以慎靜儉兵略爲　天子單路籃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爲　明藩屏偉矣昂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樂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稟爲左都守蒞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楊州人九

歲棄道傍　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特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劒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興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　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大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　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長銚軍謝元　即棄城遁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發源之神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發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伺下高河壘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銚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僞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行樞密院事僞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　威德撫納降附以兵

取浮梁走其參政偰斐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　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强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訶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

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趨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　上　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　上來援大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鄱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渡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與諸大將參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由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　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丞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米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西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

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趍聞　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敏詳敢其事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最恭愼有所委不憚危　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梃停襲梃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

遠侯卒子胆錫嗣卒世棟嗣

弁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儻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夭死不獲終饗或謂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伏劒從是時　高帝以王壻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　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　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甚悅從　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搶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墳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悔悉力扼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僇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　上召見戰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即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　東宮爲太子左論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威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　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不決而征虜副將軍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

殿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　上賞貴數和逗撓而姑予之杉杗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父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父勞於外數賜　璽書慰勞尋覲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覲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恐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劾且念其爲里閈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緣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復其平章剌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鵬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以物故　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興兵而和從容爲　上言臣老不敢稱書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盡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賴涼諸國公啟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曰本叢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强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　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　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　上思公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鼐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寖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閈舊及艱難勞勤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爲之雪涕出藏錂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　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贊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毘陵酒語至頻　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眞王便

番之錫諸勛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頻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剿滅徵信公者其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卷三終

卷四

秣陵 焦竑 輯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部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

卷四

一

亦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亦孫氏收郜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啗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既亦郜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

如也嗚呼鄧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炎則爲雷老炎則爲

高陽矣韓公　附　齊陽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化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危所乘舟舸艦淺沙城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覩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炎遂服　上袍冠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

炎者三十六人罹窘同知丁普郎被十創炎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鬬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炎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　上遂追封韓成高陽炎爲諸臣首宋貴京兆炎陳兆先潁上炎李信隴西炎王勝太原炎丁普郎濟陽炎張志雄清河炎李志高隴西炎昌文貴汝南炎余炅下邳炎徐公輔東海炎劉義彭城炎陳弼潁川炎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維山子郎明梁縣子常遇奮疾如飛爲帳前先鋒從克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龍合肥子汪澤廬江子丁宇舍山子遜德山汝陽子鄂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舍山子遜德山汝陽子鄂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合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詐楚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典何貿嗚呼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詐漢照映今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　太祖高皇帝之業所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炎事鄱湖三十六將如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鬬狀一何忠且勇也然　帝終以戚劾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炎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傑無不樂爲之炎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之故大爲　帝疑不知　帝之體念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爲　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炎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血戰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揵疾如飛爲帳前先鋒從克總管先鋒攻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陵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權左副元帥戰袁

祝暉偉南陽儀真人勇德宣城人從克陵臨山寨出肥江下鎮陵

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
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鑒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
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
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
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疏
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孤城至秉門敵發蹶張弩中腰
瞽箭深入六寸即拔出冊薛安遠奈何大丈夫疏即
疏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
衆公沈鷙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
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
公先後疏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
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疏左翼元帥副使井海龍
突圍出戰中矢疏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
先出戰被掠去疏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疏洪都知
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
中疏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賊城破疏管軍百戶徐
明當圍城日漢設陷穽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
走明追之墮穽中賊釣去誘降不從疏張子明者張元帥
之子代父爲問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潯城被執友諒强官

之令徇城紿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創攢梨刺疏張德山夏
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
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疏友諒減贈德勝梁國公齊彭
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
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
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
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享　太廟
謚武莊李贊曰朱文正既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
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

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蓄銳守之
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王終成捨命鬼殺疏南昌城下
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疏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捨命王
爲十四今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雞籠山二十人事蹟
　　王禕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
謁　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
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
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既引越以爲行省參政守之已亥克

盧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公祭卞壺廟洪武元年築壇鷄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者李慶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疫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在梭神卞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論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雖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

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效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拔公至和陽其衆通海功多陞泰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克銅陵總督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興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路池州公敗普勝

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

越鵝矣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拔公至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興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路池州公敗普勝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國公、謚忠毅、侑享　太廟子宜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與祖、與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李將軍有功、戰歿阿慕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謚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遷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　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　太廟、

安不屈　上遙授永安、

河國耿公、燕山侯、孫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　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驟至、公擊敗走之、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發、來民間、號呌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帥政、盡罷呌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仔虜、

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鱔魚洲鐵索、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瑞、公奮弋、躍馬陷陣、又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徽、先伯國初、以忠、从事者世傑爲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躓、爲友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　上聽焉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奉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操申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借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賛　上拔采石取太平　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酋耿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放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于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遣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親軍用與勝操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卅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太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拔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視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被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蘄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寮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濒黃河會取沛梁克河南陝州西趨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沛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沛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磁子城取澤州遂略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迴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惠、眞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　上論達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　京議功賞、達達遂還、達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

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搗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咯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罰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鎮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

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大將軍、練兵河南待餐、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　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頒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遼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擣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余

乃喇吾而驚曰、國尚在乎、乃喇吾頗爲遜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採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鷹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頒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過、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喇吾請降、勝使監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復納哈出別酌所携酐醾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

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遂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論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駱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勢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　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

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知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禽焉能免乎、金山之役、望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譬廢可也、嫌效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贊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　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效亡不恤、惟惓惓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即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戾、吾不知之矣、且我　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潁國傅公

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季避亂潁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
上都宮闕鹵獲圖籍轉剽入蜀嘗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
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閒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奇之俾爲
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旛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
陽渰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
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敗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
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
奪此山者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從徐達下□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
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
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驅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
所過焚其積聚　上即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
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
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
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
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鬭競而鼓友德鼓之士騰躍搏
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

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
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
上怒皆黜之而論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懽之固當
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
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
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
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槃安復從克汴梁
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

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
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眞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
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所士
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
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
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遂竹貞至宣府敗脫
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
遍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
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
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

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黎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校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頴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峴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遶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開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

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由鳳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　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屆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餐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

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内廐良馬十五疋賜之廣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黄河夜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詣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坐廟堂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别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

侯曹震等分道狥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農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烏撒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滄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凡脫者其强首露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聖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

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之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簽勅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楊聲欲渡而别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乘之合擊遂大破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讋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揭鳥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遵從

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
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游
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
口襲元太尉乃覺不花丞相哈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
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遷
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
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
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
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　燕王捕
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
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
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
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
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
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
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特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嗢嗚跳盪獨開平
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
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笮其膴膴蓋庶幾中山矣後
及德公者爲凉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玉　上寵任之友
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次

凉國藍公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赬面有勇略
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
於　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
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爲
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獾腳子
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
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顧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
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
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臨
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
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
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
我軍至大驚其太尉癸孛輒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
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
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
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
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
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印聚其鐻伏而焚之獲

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疋捷聞　上大悅使使齎勅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嘍嘖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胡擒土酋剌惹等萬餘人獲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遷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　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故國公尋與孤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奪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饟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羣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納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　京師輸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　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頵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玉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聞之不善也玉謝罪退而謂所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獻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裴詔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　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即帝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爲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

鄖國宋忠順公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興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寧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臨

溫江、大提、明年平廣西峒蠻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　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鄭國公、謚忠順、

建文名臣紀事　秣陵　焦竑　輯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從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脅黃等遠親未孥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卷五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從義家人、於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譬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爲白於　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仁宗撰　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

擢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頌稱孝靈諸疏義者爲忠臣云

齊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炅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蓋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其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illegible]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繳

弘治中給事中金洛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泰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儀請表楊建文諸忠臣下禮部議議未上　予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上色變曰言官稱無識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問

原缺

又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
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
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
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詔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辱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寧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
人雖卻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
以得此哉益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睹然
擅笞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

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益因汝誇誕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辨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黄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清肅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祗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覘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于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朝廷達于之誠於上聽止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于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搥頭有血性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代人未必能辭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黄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昇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楊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臣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黄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參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悅悅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偷子鶚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書令人心死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國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隣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潛使北平賄太太受

歸請爲兵費　上益倚重太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雇安、太言上急出　勑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爺王機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遣王至甯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窴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从之從兄弟敬宗等皆叔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教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鋪舍人猶稱尚書鋪　仁宗爲　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龍爲祠祀太嘉靖乙酉尚書鄭曉至深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畢興我　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棠春秋梁寅有文行賀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

先生　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書論　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　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請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强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不山人何以識此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覩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遂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　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卽已金川門火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于走易姓名田經過赦家湖廣戍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卿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上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

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遠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閒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髮髫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闡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正、謂

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

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

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延

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

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殿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久、撈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

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與史澤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分、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得年四十六、復　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永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　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爭誦、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鬼神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亦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心亦靡慚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恵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彦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　曰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非士當老其材且勑選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　太祖豈但具有天眼益真具正法眼矣然唯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　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内皆成俊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勦　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賊

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山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　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盡縛官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　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討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内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屈亦戕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亦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文皇嘗蒙

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昺、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　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昺發兵內應、盡簿錄　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以諸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以諸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　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迨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殺後祿、輝祖長子釋迎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孖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窺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後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忘退朱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死　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又曰　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附　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戚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　上曰駙馬勞苦曰勢而已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胡人書慟哭詢　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爲

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齊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恐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渡泗水砍肝貯出六合至京師卽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　上曰駙馬勞苦曰勢而已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水死值僑工曦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　上殺殷辜衣大哭問駙馬所在　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白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紙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宜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
嘗遺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
師不得已故令還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
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坐
陳建曰殷有才智　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
太祖首囑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
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
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
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　燕王遺殷書
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

不遵者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
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
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泰薦
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
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遍王城
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計先擒貴衆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
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麗來與丁勝格殺二
北平行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
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
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
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擒罵不絕口死　文皇憫中所謂
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十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
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
稱萬極詆戮亨緻誠中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
爲得此守者曰還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
得階行請勿中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得實不
得賞者至即毒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
執下獄精其家貲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避東
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
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
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
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仗

蔓經至闕下大哭 上益怒令以刀扶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毋東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村爲戰艦樓櫓戈甲成有法死塞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入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僉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 建文即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朱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闕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 文皇殺昺貴誡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來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 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斃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請戍邊年廿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隘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太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韭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

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死
暮捲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賀建文初充咨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
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賀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
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曉將也領
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
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厮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
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
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
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
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
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
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鄒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
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軍中督察工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死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被甲躍馬先登
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靖難後晟功
名大著封酉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
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
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没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
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
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莫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孚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獄千諒周鐸皆伏誅沒産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雕間親王字充錦衣鞫讞局幼軍靖難後諒放之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亦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潛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匯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會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承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濆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遞賦麟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郎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戕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頓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頓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澜伯黃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頴敏受學元黃暐暐無子觀遂冒黃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鼎甲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水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滿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遜初為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廸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為郡人熟食廸廸嗤之置指斥遂俱凌遲殊既殊人子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庋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廸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廸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請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為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廸蒼頭庋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戾公

戾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輸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苹卯仟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放弟敬祖子玘皆論戍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眞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大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　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參政陞通政司左通政十七年秦百丈有奇段氏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

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亦大亦統亦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翬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其滑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瓊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紲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
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
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
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袂參之半以強、越二年再
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
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
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
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番期十日、作乍輟、不敢妨
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
且滯者何哉、蒞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此、其小者未可殺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
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
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敬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
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
然相噬則歙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
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
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
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
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喙齕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錄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上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
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
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隴川平緬、邦贈金、或曰、夷且疑貳、
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
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宦輔建文、
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改仕、月給尚書半俸、永
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
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勑
致仕、卒子、亟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宏甫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綵巖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攬於部堂、王鈍不與、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與、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旣與、遂憐而曲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與、後矣、不與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恐在列、待詰問而後與者、非余之樂勸人與也、樂其能處與耳、它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福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總、置在麾下、西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慟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禍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千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甩與陳廸黃覲共事甩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廸覲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偉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毅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木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配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盧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東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仆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御史熊和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庶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庶以草茅愚孱辭侵銅陵簿調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論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庶家覆次于京師庶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右侍郎建文四年九月以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熙朝名臣實錄卷六

秣陵 焦竑 輯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劒、不屈而死、是夕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芧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夜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楊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次子順童逍壽

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關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偕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贈家徙邊巳而赦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斂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聚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剔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剔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死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雲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

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官
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收族其家、

太理少卿薛公

薛嵓閿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
卿、是年、方孝孺建議革詔令嵓賫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
言、刊印千紙付嵓、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嵓見　成祖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　孝陵、慕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
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嵓、　成祖曰、　天子命使也、釋之歸、
靖難後、免嵓、坐謫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
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　勑修高廟實録、昇博
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忠誠伯等
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从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
觀王叔英同是修、王良顏伯璿、皆不順天命、效从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諭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教
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　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
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
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　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舊
計、及藉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
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
解縉胡靖藺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从、从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
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从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
朝夕省覽、

李秃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
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
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
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
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買誼之於漢
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檝泰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袌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請爲州刺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畈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民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　上由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覽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　建文者、惡導諛　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死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參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璧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三十年、詿誤免官、典敎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錠、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賜御書怡老堂偏及縣儿、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儿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儿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緝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眞若主矣今王景不然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然是均之不欲然也夫然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然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艮以貌嫌似

王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烈而然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爲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臍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然爲重乎若專重然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固惡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爲知縣留與修　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紞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兄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朋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　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　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迫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悽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爵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倜儻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爲聞　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鄱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典禮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潛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逵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死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即位爲眞、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　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連、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儒吏事會交趾

楙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殺、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遷北平、私　上　謁　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敎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愼、能詩文、　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輔導非人耳。　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　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死。　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　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上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皇羅綦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令親王告　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魏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貳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曉以禍福、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過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北退靖難兵、魏作賦志喜、行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

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噤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候軍中、從容問福戰盡壁敗績、被獲釋還、竟不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亦面縛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仰曰蒞葬訖遂趣善所時童俊杲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暴善罪補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不得從容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亦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恐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宁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漾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即誅死見即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

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背門一類人全不以死為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其見才識可以大用

仕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宇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鬚音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戶科給事中陳緻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曰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廿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處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

李宏甫曰此或爲補錫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頂

之二十餘人嘍囉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會公

會鳳詔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部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部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膽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　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懼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原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甘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趙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炳文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鄉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洪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數、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風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方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屬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務、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臣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　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倒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既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朕實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燕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即位詔召良良集泉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當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驗妻畢自列新干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視其斂事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璲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學識可任用矣 文皇詔召益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以死夫人餽食于良良先良而死良驗祭夫人獨遣幼子畢然後死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興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龔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邶弟也薦薛爲威遠訓導

雇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閒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克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匪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臨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

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擒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銷環佩、天門何崔嵬、羣仙久相待、晨沐啼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喙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卷六終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先使人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覓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盡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
定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
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
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
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職　文皇即
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
不可去公朝臣回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
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
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師善厲聲不遜疾時年四十三子
節諭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知府陳公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記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
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
破彥回諸戍滇南弟彥囷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
比至爨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罔中敎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
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
四十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俞維庶薦彥回文學
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沛縣知縣顏伯璋江西廬陵人名壞以字行聰敏介直能
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録時書靖難事爲
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珏友晏璧

終歲給軍餉、伯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比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畢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問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臣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避寇、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璋友人晏璧璧與伯璋同郡、官于徐、因為伯璋傳其事、伯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放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俾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璋寄百甲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琉、為伯璋祀祠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死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淡、從征漢王謀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

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舜親老歸養、父之、復泉祖與行修人、對稱　旨、命說書華蓋殿、每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父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潮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更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宗等二百九十人

史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蜀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懸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顒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撫出走死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冯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巒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掘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秃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
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
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
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
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明史　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
是　文皇削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
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
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
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歸坐明倫堂伐鼓
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
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
卽墨濟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
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
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
友之道絕矣　卓吾曰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

教授陳公　附伍性原鄒君默曾廷瑞呂賢

陳恩賢廣東潦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
惡老行誼勸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部至
漳州恩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
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
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恩賢暨六生咸
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扁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于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
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
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
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歸坐明倫堂伐鼓
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
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
卽墨濟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
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
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

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誅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僉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從容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宏甫曰此術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全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術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即位詔挨賸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謂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矣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上人義之即其居葺爲巷集尼居之名崇孝巷焉嗚呼此卒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濟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由義干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參政

李宏甫曰此術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全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術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恤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李宏甫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鄧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殿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殿亡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改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漏道不拾遺有得鈔於

衢者輒拂其塵土置商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肅服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瘴鄣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剃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斫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美鬚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然而意氣渙發能慮恪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

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即教

之補鍋而今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錫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將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婦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六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義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剗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憂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蚖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霜高旻時蓋永榮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舜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漸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往曰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苶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閒藏上嘍嘍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敗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我者誰至寶淪沒父而同輝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徵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眺書鬻市資以盡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

勛、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訃合洲與宋和
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
烈烈英賢、寥寥寡儔、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
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
駕言導引、笑傲林皐、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
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
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桮舟、載浮載沉、中
心、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羞、以完我族、庶明我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
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
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郎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
者誰、瘖若潛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鴻、豈吝冥鴻、
而甘漢卜、山陬水滸、天涯海澨、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
一死、以明我心、白覓晝見、廣洞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靖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客錄
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緝雲鄭
僑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
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　文皇疑匿僧
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濛、以訪張
邋遢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
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
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
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　朝廷不
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也、亮
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
徇飴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異自經死、遂
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
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
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歷

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而大呼曰　陛下且四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遠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屬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衛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　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雉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宏甫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迷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遠道遥於物外老送歸關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之大云

附　子貊

長史劉公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颺賊葉丁香叛延安庆唐藩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庆欲汝日夕左右惟閫門使如儀禮司正百官上官達爲臟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閫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參

處寧燕趙六王將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衆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氷陷馬斃璟力破氷跳蹄岸冒雪走良鄉疽裂跋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冀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稌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絶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徵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没食不兼味稌遵教于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稌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遠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　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辭亦不近戚然一比丘以故絶無兎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專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虞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學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處蜀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彦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勿問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賜宴勑奬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勑廷臣二十八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察陳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即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　賜公等綳慾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卷七終

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寒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訛公語聞　上　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　皇上愼察　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揚前力爭當是時　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道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寒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詮陵卽位日公齎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

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愼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茶皆尚實司丞　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諱　孝陵　長陵　景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敎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卽位遷川陝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浙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淞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衆遣侍郎李文治大

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朱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鼎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溉山谿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盧暑揮蓋歲餘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詹營北京贊畫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卽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京尋令侍　太孫同行鄉落取蘆黍進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審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跼言官大臣午門難遽制害都御史陳瑛駕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泉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間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於一時有限陞賚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遣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征虜下詹營北京贊畫征房公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

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容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濮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容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禁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鎔印曰、令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公老、勑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剖大體、略煩苛、以故難數與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擇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繞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言論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

心未服　上不聽命其實尊尚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有異志　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髮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勑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朕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還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昆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餙櫃肩輿衛送出境至鎮州公盡取賊道歸宣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　上官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

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有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　欽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薄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　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成通州公省覲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　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太平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　皇帝小人新

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舉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　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眞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應儲位未定　上寤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　上嘉賜公大鐲又曰詹事宮端次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莊　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鄰矢禮駿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誚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寤令公察審公退無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霽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救諸所護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俾盡腸有餘周賑鄉族　太子即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襲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經東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斂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審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狀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僃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狀節贈都督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順徐斌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參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轉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權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縱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盧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特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軸賊攻城勢猖獗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授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鬬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亾我亾義不汚賊自縱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特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

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城山僕遣與賊和、且請赦　朝廷、賊遣酋陳淵老表謝、僕令忠勝同淵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忠不降、且罵、鋸忠益大罵賊、勝不相、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麒與顯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屠城、麒、顯皆自縊死、易先、湖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乂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容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千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乂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轍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梟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爲交趾左右參政、討賊力戰死、景陵卽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朋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邋遢、又名頒書、偏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三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　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　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　太子誠敬孝謹無他、　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愼、朕不及知也、俄崩、　景陵卽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閽、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　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鄙力也、　諡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　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

議迎　上皇陛下文書二通詞旨悖慢不恭金帛且
宋土地憂方大耳衆利願不敢言于少保徐曰此變方略
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送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
元年楊善使虜濒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　皆等進上服
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
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已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
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
入一見請老去道子長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
朝延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

平暴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
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
人執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粤
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　永樂之忠而反足
以結　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令觀公之告　文
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
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
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
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瀟月方黑是夕母
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
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
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
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敎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
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
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
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

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
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　寧公及西楊薦公又
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鳴大
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
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　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侍
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
言元旦日食智犹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　大體
尚忠厚過事是非又輒別白爲　太孫陳說不附貪年八
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潤樂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輸裹東宮即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　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　公與修　文　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八卷　終

秩陵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玅智巷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　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　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　成祖容祝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卒伍蓋五王矣天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悉雄蘭屬郡之材官良家子、鞍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耶、且慕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言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官、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麗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見被髮而旌旗者敵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仗劒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捕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

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麗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　太子南京、　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昺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昺首邪、昺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葬矣、顛曰、亟改葬、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賢、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客歿信侯執喪
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趣信、信艴然曰、何太甚
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
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簪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簪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
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
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
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
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
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
人入衛、又曰　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
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
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昌再北　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
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
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邦之、燕王已定京師、即
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
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官殿、
楣柱甍桷、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
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
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
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恤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適
屏騶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
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項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
十五、公幼名天僖、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
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
不在此也、若王賓者、矣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
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巷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朝享
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
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久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
古物亦當守爲世寶況眞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
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
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
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
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
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蒲山父玅心皆積善母貴氏廣
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
人告以去期卽飲秩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
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
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勝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
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
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祭其所以堅確
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搆爲禍亂危迫朕躬朕
惟
宗社至重匪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
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
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
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
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
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
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
人告以去期卽飲秩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
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徽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塡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韝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揩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眞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部與維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

卽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愼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尋已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

政使召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奏憂俄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　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畚舟十九年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滿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濼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許堰策疏浚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鄭興永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猷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史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勑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縱削親藩　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　上至濼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散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檜淄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　上從　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兇後顧　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挾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上哭既旋師諸將侍

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即位論功顧侍臣曰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卒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非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蔡國公謚忠顯　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开河間王改謚忠武　英廟庭予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兗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練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慶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　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冷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棄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眞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桉劒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忸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遂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漳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克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新城世胤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聲聲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卿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聲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糓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　上議復古糓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二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殁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　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贊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溢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滕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漠圍眞定檜騎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夜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即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克鎮朔大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兒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鄆國公謚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鄖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詔北平都司受客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惜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閫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客言欲得親生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黽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　文皇召入拜床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口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客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客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眞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嘗西克大同轉戰夾河慕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　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　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客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鄆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來河蘆城泗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舡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時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庶、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特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擾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糜盛劾安落庶、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庶、

加祿六百石、與俸庶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卷九終

秣陵　焦　竑　輯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弟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令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欵、縉言善長出萬欵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後、　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以長、又言好聖孫、　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
陛緝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緝、未幾、用
兵交趾、緝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
怒、乃出緝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緝怨望改交趾八年、上
北征、緝入奏事、不見、　上見　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緝、
遂敎下獄、三年、坎獄中、坎年四十七、緝喜引拔士類、人有
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褒夏黃陳之用、緝密贊居多、文皇
嘗與論羣臣、御書褒義等十人、　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
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緝狂、士緝非狂、士也、官其子積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
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敗玩
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
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今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
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
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
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
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
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
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褻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宜蹈瞽趨而咸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闖悍、鬬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
擁冠裳、左蕖筐篋、右綰符章、剔屨之賤、衮繡麗戔、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恂有德、古者鄉黨、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徹、百
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腸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塞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憨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　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卿不畏囏棄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

名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次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縱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次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頷泉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　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拂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惟其賜飲至東白閣學記云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滶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庇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豈可想見規模眞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綴錄云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令覘胡見胡如猢回問家人餧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給
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緝曰　皇考訓一太
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
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
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來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
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　文皇簡入內閣授翰
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
正法　上意遂決冊立　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　皇太孫七年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論曰朕留汝四人居守
猶唐太宗簡輔衙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　親征胡虜
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
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
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
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
真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
年再命留守兩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閒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　上大怒
逮繫獄中十年　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夏五月　仁宗寢疾　皇太子往南京省調　孝陵未
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
人反　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
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
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論曰明年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
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
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嘗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
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三
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奬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
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
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
敢備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禊
書來否淮即出書　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
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

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七流矣

殷學士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大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雖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餘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　朝廷大制作凡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誠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蕙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天順日錄云胡顯卷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卷十　十二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論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吏薦儼　上曰儼晓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論德兼侍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　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卷十　十三

外艱去　詔奪情儼持論少愬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　上幸太學御奏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　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賢貳以説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説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説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産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閲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遼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覩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塞義金忠黄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眞德秀學術純正閲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盧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而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娱意文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遥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搰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即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北征上　寔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問　仁宗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虚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倉卒未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請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　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益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説羣臣皆素衣冠墨絰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二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劵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産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由内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今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由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内批曾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勑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齡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請士奇曰繼今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　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黄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勑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黄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寒羞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禄當辭厚何用取虚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書淮於

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遵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奬諭二月　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吏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李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　上猶不釋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論之士奇口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聖書開諭　上遂命士奇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　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内明于於治兹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願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糊姓名諸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論之尤妙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偕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謀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慮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餽行至士奇家士奇扣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賦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　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伍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堪爲刺史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　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勑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

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參之士奇贈詩有征繼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三朝聖論録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特正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敢事士奇奏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久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頷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殉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經博士陳嗣初御史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鹽匠以一文

皆人啓事悉登臺閣、

縣筒瑣探云、仁廟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嘗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故閣雜記云、泉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莊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納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斯弛毘岸、覩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愀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　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　上崩、又云、宣德三年　上謂朝臣貪瀆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　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皃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　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逵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賓有貪名　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鄙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卽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倘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欵、作養生民、嚴斁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欽戢七年、　鄺皇后崩、又明
年、公卒、世事遂非　李贄曰可知　昭聖臨朝、一裕陵幼
冲、既委伏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
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迕逆子也、
時有李賢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
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端公
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
究其底裏、士大夫公共、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
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
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
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履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
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
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
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
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
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
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論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
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將用文往視、并
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　上加
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　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　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
既襄事、　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　命榮等輔導　皇
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
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
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　車
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　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
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
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柄　肯、九月復　命持節
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伴往寧夏與寧陽侯陳
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　上
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

馮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嶺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敕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論曰此城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誣矣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虜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有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粮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粮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褥襖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今今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舒屋行陣知將士勞逸周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丞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勿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嶺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郊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衣帛鈔衣九
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
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
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榮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
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癸丑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
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賜宴長久嘉奬再四會學士胡
廣殁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
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
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
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
汝爲心腹之臣君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
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鄒眞俾入奏乃　詔諸司即
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
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
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
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
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
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
積歲制勑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水源道旁有石塵高數十丈　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月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　辛卯次檜木川不豫召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勑用賫馳報者榮曰　先帝在稱物今稱物是詐也罪就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　皇太子入潼至北京致　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鎰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庚申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甚文曰繩愆糾繆昼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悼須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闕廷臣詰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毋取互人者詰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面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勑曰睨房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圖慮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輩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喪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　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勑獎諭丁巳　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進熙元年正月　仕御奉天門朝羣臣散榮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榮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敎之讀書知理五月朔勑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　仁宗升遐時　皇太孫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勑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勑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勑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

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經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騾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鈸酷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廄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公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　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　宣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襄之功賜酒發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子駝褥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　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　庠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　宣宗皇帝實錄成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　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慰、幷其令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濙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閱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杭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嘗若侍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黃、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膺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便吝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次、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次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恐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晩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閒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耶、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搆、匪才弗定、龍虎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偪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　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過奏止依所陳傳旨、　英宗

既崩、三臣久没、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華除閒、練職憲臺、幼孜中庶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内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論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墜、因墜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圖、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韜沙出、唐之碑蹟尚在、迄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瀇瀁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瀚爲玄滇池、次通川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邊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録、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遷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録、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

塞屢受遣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謝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自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與文衡板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校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默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　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尚善王愷遂俱逮繫　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與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加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疑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府何必用桃符

故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録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内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秩、命内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敬奉　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太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趨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録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劒、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奬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謟、今日得見、蓋　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黄淮、一繫十年、濒死者數矣、獻陵每與　后言及東宮時事、惻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録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恊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録云、國初華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内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夷夏一家、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民間人稱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疑之、自是振日攄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遠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裹楊不在、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構釁、遼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八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太后每加擁護、事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六、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　太后震怒、詔鞫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游刃、濶美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余謀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遷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　孝、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侯我上谷雲中、事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補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鼐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救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　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人曰敎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敎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廓塋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筴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眞定元氏敎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貢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權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詣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衙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　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曰閻公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與輔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入品非相亭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潞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仕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照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遷兄正、遽曰、奸、既陞陞登殿、連曰、奸、奸、問年若干、對三十、上曰、正奸、問何處人、對三鄉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開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内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頻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欽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恐懼、急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駿、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其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聞爲　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斂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覩草歷陳弊政有曰徹事天神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剛直不辯而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斂徑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俾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鬬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　内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漸以母老留閲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鎞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脱梏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録時陳緝熙那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典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渠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理港別疏民田開河直趨涸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理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冤利於官者一旦弗得勝爲謗書獨彭惠安公部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倜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遒大書尤偉劾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載

書節鈔、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顏復辟、由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凝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大下、而爲權奸所排、又厄於冒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皆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寤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揺海内、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潑桓之凶、不容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涼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凝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佥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墻師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内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　上用我、責任敢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槩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敖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益將之炙而靡鹹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諧韶鈞、鎔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手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褒褒、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鷙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顔、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華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顔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

先輩為非類以金緋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贈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眞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逝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眞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寓京師後季方過陳編輯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悵飢久之云此吾故友襦流清應眞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眞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特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郡守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乃有大夫如呂生遺草來中致家塾教諸子懋嘆歎郡中乃有大夫如呂生遺草來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贊舍與諸餘材本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需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緒林等請延王王不能聘又李經尚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踰踏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參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曾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罷公列上石曾罪狀上留中不發曾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擒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誅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逆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　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敬父宅
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
不苟取寸性儉約身無綺綈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
宗姻貧匱者子愈登試中書舍人裒順天鄉試歷官南太
常卿有學行

秣陵　焦竑　輯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
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
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
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　英宗
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冗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
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冗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冗官
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
之而已已之變畿內冗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
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　旨文武詰勅三年
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
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
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
同時閹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
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銃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
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右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丙
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窳惰、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
后殉葬、　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
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憮然以賢言
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
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
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
饑疚而不拯也、因嘆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是、
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

辟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
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瑄敢言、
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
愆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
不已、乃諭　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
作、損殿宇公署甚木、　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
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臨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
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　上顧
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瑜月乎天門宏、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
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
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
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惟
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
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
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
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
歸向　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
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

月功陞者四千八悉祇職中外肅然益非賢忘身痴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閭卿舊宅去朝願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焉清匠刷卷請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體與吉祥養奴士謀不軌欽幽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是日罔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戚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曰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特賢謂曰某等迎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如故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毛賢疏上無狥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阿護總修　洪熙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　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竊訴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面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僉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處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

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

侃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襄事興卽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秀翁曰番知起復到京卽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談黜考官有弊　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　上意遂解言路屢開屢闔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暘

軒覩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非檢討杲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湘潭非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非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　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陞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邀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令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解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兒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辨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必暄得脫袁復龍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貞曰此剛褊正又過直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薦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宜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討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拙撓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擊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遲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輩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遍楊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久於獄、乃訴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辯、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久則我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勦諭戍彬復藏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猶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即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　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彦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堯翁曰、讓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大司馬馬昂雖衆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詵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遲須召某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嶷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隨心險、計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蹙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稍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漸濺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論侍臣曰、醯鼂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宏甫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恤東恤西、謂彭華輩使羅倫以代公表白、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

出征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貿名皆無廉耻之甚者
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
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
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
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
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然
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
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
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
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
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
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
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
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
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
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
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排
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
皆職係傳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
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
可獨陞至期勑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
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赦石亨審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孤敵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每
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　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訾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鄙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廊王監國輅諷綾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娓娓轉採引　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探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仰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慊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毋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悉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市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毆辱此人不黜國家安危乎懷恩聞之昨舌而退　上乃即日徹去西廠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　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閑逢敦祥發練浦泥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教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朱之王且王曾朱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教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巳巳秋、英廟北狩、鄭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寧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諭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謀、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類推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即申正月、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殮器服、青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澗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澗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頷之、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乂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爲遺所當尊、豈不垂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理宜德自有例、李曰、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宜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尒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怛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礙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面聽覃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勑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其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疏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時請　勑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欽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亦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傅恭許貴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
忩忩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
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澧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衆、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
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
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送不起、贈太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珝、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
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
宮講讀、　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
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珝在講筵甚久、受
知　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
假俳優以中傷珝、珝遂乞休、　詔允之、珝卽薄萬安、時對
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
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
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
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孛迦、崔鉞曰、公秉心不
貳邪、肆典土木、不媿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
鬼錄爲伍、唯公立爲　上解、乃得薄譴、崔鉞曰、公秉心不
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
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
以祀公、

閣學記云、子觀東土志、謂珝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
珝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
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
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
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
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
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

須梭勑賜胡騎衣、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庚申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藏否、反覆佩佩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數稱善而已　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宮府、必欲創抑近倖之權、復　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欷、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戚戚、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漫查、舉舊弊、則謂之紛更、愚臣於是、生

喪事非獲已、若諒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亂懶、痛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靡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　上付各該衙門、查奏、華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亭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會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　上已信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　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弊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　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　孝宗皇帝即位既久厲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劉陽華容洪洞梁諸公殺力陳列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　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肯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肯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已未　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秀翁曰故舊雖不當夠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鄱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欵飲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愼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辛亥　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勑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已未　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已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黜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貝外郎迺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勑存問迺起參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廬舍中書舍人李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　勑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徽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山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宏甫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陞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虞舜心如跖、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既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煠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濟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有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溥輒怒、梓冠於案、執愈堅、眞不脫海蠻氣習、

（不如愛才者可笑乎、契人者可笑）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鈿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

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聰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鳥茲慈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

若匿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胎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　上爲霽威卽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　皇太子出閤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圍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菰眯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　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　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固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諮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諫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璟

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邊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而詰何人所爲衆目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蓋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斂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納其在邊賠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簡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前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賊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寧耳寧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爵請　敕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殺但因供給饋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益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饋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饋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韋熊爵會寘鐇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詰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宜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招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俟　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　旨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璿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諮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物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璿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絕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爲然悉焚其往還文字無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蔡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容計

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挑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慶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容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强勢强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抑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脱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内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勑命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遣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兒翁之節用度、如鬧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全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歉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腹常應變指介特不易所守、益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蕪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驃騎馬敗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屬
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
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
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弊、尚名矯激、
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
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永
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
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
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

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
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
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況韓
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博擊之習、無一
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成相隨而就夢
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
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
倚託梁儲、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
者、愼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
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　上所信任、睿不朝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
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
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
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
得已、頷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
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
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
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縊、永出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
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徇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
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
創造玄眞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
等之事、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
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焉
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
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
永、東陽爲窮字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

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領永功德、後恨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擬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諡文正、何所據哉、李秀翁曰、此眞是放臭屁也、

毅學記云、予觀楊遂卷敘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卻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溥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諳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咸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竄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厭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　奉陵、稱忠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頴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　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寔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王德初內閣謝遷數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遣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永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永、或惡石泺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瓘權傾中外然見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婾阿鎏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鎏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廁行白首於道泯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琳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瑾狂惑不能婾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廣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鎏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巍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閒十餘年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衙

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舉篇（讀論孟正）曰國家經筵之設儀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其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攻攻今乃闊略如是暴之日少寒之日多傅之之人寡昧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罔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益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益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益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益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益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益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益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承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暑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閎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　陛下遠法　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聲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銓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延舉上言銓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銓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盡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實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膚塞充滿皆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徵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汝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邇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泯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教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　世廟入繼雨道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陂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況居祿食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其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此
填榜點之曰用戒驕貨已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
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衆子充吏靳公大愧

卷十二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二

秣陵 焦竑 輯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壬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壬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壬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啟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壬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壬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添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殿宮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詔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將軍、令內閣草　勑、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四月、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請出東安門、居文華殿、將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等、仍加錄廸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廸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勑、楊廷和輔翊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預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上襄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嚴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上謂長史袁宗皐曰、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庶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故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鹽一十六萬餘、召廷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　手勑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甚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　手勑、既而御批復加　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　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廷和等偕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乞罷

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廸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勑、楊廷和輔翊朕躬、勳勞懋著、特加太傅、不預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庶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故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鹽一十六萬餘、

宗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典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
王宋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
諛誅時有舉人張璁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
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
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
爲考而稱　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興獻
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
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　興

國祀事皆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尤愜廷
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　皇上
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
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
廟舉朝以爲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
法服以俟　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
爲人子詣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
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敕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
張璁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濟各上
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勑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
獻后　寵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
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
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
廷和疑已乃出爲湖廣參政又云　帝下張璁所進大禮
或問於禮部廷和授肯禮部尚書喬宇選爲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論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書石珤語璁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
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
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　詔　興獻帝后加
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郭樸曾言五行于
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論　興
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諭宜稱孝子廷和曰
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興獻帝神
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　憲宗貴妃也、生　典獻
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
南京、不布詔、　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
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
帝物禮部曰、　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　皇祖、誕生　興
獻帝、肆致聘躬、入承大統、方隆　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
奄忽遷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　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
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
廷和擬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
幼稚訐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
勑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
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　帝命贊宏監修大
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聰等監修、至是書成、
加聰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之、　帝
享太廟、數目聰、賜以御詩及肖衮衣、　勑曰、大學士楊廷
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將冕毛紀、轉相附
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
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等、應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
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
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
儆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
將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惰犯特
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
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戍爲
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
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棟、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
著矣、蓋正統已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閫空沉
陸、變起非常、非有撝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
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
文忠、塵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
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
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
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已卯九月十九
日生公、幼以奇韻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雅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閹事是時孽瑞之焰毒燕寰宇數年內駭奔永息南平北討政府罔欲而長沙亦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偕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剿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極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奮身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復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寢驚桥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徼在側磨牙談舌讋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紿彬入賀獸吻縛之被押虎之機此舉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遣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侯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次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濮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職據經研義非擊櫂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次于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穀叢瑣遠爾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祗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特　内貣引内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稽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疑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靳已濵疚逮　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疚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然者洶洶謹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炭炭隣疚矣然而不疚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遥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再再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開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犛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辟錦衣衛千戶廕三辟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頤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憩局初運水利澤澗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千畝西北以贍族人益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彖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宏甫曰　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璋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佳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忠愛純出於非禮則揣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　康陵時劉公鞫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

矣、以加或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　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卽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　康陵者而事　永陵也、豈其眞棘定策之功、或特　世宗仁平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

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

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招撫媒孽俄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　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遂藩儲大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賜讌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　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壟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因留遣官爲治葬事葬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　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晁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訐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葢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參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

錄　詔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論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閒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晉助爲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將公亦繼引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新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已卯　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勅齒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武皇帝遍察其誠欵擲劒起不促草勅矣已卯宸濠反　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論起對曰臣未奉命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瘠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輒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　王御史濂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然後知公之爲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察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愆往謝意薦楊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　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權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涖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凛凛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為　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為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棟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札、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

候委任、及添注華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巡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筈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郝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訶不可、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罷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閥仍廕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勘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逵賊屢肆搶擄況河凍後逵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銳養鋭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益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笑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禀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也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叛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桴鼓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採行

及大學士楊廷和薦兗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
奏遷　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勉宜安山陵既
定大事既襄無故啟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
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
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
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錦戚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
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擒
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
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棨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
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唅探止必修戰備爲法
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
鎮靜又念武庶孝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
戰以爲能邪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
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節家敦遣啟行十一月　召入
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
兼太子太傅　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明爲嘉靖九年八
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開皆洞開有一卒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庭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
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問出大市又週公如故天明
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　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舍公前室陸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
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興士
類連甩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
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
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
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奸謀善斷請勑
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勑下公即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
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　世宗即位薦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惟日益重、舉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廢以衙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逐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瀋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繞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

公、料事如神、促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蔓連結已成、上傷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頻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陵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誅、公大用、益矯所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嘗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宜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　召詣闕面授物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更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　勑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公威名聞

公至、道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樓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其間漢土穜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意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濬濠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衛、邊備稍疎、墻塹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悉不足鄒、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破內郡、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墩、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乞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墩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雇　宸慮、勑臣經理、臣閣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餽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衆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壕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年套内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脱下第屏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弟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

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　召公還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内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宫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贛文憲公

贛宏字子充號鵞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甕弟順庵輿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尤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邱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蒲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延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上事山沿吕梁聞書與宏曰汝脱下第屏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弟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預修實録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宫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如舊之後復復舊　上可之十月設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禮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授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緣難處分宏悉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覆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授考及請托者皆絶跡幸未十二月雅　旨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宸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趨謁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捃摭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入下都察院問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噪羣兇鳴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巳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隨遣數十騎

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貸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巳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勑起宏而宸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謙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

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壇

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璁上疏爲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

進大禮要略、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
察院事、賜勑奬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勑賜玉帶、并銀
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謬、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
處濫設鎮守内臣、滿撒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
享太廟回、聰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眞才傑
形端志氣伊子喜荷天眖、賚賢作邦珍之句、再　賜玉帶、
聰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
院中建敬一亭、石刻　御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
圖成、賜勑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
爲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綵、己丑、命
主會試、尋勑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
禮部尚書李時勉諭祭、遣員外郎張寜治葬事、八月、以災異
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禋齎勑守取復任、仍賜銀記
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
品初考、賜勑褒諭、庶一子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
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上、　上親爲撰名字、賜
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
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
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堂以平費　賜銀幣、上
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費　勑取復任、壬辰、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賚
勑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
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作棲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　勑綸、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
賫送、乙未、兩考　賜寶奬諭麻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再
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遷賫　勑送還鄉、月給廩

米、歲撥輿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賫
勑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
作、己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甚偉、有大志、二十四而舉
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
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
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
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典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
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父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　上以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尊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等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註輔臣禮官曰凡三下詔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

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勑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壽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亦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　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爲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

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遹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籍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合春堂及金帛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　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慈

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横恣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徼知　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具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抵法必悲傷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悉謂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延齡囚之而終不殺是與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御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良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尊爵和藥者吾手調亦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紲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迫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嘶不回遭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獄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吾見學士大夫多訾爭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文正爲政、值奸凶、闖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閒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謂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脫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直、孤立行一意、元戾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聰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濮哀宋英立爲皇考、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　孝宗後也、稱　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　聖母以叔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不可、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論寔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　帝召張聰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聰等復倡初說、請勑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聰等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若爭一　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

臺、召冕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摠議、　帝命草勑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聰等、聰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　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丞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命必加考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考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考、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勑

諭擬定、亦難遽刪、已酉、上　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慎戒上　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望皇太后、布詰天下、時張聰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　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冕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聰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驗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張翀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俞旨、即撲殺之、　帝稍聞、遂陞桂萼張聰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翀字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字、遂求去、從之、聰萼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内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奉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聰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琏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内外之防帝問聰葛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内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庶幾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聰所引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聰葛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詣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聰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

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即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

其昇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吃立其中不懾不悚詞殺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剖決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竝世俗僥僥伈伈者埒哉既荷知眷聚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任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勤威莊田葦佚伯世襲罷纔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調不濫廩一千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繼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漳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刻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廠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脇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貼置坐右十

八年出爲河南僉憲　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者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嘗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議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奉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虐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濟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饑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　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敝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賊漸鮮乃以奏戴運儲及戶部所發鈔絡繹兩月饑者少

甦、始定議銀米、閏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録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　上宜　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父母稱本生叔父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書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内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肖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録、以明象山之冤、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　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卿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　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黄河諸工役、朘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勿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　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憲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　温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詔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勑加太子太保賜白
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
暑疾在告目漸尖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
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
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
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　詔褒答
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立朝儻歲
有餘耳居常以甲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
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
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

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
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
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
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
得罪公不肯以書質子子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
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此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
來子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此公入朝
與張璁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
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有子更爲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
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報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命也夫銘曰唯士病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
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檀衆恃
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　天子謂
禮弗習如眹地弗視羣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唯權
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
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
床　帝聞曰嗟我鑾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誄之
公雖殁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聰
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　皇考興獻
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更
部員外方獻夫疏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異羣廟宜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
與張璁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
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有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爲
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
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

邪、柳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徹、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諸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官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然有駿昧失者、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愿籍諸生淑愿、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鎖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偏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己、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廣亦退、聽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之、念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物王兵集、延安率善戰而雲中卒善譟、宜各用所長、　上從之、時以衆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竟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　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始謚曰孝寿、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祧　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　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上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腦以效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其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時議創二麥、納石止直四錢、可乃　將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御史鄒應龍、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　諭公、欲傳嗣、令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參議、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關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輟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逭廬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而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公盡謝邦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睇望者、而亦負荷鋪啡前是奏、策功率賚閣臣、公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提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　祖宗無是法、無啟倖端、　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惡、　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上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復又問公、

比日乱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北之神語未宜深信　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房出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宮祠薦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　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蔑人謀欲剪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公力也　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弟以藏匿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雜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閫以上僨事輒以縱驕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獄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　上悉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傲然不過仰特聖明以伙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　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　聖躬防姦宄爲對語甚切至　上削　穆宗即位公推　先

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祀畢出觀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

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　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　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刑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脽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無恩之臾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六今　上使使存問賜論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正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眞詮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嫡媵之侍無臺榭之餘友弟惇讓肥肥無餘田宅錄簽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霆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雨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頴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養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蹔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剎不啻沐髹衣者數年久資助公

教爲訓諸士聞之懽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闖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　上已偵知公言予詔嘉公壯猷陞左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
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故
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
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
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
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
以詣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
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謄疏故爲遲之公入朝
趣疏不來徇以宣論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
置第爲尚文東遊說　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
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
已嗾吏部推公藩參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
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
言大丁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
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
抵任　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
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
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以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
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即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遣
嵩在告上手詔大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
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
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
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
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甕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
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
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
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

一執中大要以申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
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
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　先皇帝知我隆
慶改元　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
奉　旨以原官暫掌國子事八月朔　駕幸學賜坐講禹
謨后克艱章　上見公開發精明音吐洪暢大爲感動問
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
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
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傾講筵無公不悅論曰
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
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
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冀南京建振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場豈
藉南兵當事者嘗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棟南兵三千教鳥
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報　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
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　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論太子
章賜弈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
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千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
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
又撰勑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爲巡按覈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
是遂註籍不出　上聞温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
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
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
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
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
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視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
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
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勑將兵於閫外事畢則繳印歸
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登壇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兼掌吏部、方欲挾權寵倒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拱兼掌吏部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絀官邪、且兩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軍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　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張治問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宇、拱以是迄不得遷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没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慭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歲歲數百萬、何

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杜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操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門人請設教聖小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致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遵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即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無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詰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諡贈少保諡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裼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三　　秣陵　焦　竑　輯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泰

征撫功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良幹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劾、駿論建、驥嘗奉　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專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

張本材而薦、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河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殷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鎭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涿溝墨、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涿溝、稍東北抵鎭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單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驍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遣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鎭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椸窖同知禽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授舜舞干羽、格有

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蝟縢緋衣、永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喉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驍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

菁、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論之、立釋攜、命師旋、上遣戶部

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圍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計、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冊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不見録而中貴人振内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延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寘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奬勞勑、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刻平王蠱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嫻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龍驥、而内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唯賜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絶、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賛曰、弁州謂靖遠村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弁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徼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弁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酋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景帝

敏、能爲人笑事、時年甫十七、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毗睨間、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宮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第郭外、有閣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顏倨、而其辭慢虜始挾、太上請賂、不甚警、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繒

人歲必再、卽稱子亡弟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曰、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覺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剽剽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天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來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學廩、

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鄙今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悦已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酪糒問萬歲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月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嘖指顧其下曰咄咄汝輩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貢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宫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援謂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輩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百亨比會　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抑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宫鋼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禄一千二百石子蔭錦衣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戸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内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辭侯復封

李賢曰唯　景泰絶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眞能窮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宫不鋼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眞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揚善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眞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涿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景帝　裕陵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調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參將補處州戍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泰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

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被衣起急
草奏呼長安左門闢人曰與爾奏疾遣　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
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嘯四出劫殺文武
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
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
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
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
賊俄又　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軏追賊至
東市大戰軏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軏攢鎗殺

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
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
贈涞國公謚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鬚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
過厮亨嘗與彪賞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
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
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
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笞
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
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
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
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
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
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
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
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蹤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
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
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
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
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
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
將諸子姪視滇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參將虜畏之稱
石王子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子少
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子少
保又時時裁抑亨長子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
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軏都
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爲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詐稱迎襲世子矣請殺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内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寘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華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横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都指揮以下皆畏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訴強　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于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無故輒入内廷令左順門閣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之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亦不自安　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内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恐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又數俾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遽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又論賢曰總兵官豈可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産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滇得戍郴州少子滔鎖定侯者幼未收滇在郴累功陞指揮僉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亭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亭再薦弘爲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亭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亭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亭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照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亭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屢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公嫌觀自奮修城繕兵捐循上卒弔死問傷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道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兄獻　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徃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螺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幾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其涿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挾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刀一人遂大破其衆追斬四十餘里至桃花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疲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與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既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鑒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鎮守長陵、副總兵、

食事南京、是秋論戍甘肅、未幾、召還、克潤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恭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副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　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薦公燕勇有謀、克征撫將帥代領典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徑僮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陞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波、燕正自持、馭諸土官、卑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頗卓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瀆、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副懷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彦純合肥人父闓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兀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遷東軍儲不足京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淮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鼎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　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倉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艗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蹙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鴈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泄儀眞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竝困　上覽之咸然公名瑄字彦純合肥人父闓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兀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遷東軍儲不足京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淮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鼎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　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倉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艗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蹙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鴈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泄儀眞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竝困　上覽之咸然公名瑄字彦純合肥人父闓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兀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遷東軍儲不足京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里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垚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已三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
不可、遂止、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
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論德兼侍講、是
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權僉都
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
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後、水勢既肆、又由豫
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濱渠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壅堙則潰者益潰、
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濟淤、多
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
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
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二里、至
李堽、由李堽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
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濬渊以接河沁、公
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飾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
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運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
該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
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
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
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梁濟截流、柵木絡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
源出諸山、灌濆濮之流納諸澤、又濟漕渠、由沙灣北至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
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
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師疏河、
公因奏劄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開役者四萬五
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
十有二萬、錠三千、緪八百、斧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
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
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徹於是役也、臼渠
濆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塞
不漕、又不以貢、又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己、謹厚、万贊　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己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援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哀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

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水、皆折、氷雹尤甚　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校匿名書斥朝政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宜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將治無驗、命取公詰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故以定策、胃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論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涿州紫荊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遷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千六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遷鎮宣府、卒、贈謚國公、謚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宜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原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昏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昏頭職、從許之、未幾卒、傑庶兄後嗣侯、後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襲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搗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公短　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　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管、專川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一年、虜入、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脫屣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校異之及秋面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縣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十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寧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勒兵政籍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副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斷腹心將而與虜地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捷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都魯孛羅乱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迤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酋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浦都魯等行劄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論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妖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遣東都御史陳鉞贛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儻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去而有謂其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倡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鬧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三邊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遽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絞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月衆感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遮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流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游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瀾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　上遂許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搆賀蘭山之別部行劄者覆之帥者捕生過當捷副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衛以兵援其王還國跪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悸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公名信字君寶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進北殺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能爲忠臣節婦已已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修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實倉儲修戶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踏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徙後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澄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藉債收獲未覓儻官已容機杆纔停布縷何在乞避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澄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榮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恪物庶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陛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攔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箇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卷十三終

秣陵　焦竑　輯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郎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栝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父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輸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亲奇公請（在此一條）上即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荼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尸

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墾山開道、夷其險阻、浚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舉徧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洞、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嵐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淞、指心額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艇、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那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

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靳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走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靳黃、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說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內戢凶佞、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餼宴勞費爲詞、喉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議請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

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歷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激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華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蘇等、朝廷宥罪、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咨與蘇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崩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蕪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退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倘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捉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審、對客笑談、萬衆遍集、檛酋斬馘、獻俘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窺大寶、且今天下之覩覩、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細姦訣、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遺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詔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虜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簒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宅皆名示遷、而陰抑細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言慰

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
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駁然
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特前論而其鄉人之忌
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
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
以璁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
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
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
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華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蓋停其他郵典隆
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子祭乃贈詔詞
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鄒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
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
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煽心稱快爾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
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敘古
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虎心平氣反覆融玩
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獻喜也先遂令
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送　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厥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
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
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大
忠在浙江爲三大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況理學又足繼
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
先生又與胡瑞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
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
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
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
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
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
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千少保之勳千載所不
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悔雅開將略爲提學御史

慕遷授船厥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僉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　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温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温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遝　恩例實授　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温時撫按以聞得　温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澄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衙所冊文之杠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帑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騰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參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勅克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粮以免凍咀等冗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勅陞署都督僉事掛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温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于郤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議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情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暐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閫覩公面巉創無渥顏聳肩散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亶亶纚纚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徙身餙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爾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濟務于淮濟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嘗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潛總領倩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貰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很幹言若能死、犯吾、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愧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嶷制無遲顏、聳肩敢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迷方正大臣、言官劉菴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測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憩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有此則諸君子、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愧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嶷制無遲顏、聳肩敢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贈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事陳鳳訴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川劉瑾、憸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官、陞試百戶、復僻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庶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鋭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魯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機識、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審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有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永總戎舡議大事、曰非鋭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艦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關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千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郡陽上流、不可悚、湖最要害、當以九江甲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審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勵逐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憤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勵逐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胄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葉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辰、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海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泅

者數人於船中開艙聲即斬首絶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湖舉帆順風而逝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悦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枊寶授都指揮僉事克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謀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辨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延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嘗未幾以三

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　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陛使克遊擊將軍寧夏虜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曰　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黄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竟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退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劒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克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禄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蒼將兵出討遂蒼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黨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禄百石十六年子恩病困子鸞嗣侯以冀誅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閫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鼠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猶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鼠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猶

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窓、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没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膺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篤、不肯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嘗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頷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詷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形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副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挾頸以過鎌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髽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邊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把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維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絛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麾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詠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嫡翁也嘗助猛奪

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囗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囗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衆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殖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詢者耳目偏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嗾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徑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辟息願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郎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關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關我師於是賊聲服無敢陰助賊及門關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誰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嘗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妻風天寒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哭徃徃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固在衆所不出亦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徑而

柳城有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徑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譬不敢不徃甚而大雨徑懼失期泪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薛覩山雲之倫能使徑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徑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濟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洌洌首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徃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徃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令分將思恩必譬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兵衛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慶十三年移滄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　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雖阸販之警黎本馴順長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連從從

遁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宅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徇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戚於神前以藏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顧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子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璞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日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息在牽掣龌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亂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玉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通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詠不詠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盡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為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儀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貽江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剿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罷鹿而還選而戚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闖走哉

於是引兵薄五千人疾走桓嵩巔賊璉巢賊巢不罷大猷出降吳平雖不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為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追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逼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特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閉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患　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謊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固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阻若不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還曠日久為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為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為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鶯者盛騶從克裨將為死間賊得鶯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浹旬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獄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落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于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綸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殺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顧額有三丈風神炯炯抗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鵬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首倩求出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閔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僉浙衛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潛運容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紲羸河藩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遺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瓠滄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澀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瓠滄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漏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漏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整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繫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過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

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洋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鯉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縣解若輕齎之羨以遠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脫前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讒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讒者遣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裹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羙乎時賊據七圌八圌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琉賊據內

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遞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輩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急在舒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欲王直者以驍雄殘其黨不衆其跡卤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泰伯遣使爲間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憂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人太原殺掠慘毒上廵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頻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嘗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

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塩法壞、而邊儲日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餓殍殍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猶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絶學、公與語、大悦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彼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眞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禪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

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宇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嘉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旦日爲黃冠道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紫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會琪頂之、

剋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梯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
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
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
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僞薛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
無憾矣、爾曹煩病之邪、騎過泗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
遏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
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贏籌之弊、客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譴責、毋寧
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
贓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贓金爲欺
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
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
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
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
署阿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
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
坐神機營、母閫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母
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瘠、白灰
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屨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屨
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奚
伍以自封、既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屨勿着、居第垂二百
年、始改作、命綉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蹏十二、景通
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
不保、季年畫象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蘵京師、病
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令人納
豬幣裹中、瞑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寘司必不受我錢、悉
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
戚少保云、幼而神閎多權奇、隆準方顙、鼓而膺揚、英氣勃
勃、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
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遮之、將軍春秋三十六、衆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
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
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
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
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
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敢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別以什伍起千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撤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曁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塘南出浚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寂

兵乘亂出入賊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晉漸銷爲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踐踏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鬬勝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　召譚司馬厥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韌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脫軍費參外合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費而賞有差封貲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備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部各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昨指而避窮廬追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矣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厭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

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儀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廢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齊班軍則以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
介弟爲植少合則課殿最宴賞次罰有差黜晳益以壯麗
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
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靭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
虜乘隙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
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
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笑應主兵戍守
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術導次拊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酉得虜狀恐亟卜不祥逐
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虜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
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虜方不得入采益且將求
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閫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
同知克總兵入虜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
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虜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
必整旌旗火皷必尊約束必堅號令實罰必信右司馬躬
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閫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關閘北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
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以修虜功進左

太保王忠肅公　本傳　秣陵　焦竑　輯

公名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擢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捐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翺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亂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緯滄、埔溝、五里爲堡、伍、賑恤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與輒匿、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工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

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鈐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肯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

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輊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愛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泉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鳳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彭惠安公韶公淡然無欲不識羨娛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竒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歷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士瘟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欵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璡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宜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　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褒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鎮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能兼職五年冬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堪郡守多缺命延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矣呂蒙正來俊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竒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公秉鈴十四年名不及寒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忱字尚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頒　上嘉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廵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廵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廵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廵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槩廵撫江南用法嚴刻公寬厚簡易以鎮之民甚便之槩去公復廵撫江南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勑有祛除民害語我勑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蘄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

伏地哭言藴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丹楹剏轉諸賞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網運風漂盜奪者罰

服轉假至秋收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揀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鹵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裹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泰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衞所漕者出通關還緻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裹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衞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擬墊廬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　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羅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羅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系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賙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藴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罷爲縣明年田租聽寵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

勑遣官勑公　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勑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伏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

錫甸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臨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賛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　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鈴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　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餘新附長約束中朝士憚往　上詔御史寻三級加交阯諸州通得請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累擊郤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拔吏士歸撤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　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父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　睿皇帝北慊虜虜日近　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咱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忽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劒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提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

祕祠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　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賦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郤修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煽誣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樸直布衣監莊買軍以軍法誅買卒破秦晉齊以一穫甚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淮安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晉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

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專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謚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凛凛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潔已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柳流民復業者七萬家　勑錄諸郡大辟囚、冤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荷家者、去而效、婦家訟荷與弟殺婦、荷誣服、公疑之、釋荷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勑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燈、公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穢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勑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前右都御史、遂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　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權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參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馬聖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琥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蕤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特之方詬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瞥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罔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鄙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領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或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復按

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掩捕官河之匿私鬻者所按殺於權倖不小避鹿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劉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悦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鎲羅民粟歸庾儉照吐庾粟臧真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穀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剖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攻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卅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曲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　朝議事人謂即不豪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恭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柄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濕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子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南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王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擾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挹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已已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狀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泰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鄭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殺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搶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擒之立仗又擒二閣之嘗私振者仗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被庞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曰播順與二閣仗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下令曰播順與二閣仗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顯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耽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尊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及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指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宮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上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撓是佐彼張也亟操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賫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岳謙還、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還、而不獲微太上、信其狡焉、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其戴天讐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涿易眞保諸州邵、爲京師拱衛、而專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又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遁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諸大發兵襲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黠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城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誕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倘爲、而令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得迓駕矣、先朝處降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舞征行、蠲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

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宗、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黔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首、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尺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憺憺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傳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舉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加謙、而得世廢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閩酒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子、尚如此意、臣敢餐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　金帛、袍鎧冠帶弓劒之屬於堂、而加封識藏焉、一謹視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痢、上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痢必重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太郎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頻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將而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亦而子俊特勇驁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稱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與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曉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卹謙氣陵之、

與吉祥等、發南城鋼、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棄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鞫日、亨等加鉗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殺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諒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僇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衆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仆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廚、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庚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冤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辜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欲心貫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冤改文貞累遷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弁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以一時痛之云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賺而當虜之搪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腼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欺否耶謙以介胄介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疑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庶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膚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瑤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濂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復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塵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

長淩元年驛謂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
牙等物帛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藏還怨廉得之遣騎道執
景景追投井死因悉銀鎔其
章露幼能私通外夷罪當死
省徙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
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惡天下
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
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　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黜公諸大
帥以及上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
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遷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謹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
走私門奉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貿非奉旨毋得自為
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
互市考選軍政部同事者無敢干預不便恕而適有與力
取　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
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

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
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為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貪縱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
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
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下詔獄都督
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
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
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
復其官併復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遣
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
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俊繙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服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紘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温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奉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　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嬌詐强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遣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古直謗君傳者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槙槙亦爲嘗詈濬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奏草而濬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糜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心快快謂濟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說大學衍書嘗言我嗇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拜拜卽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問益

月糜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嗜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計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文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悃愊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毅周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韋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佐幸請劒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慴斯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廢變　景帝監國議卽眞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珤爲尚書禮部　上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　上不豫羣情洶洶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　睿皇后崩議合葬裕廟禮　上以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　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敗事大臣尚書王佐

卿埜、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撰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没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參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七卿、掌銓柄、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皋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邪姚夔頭、去祭王翱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謀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三年秋、兀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月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益多、謫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參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彬能、　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據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　上爲遣言官即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鵝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荊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竑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　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璟所持、廉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勑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勑、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能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薦給事中遂勑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聲、竟快諸議忌者、薦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遂秉彭不自安、御病、尚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聚劉二御史、薦給事中竝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公請量留漕海布餘、竝出爲軍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

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遂秉彭不自安、御病、尚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聚劉二御史、薦給事中又爲山西布

鎮河、避江險、四年、臨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蔕、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懦、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請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誅、百官俱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永、血漬丹陛、內臣濺血儀

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開訓練士卒、緝塞垣、修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薦予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題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基

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參政、未除名、編管江夏、益　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永寿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賊、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　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怍、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謙、公初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杭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譜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秣陵　焦竑　輯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抑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詣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私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勿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飢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檜林大疑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沈毅簡質南曹務閒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綬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剴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儈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墨額上、臘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嚳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蔡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蔡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倚布而臨其上平、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亦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尸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憲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遠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父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俘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懋賞潭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翺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　詔覽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娟疾流言仰虧　宸聽今延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遂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籍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翫子王洪燃燼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決可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盡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

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籍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翫子王洪燃燼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厚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慧汶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

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按問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
汪直爲詷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
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
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
直廠瑛戍邊而前見　上獨流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
傷恕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
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
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
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
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趍與往來已而一二
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
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
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
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
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
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衞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龍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
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
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泳場公胡服挾所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歇欲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覩之乃肉乾公啜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寶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怨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裹殺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奏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貲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祔陵　放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開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平悅之西安城中水鹹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寫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賴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旅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騎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干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兜舊界石一帶多高山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兜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劃削或累築或挑壕綿引相接以爲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宜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慫詼紛起堅執不

挠、卒能成功、番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楊山敎、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敎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火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强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盧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盧陵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黠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

息、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規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改、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遷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頗不理省務、日遊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千朝日、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屯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戎臨戎、制闖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數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攻大藤、搜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面拒、我聚而攻、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
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
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將香曰我輩皆賊久矣今日
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
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絆而秩中利亦出乃悉
斷頸散手足剖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
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
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
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兩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摧
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閩
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絕下不貸大吏以故諮議遂
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　上爲遣
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讌襄毅公洞達凱爽篤
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
發奸摘伏而事備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
母搆詞酒醪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
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

賊蟠據無敢窺撫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陵

公名魯字自強藝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
之　上旌忠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
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
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
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
白事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嗣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謀策
魯時直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
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
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擒哩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五十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蔵閫邑不能哩乃言擊賊若安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輩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酋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曰

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效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獲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㕘陵　戊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誅譟發鉤稍佐鏜虜退孫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罷還廷議奉迎　上皇有冀干戶者投密書高轂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參政

山東山西公至寔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潘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論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闚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科姻又昵部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昇

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
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刻公惑外臺官、瀆聖聽、
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
俾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
陝荆襄諸路用兵、徧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
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
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
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
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
道自督入金鷄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
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
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踰其
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
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窅幽暗不
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疫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襲
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
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
卿、言官論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
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
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
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公曰、爺不幸、有司
事、非所預、八年、令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
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
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
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
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
人、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柬撫人

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
已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
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效事如
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
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勑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
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
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耳、恐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勑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及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腰鋪便行旅、均疏圖給將士、瞻永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宜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稷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欲得人入內閣、勑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勑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剏制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無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愼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旻尹昌隆張寧、皆其選也、尹旻、張寧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具其材、遷撿討、文升爲國器、出按山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監察御史、時領院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闖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跪言將事十五條、及與戎三

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蕃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橋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峴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父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誥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宪管指揮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誚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

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平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論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數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廚傳盛供帳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咸從皆有賄然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論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
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
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
籍田、既宴、而敎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輩第
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難而已、褻語何爲、公卿
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
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
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
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厲六軍諸校、斥

其貪黷選懦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
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
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
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餚饌、因
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
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　詔
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析諸廷、安南
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
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改、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虜人畜、併奪金
印去、鎖檀阿力改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
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
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
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
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
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
阿黑、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
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國營軍餉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
僕馬惜薪新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備不足則幸發內
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慭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
之策、虜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臣等
祉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授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禮
器物、應用儒士李鵬等七人、惟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仁壽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國營軍餉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
僕馬惜薪新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備不足則幸發內
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慭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
之策、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臣等
祉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授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禮
器物、應用儒士李鵬等七人、惟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仁壽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國營軍餉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
僕馬惜薪新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備不足則幸發內
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慭
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
之策、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臣等
祉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授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禮
器物、應用儒士李鵬等七人、惟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臣等
祉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授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禮
器物、應用儒士李鵬等七人、惟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馴以少

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
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論之曰、明年入下覲吏畢集、卿
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臣等
祉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授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葬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
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
門、文升徙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禮

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
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鵬等七人、惜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
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
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懇恚誣文升抗
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
侍郎焦芳、日夜覘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
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
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暐中、又
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
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

位矣、文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敕、予寶鈔錦綵、驛以
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
搆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
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鍈亂河南行剽至鈞
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
燬其家、發芳簒取其衣冠縛葬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
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紱、字世綬、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

裁勑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獲
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省、調知府
谷縣、陞知茂州、調秦州、成化中爲肇昌知府、十三年、陞陝
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悉擒治不
少貸、王訐公咳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内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
賞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
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
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
制兩廣軍務、破岑猛鸚鵡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
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勁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
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稽視其爵、景得内降減贓、因嗾他事
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
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内、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
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
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
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
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地面、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開窖一
萬四千所、剏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十八年、卒、贈少
保、是歲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
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
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逮瑾專政時、
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岫有
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
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
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

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
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
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
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
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
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
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竄惡消
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
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薛襄敉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夢林川雲蠭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董公　事　景帝　矜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頴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羅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considered諸物以蕆計公極言止之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彈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巳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龔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經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

求　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千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　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鋪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跋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層紙之費夙弊一清已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論余正巳奏言層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層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弊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上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文舉吳昺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平務兼巡撫時楊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氓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粮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辛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衞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寄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閥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薦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公身若不勝衣强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文舉吳昺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平務兼巡撫時楊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氓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跋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層紙之費夙弊一清已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論余正巳奏言層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層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弊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上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文舉吳昺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平務兼巡撫時楊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氓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丑入覲上跋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層紙之費夙弊一清已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論余正巳奏言層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層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弊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上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文舉吳昺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平務兼巡撫時楊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氓

涓埃、論蜀、葉、辭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公盡鐫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厥溝旁、斬虜大敗、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首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勑公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雙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篆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宜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亦、友母益橫、誣愛及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賚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罷條上、曰愛無反謀、華友宜撫、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泰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　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賕萬計、訴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衆者百

人臨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物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搶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榷私鹽、縛儀眞指揮、羣卒大閙、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戡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卷十六終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諫、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俾進、造飛謗、證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啚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 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置、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成祖甚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宋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皆內臣韋泰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決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八事十三年　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狥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典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君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三年卒贈少保謚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宰羅忽乩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擾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徼者挫銳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薄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厪　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狥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逦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累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宜府
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
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徵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
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奥
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
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
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千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
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擅或以銀布
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蝕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
卒無飽食之日奉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
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
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輿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
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次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
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禦之之道兵力敝而
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
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
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
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
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
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
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
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銀占虛名而關之而商賈賈倍蓰之利官級日濫塩法
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
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
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擅或以銀布
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蝕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
卒無飽食之日奉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
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
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輿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
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次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
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禦之之道兵力敝而
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
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
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
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
饋餉爲難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蹂襲於
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絶進不得城退
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蹴伾吾之
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
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故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微俾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若亦無委積之宇彼或往來遷徙能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進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而已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蕃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背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　祖宗不可忽也何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耳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廢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堤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臨船水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運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轉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所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糧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孝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王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脩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傅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釣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為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為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敬抑細之不能、時時捥腕、安南黎灝、破僞侯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栝吏至再、大夏答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倍乃已、朝鮮貢道由鴨鵝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始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好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鬼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經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孝廟嘗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而治邊劃、戒曰、邊糧草半爲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　上御文華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日猶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臣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憙且練事、時左轄御史黃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左宣必正、再宣必正、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擄虜營妻子有勍獲乃以捷聞　上嗤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　珪九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强可用否大夏曰鄉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滯江北困京操宅臣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　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悉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令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跋奘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附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輩子不利於朕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當之大夏對曰臣無賑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糜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至世廟時乃量制之如此）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

（傳之數矣主者未能遽變也）

必令應如鄧原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發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特夙貴耽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諾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閒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賞金幣有疇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燕且屬

[illegible]廷謝恐宅人畏厭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患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吏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牽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常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柱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鈔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郤劉宇又微聞造謄事衛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上帥舉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瀚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斡解之又瑾所假使詞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言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被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論國事豈政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頒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鞫而釋之朕知此輩得直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還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媿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大

卷十

無祿食醜網胡爲乎乃矣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眞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隸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郎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擢練兵伍自製爲管陣法獨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没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帡公年七歲即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酵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奉使浙江景寧有礦盜聚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

告公沈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敗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副都御史延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衛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瀦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　上知公名與

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慄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毋延宕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冀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怜尤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胜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達情悃　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

華容釣陽浮梁同心故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
旨逐公歸田又明年瑾病且革儀衣冠拊家廟退終正寢
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無學問文章貴飾吏治贈太子少保
謚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
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
故譽益起歷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
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千豐年乃
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矯激沽名以閉
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
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
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
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
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
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
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
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
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中俌子綰官生論大
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韓文潞公已
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
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紘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豎
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
郎南兵部尚書　泰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召見公
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
挽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
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
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兎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步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
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聽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
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視聖容日就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僞浮誇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引乘輿與外人交易狎昵嫚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齏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上恩奴僕且碎邀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引乘輿與外人交易狎昵嫚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齏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上恩奴僕且碎邀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引乘輿與外人交易狎昵嫚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齏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上恩奴僕且碎邀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引乘輿與外人交易狎昵嫚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齏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上恩奴僕且碎邀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引乘輿與外人交易狎昵嫚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齏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愛國言良是第奴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哭頓觸地曰微

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臨係金且議上章面諍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賢者即之不知其爲貴甲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辛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庭幹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樞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燫亦爲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燫三世皆爲祭酒燫孜孜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讓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燫皆宜謚文庭機文庶燫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茂陵　森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陞堅見公書額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永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獻縣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頴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參政爽年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　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格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編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掘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跳具冤狀　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寖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幾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睥臆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而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寀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與則閎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眷眷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巷集四卷湖山酬和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竫　泰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佯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冬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譴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爰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饟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讌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令狐楚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政頗得超拜尚書今丈哉切恐奔趨富貴詹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諒之言無出上遊雲風登庸薦蔡感激慚懼敢不布
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
俯垂憐念使獲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
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連喪賻稱貸鄉曲終
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應旌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生　諱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浦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
授刑曹主事日祥法執此柳客而卒歸之平恕時　上方
寵僧繼曉及寺人梁方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
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
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堠驟擾戍卒怨咨然臣愚
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閩陝
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荊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
懸罄極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惡氣薰天
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
徊專事隱蔽民飢至此漠不為言大物極則變草澤之中
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
及科道廉能官分賚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飢
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
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奠
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禮止一身之禍而不為　陛下陳之哉臣閱修養之[illegible]氏之教怖誕
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
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
府冗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盖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為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
疆底寧以此哨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
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矣君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
先王之政然且不為況萬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
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
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
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傾覆陰狡引
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

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浜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浜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蓋惴惴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　詔獄謫判姝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倣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鬥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克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疏下及白石雖闡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　孝宗皇帝在青宮　上嗣位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　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齡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謂時中渾厚澄莹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愼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　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宜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蒐慰褒表賢耆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

至今追頌、時寧無人貪得盜伐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巳濠奏府殿請易琉瑠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武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斃、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網目書之、以爲功、出閣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

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曰失刑、請釋宗室有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皆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羣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爲僧、鄭機銕、并抄火藥方、上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勦忠討賊、時宣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弊、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詔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焉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

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輟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于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言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府中、俱爲一體、賊吞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德、左右莘心、萬一有作姦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近日參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參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劾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專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參論之多而不知爲敝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聽案官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俟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鉤

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竊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家取祿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

俗修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京兆人[illegible]平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勳[illegible]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illegible]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illegible]濟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纔

還府華林賊又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釁轘蹂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

爲阻固東圍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懇公欲并中傷胡端敏公弊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上咎奮奪我哈密撻河西小王子入寇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就公奏裁名省費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監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脧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讒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徙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勑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徙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閽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窠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衆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芭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鞫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樓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隆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平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滇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絶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慈東西佘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掩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蕪禦清鎮楊鎮兵閥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寨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洲公有歷入拜南京刑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遣之、承勛與太監張永、鵝意靳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舉孜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酋奢寅寇哈容、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鎰永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驟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辛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時都督江彬得幸、瓊奩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邊左孫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為民、房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特角逐虜

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算、韻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稗、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等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廣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蘵乃復猋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蒲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山瓊進少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比邊廣、廣堤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墩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廣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略審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為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闔敬借　上命括奇貨江南、酸張甚、過蘊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徹走完時寶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　上遣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闔人者耶、權御史當已而為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歸州民劉七起事、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彦名益縱賊馳突中錫廼大悔詔逮下獄庾死派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祯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縻格裴于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狠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泰兵擣之彭澤宇濟物齾州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眞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逃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微賊而賊隨卽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郤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澤窮蹙威公卿咸倪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論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子緡幣二千銀檟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挽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
任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聽
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
害徒模稜效弱宋故能何顏立天地乃觴上卒繕壘堡補
繫奮謀巴思等殺之上魯番掠肅州遊騎將軍黃導戰敗
沒九疇遣部兵襲其營梟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
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昇都御史撫治肅土魯番復入寇九
疇率兵拒戰陰遣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
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
下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陴睨從上射虜酋

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擒兵事多
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遣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
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
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
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棄先生但聽忠言免
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弁州謂晉溪公貪財好貶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揚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檀與諛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破劾去又駕禍
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
乎孰爲好貶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
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
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哏者自當了了何況弁州
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
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
撫應天喬宇葦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
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
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
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
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
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
人佐理由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
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
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濟中表兄
趙元堆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

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黄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皆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黄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宗太守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悦尋以母喪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瑶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强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衆議王恭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盗欲爲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跡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鋭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訪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　上旨襲公邀浙御史潘鵬附濠盡以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懽恩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　上命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理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居亭軍事鎮南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　上命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理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居亭軍事鎮南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　上命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理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居亭軍事鎮南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　上命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理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居亭軍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卻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咨咨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遲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詆於部咨咨爲落平大禮權帳內徙歸詳土魯酋劫曲先衛人平大禮權帳內徙歸

我土酋酋遣使來而大臣卻欲縛斥不納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酋酋善賈多巧衛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勞武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酋酋方桐鳴中國懸額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賜賞義隆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衛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善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轉是不肯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咎注云及奮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晚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問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詭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容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鈹

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餙治兵募
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墳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
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鄉成都昊以五千
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
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劉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
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
射深入賊爲主或逆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
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宅賊在
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巡歲虜亦不刺自西海
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酋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
及衣械器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焚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
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
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
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
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
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
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卷十七終

秣陵 焦竑 輯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
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
勉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聘於城隍
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
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
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
公鐘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
瑾誅楊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
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
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
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
二帖贊京貴寮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
進右參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遍倚鎮守中
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
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
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關、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論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密調兵、闖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姓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鎮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大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慨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旣而

典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九年、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祠禴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甫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頭跟跣而出、詈不已、公頫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幸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貧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徧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絶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裙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墻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蘄鄔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子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横憪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活冤窮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蠹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遄擢銜公出守不修謁循授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讞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劍政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玩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飾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駁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瑞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旨勤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耽穠纖寘與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雅臻妙趣早悉玄理蕭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妍楸君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寘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
太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遊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
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
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
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嗣
之至于蕭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
東牟劉禔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
太子少保謚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吳濱湖湖濶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
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踪尸湖中石下召夫訊
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肭始知死所公使人視
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
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
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餒者幾二千人公
巡滿俱與完宅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
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訐其惡公具草且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冢宰
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笞股僵

已乃謝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橐扉將官罷之退居韋
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奉
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撫江西弊典
凉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
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
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
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
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
葺之公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斂
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
中請還金且葛霑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涅祠撤其材作土堤
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
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冢宰
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泄兵

倫禽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華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濫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劾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又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勦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徭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　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强、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窄、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頗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綱紀、督撫方閫、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畝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聲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卽刱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史、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仝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初、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澗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特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詩謾繼廖山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州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相教之又之民用又

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肥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没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馹傳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吟其旁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示公又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參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調補吏胥皆吏蠹蜷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欲手觥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輒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楛梽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涖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職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骫骳狥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潤步週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洟掖被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璘先生李死妻萬不
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産旋置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
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仲里中上其事請表
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賞賦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
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
爾雅詩尤雋永時山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
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
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内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
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
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
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
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
名璉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
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鮮
圍帶照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楊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
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
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
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
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瑾者濠
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
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
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
飛必戒前路　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
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聘泉漳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機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
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踰終養家居十年
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
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
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
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潛舟滯不
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　命兼
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
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瞥築土壩莊

于澮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葦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剏卷御史以公錯舉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　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閘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鈔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一廷試克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逐銑即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開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屆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寨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揚博燕閔外鉢和寺傍可田可慮召諭諸酋爲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閔爲市諸番感聆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入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酋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巳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巳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援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巳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蔭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奬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
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
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
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
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衆
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
振、功績可數、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
保、　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

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喢亦自浣滌、與鄉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
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
厝連寓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
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
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
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贊理
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
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圓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
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
章奏、總攬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
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塩、
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
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
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
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
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
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
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
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
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
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寨、公極言西邊虛憊、
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極哈寨、可乎、
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
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
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啓途達不拘謝、有帥臣體裁、又
善照應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益務

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發、公惻然曰、邊人若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叛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跳起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叛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叛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叛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嘗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凝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圉緩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抵紫荊、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鋭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宗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雄炳、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肯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咨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錢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槚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傯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字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言有晉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

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頴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憐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瘵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撥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擾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劾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潛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在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月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鈆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賻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藎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吏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傷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奧旨、衆機考互、必淡泠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潮藩、職粮餉、值潮北叛苗鎮筸之變、公紓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　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

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開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宄潛入虜地爲鄉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保携貳、曰蓄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瘵、凡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參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

上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陝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朊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人宜與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臧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殺長吏、公受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藉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即爲太宰、公固將奬恬退、抑躁進、擢用才俊、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

有奏疏書記傳志詩　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賈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公名、公竟不一調政府、壽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丑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謂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勳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濔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實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終疏公抗　上亦思、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厲將士、選民兵、集鹽塲之壯勇、犒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皐、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莛夸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資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雍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詹、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寧兵部事、時議謂宜大重鎮、欲留楊公、公乃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讞詔獄、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既又

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辯、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奥、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眞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顖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踰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譽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蒙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膳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　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養病、已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遏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郎見斥者無小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椒楊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疇華臚列鄉貳、鉉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剴于　上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眞回天力也、會審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必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卿史職雄俊、所秤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察倒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

中始悚然改視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廵無得以問傀相加遣所薦下吏亦無得輒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提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撓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悋獨斷于是非雜遝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

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蕭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郎躬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楷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承陵　昭陵　宋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過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靡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滑縣令滑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特盡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邮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辨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藂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千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喘花符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栩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栩爲具享令不時至栩拒戶嫚罵令恚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栩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　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嚢楷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縉紳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

聊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邸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熊視聾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孌菲語不足聽　上從公議　神宗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項　賜聖母實鍰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乎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陛君商我耶已公升奉常典爲國朱噉孫御史論公恣橫內

梱言者謂公不宜久膴起佐南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諭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諭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諭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萊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欄非弄權也且擁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煥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閽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數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顯、已復請旌薦吏、示奬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遞郎正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聰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畀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懇神霽威、曰、第及三合、不傷延也、翼日果熸三檀、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飲無鑒、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緣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賑家衆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薦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簪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誦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慇懃謝之、其後在事趨蹌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憺、若無纖介、至於嘗利害、刑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强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甯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都御史顧公　秣陵　焦竑　撰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欽哉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然蓋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　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卽對　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嚴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諐、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悫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贓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陞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贓潛入京、進詞脅人、公又劾贓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贓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揭奏公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貴、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行矣　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欲四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逵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羣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建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珵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　獻陵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漕南臺致仕珵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淡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郤去竟俟舊衣乾除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訐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爲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泉稱治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亭不果反爲亭逐去公亦病請致仕　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强與致仕及陛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請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皷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册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琎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顯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
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教論嚴愈恭謹、成化間、
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公病、遺書于完、勿擾鄉
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
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内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獻
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陛福建按察僉事、
雪寃濫、懲貪墨、摧豪强、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
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
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
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
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
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
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
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
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人、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絶、歷
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殁不能斂、公卿賻賙、僅足棺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
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
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
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獻陵　裕陵　景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
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顔曾希聖、四勿三省、庶
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録、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
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末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姓名及初卽位、公

有疏誅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擂十八瓜折其觔幾死明日收監祭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宜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慤輕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在翰林袁忠徹良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閒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者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祭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李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時臨試最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千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

睿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聖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爲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寶罷、輒留公再飲、飲酣酌、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卒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誕繫京、公乞身代、入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巡撫浙西、表陸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耽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論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問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公界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發榜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詔　關上疏請隨所川以玄、玄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滋所部

道過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詩曰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　父閒　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牲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冠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祔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又之餘爲文章淵閎奥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歷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歷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臾參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敏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祔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狥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謗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祔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祔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勁石亭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　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嗾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湨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隷小隷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　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按此帖龔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　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上開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屢陞工部侍郎　泰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牖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壽改兵部衆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獻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上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頓雖近親不overflow飯雖大宴不

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曠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月賜額奪民田勑公即按項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以來許

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康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强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屢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遽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勑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勑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勑市舶太監韋眷嬌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餐其奸賍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磔其爵景賍入八百兩忽降黜旨公言景賍十未及一卽黜乞日逐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歎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諸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楊文懿公　事　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閹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孌反啓祿山之亂何也益舜武能舉相除凶悖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　泰陵出閤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　泰陵即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可詳論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綴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解）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諭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倡倡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慾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踈宜亟退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曰猶書廟戾王刪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宜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發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陛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秦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茂陵即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　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　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　秦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毋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　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勑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　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厥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邪正論議侃侃不阿權貴時劉瑾竊柄恣睢羅織縉紳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公　恭　裕陵　茂陵

諱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舉子多以文藝相尚公獨潛心理學務求自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實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濟曰吾聞前卿云賢聖無相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船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

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蘸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訐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柱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貢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撼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褒令誣訐公、褒不從、行等阿眷、執褒拷掠、褒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驗以疏紿、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驗以時服、公志也、張褒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參成王之不明、並日月恩同父母、所以口能鑠金、而投杼銷骨也　陛下明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矛處輩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眷怒、文嘉獎、以激貪憤、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眷橫行胸臆、污衊清節、祭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眷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數其妄爲夏姬、訹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忿、宵人佞毒、一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必於眷以快其意、選亦知覺否、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公

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治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堅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開講讀、公率東宮、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睿廟、禮皆如　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諺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殺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　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安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識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歷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泉藩長、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膚

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瓘瓘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瓘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瓘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渴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　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收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録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傳文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瓘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瓘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禮部尚書常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閒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奉僧請賜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臧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　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瓘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瓘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邪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虐鎗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鎗畏欽戢北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遏虜請邺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敭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憚劾人曰吾父城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父喪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

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濱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亦者賻襚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餘廩有羨不入私室奎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巳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歿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狥公薦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邺其家　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邺孤惟寀衷軫允幸甚　詔給編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

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扉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愼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喪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發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翛然不洋雖不能參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弊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愼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喪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發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翛然不洋雖不能參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弊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

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政清愼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喪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發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翛然不洋雖不能參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弊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

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　制諸郡京兆冀公綯欲以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司業祭酒端飭自厲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愼不渝優詔旌異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瑛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卽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詹文恪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飲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副使邵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卽

卯秋上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
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郤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
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
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濟橋抽分公痛革宿
弊奸無所容近侍簡敬陳覓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
公悉駁以應役咸曉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得旨追
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邪剛馬崔公都
御史張公咸以爲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
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誥行十
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覈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
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貧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
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
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焉永成家僮及諸
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
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
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撥公所陳
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
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完交薦嘉靖癸未有
詔起公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敬惡臨安推官江魚

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
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該林歎
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
十而殁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簠簋
必飾萬里來歸蓀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康陵　永陵

景公暘字伯昧少產揚之真州諱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
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宦廣州劉大夏見其文
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
修時逆瑾亂政挾勢淩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彈補時政、
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
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寐、終日
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
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綴也、而溢是職者、必自責自將
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
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
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
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

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讒、行已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
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
媵女凌童僕、與阜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
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
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非
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
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
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騷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
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
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
時、每升監、乘一牝驢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
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
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爲冷局、類以鬱悒自放、而暘爲詞以自尅責、何其
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咯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

營聞賜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習燮　定陵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濱父鋐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泮之劒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劒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郡鄂其治如故操尋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胥所省費以巨萬巳工成當敘陞公弊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責令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蜚語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干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不骫權勢始既柄用與鈐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彭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泮之劒而輕上摯摯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遽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弊受尤廉廉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廳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劉王慕公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誰咋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帶以　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誰咋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　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覽公對嘉之　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　郊祀議、三廟吉上疏、靈雲頌、靈鷲詩、各一、親奉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爲南京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御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　陽帝社稷配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　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罷歸、公爲人

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嘗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批拂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龐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權弭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嘗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望望而遠外嫌、公間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廷議開納而澤不速下、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誤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凝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公薦自石亨爲詔將不知景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敬公備勝後之數曰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　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前日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莽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薦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退很須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聖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胷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

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雖、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亭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朝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膠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

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宇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敎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鎭海敎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閩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嘗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來如遊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流今月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甘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讀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甘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　陛下即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流今月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甘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郭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

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衆議賀公　事　戊陵　泰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閭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頴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泰陵（此人仍係先生亦然）（近日楊誼所少卿事解近）初薦授陝西衆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藏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曹吉祥王瑾汪直尚銘梁芳陳喜郭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敎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招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願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願等

第不殺人必省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驚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鈞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菲杲黃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

士踏歌盖　天子仁聖孝奉　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　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獎敘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加之亦不迎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築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荊米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喬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夭孫詣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　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採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況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宙彌故事終喪劉琪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壽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謂公有勞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傍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儗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眞用人重名器藉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祥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萃姦側目以同官公過迎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稚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猺伍以怒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

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　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譁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益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蚊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

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槀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濁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即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　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恃祿佔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記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鉞剛勁可寄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唆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流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鼐槩妖言惑衆罪應刑部侍郎彭韶弊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鼐謫戍河西公既謫敎然就道衣結屢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雷瓊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戊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幼年喪父繼戒役勵志遵俗不與羣兒伍晝人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竇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魁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輒以覓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覓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
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
疴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盆妻子服食麤糲一女
適彭惠安孫輔嫁具凉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
坐千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
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
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
以資孝養又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
微臣亦荷收恤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
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
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
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
日無多迓晡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
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尤抱疾而
母卒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
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恤
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華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潔足
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
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
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
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敝膝三司官舊用朔望
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
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公一日宴藩王所議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
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
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
而內嚴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
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
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命好顏淵任窮天又曰
德好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璿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膺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罷斥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開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弊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宏甫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龍谿之友月泉老禹矣所得更深遂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卷二十一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二

秣陵　焦竑　輯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頴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謁其倫壽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舊學不復仕後以母命出佥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葦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晭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書院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溯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録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三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乎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蘿田泝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脈白雲山爲白沙祠乎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諭日來頗有湊泊處警之適千里者起跡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墮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畎畝諮詢疾苦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洗其像於江絶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貲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卿卿葬日暘中有禁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頴悟始就傅習句儀郎中高遜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祥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遂薦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參政聞其賢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泰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開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郤其賀瑾不堪繼大統首　召公遂皤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侑　仁祖潛邸消宗社可保壞更惡慎直欲殺之遂與何伯瘳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遭宮僚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劍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將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鏜賻以金帛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貪賤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繼珪累薦遞　世廟入繼大統首　召公遂皤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侑　仁祖潛邸消宗社可保壞更惡慎直欲殺之遂與何伯瘳相繼引疾去何奏宜著恬淡之服罷酒餼之賜朝論遵之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贈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帝王之學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翹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已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餘楫行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後者可考也已又集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牓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詔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纂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爲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關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堅卧岩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鷺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　詔道出南都有釀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比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典士氣斯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檄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易寬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眞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者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機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問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弦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

生母疾病頭風眩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賑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柔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　上爲輟朝一日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僊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賸資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倫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　明時有爲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而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鑑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與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史至唐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　瑞　辨反覆問答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　湛　周旋三年之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貞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太僕寺卿戊子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有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眞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　旨簡官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兌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人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日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嘔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喻人意治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歸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予善太僕卿孫忍溪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其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竅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註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窺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其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陛車勸止留一月竟潛衆心而反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踈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顓愚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終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永壁襁褓雅皆有立而壁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嘯嘯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錄其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欠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輩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落拓隆岡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蕪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姚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熙教彬彬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歎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子敦孝弟縣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燮理了於道有

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志蓋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豈自心齋絶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顯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子仁生平東脩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懼人指之所安故不爲崛崖斬絶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獰巧慧辯未嘗一有濡牖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閉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絶不相埒者恢恢下之惟謹出部則編走剌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忝忝如也而同志日疎是時縉紳士以學宰京師者數十人共聽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悃愊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審矣然子仁猶面斥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滅否醉雜自程

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顯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賢行名子仁官吏曹又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愼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悉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淸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淳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成講學山中以杖扃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婪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斃精勞力考索之營營烈燄之徒

特清澗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比而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奈何乎日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與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比而而後爲禮乎問之曰夫子始以予誠之未積歟歸師而月乘其羸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所謂也吾之誠積若茲矣夫子其許我乎秦人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雕飾記習訓詁則已後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

問之事問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闇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之成業如畝疋遂求北面而屈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頡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倥傯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日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塲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匡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

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善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蹤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脈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聖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此事諸君只衆襯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甲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增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邪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學益摯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斡辦此一事閑思妄念寂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恥缺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由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尼於後儒之億測附會道術學龍溪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參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二

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問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丘壑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堂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其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

信而解也尤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匹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衰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湖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荷輿盛裹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曉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無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問先生之計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巷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

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聞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奮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

岩陳后崗高蘋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

欲受又以罷峯愛已將遞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邸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官僚　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宮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薦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鐵冶吾儒不同而其害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玅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問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怫然見於顏面遇之趨避曰匪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亹亹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曼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窮武子之愚益自況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艱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宿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舡督諸將洎崇明沙洗賊舡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强赴官值歲歉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陰陰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絶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脫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訴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親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歎曰端坐同舍生請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録出奔走伏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三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閲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親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
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揚謙
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
衡嶽僧楚石客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
穴荆莽蓊鬱關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名洞若時
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聚贛江水漲
公宅舍漂没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婁而嘗郤
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覓辭之荆川
唐公督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其
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寇必我出時相亦
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
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
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
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
有得是以守吾晒而不如變非敢倡說以貶人也王戍王
公畿以專靜不淫順應爲提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
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
有先後否答曰無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
着放縱張皇叙傚編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
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
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
念涜濫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
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
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兄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
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欻手端默而卒年
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
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
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
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
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
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有知
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
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
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
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
悟次之聽言爲下恭有特妙契而不知反照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偉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益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子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古淡鍊寒、畧羅馬繆古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潛創澈陰、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絶意仕進、然飢渴由已捷市引辜之喪、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崇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厚菴老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謂人須先造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孟子、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遊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卽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了當、當下目用而不知、勿安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初醒、遂于湖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與會試、日居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者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眞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箇箇楊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嘗勤而目不瞬、擾攘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慧特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爲今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汝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東之東之時已向老猶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暢典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扳隨至肝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

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宗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木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服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賚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閭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風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載賓簡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徒使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慮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整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奮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假改驗封滿考善文選郎中出爲

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踰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
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
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神廟在御復就家起公
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
公不可强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踰一再上　允致仕
公自筮仕至卿貳史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
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
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比銓力辭不就每進輒
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
人於浙榜士一時俊德有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娠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
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遵公在太僕值冏
政寖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
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嗢嗢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
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
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
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宛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
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
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
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
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
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
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定陵

公名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蓄嶋之鯀竹人宋相忠
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
諱天復以進士官至廿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
公生而古貌雅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書於學
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
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庚午游太學明年舉浙省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褐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
樹、日稟筆守官下、蒐羅金匱、窓研究之、詞林故清署、
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
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
不為首尾兩端、萬曆之元年、君嘗蹙頞御史某、且請進講
列女傳、酒宮以修一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
起家奉　肯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是近　皇位、不可去、
可使習為善物貊管理　詰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
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
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慮、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念
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向學、啞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
不竭忠畢智以廸　宸聽、非夫也、舐喙喙然盟心待對、幾
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罫恩、公即疏白太僕公冤狀、請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
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
為父洗沉冤、長負　君親、吾死為後益、君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沮徵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
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公平
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容事口耳、顓務以實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教、與文成意旨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以祛世儒之惑、特操蝸介、絕不喜姘奸事人、然坦焉蹈中
庸之庭、亦不戚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逝也、出江陵門下、當
其炎炎時、平者蟻附、高者鷙鳴、而公不瞷不激、有以自守、
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定陵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鵬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玨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己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　朝取道玨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時復慕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　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　皇陵功成　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諭中多典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學疏

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翠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筍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卷二十二終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爲書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梓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

爰礴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舉進士、銨官廣東參政、釿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寄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

事跡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槩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遣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朝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請老、卒、泰陵即位、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即位、

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謚鐸頒修一英宗實録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沈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百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益請　上增入録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備時每獨坐深思沈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啟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啟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殁久矣血漬臀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咍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唯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鑒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徹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

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人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請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權倖及至卒時無以為殮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公蕩靖其潤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浚語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弹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弹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皆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電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未滅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　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霖衝所裹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

寮采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滄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敢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罰

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卣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諡黃肇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
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
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
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
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祖鴈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
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
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
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
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
略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唯聖人
爲能愼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
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諰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試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惑嬖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梏千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謝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宇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墜車駕員外郎杖丁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蔭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司卿蔭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薦直方

各蔭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楊勢凌人遍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關係（讀之當愧死）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楊楊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杖

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

迨　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仵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司卿蔭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薦直方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彬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特彬爲內應比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搤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輩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輩等彬復揚言輩且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　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輩罪匪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逆幸勿爲左右蔡邪蠱惑羣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爲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詐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　肯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是客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卓疏時詞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草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劉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廵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劘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聲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輸請建儲庶人多輦金璧通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石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朝議遴才節大臣權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鼠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海涸謂庶人且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踵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

死至是雖涕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撫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閩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咨臣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寫瀝伏途諸奸所得即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膺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且罵賊鍾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菊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閩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咨臣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寫瀝伏途諸奸所得即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羣聚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評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頴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瀟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新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旣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二及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　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　山陵又華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守制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虜有意外之變故舁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塡溝壑辭極淒愴凡五上疏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來巡祀告宗廟徐楊抵南京下蘄州復棚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異濞之計大臣懷禹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華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于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自恣、或濠之謀上聞直諫、便舉刃爲刎狀、且曰今撤頼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遡考劾夏公良勝儀制舊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黄輩、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　主上之行哉、

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襆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　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諭同其地比歸、闔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即裹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尊　典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

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郎顓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黄公佐者亦自以為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狀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邨了無慍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暗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　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郊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迪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絶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繼流羽客悉毅然絶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為文額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吐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殁之前日門生諶栩夢垂白簫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殁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閑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沆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為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為忠孝狀元至倪之伊洛之賢海内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諫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驚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决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

卷二十三　三

三閱之曰繼盛書是　肯其温而驚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驚龍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册籍輸賦獨聽書算生操重輕乃集書算生科綜之於是興時飛詭之弊盡絶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往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戒禍者亦不聽已建書院舉諸生學其中建社倉教畜漢土學於是土知禦狄畜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强歛戢次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部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諫繕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毙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應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也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脱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頗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爲方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弭釁醜虜者在邊鎮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其得人則邊務畢舉何至若今日之紛紜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閔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偪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偪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烏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

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吶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蕩恥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恤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悒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諱　束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棄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儷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街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變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啟、大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倚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羈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譯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嘵嘵言、吾姑寬虜以子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延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剌剌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悚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詠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賊若鬨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欽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公昔歲謫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誕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君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愈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懦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

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傷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禍、公怒曰、吾獨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肯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閒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邩接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又揣客孰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補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海我實、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揣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稟得釋、若又之相揣敗世蕃陀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襲用諸生又次、贈貢上舍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蓋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雁、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寧啟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誦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三、子四、長即襄、次褒、次褒死、公難最少子泰、以稱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想泰

諭曰、爲國擊嵩不勝、公能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韓、韓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眞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

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過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洪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云　盡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幾輔千里、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　天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

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恐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興今民勤食不得而顚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到城所、見凍餒死者八十一人、北郭其前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興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慰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動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　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敝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惟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省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之令主也傅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原缺

謂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甚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媕婀不舉其職士習蠹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嚚所産茶竹杉桐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側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恐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日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亡何、嚴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壽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廉名籍甚中外墨吏牲牲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掀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扃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汐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舂鍾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貲而弟侍郎陝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　上聞公名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蔽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既奏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　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日公爲迂濶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四

秣陵　焦竑　撰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徃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父子相見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劍擢會稽上虞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殁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寂寞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眞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繒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咨佐適值三山强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獘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録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涤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栻目瞑謳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

上從其請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皈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眞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　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父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賛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客遏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温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閻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絛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蹊踏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雙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乞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瘞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水幾　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仙華歸郎舊基而屋之子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姊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所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川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絶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紿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過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紿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畚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紿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尚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衆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冥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贓論死其子圭請代　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

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冠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冠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冠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嵛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殯城隅人取其塼始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鄉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父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三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經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遙拜年十四歲嬰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餓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 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羸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益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特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雒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鬚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意意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目暍淳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洗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斟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薦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塘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自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挪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嘗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　矢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　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孝子求諸市

一第　T3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反复为

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難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戚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

劣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裹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券及白金者孝子慰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咨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官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　宋太史論曰瀘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瀘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蕘人來言孝子之賢絶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瀘又歎曰非是父爲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厥陳情臣夙遭虜抱羣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敢以　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　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强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拳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熊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凝滯嘗值暴雨或勸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甸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蓼蓼蔚陨淒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鍋陸續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號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父之顏爲墳赤血纔纔見及卒哭絶復甦飲漿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坐卧苫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斂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就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眷張公俊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鴿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鳴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愨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垂世哀毀特甚母陸繼

解之即强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擔
資而甘旨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教指
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
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
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絶
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殁哀號頻仆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類夕
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
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　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
封刑科給事中　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
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
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
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
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其
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
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

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仰活別後勿相念
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筑築以居原幼多病及長
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
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
晚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
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
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
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剎曰近午見
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涉米飯也咏苦爲汝澆
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
當午南方也涉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
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趨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
下天將曙一丈人携杖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
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
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
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
訊問知即珣也不覺歔欷相抱持而哭然珣絶無歸意曰

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

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奸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笋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臛進之父瘳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殁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

但用非其所雖枝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癢而犬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特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

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絶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絶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

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甚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郤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莫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益篤行者也嘗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益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强之即撫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扉居士人

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怒則永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閉門嚴肅妻笑爱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官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其乏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愼頗有閎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竊突煙舉釜鬲問氣蒸然矣太倉娘詬詬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衢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迓泝洄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卓犖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

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葬悉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二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鏜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尾觸舟者類也奚毆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盡留此備吾母晨炊盜報然盡遷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行屬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

徽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隗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構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讀娼所在娼適掃於廡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

母冒辟情可矜郵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壘華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顏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遺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儀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節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絶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枘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枘承其役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捕已之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枘亦在逮中

方治行、其仲氏悅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悅又請縣庭請代、枅曰、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悅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堄垣以堤悅、垣之塊去者半、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

年三千有六、枅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枅死、惜哉、

烏思道曰、枅之就禍、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悅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古仅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仅壽若也、孰謂枅悅復爲仅壽、領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暗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訴諸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瞷瞷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貲、婦孕將産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息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鄉、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汎賒明爽室、具床褥寢處、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曰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黄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宅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賮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遝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

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淸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宅、亦不恨、

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壬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夫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諸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緜蔴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鳥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又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

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宅、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又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也、需吾兄杖出乃言、言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

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蕪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無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我蹶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毀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强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今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詰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郎

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儘僕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舅子弟也顧隨恩圯義而罔於役者獨

汪公

汪濬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

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願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宅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廵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葦持符逮至莫不單集吏覩功悉論以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東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徼緊者繞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貸稱長者云

王仝

王義士者蘊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蝘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鋌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鸜鵒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藥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

旦暮就為彭殤、豈君達人而怛化邪、摩其胷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襚有托、毋戚戚爾生哉、間晝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譽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為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鄭幸骸骸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曰、唫、善、何、吳、難、哉、難、哉、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婿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皐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宏甫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曳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為、我實不能也、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以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篋囊金三千餘爲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驟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篋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廉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强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君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卷二十五終

秣陵　焦竑　輯

詹事兼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棨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　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　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　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　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皇帝自南京遠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與致所到筆不停揮狀爲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恒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　袁袠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

屈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泰談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傅於半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傅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峯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蒐焉吾得其蒐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貪糟醨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傑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營營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校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揣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擇著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淪淪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啾弗聞未及乎慣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硎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御風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忘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鶚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杪不爽用掌鈐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御風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忘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鶚

吉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即慎生而岐嶷顖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發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眞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字爲殿試掌卷官得舒林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迓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　世宗皇帝即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賞刑之制用于小過者薑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筵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不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

史館宵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
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
修　武廟實錄愼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貴宏曰
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纂草付之刊定甲申
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副復疏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
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愼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
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愼舟由瀘河而南
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躡以伺害愼知而備之至
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矗
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愼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
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省議禮請臣郭亦被　詔下
獄斥爲民丙戌九月閩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
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徇府土
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
患愼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
往援水嘗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嵓謀固守明日賊來攻
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愼促城中兵鼓噪出以
助外兵賊敗去愼復歸會城戊子春愼一足病有半人嘲
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已丑八月閩石齋公訃奔告巡撫

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
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月嗣楨川侯傳友德
以覲世爵者愼不可乃乘張緝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愼遂
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愼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
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暑戴金留之迓成都壬寅七月還
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罹
民臨牛愼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嶠水莊名十二景日
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録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
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
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臺司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題肆狂歲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潛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愼者愼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
月遊狄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　明主意網
羅寧卸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
李襲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慈
誹不學離騷侶正訛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逍遙篇中溪　李元陽　半谷　張含　池南　唐錦　叟此意非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　穆宗皇帝即位奉　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愼孝友性植頴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開其埋搏其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注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愼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溯廣土官水畫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添一三字愼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獬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畜宇

冤瑣之譖　上問之內閣愼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彼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頴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鑫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讀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次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艷聲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憤所以川嘯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漢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秇林伐山
文海鈎玄　謝華啓秀　病榻手欸
楊子卮言　卮言閩集　譚菀醍醐
觚賸　壜戶錄　清暑錄
墨池瑣錄　逸古編　引書品釵
讀子卮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葬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鈎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籟徙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秇史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月節詞
哲匠金桴
詞林萬選
百琲明珠
草堂詩餘補遺
秇林伐山
病榻手欸
譚菀醍醐
七十行戍稿
異魚圖贊
公侯新咏
古諺
崔氏志銘
樂志論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素問紕略
古今風謠
古雋
洛神賦
陶情樂府
若干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泰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脈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創雄剛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濶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弘治正德之際李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譬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譬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雜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

考功郎薛公

稱哲匠云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悃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説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内、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又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虚静慧寂之説、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説、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揆、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説、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徹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絶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

之、檢方製藥、嘗脱衣施凍者、或曰、爲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束、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絶、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業、句日閉戸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攀入太白山、嘗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飡蘭桂兮薜荔、衣紈兮蝡笑、蒼雲兮卧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爲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今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採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過石州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山闢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殺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參政王公

參政王公名愼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寔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愼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愼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參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花監

原缺

曾王歐三氏文、節省出凡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應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參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愼中尋陳跡、發新識、往來白鹿鵝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參政、抵任、禁寄同不許科擾、　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愼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飢、戶部王侍郎奉　肯賑濟、王檄愼中將事、愼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賴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墜、又恨張汝恩與之齟齬、愼中用言直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擬不謹、愼中既罷、因約同罷

劉意不從、愼中因獨至洪上、倘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愼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涯養深沈、藏鋒斂鍔、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視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九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請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家承平日久、民未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通逆、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蹟屣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峋嶁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愼中撫膺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開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慶地利、自相團結、使益

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上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書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慙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脫掩入犯遊騎薄都城　世宗皇帝用薦召爲兵部職方生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鷹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旣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斤會墾省征徭抑求贓絕餽遺曰吾不敢窮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鷺所忌幾得誹疚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說姓譜名爵靡靡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

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荊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朱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月坐公署剖決案牘所澈獄庶得情輒手錄付吏趨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贅學擬世貞皆爲雅相嵩所沮又坐擬上杖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强壯教之射申飭

保甲重捕盜之實又於州邑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亦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忻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萬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　詔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省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其俗至今守之又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又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半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冀與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踊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漸參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岡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陽世貞爲糾劾會疑咎訪將才剔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蕃

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又之補南天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悍鄖興具疏陳謝而火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將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諭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雖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次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已殺賊欲緩炳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蒙濰間海道宋鏞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堵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借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覓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覓乃令置盜首麾下差遠而呼縛者聽增上其足蹶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容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

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屨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譁者在郡時驛報有衆平王次子奉　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勑都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儤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翊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閫其欲貸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自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荆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讒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穩江陵橫其鋒鏃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蹶不能安其位于朝矣

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温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泚淋漓爲泫然罷酒在渤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鉞在南都請祟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人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譬擬皋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今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葛巾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穫輩以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卷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子始典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伯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楮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已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弁州四部稿、續稿、弁州別集、觚不觚録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卷二十六終

秣陵 焦竑 輯

知府方公 事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廉衢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者耆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賢者爲師、徹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

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條、民益惰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戍衣千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儳疾千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傲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稷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問之中書、即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歡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開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迫夜開空中甍甍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庭獄蕭然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檄遍食之每秋成即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糴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怠懟言之　朝嘉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徵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囤峙糧火旻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市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勤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桎梏懸韋鞭楚間示無刑罰癸六歲績績最錫璽

賞還郡　上召見奬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貞所構誣　詔御史廉按御史惲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粟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于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宴于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淳厲脩書方却去而於人最恩南冤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且夕延共食會飲酬校案犬證去體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酺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陟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呵民或援承祿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

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倪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皆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憤、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筆之、瀆火、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酢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願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詬動

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怨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決、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校其主、江中、爲巫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火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論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遷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騶四十匹、廐守怯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騶洶洶矣、履不聽、曰、民貧不堪、鳥可妄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騶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疫癘、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衆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疫、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愛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擅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貴、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弊其友翰林學士朱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爲長者教乎、履曰、公

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奉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愛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方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武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稽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廩收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恩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梃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次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先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

敎、餓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詔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薦之、得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況公　事　景陵　務時

況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竇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于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勑來宣、今宣勑、勑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關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疾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檄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揣繩衙卒之爲暴橫

者、而郡體始尊、傳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蘊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一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猾、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枚卜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設聽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詔見儀弗悍、然度量廓如也、典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

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嘗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寶、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部汰庶官、累千人、實意目得之竟爲

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部、部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物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致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然燈起書。爲人清強甘心貧寠、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諱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間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豪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憂、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諱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頡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皦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孚。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畎、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贓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陝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　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詘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循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陰之罷歸。日事綸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哀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修、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篋笥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凉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闉曰餘春、每遇勝日、遨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壺榼、暮杵于禪扉竹徑、簪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厲名檢、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竟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眞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下、違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二千餘人、并婦若孥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牛州矣、有議欲濟州境徙驍河者、又力言不宜沒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衆民閒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閹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劇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悸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贈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燁、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從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嘗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遴士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
學松俗習靡燁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
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
美賞紙倍當道出燁惡其訞攻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
丕變權知鹽城縣隨城海邑民竈賦徑多奸避毀正之歲
旱蝗民饑燁亟行賑助有免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
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
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勳閥尤驁臺
省牽制燁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與論翕然內瑨以
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瑨怒欲辱之燁抗陳
民艱瑨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誤殺死中獸入於獄
莫爲直燁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感
守以爲法益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
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
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燁月無雲蓋以竝也歷
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燁勤恤其隱無鄙薄
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榷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
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
卒妄奏辨其誣誕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
決斷還之成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邛苗叛豪

猾與私通者痛鉗禁擒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
學松俗習靡燁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
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求致頌
美賞紙倍當道出燁惡其訞攻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
丕變權知鹽城縣隨城海邑民竈賦徑多奸避毀正之歲
旱蝗民饑燁亟行賑助有免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
之築堤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
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勳閥尤驁臺
省牽制燁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乎感與論翕然內瑨以
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瑨怒欲辱之燁抗陳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
贏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儈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儈人出相
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
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裹中九經掖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
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
賄治竊印者辛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
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
舞每受訟諜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
者面論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一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
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
卒列庭下如本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
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
役者必以便即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
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籌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
著籍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
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貴有輕重官故量貨
之黠豪趨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審得其槩要諸
豪詘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若

恒謂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
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絓籍邑耳是跡不使至邑
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稍孔道輸蹄輻輳取資
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
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遡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篕有廢闕
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疏果鏨池種魚闢養牧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川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
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
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脛顧仆相尾乃積額役之
羨鬻石以道之行旅罷弊苦誼諸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
而食而　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
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恐更驅之役或
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
民即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擾故牘商引之金宿於府
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肅嚴竟
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
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糴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
亡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豈豪也於是
從附價糴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者踴沓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啜有十七人禦貨而遲穀者捕
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
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卑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
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
文義饘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
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
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酬而訴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僧羅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牒檄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期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永於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狡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異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舊額裁三之一諸藍帷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

入內臺有所舉劾而公在劾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劾劾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決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劾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修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後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攀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饘粥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涕曰毋以

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濬源磚殿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咸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泛鹽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洩而不侵田水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罪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遞送恒出境外幣餘充溢猶不得一款色帑九經築

遣一介齎牒謝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嘆曰技
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
以徼身外物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
司空比而欲紬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
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鮮
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
於學以給類仰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
資邑婺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篤永懷皇
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
投以牛種教之樹秔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獲與之分功
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飫然謂曰吾昔
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
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
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
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與故雍容
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歲定向校部何容習其政而仰之
時誤傳九經物故歌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
屢講府事初至舉應爲火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累既竭貧
彊無慙也何容之民倘其誤日設醮迎登於三茅祠下公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躡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緜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覓之、令甲首輸錮、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衝塗、毀冒濫優免、及詭稱宦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蔣侖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乞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轟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詢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攻執之、嵩偵知隣有畵工、以其妻歸日避也、計致畵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閒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

閒千名儒臣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擢信一方、雖貴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劾格不以煩民、人目爲屭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覈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挈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至今猶豆不絕云、

卷二十七終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知其人未有徒得其形而論其神者也其人詩讀書而論其世之遺意欲玉僧虔論書或在形骸結構左未有形骸所不廢赤岡之匠筆聲律合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身若

索諸載文之古皆法之逸也即若叶於安知其所以法哉友人王赤岡氏躭玩秘文錯綜今古乃取昭代詞家人為之傳以為

殆亦類此宋人好為叢論人洪容齋博雅名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鈔擬入去什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為唐

然則豈編也固通乎學古
之津筏微斯人也獨修詞者所當
知而已
萬曆甲辰夏日潞園居士
焦竑書

皇明詞林人物考敘
南新市人李維楨譔
夫所謂詞林者不越經史子集
四部矣經自孔子沒而稱經者
與僭王同罪史亟范陳子至楊
王升降汙隆古今人遞不相及
獨集代有其人今不必遜古耳
集之名晚出而其用視經子史
為最繁其體視經子史亦無不
有以其用繁也故不必能為經
非能為經史子者雖有作無得

而稱焉非能經史子者不可作
而詞人毋以自豪奇之為口代
天言尊之為不朽大業淩厲一
時而傲睨千古不必能經史子

者輒有作而詞人毋以蒙譏蓋
之為小技侫之為綺語障鏤氷
畫脂無當於用色梔澤蠟巧偷
叢生河汾氏評文人有纖有夸
有鄙有貪有淺有詭甚且犯天
下之大不韙豈詞不足扵談之
吻免笑之齒冷怒之髮指則柰
何詞林之不為世詬病也友人

王元禎之言曰經史子集外無
詞經子史外無集經史子集外無子史
易詩書禮樂春秋經也而史與
子在焉論語子也而經與史在
焉孔子集大成生民以来未有
也以孔子繩人其誰可者然而
舍孔子之道何以上下詞林孔
子曰詞達而已矣理不達奚以
詞為吾讀其詞安澤不質諸理
孔子曰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誠不立業將何居吾讀其詞
安澤不考其人孔子曰詞之不

可以已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吾
知其人安得而置其詞詞有當
於經子史之理者亟收之理不
甚醇而似經子史之詞者並收
之理與詞合而其人生平與詞
合亟收之生平行事不必如其
有感也三代而下經史子故不
易作復不恒作而詞林壹歸於
詞亦收之於是采明興二百餘
年諸家之集列於詞林者自王
公大人以及田野布衣畫人矣
其集或不傳而殘篇斷簡片言
隻字雖微必錄盡詞矣已復覈
其生平行實國史家乘鄉評里

謹案伍求之暇喻不以相掩論
定必以沒世盡人總與詞矣以孔
子之徵文獻而尊周也故斷自
明興不及他朝書成而名之曰
詞林人物考不佞三復之而重
有感也三代而下經史子故不
易作復不恒作而詞林壹歸於
集濫惡日滋甚識者每思付諸
秦火是考行而天下後世修辭
者懼元禎之核其實也必會通
經史子之文成一家言而不敢
鹵莽滅裂襲取以欺人懼元禎

之論其世也必循經史子之理學焉而各浮其性之所近而不敢自貽牴觸為通人所指議昔者孔子四科文學言語與德行政事各效其長今詞林四部集經子史各詣其盛合固雙美離不兩傷彼一隅之士分畛域立門戶者亶然自失攻攻然學如不及有功於詞林宏矣不佞非能詞者也而竊為詞林樂有此舉故不揣授簡而為之敘其凡十有四條具在編首

詞林人物考 凡例

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取其生平履歷輯為是集然採取先後隨筆短長殊無定體總之欲其便考云爾固不以文之短長而短之也

一諸公傳記如間有名人撰著者惟妥其浮冗至於事實多仍其舊不敢妄更即有疑事亦姑闕之夏五郭公尼父且然矣

一身後文章昔有是語蓋人生平造詣至末路而始定今所錄者皆屬已往其見存宗匠槩不敢及且恐近於諛也

一是集原為詞林而設故諸公有詩文兼優者有偏師獨詣者皆在所收此外或以功業或以節義或以高隱自有操如椽者紀之彼固不藉詞章為重是集亦不敢藉彼為重也

一諸公原無論撰者今編訪其生平補之生平又無大稱述者掇拾其警句傳之其履歷名

而著作又富者惟標其書目無庸摘取也
一理學家目文藻爲末技詞章家又目理學爲迂庸皆非篤論也今集於理學而兼文藻者亟録之庶幾爲有德有言之一驗云
一諸名公已膺易名之典者即稱其謚其他俱以字蓋詞林中舊體如是也字無可考者方稱號與名
一不佞生既晚且僻處一隅即杖頭所至亦未能遍及寰區固亦有聞其人無從槩見其生平者不敢妄爲演述遺漏尚多是以人自爲篇以便參補詰胤與洽聞之士願毋吝郵筒

一選詩者例及方外閨中茲集在述生平履歷二者皆無可稽述是以闕之
一鳳洲先生筆記與屁言雖間有採取然皆存其褒詡者不敢盡録其彈射者蓋先生掌一代詞林衡鑑故不得不直其筆不佞後生末學意惟在揚善耳他書採取亦然
一集中據所得隨手纂輯或因其相傳家世遠

因其結社同時是以於仕路科分亦未之拘也至於山人之流無科分可敘次者惟各因其時附入之而已
一德行言語在聖門已自分途今編惟取其言語之長故中亦有不以人廢言者幸勿誚爲碔砆之混也
一天潢之派雖例絕私交顧茲右文之代東平河間斌斌朱邸安可無傳乎但未由得其生

平爾
一不腆邑在三楚號稱文獻頗多作者但家乘野史尚缺而未備倘採録不該或至去取之疑是以槩不敢收補足之責屬之後來君子
一遺漏有不便參入者則立爲補遺一款於末

皇明詞林人物考姓氏卷之一
劉文成基 宋文憲濂 陶主敬安
桂彥良德稱 胡仲申翰 詹文安同
顧仲瑛瑛 楊廉夫維楨 高季迪啓
楊孟載基 張來儀羽 徐幼文賁
孫仲衍賁 王彥舉佐 黃庸之哲
李仲修德 林子羽鴻 浦長源源
趙景哲迪 藍明之澗 袁景文凱
高彥恢棅 倪元鎮瓚 吳主一志淳
陶中立凱 劉子高崧 劉以行彥昺
胡文穆廣 吳伯宗
卷之二
宋文恪訥 王孟畋僎 張志道以寧
唐處敬肅 郭叅軍子章 王忠文禕
王達善達 姚廣孝道衍 胡忠安濙
劉季篪昭 虞伯益謙 梁用之潛
鄧士齊林 唐亨仲泰 鄭孟宣定
方希直孝孺 練子寧安 汪朝宗廣洋
卷之三
許士修君繼 解大紳縉
王中美褒 孫伯融炎
劉汝弼仔肩 劉孟熙績
楊文貞士奇 曾襄敏棨
王安中恭 周徵之玄
李昌祺禎 聶壽卿大年
于肅愍謙 李文達賢
徐武功有貞 吳文恪訥
卞華伯榮 葉文莊盛
商文毅輅 郭定襄登
王襄敏越 何文肅喬新
李文正東陽 謝文肅鐸
羅文毅倫 章文懿懋
莊孔暘昺 張汝弼弼
王文恪鏊 林待用俊
羅文肅玘 王文莊鴻儒
偶吏目桓 殷教授奎
陳景明 瞿宗吉祐
陳公甫獻章
魏文靖驥
黃玄之玄
周徵之玄
夏仲昭昺
劉文安定之
周文安洪謨
吳文恪訥
葉文莊盛
李文達賢
聶壽卿大年
曾襄敏棨
孫伯融炎
劉孟熙績
高季迪啓
詹文安同
陶主敬安
王達善達
姚廣孝道衍
胡忠安濙
張汝弼弼
吳文定寬
程克勤敏政
章文懿懋
謝文肅鐸
何文肅喬新
丘文莊濬
岳文肅正
郭定襄登
王忠文禕
虞伯益謙
梁用之潛
鄭孟宣定
唐亨仲泰
練子寧安
王文莊鴻儒
林待用俊
儲文懿巏
王清南鴻漸
湯公讓顯

倪文僖謙
卷之四
史明古鑑
靳文僖貴
薛平甫格
王敬夫九思
孫太初一元
詞林人物考　姓氏　三
顧華玉璘
倫伯疇文叙
王麒
王文成守仁
朱升之應登
張靜之寧
何粹夫塘
卷之五
何仲默景明
王錦夫尚綱

倪文毅岳
王應韶雲鳳
喬希大宇
陸文量容
毛文簡澄
李獻吉夢陽
邊廷實貢
趙叔鳴鶴
顧英玉璘
許廷美讚
滕子冲霄
桑民懌悅
劉士亨泰
魯振之鐸
王子衡廷相

董士昂軒
文隱璿
錢時歛福
何文簡孟春
李伯材枝
劉希尹天民
熊士選卓
許彦明隆
許廷綸誥
唐子畏寅
張光世鳳翔
馬浩瀾洪
康德涵海

董文玘
魏恭簡校
顧惟賢應祥
穆文簡孔暉
鄭繼之善夫
殷近夫雲霄
張仲脩士隆
陳子虛昌積
張節之和
呂仲木柟
邵康僖銳
方時舉鵬
卷之六
唐文襄龍
鄒謙之守益
薛君采蕙
倫彦式以訓

崔文敏銑
田勤父汝耔
黃勉之省曾
王欽佩韋
栗仁甫應麟
孟望之洋
祝希哲允明
王希範洪
劉希尹天民
李伯材枝
何文簡孟春
陸子淵深
徐昌穀禎卿
王履吉寵
左舜齊國璣
楊名父子器
劉欽謨昌
孫汝宗紹先
景伯時暘
韓汝慶邦靖
方改亭鳳
劉清惠麟
楊用修慎
常明卿倫
蔣子雲山卿
王舜夫諤

張文定邦奇
湛文簡若水
陸子淵深
徐昌穀禎卿
王履吉寵
左舜齊國璣
楊名父子器
劉欽謨昌
李貞伯應禎
毛汝厲伯溫
胡世甫纘宗
方思道豪
張愈光含
霍文敏韜
李川父濂
王稚欽廷陳

顏　木
馬文簡　汝驥
胡承之　侍
嚴惟中　嵩
朱子文　豹
黃文裕　佐
周天保　祚
王繩武　同祖
張允清　寰
詞林人物考　卷之七　姓氏　五
舒國棠　芬
許東侯　尚魯
陳宗魯　沂
吳維新　鼐
敖子發　英
張文肅　治
鄒襄惠　守愚
張補之　袞
包子木　梧
崔來鳳　桐
凌時東　震
夏公謹　言
許伯台　相卿
童士疇　承欽
李時言　默
杜研岡　栴
薛應登　甲
姚維東　涞
徐文貞　階
李懋欽　舜臣
謝子象　承舉
劉叔正　隅
高子業　叔嗣
張拱辰　文宿
金子坤　大輿
豐存禮　坊
屠文升　應埈
陸子餘　粲
華子潛　察
田子藝　藝蘅
王汝化　格
唐子鎮　樞
田叔禾　汝成
張惟靜　時徹
李元夫　仁
包元達　節
許仲貽　穀
文徵仲　壁
袁永之　袠
馮子仁　恩
歐陽莊簡　德
高伯宗　佐
攀少南　鵬
汪崇周　文盛
劉廷美　珏
羅文恭　洪先
胡汝茂　松
詞林人物考　卷之八　姓氏　六
沈舜臣　愷
皇甫子循　汸
鄭端簡　曉
王道思　慎中
雷必進　禮
許子春　應元
王子新　逢元
孫文恪　陞
劉玄子　黃裳
薛仲常　應旂
陳羽伯　鳳
駱質甫　文盛
唐應德　順之
沈啓南　周
項遷之　喬
吳純叔　子孝
李伯華　開先
皇甫子安　涍
蔡子木　汝楠
包元達　節
俞汝成　憲
趙文肅　貞吉
王懋中　立道
張子成　蒙訓
施平叔　峻
黎惟敬　民表
王允寧　維楨
蔡九逵　羽
蘇允吉　祐
夏公謹　言
沈啓南　周
許伯台　相卿
童士疇　承欽
薛應登　甲
杜研岡　栴
吳純叔　子孝
李伯華　開先
皇甫子安　涍
閔師望　如霖
皇甫子約　濂
江于順　以讓
蘇子川　濂
沈子羽　翰
任少海　瀚
呂山甫　高
靳子愚　學顏
陳約之　東

王子裕問　喻中甫時
吳峻伯維嶽　陸子傳師道
卷之九
董道華美中　陳子兼逢
楊虛卿載鳴　楊君謙循吉
陸鼎儀鉞　王祿之穀祥
王履約守　王庭惟健
高文中應冕　馮汝強惟敏
馮汝言惟訥　侯舜舉一元
詞林人物考　姓氏　十七
陳建　凌季默約言
劉介夫節　洪舜臣朝選
瞿文懿景淳　朱子价曰藩
許殿卿邦才　周叔夜思兼
李伯承先芳　張太岳居正
王元美世貞　宗子相臣
謝茂秦榛
卷之十
徐子與中行　張子畏四知
董元漢傳箕
徐叔明學謨　李師孟淑
陸道面東　劉仲修效祖
余德甫應舉　魏順甫裳
吳虎臣守淮　張助甫九一
孫仲可宜　徐伯臣獻忠
陳憲卿桓　陳玉叔文燭
夏正夫寅　王僅初懋明
胡正甫直　姚敘卿汝循
卷之十一
詞林人物考　姓氏　八
張道卿祥鳶　李繼仁宗木
何叔皮良傅　黃淳父媲水
文壽承彭　文休承嘉
姚元白澍　姚玄胤之裔
金在衡鸞　葉茂長芳
王仲房寅　歸熙甫有光
沈子源澐　李維明逢陽
沈幼貞懋孝　胥豫南孔教
沈道立位　張心父士淪
梁公實有年　張肖甫佳胤
田深甫汝棘　袁景叔世寧
鄭元侍廷鵠　茅邦獻瓚

陳九皐鶴　呂中甫時臣　劉石孔逵
張子言詩　沈嘉則明臣　盧少楩楠　梁伯龍辰魚
沈嘉則明臣　朱邦憲察卿　莫公遠叔明　余仲蔚允文
董子元宜陽　莫廷韓雲卿　張玄超之象
卷之十二　李元薦豫亨　徐長孺益孫
宋應元登春　童子鳴珮　徐文長渭
顧季狂聖之　鄭虛舟若庸　彭稚修翼
沈君典懋學　周公瑕天球　居士貞節
詞林人物考　姓氏　九
王叔承光胤　胡茂承岳松　楊貞復起元
莊梅谷履豐　張惟守文介　黃德卿道月
王伯固一鳴　冤巨源學海　凌以棟稚隆
凌玄晏湛初　李惟寅言恭

詞林人物考姓氏補遺
張亨父泰　黃孔昭克晦　吳子玉瑞穀
劉子威鳳　魏季朗學禮　沈子由啓
顧行之閒　顧山父孟林　柴仲初
陳公獻璋　楊伯翬承鯤　張恭懿瀚
張孟獨治道　馬汝仕世登　胡元瑞應麟
黃懋忠洪憲　董伯念嗣成王父份　徐惟和熥
金玄朗朗　黃白仲之璧　鄔汝翼佐卿父紳
陳大聲鐸　胡懋禮汝嘉　金元玉琮
詞林人物考　姓氏　十
黃首卿甲　葉化甫春及　何震川洛文
王師竹祖嫡　帥惟審機　劉長欽紹愐
沈純甫鍊　王明甫道行　蕭以占良有
蘇平仲伯衡　江民瑛璀　江民璞珍
朱明虹孟震　艾熙亭穆　魏崑溟允中
廖鳴吾道南　劉晉初昺　殷文通士儋
顧有終伯謙　楊文懿守陳　劉元定啓周
孔願之

劉文成

公名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元末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寓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盡閱之翼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基基曰已在吾胷中矣無事

于書也江西行省辟爲掾史議事不合去復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上書言御史失職事寢不行遂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臨安全盛諸公大駭以爲狂且曰是欲累我族滅也悉避走基獨痛飲而罷時人莫測也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復出方國珍反省憲復辟爲行省都事屢授處州路總管府判無何棄官屏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自見客曰今天下擾擾以公之才略據括蒼屏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以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嘗惡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若此何以異彼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高皇帝之下金華定括蒼也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遂決計趨金陵而總制官孫炎適以　上命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

八策僞漢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議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龍灣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乃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大敗陳軍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元旦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行慶賀

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因趣
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討之計攻皖
城不拔基請徑取江州　上悉軍而西友諒走
湖廣拔江州　上使宋國公馮勝攻皖命基授
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令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
方青雲起即伏兵埋有黑雲起是賊伏也慎勿
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
即啣枚躡其後疾擊之可盡擒也衆初未信夜
半至某所果有雲起如基言竟擒賊而還遂拔

皖城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
悟許之均美以洪都降毋富夫人喪聳歸時苗
軍反金葦括蒼殺守將胡大海孫炎等衢州守
將夏毅愜擾莫知所爲或謀翻城以應賊會基
至迎入城一夕定之即移書金處屬縣諭以固
守遂同諸軍克復處州擒苗師方國珍素畏基
名數遣人致書問基不敢受遣人白之　上令
基與通問因宣示國家威德國珍遂納土入貢

赴京道嚴州適張軍寇嚴州岐陽王欲奮擊之
基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
成擒耳比三日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賊
壁壘旗幟如故且鼓聲戒嚴疑莫敢輕動基趨
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鼓擊者乃所掠老弱耳
窮追至東陽悉擒之基既至金陵時陳友諒據
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以蘇湖地肥饒欲先取
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
正宜先伐之陳滅取張如囊中物耳時友諒復

寇洪都　上親征友諒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
基密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
從之友諒死荊湖平　上還京定計取士誠因
定中原柘地西北基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基
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聞也拜太令
史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
時叅軍胡琛伐閩果敗歿他日基見　上方欲
刑人基曰何爲　上語以所夢基曰是衆字頭
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應在得

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乃留所欲刑人三日後
海寧以城降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命基
縱之　上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
彈之基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
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也汝之忠勳足以任此
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
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木勝彼
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怒遂解洪武元年　上
即皇帝位基密奏立軍衛法拜御史臺中丞中

丞張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　上特命青田縣
止科五合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
談也　上幸鳳陽基居守請于　上曰宋元以
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案劾中書
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丞相李善長素
愛彬請緩其事不聽馳奏行在　上從基處彬
死刑由是大忤李公
乃乞歸　上問基何言基因奏曰鳳陽雖

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
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基
勳伐召至京師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
授臣何敢貪天之功固辭不敢當　上欲相楊
憲基素善憲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
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
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然則胡
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矣三

年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四年歸老鄉里
上嘗以手書問天象事基悉條答大略言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書奏悉以付史館尋入朝八年疾作命馳驛歸
薨于家先是楊憲收汪廣洋繼之尋貶廣洋乃
相惟庸基大感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
也吾言而驗其如蒼生何遂憂憤成疾死之前
數日以天文書授長子璉使上之且戒勿習復
命其仲子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亡益

也他日　上必思我如有問當爲我密奏之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之本也政之寬猛如循環然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相聯絡幸　聖主留意及後胡惟庸竟以謀逆族誅世以基爲知人公所著有劉誠意伯集寔爲一代詞壇宗匠之遭逢完美者故首之

宋文憲

公名濂字景濂金華人也少多病稍長好學博極羣書從吳貞文公萊習古文辭復從遊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二公皆當代大儒亟稱濂且自謂弗如也由是文名震海內至正中執政者薦爲翰林國史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　高皇帝遣使者樊觀走書幣徵濂濂曰吾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入見　高皇帝尊禮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

　　肯授皇太子經召

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貶善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改起居注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問濂曰適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捐利于民

實興邦之要道也未幾以疾告還家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濂上箋謝復奉書　皇太
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甚善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荅
尋丁父憂洪武二年詔徵濂總脩元史除翰林
院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
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是以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
武好神仙而方士王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
此心以求賢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嘗祀方丘

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
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于寡欲
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者久之三
年遷國子司業四年授安遠縣知縣五年召還
授禮部主事遷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
學何書最要濂請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
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壁時時諦觀之

六年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
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
既如詔復進曰漢武好神仙之學喜四夷之功
民力既竭嚴刑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
理養心則邪說不能入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
由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嘗語濂曰朕之爲
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
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
敬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

問三代曆數封疆之修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
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多後世莫及
進翰林侍講學士奉　詔作辨姦錄祖訓成命
濂序之　上嘗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
上古載籍未立人尚躬行君人者兼治教之責
事朝夕禁中濂在朝久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賓賚之儀及勳臣名卿功德之文承　上意旨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必以誠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　上嘗問濂昨日飲酒否坐客爲誰肴羞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以對　上笑曰誠如卿言卿飲時朕潛使人視卿卿眞不欺久之益親信濂欲使參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近足矣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訪詢舊章講求政理或夜分乃退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奉制詠鷹七步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曰卿可謂善諫矣濂畏慎凡禁中語絶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所居之壁有以禁中事問者即指以示之　上嘗與濂飲濂辭强之至三觴而如

赭行不成步　上大歡笑自製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使後世知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九年拜翰林學士　上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使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詔徵濂之孫慎爲殿廷儀禮司瑞尋拜中子璲爲中書舍人　上時試璲與慎而

命璲慎共腋扶下殿三世官內廷人以爲榮復以濂行步艱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以寵焉　上嘗廷譽言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冬致仕將歸賜御製文集

及綺帛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至家拜表稱謝上答焉初濂辭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　上佇想已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　上降勑符遣儀曹賜醪膳諸物日侍遊歷觀闕盤旋禁禦侍食便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歲暮辭歸復遣中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語瑮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瑮避謝曰非陛下過念臣父何以形諸夢寐濂方入朝朝之百執事惟恐濂之弗留也下至寺人衛卒咸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覩濂蠻夷朝貢者數問濂安否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其使者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弗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濂之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爲尚嘗曰古之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篤于人倫好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久而不衰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至王公貴人曾不少降下一倦其門朝廷有大議授古今辨說侃侃不回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黍上作十餘字十三年以愼獲罪安置茂州卒于夔謚文憲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

陶主敬

公名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末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調高郵書院避亂家居高皇帝渡江取太平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　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以臨四方則何何不克　上大喜授安元帥府令史從克金陵轉行省都事拜左司員外郎中　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略謀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克武昌命安知黃州輕徭薄賦民咸悅服改桐城令移知饒州時方征伐軍需安勸諭其民民皆樂輸信州盜蕭明攻饒安率吏民拒守援兵至賊敗走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爲賊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　上嘉其功賜詩褒美焉安入朝饒州人歌之曰千里榛蕪疾來之初萬姓耕鬬疾去之日既而命復守饒州饒人復歌之曰湖水悠悠疾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疾德建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時方

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修律令安爲議律官洪武元年安與劉基言於　上曰聞將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爲之　上言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制豈足法太子宜尊禮師傅博通古今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因選大臣勳德者兼東宮官職　上嘗御東閣安與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　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如此者未有不亡人

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　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于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

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社稷則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制度禮文多安所定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家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有御史言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寧有此且爾

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以道路之言以毀譽人邪命黜御史尋拜安江西行省參政卒于官安博學尤精于易筮驗如神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桂彥良

桂德稱字彥良以字行中鄉貢不得志於南官歸長包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除平江路文學掾不就方氏連颺麾來辟立謝之聚徒山中洪武紀元觀風者以名上省憲交辟不起六年大徵天下士行省復以名聞待詔公車厠于數千之列唯彥良以白衣賜宴除　皇太子正字侍講六年東官深器之會文華堂給事不節勑彥良啓迪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

及侍宴以　御製勑訂正以聞諮以治道彥良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欲欲是去明年日南至有事於圜丘以祝文謹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於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令未足深譴　上咲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善久之嘗有以墨敗官者賜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彥良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額之滋欲試以事以三府疑獄命之讞以情原者若干人翰林以失議見呵彥良奏嘗取長略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時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以靖民則民勞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與林溫同侍　上曰卿何官乎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其爲　上所屬類如此十一年除晉相府右傳授通奉大夫內出勑文以孔孟期之彥良謂王者一正心而國定因進心圖以明之十三年

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　詔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奏報十八年勑歸鄉里彥良處官若家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不亟不紆與人交命觴咏詩踔厲風出窮日夕不厭人以春風和氣目之其著作有和陶集春和集清溪集知足集凡若干卷

胡仲申

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一日道中拾鏹若干緡不敢去坐俟遺者而還馬父奇之益督以學遊學浦陽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門南北士皆願與交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皆稱許不容口有勸之仕輒辭過廣川吊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當世名公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

高皇帝駐兵金陵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曰金華民素懦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粟爾　上可其奏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脩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洞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焉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吳沈稱其文簡潔清峻高出于人暮年請文若踵門不苟隨也

詹文安

公名同字同文徽州新安人元舉茂才官至學士兼御史甲辰兵下武昌見陞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遺書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漢武帝購遺書表章六經有功於後世吾每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吳元年　上諭公等曰國史貴直筆是非善惡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上嘗諭公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補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洪武四年陞吏

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大明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書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尋致仕未幾復爲學士卒

顧仲瑛

顧瑛字仲瑛崑山人少豪俠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才藻敏麗談笑輒成篇章輕財好施亡招致賓客慕戰國田文之爲人亭臺樓榭環匝園池據林皐之勝處其館者人人自以爲得愜其心書畫彝鼎秘玩與儀秣聲伎豐美侈溢度孟嘗或未之有也仲瑛材局意氣雄槩一時志欲有爲而元政不綱再辟不就故托於景物詩儔以自適焉張士誠入吳遂隱檇李之合溪洪

武初隨其子遷臨濠卒葬于吳其小像首戴一笠自賛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遥憶少年豪俠興五陵裘馬洛陽街讀之想見其曠達豪爽

楊廉夫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爲元進士仕奉訓大夫提舉建德路總管嘗策試事江南德之歷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洪武一統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革撰歸全堂記投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及逝聞空中百人步履聲詎不怪哉張外史天雨敘廉夫集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惟李季和楊廉夫稱作者廉夫上法漢魏出入李唐其古樂

府有曠世金石之聲宋文憲公景濂亦稱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名士競歸之比東海倪元鎮崑山顧仲瑛雲丘張仲簡吳興郯九成皆其客也廉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買妾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則其不百日引去者所指微矣至俠客詞云太阿飛出匣欲取賈充頭又夜宿倡樓酒未醒飄風吹落鴛鴦尾何其雄偉豪邁耶

高季迪

公名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吳郡長洲人也少聰穎有縱橫才而好爲歌詩天藻秀發始變元體首倡明初之音直接開元大曆而不能盡去劉白之習者小爲才使耳元末張士誠竊吳自王而其上佐饒介之多羅致文學知名士爲幕客第其篇咏奉金帛爲壽公恒首冠然不肯臣士誠至　高皇帝即位召脩元史授翰林院編脩史成特拜戶部侍郎公以少不習握筭辭詔

賚鎰金使歸需異日用公歸教鄉里自給時魏觀自太常卿奉　璽書守郡賢才而禮之欲徙郡治成乞公文上梁衛帥誣公徙治爲有異志公亦逮雒大辟時年三十九聞者莫不惜之所著有文集若干卷歌鳴集若干卷如長門怨云君明猶不察妬極是情深薊門行云中國多荒土窮邊何用開少年行云寶刀不敢輕輸郤明日沙場欲報恩猛虎行云猛虎雖猛猶可喜橫行只在深山裏郊野云僧來雙屐雨漁臥一船

霜秋興云梁寺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
寒山寺云船裏鐘催行客起塔中燈照遠僧歸
住在實境得句足以嗣響盛唐宛如霜隼摩空
風翮健捷卮言云季迪如射鵰胡兒伉捷急利
往往命中集中諸作如咸關月落聽雞度華嶽
雲開立馬看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
錢松風吹壁鶴鴉墮梅雨過溪魚子生簾外鐘
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各臻高妙不能悉

國初詩人季迪當冠卷首選　明詩者往往皆
然茲因友人謂季迪以文崇身曾見罪　高皇
帝未敢居首惟劉文成出處始終完美是以首
之

楊孟載　張來儀　徐幼文

楊基字孟載洪武中起家大官署令累遷按察
適歸卒所著有眉庵集公才長逸蕩與多雋永
且格高韻勝渾然無迹如桂劍臺江村郊居岳
陽樓過豐城無題諸作全篇幽暢方之錢劉或
未迨元白斯有餘七言如六朝舊恨斜陽裏南
浦新愁細雨中又髣髴唐人翰林待制太常寺丞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累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
所著有靜居集公體裁精密情喻幽深頗似錢

郎其送僧還日本云杖錫去隨緣鄉山在日邊
徧叅東土法頓悟上乘禪呪水歸龍鉢翻經避
浪船本來無去住相別與潛然字字沈着至遊
山寺句有柆老知僧臘禪空悟佛心或譏其剽
竊韓翃僧臘禪心語也昔子卿有明月照高樓
想見餘光輝子美有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
庾信有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王
勃即方齊飛一色成句不以爲病今來儀用老
知字轉耳

徐賁字幼文長洲人累官廣東左布政所著有徐幼文集公詞彩遒麗風韻淒朗殆如楚客叢蘭湘君芳杜每多惆悵皐亭山作全佳處當似耿漳嘗有折蓮子絕句云桑絲雲落芳心苦未及秋風已斷腸讀之頗增悲慨集中有送曾伯滋赴西河將幕云上將初分閫儒官解習兵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歸營洮水從岷下祁山入隴平知公能載筆草檄報邊聲中二聯拉佳亦足入選特起句不切幕職惜之

孫仲衍　王彥舉　黃庸之

李仲脩

國初有吳中四傑名最著高楊張徐是也又有廣中四傑爲孫仲衍黃王彥舉佐黃庸之哲李仲脩德名不甚傳近見南粤刻有五先生集乃以汪右丞曾官其地冠諸首廣洋淮南高郵人也似涉牽綴當另梓汪集而于孫王四公則粤爲廣中四傑集可也孫黃李系俱南海王雖河東而隨父籍南海則爲廣人亦無疑矣孫號西

菴洪武庚戌舉進士嘗爲翰林典籍竟死黨禍王號聽雨洪武六年徵給事中乞歸而卒黃號雪蓬建吳時膺薦待制翰林後判東平坐註誤置于法李號易菴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洛陽長史後得請教諭漢陽歸卒于家

林子羽　浦長源　趙景哲

藍明之　又云性之

林公名鴻字子羽閩中人也廬陵劉子高叙其詩窺陳拾遺之閫奥駸駸開元之盛風吳興倪桓又擬爲大曆才子以今觀之在　國初眞足名一家矣嘗開詩社招致海内詞客錫浦舍人源至其家令誦平日所爲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始許入社觀其所取其所尚可槩睹矣其詩名鳴盛集

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也仕爲晉府引禮舍人其一鳴驚人者即前二語也信是佳境然它篇亦燁燁可採

趙公名迪字景哲出宋裔生于元季　國初首倡詩學與林員外子羽輩齊名

藍澗字性之崇安人也學博才豐自其爲舉子時有兄靜之已馳詩譽伯仲之間塤篪迭奏其後性之棄去舉子業從清碧先生遊得其所聞於句章任士林者蓋是一洗舊習以少陵爲

袁景文

公名凱字景文松江人洪武時爲御史以事忤旨放歸田里已而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竟罷歸以卒凱號海叟善爲詩爲　國初詩人之冠有海叟集行世凱嘗以白雁詩得名故又號袁白雁然凱詩之佳者固不止白雁爾也論者曰　國初之文首金華劉宋而下四傑五先生輩何其紛紛多士耶然皆元才也傳曰惟楚有才晉實用之雲龍風虎誠然哉誠然哉逮其後稍稍衰矣弘正以還其文運郅隆之會也哉

高彥恢

公名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繼高氏祀遂從高姓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謂詩始漢魏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謓頎齊名故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於校

官周刑曹員外郎棟與恭竝自布衣入翰林恭卒除典籍棟爲待詔九年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玅一時初識棟稱賞不實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至金帛修餼歲嘗優於祿入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貴賤待之如一素彊無病

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驩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

倪元鎮　吳主一

倪雲林名瓚字元鎮生于元季性好潔行亦如之尤好吟咏善畫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　國初固辭不起人稱高士蓋錫山之先哲也詩畫特其餘耳今閱集幽閒清遠自是隱君子語

吳主一名志淳無爲州人能詩善書嘗仕元不顯遇滁泗兵起徙家豫章　國初時與陶主敬劉伯溫高季迪諸名士竝稱宋濳溪嘗叙其集後鄱陽劉仔肩又嘗選入雅頌正音都太僕亦有文跋云

陶中立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當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溝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初牛諒與公同爲禮部尚書以怠職犧牲不中廢功臣廟不葺降主事尋復尚書未幾坐不職罷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九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

劉子高　劉以行

劉崧字子高　高皇初爲北平按察副使　召拜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致仕歸再起權國子司業卒鳳洲筆記云松詩如雨中素馨亦復嫣然情色俱勝若作寒梅老樹便自風骨其風人之頴出皇始之盛家也

劉彥昺字以行鄱陽人事　高帝爲中書典籤鳳洲筆記云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絶之氣雖可觀凄楚之調爲尤甚二劉惟子高集行於世以行集尚寥寥也

胡文穆

公名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琪洪武初爲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轉延平知府卒建文二年公以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長陵入正大統陞侍講尋改侍讀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前職又三年得疾且劇　上使醫來問疾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獻陵嗣位加贈少師諭祭厚賜其家遭逢

二聖恩何盛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每于制勅視草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奏對語未嘗出口　長陵巡幸北京親征北虜公與楊榮金幼孜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公力言封禪非禮因上卻封禪頌奔母喪還朝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爲民厲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

卷官鑒別公明奉勅脩　高祖實錄及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皆總裁志在於植名教奬善類
未嘗一比匪人人或毀公　上不之信公處榮
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開遠之趣公退閉戸
讀書賦詩而已著有晃菴集扈從集若干卷

吳伯宗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
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
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
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
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
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
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得馴
象方物以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陳
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
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
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
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
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
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
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
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
成均玉堂集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褐嬴閣訂

宋文恪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驛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文渾健古雅十五年授翰林學士　上幸太學召公爲碑文紀之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命公自文淵閣遷祭酒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提挈鏟磢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御製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田之法　上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又召其子麟侍養二十三年卒遣官致祭年八十謚文恪

王孟敭

王公名偁字孟敭父翰死義于勝國偁時才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之洪武中領鄉薦爲國子生養母盡孝永樂初以薦授翰林檢討進講經筵與修大典爲總裁官張英公征交趾辟爲贊畫還京卒平生氣節高勁議論英發文章偉博書法道妙學士解縉嘗稱其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則陵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竈而煬也所著有虛舟集至今海內重之

張志道

國初有翰林侍講學士張志道名以寧號翠屏福之古田人元泰定進士嘗歷郡縣仕國子祭酒洪武間由薦舉復爲學士奉使安南卒時年七十矣能却重饋素有文名遺詩二卷宋濂劉三吾陳璉爲之序宋稱其豐腴而不流于叢冗雄峭而不失于粗厲清圓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細碎爲一代之奇作劉稱其節制以柳宏放以韓與蘇醞經飫史吞吐百氏爲一代

之完音陳稱其沉鬱雄健者可追漢魏清婉俊逸者足配盛唐今觀集中果亦不類常調宜表出之以示來學

唐肅

唐肅字處敬自號丹崖居士杭之新城人父始遷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肅生有異質敏而克勤授毛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爲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所著有平居稿文斷諸書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歲充賦江浙以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國朝取浙

例起赴南京以憂還洪武三年春用薦至京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扈從　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次年夏以疾失朝叅例免官歸後例謫役濠陽子之淳官侍講詩亦清麗

郭奎軍

淮南郭子章奎巢邑人師事青陽余公懸弧于勝代蓋棺于我明且嘗負為掾相府從軍塞垣厭左衽而願得眞主其為明人無疑故有望雲集二卷　國初宋潛溪董叙之正靖間宮詹黃才伯同郡吳廷翰氏又嘗選之梓之當備明詩一家無疑叙或稱為志士或稱為美才又或謂履歷不可攷其清忠直亮之氣慷慨奇特之節堅貞靜一之守雄健俊逸之才一於是集見之然

則子章之為人可知矣固不徒文詞焉爾也王鳳洲筆記云奎軍帥慕風流辭藻清麗一時重之良足徵嘗

六格品可張徐之次

王忠文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能長身山立訖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為書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與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取故實為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之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

雄濂不如卿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丙午進同知天永命疏二年召修元史為總裁官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庭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冂　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歸心惟爾僻在

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
歸職方官爵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
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
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
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逆拒明
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
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
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
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

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
實代之汝如熠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
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
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年五十
二公死後十五年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
述滇南慟哭記後召爲國子博士正統六年贈
公翰林學士謚忠文有所著集行于世

王達善　姚廣孝

公名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材舉歷本
邑及大同學訓　成祖即位遂由國子助教擢
翰林編修未幾擢侍讀學士嘗與修　太祖實
錄有時名與解縉王汝玉等稱天下十才子所
著詩文亦多今頗散逸但于天游撮蒙中槩見
之

姚廣孝相城人一名道衍削髮從釋教靖難佐
太宗起燕邸累進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謚

恭靖鳳洲筆記云少師棲遁禪宗衷嬰世網既
叅佐命卒叛初服互逃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
所其詩如入忉利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脫魔障
既深終當墮落

胡忠安

公名濙字源潔常州武進人也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在妊母李氏夢僧以花遺之覺而生濙七何有僧來索觀濙見僧卽笑僧曰此吾師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驗今果然聞者異之洪武庚辰登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永樂改元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　文皇帝察濙忠實可託命巡遊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也載馳者十有七年轍迹幾遍天下

雖窮鄉僻邑無不到者在湖廣尤最久丙申還朝進禮部左侍郎復出巡江浙癸丑自均襄還朝時　文皇帝征北虜駐蹕宣府馳謁行在所　上方卧不出聞濙至喜甚起見濙勞之曰卿國重務悉與聞已已　上親征北虜駐蹕宣府馳謁行在所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休咎悉陳說　上欣然不復疑慮比退漏下四鼓進　太子太傅景泰初進少傅兼太子太師　英廟復辟以老致仕家居七年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守卓天錫夢濙來辭已而聞計異之贈太保謚忠安濙寬和樂易敬慎廉靜立朝幾六十年歷事六朝十知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

客兼南京國子祭酒一日閱章奏得濙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大用之而龍馭上賓矣　章皇帝卽位復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還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進尚書高煦反濙贊　上親征事平受上賞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賜第長安右門外給閽者二人戊申賜銀章四生日賜宴于其第八月扈從巡邊已酉命兼詹事府事五月扈從北巡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　御製詩賜濙及寨義楊士奇楊榮四人而已因賜宴

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大臣皆往賀濙立石聽事以紀之每燕見　上輒問曰卿有何言奏入卽施行之正統初寵任益隆凡軍國重務悉與聞已已　上親征北虜留守京師進太子太傅景泰初進少傅兼太子太師　英廟復辟以老致仕家居七年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守卓天錫夢濙來辭已而聞計異之贈太保謚忠安濙寬和樂易敬慎廉靜立朝幾六十年歷事六朝十知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

舉薦者甚衆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皆
知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

劉季篪

公原名韶字季篪以字行浙江餘姚人也洪武
甲戌進士授行人奉使雲南四川朝鮮餽贐一
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左參政陝
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季篪至
嘅然曰民困不能輸爲之父母又忍督責之耶
乃下令緩其征民皆感激假貸以輸陝不產碉
砂而歲有課額爲奏罷之召爲刑部左侍郎獄
多平反尤重民命陝西王某爲强盜所引逮至

而盜已伏法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使識之
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于誣河陽逆旅夜有朱
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殺趙朱
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季
篪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裝
非有圖也特緩其獄居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
而朱以緩獄不死揚州人胡氏夜有賊入其室
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刀柄有私識則其隣
蘇氏也官捕鞫之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

備極諸刑竟誣服季荒潛使人懷刀往市其隣
一童子識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永
樂乙酉纂修大典命少師姚廣孝及尚書鄭賜
監修而難其副乃以命季荒討論裁決人多服
之庚寅坐失出人罪左遷兩淮鹽運使副未行
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不以崇庫爲意癸
卯年卒性清素好學工詩沖澹優柔有陶韋之
趣

虞伯益

公名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也洪武乙亥由太
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
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命巡視
淮揚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官爲贖
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縱之復命督兩浙蘇
松諸郡運賦建議丁多而糧最少者運北京丁
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
少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巡撫浙江察廉糾貪上
言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即位擢爲大
理卿先是都察院論誼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
謙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誼騙在律當杖
而流梟首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天津衛
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視還言主典者盜
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拷掠
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謙察其寃白于　上得
減論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之必求其
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有詔求

正言謙上七事其一論用人曰得人則治濟人主之職在擇人而已其二論學校曰教育之本在師範不惟其備惟其人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揚清濁者也今專使治獄非設官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于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于出多而入少今宜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于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多盜由于軍民雜處官司不便約束今宜勅五城兵馬司立甲伍之法無分軍民使互相覺察一家有犯十家連坐能捕首者免其罪皆切中時弊謙儀觀甚偉瀟洒絶俗工詩所著有玉雪齋稿

梁用之

梁潛字用之弱冠文章議論馳騁先輩洪武丙子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縣僻遠終歲無過賓而山水又可適潛暇則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潛至訖去河水澄潔可鑑改陽江又改陽春永樂初詔修高廟實錄陞翰林修撰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幾三千人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賜卒遂舉潛而惰慢放肆者相與誣其過　上問具對　上曰梁潛言是抵造誣者罪　駕幸北京召赴行在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復北狩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以潛副之明年及於難矣潛善爲文詞理悠暢通顯而不爲險澁在翰林久流輩推爲弗逮也有集若干卷

鄧士齊

公名林字士齊新會人也洪武丙子領鄉薦爲廣西貴縣教諭林素嗜學能爲古文章復長於詩歌自謂學詩於陶韋李杜學文於史漢韓柳學書於晉唐諸名家才滿京師時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相謂曰嶺南一代文人也暫留史館修書尋出教南昌多有薦其學行者乃遷吏部驗封主事宣德四年三月以事忤　旨謫居杭州林博記多才器識洪邁會論

侃侃杭士夫多從之爲湖山遊與布政使姚孳隱士夏誠諸人讌遊倡和仁和士人張震編集刊行曰湖山遊詠錄其爲人所重如此

唐亨仲　鄭孟宣

唐泰者閩縣人也字亨仲洪武二十六年舉於鄉明年擢進士第授行人歷浙江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泰少善聲詩與同郡黃濟爲詩友其所著皆軼不傳所見善鳴集中

鄭定者閩縣人也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行書陳友定辟爲記室友定敗鄭定浮海亡其交廣間久之稍遷遂居長樂　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歷秦府紀善國子助教著詩數卷號曰

濟齋集今缺不傳

方希直

公名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也父克勤　國初守濟寧孝孺其仲子也始生之夕有木星墮于其所生而精敏絶倫雙瞳如電日讀書積十餘萬言爲文深醇雄健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間觀周公孔子廟慨然嘆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董豈讓之邪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弱冠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濂亦奇

文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然孝孺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闡異端爲已任時人以爲雖朱復出也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告孝孺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甕無儲粟者豈獨我哉洪武二十五年召見容止端整　上喜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　吉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于王前王嘉納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内閣備顧問寵任特隆　文廟登極欲詔天下以問姚廣孝曰孺可使代草對曰必方孝孺數召不往迫之斬衰而見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爲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直諒剛毅尤篤人倫克勤之守濟寧常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朱濂歿于夔自漢中走蜀哭之其學得之家庭而淵源于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遜志齋集

練子寧

公名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少奇邁志操不凡遊邑庠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敎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　高皇帝嘉之

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以母喪去官服闋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革除間初年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中執景隆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過惡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

此尚不容人言邪　文皇帝既卽位有詔治奸黨安不屈族誅姻親被逮戍邊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廟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立金川書院以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汪朝宗

汪右丞詩氣骨雄渾語意爽朗卓然可傳名廣洋宇朝宗高郵州人名乃篆隸大書尤工詩歌故有集宋學士序其首稱爲臺閣之文信矣公嘗從　上征討有軍謀功四叅行省有藩翰功再入中書有翊贊功後又進爵柱國封伯忠勤可謂人臣之極詩文殆其餘也其後竟坐與胡惟庸同相不獲令終傳者謂其寛和自守與姦同處而不能去以爲相才不足豈其然耶然而踈宕則實有之益於詩徵焉

許士修

許士修集五卷方正學先生又嘗爲撰墓文其略曰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宇士修言必由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于心沛然自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益非近世詩人所及也使假以年所至當卓越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以洪武十七年正月日卒

解大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高帝時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罷歸里建文初戍河州召爲待詔　太宗下南京入內閣預機務遷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出叅議交趾下獄死　仁宗即位復官賜葬鳳洲筆記云學士黃閣首叅玉堂名俊詩家者流寰海推價然多對客之揮頗謝撚髭之苦又李文達公曰　國初以才名者如王子充方孝孺輩不徒以文章名也兼節義而有之千古莫及已至如解縉文學書札冠絕一時其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於罪嘗讀其洪武時論時政有曰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又曰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又曰與師取寶貨爲莫明神仙徵應誕謾莫信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乞簡用忠良勿任意喜怒生殺縷縷千餘言無不切中　帝心者及　文皇登極首選行誼才識之士而於縉尤注意焉日侍左右顧問一日　文皇與論廷臣縉書十人以對如叅義夏原吉李至剛黃福諸人皆從而優劣之既奏　文皇以授　仁宗曰如李至剛已驗之矣餘徐俟之　文皇又與縉議交趾議建儲對不稱　旨是以終棄而不用厥後　仁宗稱其論有定見　宣宗時交趾叛漢王果反悉如縉言嗟夫縉惟不言言必有中曾謂狂士而能若是哉特其詭詩文娛山水有以來讒邪之口不

知此遷客之常態不足爲縉病矣語云翠以羽亾身蚌以珠破腹女惡蛾眉士惡多才有以也

使縉留　仁廟時必有事業過人者而卒不獲大用遭讒幽囚以死可勝惜哉

陳景明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　明興二祖皇帝時累詔起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間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棟爲文酒日過從暇則汎闔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王中美

王褒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戍均頃之擢舉應天鄉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以文學表修　高廟實錄遂擢褒爲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　勅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獎進之閩志列在儒行傳中有集若干卷

孫伯融　瞿宗吉　劉汝弼　劉孟熙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事　高皇帝爲幕僚授中書都事遷左司郎中總制處州軍府陷賊不屈死之鳳洲筆記云左司俠氣鷙發辯辭虹矯疆圍之寄援分以没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羽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

瞿祐字宗吉錢塘人累官周王左長史雖長於填詞而詩亦清新可觀

劉公名仔肩字汝弼鄱陽人

公名績字孟熙山陰人鳳洲筆記云仔肩清麗頗識選體績更煜煜妍雅法長吉歌行

陳公甫

公名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畫幼秉奇悟正統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學於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讓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與遊欽時爲

給事中開獻章論議即日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江西布政陳煒脩復白鹿洞書院成聘獻章主之不就壬寅以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名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歸養授翰林院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敎人以主敬爲先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庚申卒所著有白沙集

楊文貞

公名士奇原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少孤好學郡縣交舉爲學官皆不就革除間翰林脩撰王叔英薦之徵入翰林任編纂同事者皆天下宿儒咸推讓士奇命吏部尚書張統考第其文以官之士奇第一奏授齊府審理副　文皇帝即位擢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立爲皇太

子公兼左春坊左中允嘗於文華殿呈大學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二帝三王所以脩身施之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　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古爲證庶幾易入

皇太子嘗閱眞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眞儒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取視命翻刻焉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以嶺南藤簟諸物將遺廷臣士

得其畢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乃獨召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廷臣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當時病未有作耳且受否未可知物甚薄無他　上意解命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諭德兼侍讀六年冬詔巡狩北京命士奇視舟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明年　駕幸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士奇同蹇義等輔導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章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喜讀易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爲卜筮作然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名曰周易大義九年

南京一日名問東宮果何如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進御用物皆親閱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是　上以問羣臣曰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禮部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

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還自契丹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聞高煦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問士奇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之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府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

今知將遷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以全父子之恩是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以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居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　仁廟即位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進少傅尚

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有答震退偏語羣臣明旦易吉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于皇考可遽即吉乎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　上所服既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昨震昨奏當易服者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張輔知禮士

臣乃不及也洪熙元年命兼兵部尚書請辭侍
許之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常以事忤旨後
陞爲湖廣按察副使因他事逮治士奇上疏曰
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
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名衛綰不
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命罷治仲
成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激　上頗厭之因
兔謙朝士奇進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
不罪今謙因言取咎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遂令朝如常　上念士奇匡輔之益賜璽書嘉
勞且製楊貞一印賜之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
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
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
用矣命與禮部定議未上而　宮車晏駕　宣
廟即位遂行之元年高煦反　上親征罪人既
得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永無憂
矣士奇不可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
二叔其有罪者不可忽無罪者宜加厚庶幾仰

慰　皇祖之靈乃命廣平侯表容都御史劉觀
持璽書往諭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二年安南黎利乞立陳氏後　上名士奇與楊
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
言當從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漢棄珠厓
前史以爲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七年建議方
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司
薦舉吏部審其可用奏受以官後犯贓罪併坐

舉者軍民中有才行卓異及智勇精於武畧者
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
賢子弟例不許進用非緜緜禹興之道也　上
皆從之正統初數上書言軍國大計多見采聽
進少師柱國八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公
立朝四十年公正不阿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
子而抑小人總裁　三朝實錄是非非悉徵
諸實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
處之富於文學所著有三朝聖諭錄及東里文集

曾襄敏

公名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脩撰上命解縉選進士進學文淵閣公及編脩周述周孟簡進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繼哲表天祿吳紳楊勉被選名翰林庶吉士入見　上諭曰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未有不成者爾等勉之庶將來皆得爾用公學問日進　上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詞理皆到　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名聞天下會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講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　上特原之後陞侍讀學士脩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獻陵卽位陞左春坊大學士從景陵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脩

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狀寫之工極其天趣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清洒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云卒年六十有一贈禮部侍郎謚襄敏有巢睫集余所有者尚少五言律及查皇明珠玉等集公五言律實與七言律伯仲也

魏文靖

公名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也永樂三年舉鄉試爲松江府學訓導勵志作人諸生宿號者携茶往視之夜分則以粥有誦讀者輒供之九載滿去諸生詣闕請留復任三年兩考江西鄉試十七年吏部尚書師逵薦陞南京太常博士侍　昭皇帝北上留行在與聞大事宣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考會試正統三年名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

太監王振奴視諸公卿獨禮驥呼先生贊見惟一帕振不較也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又辭改南京吏部郎中殷時暴亡親往弔以已木斂之其子請償直拒不受戊辰進尚書已已率諸司條陳破虜安民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邪竟致仕去　純皇帝即位進階榮祿大夫家居二十餘

王安中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　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强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　勑脩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爲翰林檢討同纂脩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爲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

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盧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强之而起朝起鳳鳴此足以梁恭矣

周徵　黃玄之

周玄字徵之閩縣人也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祠部尚書郎其爲詩瓌奇託興悠遠嘗賦揭天謠若干篇論者謂其怪如長吉云生平多所論著率軼不傳維時蓋經義之士嚮風而雅道闕矣

黃玄字玄之侯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爲將樂學官時黃玄爲弟子子羽雅重黃玄嘗爲詩稱青衿二十徒達者惟黃玄云而黃玄益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玄挈妻子入閩中

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竟授泉州訓導卒著詩若干卷皆軼不傳

李昌祺

公名祺字昌祺僑寓白永山人運鬻居士其號也廬陵人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禎成童屬對賦詩語出驚人一時才俊若禮部侍郎曾棨相與頡頏聲名不相上下舉永樂癸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會脩永樂大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之士禎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同事者雅其該博擢禮部主客司郎中尚書呂震有巧佞才狠復自用僚

佐少忤其意輒中傷之而禎特異始終不少衰　駕幸北京洪熙以　皇太子監國兩命權知部事行在陝奏藩憲員闕永樂命簡兩京朝臣有才望者補之於時舉禎等若干人應詔宴於禮部予道里費至卽陞爲廣西左布政使尋丁外艱去先是河南連歲寒蝗民多流徙永樂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於法思得人以撫安其民改禎往涖河南既至宣布

主恩疏滯舉救災恤窮愼下譎繩豪猾去

聶壽卿

公名大年世爲撫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　成祖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鑾賜死後五日乃生大年大年少頴悟讀書日記數千文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文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趙松雪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傳於遠邇母九十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耆老列言

毋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　詔旌表其門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諭寘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凡所經歷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必見諸賦咏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史事徵諸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退卒所著有冷齋集

夏仲昭

公名景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特妙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諸宮殿楣遂　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景字作昶　上曰日豈可從傍定後遷考功主事正統中出知瑞州入爲太常少卿進卿致仕景爲政平易居家孝友而風流文雅有高人之致詩詞清麗尤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於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購之兄昺多藝能人傳其亦長吟咏

于肅愍

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御史從討漢庶人上命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　上喜思用公巡撫江西平反寃獄五年山西河南灾　上親書公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公問民疾苦百弊湔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規畫遂爲成式正統元年薦參政孫原貞王直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人赴闕乞留復公

巡撫凡歷十八年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　上欲親征公與兵部尚書鄺埜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立郕王監國臺諫廷劾王振監國有未處分馬順附振衆怒擊之廷中大譁賴公鎮定卽墅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調兵爲禦虜城守計是年九日章皇后以皇太子沖年郕王親宜宗子年長宜嗣大統卽　皇帝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

元景泰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　上泣曰虜賊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等營經理粗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謁　上還京五日入紫荊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誅之羣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堂

衛頴分兵出戰監以王竑葉盛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散通州糧公率先士卒躬環甲冑以恩義諭感激六軍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等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廷前莫決公曰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聞卽出德勝門外閉門對壘約戰以

砲擊虜从者萬計也先大沮遁去論功加少保上皇西移我發大上皇在虜未敢動已諜知　上爲太上皇帝明

總督軍務如故公辭不允景泰元年二月公訃除喜寧也先始悔禍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
上勑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喜從公言九月　上
皇至京師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革爾養各擁衆

數萬僭號攻城訛言萬端變在呼吸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欵戢羣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　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官庭密務指膝詷停清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畝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綵帛大璫舒良及亨等

憚公不敢撓法亦相忤亨忌公屢辭兵柄公亦辭總督避亨公嘗卧病中官更番來視賜上供取竹瀝以和藥或言柄用太過　上意益堅羣猜遂起怨詬益與上疾時　上皇出南內復位亨以奪門爲功誣王文與太監王誠及公意欲盜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已得先入內閣又恨公每抑已故攘臂欲殺公奏公謀反當族徐有貞從　上方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公自知功高隙深迂訊不復自辨遇害

時年六十籍其家子晃戍龍門公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嗟嘆累日茂陵卽位赦晃還公沒產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弘治二年特贈太傅謚肅愍鳳洲筆記云少保負頴異之才蓄經綸之識詩如河朔少年兒無論風雅頗自奕奕快爽

李文達

公名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才藝有名沉潛好學　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乞減鞾官月俸正統元年授驗封主事請新太學再陞考功文選郎中十四年扈駕土木還　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二年議禦虜長策公請用車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還改戶部上言也先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實非長策乞勑邊將

練兵觀隙於少保壯其言五年入吏部上人君鑑古錄天順元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發內帑三十萬石賑之時石曹好橫　上密諭輔臣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二人　上欲大用瑄二　凶意出內閣哭訴上前上不得已下武功伯及公詔獄是日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調福建參政瀕辭　上顧王翱改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進尚書二年領春坊事三年亨坐誅

出公公乞罷不允未幾達謫戍　上不豫名傳位太子八年正月　茂陵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會灾異屢見請出宮人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公辭不允俯撰羅倫論公謫倫官公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閉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嘗所無起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穴願垂省覽是年冬卒贈太師謚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政務在九卿議上問公迎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

擬不相侵奪薦用耿九疇軒輊年富王竑李
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
武皆得其人他若止汪妃之殉葬出建庶人吳
庶人於中都公預力焉其著作明爽有致

劉文安

公名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也幼強記天資
絕人父髦日授書千言禁爲文定之輒私作一
日病父卽臥所得定之所作祀竈文及詩大驚
然不口許也自是稍敢以文辭進每進輒斥之
他日更進髦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
卯中鄉試丙寅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
修正統已未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
其一言命令宜出至公賞罰必信其二言公卿
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畿甸宜移之
南中其四言宜出京官使任郡縣其五言宜倣
唐制令朝官陞遷者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官
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考課其八
言宜鋤豪富以卹貧困其九言廷臣下憂宜令
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雷中不下已亡歲
景皇帝登極定之時爲侍講上言十事一戰陣
宜倣古減火鎗增刀斧二守禦宜繕亭障實

隧三簡用使臣四遷移降胡五兵士月錢六貳守令雩民七選將八武臣濫爵九總攬權綱十經筵進學　上嘉納焉壽拜洗馬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報禮言官以爲宜絕之勿往報而執政者恐絕之則開邊釁議不決定之上疏請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其疏累千百言曲盡事理云成化間歷任禮部左侍郎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上元日中使傳

旨命製詩却立以俟定之據案筆不停揮立賦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學自經史下至雜說方技釋老之言無所不窺文章出蘇氏所著十科策業舉子者人誦焉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公名有貞初名琿字元玉吳人也宣德甲寅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益肆力用世之學凡天官輿地刑獄軍陳河渠方略靡不探究　宣皇崩與脩實錄尋詔脩玉牒進侍講正統初上言承平久宜修邊防　上嘉納已已京師戒嚴分遣文臣守要害地有貞得河南假便宜行事作鎮彰德民聞變卒竄匿山谷招復業遂糾義兵爲京師聲援京師戒嚴名還景泰元年充經

筵講官二年陞右諭德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是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詔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三年而功乃成擢左副都御史七年　景皇帝大漸都督張輗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共謀復辟以問大學士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耄矣無能爲也盍謀之徐元玉其人經濟才也天順元年正月已卯夜亨軏就問計貞曰　太上皇北狩以赤子故非遊畋也今天下無離心

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因互陳籌畫亨軋去越二日辛巳夜復來有貞升屋覽乾文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亨軋唯唯去有貞焚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去矣歸耶人不歸鬼矣遂潛會亨軋輩吉祥及鴻臚卿楊善盡收諸城門鑰夜四鼓開皇城門納兵直宮衛士咸錯愕不知所爲兵盡入復鎖諸門匿鑰水竇中進薄南宮城門鐵鋼牢密扣之不應有貞命壯士踰門入與外兵合毀墉墉壞

門啓亨等入　太上皇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有貞命兵士舉輿來兵士咸顫栗莫能舉有貞手挽之前遂掖　太上皇登輿顧問有貞曰卿爲誰對曰都御史臣徐有貞　太上皇遂升奉天殿悉開諸城門久之辨色鼓鐘鳴羣臣入及朝始知爲　太上皇咸驚喜羣情始安卽日陞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尋陞兵部尚書進柱國封武功伯賜鐵券文多不載一日數名對使者絡繹于道　上時仄席以伺恩寵隆渥有貞感知遇以身任天下條奏切無復顧慮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忌而曹石等始嫉之初朝廷批旨皆閣臣調進旨稟留閣中號絲綸簿後中官收簿司禮監有貞請復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益衰怨有貞而曹石等私謁多不從凡所陳請復諫止節縮由是益恚怒御史楊瑄劾曹石奪民田　上曲宥之乃曹石疑有貞所使也愈憾有貞數巧辭激怒　上殊不爲動　上時時屏去人與有貞語

中官伏人竊聽之以告　上上曰何自知之對曰此有貞宣言之　上大驚始疑久之讒益深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以丁憂去逮至拷訊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假託以滅口耳遂捕有貞幷士權等下獄雜訊之　上猶念功出爲廣東左參政乃曹石必欲殺之復上急變追下詔獄備極拷掠竟亡狀士權曰今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

曰徐有貞謀逆汝等同謀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獄久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寤出有貞安置金齒爲民至滇寓僧舍中日讀易而已居三年詔還田里居家杜門謝客書石敗始出遊湖山以自娛自稱天全居士憲廟即位詔賜冠帶閒住有貞之學自經傳子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釋老醫卜下至星祿風角奇遁異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奇詩效李白

書法出率更南宮所著有史斷及文集

吳文恪

公名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也父遵道沅陵縣主簿誣繫京師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治喪以禮不用浮屠法以學行聲聞江東郡縣薦爲教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居鄰有娶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訥亟排戶冒大雨出旦日即遷他所時　仁皇帝監國命教諸功臣子弟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訥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之詩

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幷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歷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致仕廉直敬慎持正不撓爲文根據義理而本於六經作文章辨行於世天順元年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居文安　　卞華伯

公名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祖父皆儒宦有學行公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宮坊專心問學爲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澁語而言意宛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飭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初在翰林即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兩國子表率生徒規閑整整又上言祀禮偕蓄省

刑減役薄稅禦虜撫夷等十事我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公以爲闕典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茂陵用公議增邊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公又言書蔡氏傳璇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說自思藏族益不可詰公請視海中倭夷給與

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納否斥去戍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卞公名榮字華伯江陰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能爲古歌詩邱舍卷冊填委公退泚筆頃刻輒數十篇文章汪洋停蓄隱然名動吳越間性曠達逍遙徜徉殆三十年以老疾卒

葉文莊

公名盛字與中蘇之崑山人也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　英廟蒙塵盛廷劾驕將楊俊請誅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庫匠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凡八上動合機宜虜退盛言賞罰者爲治之要務而今日爲尤急從之進都給事中大臣有奏乘亂盜邊將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騎虜何以薄都城苟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陵寢郊廟田里之民何宜遣將固守宣府居庸便景泰元年八月也先奉　太上皇還京師將抵居庸千戶龔遂榮牒言　上皇之出爲宗社計今都人聞　駕還皆踴躍迎復之禮宜厚

以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以匿名書爲沮乃自奏之　景皇帝頗事畋遊盛請復　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遷山西右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盛以獨石馬營八城殘破不可守乃條八事以進命施行焉八城既復乃立學置醫設義塚增煖鋪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驅之耕歲課其餘糧以爲軍中費丁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廣東鹽不出境鹽歲積而商以困往往賄關吏私市之廣西歸津隘請聽商計鹽輸粟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成化初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撫乃修復前所建官牛官田法墾地益廣積粟益富以其餘歲市馬千八伯疋繕治屯堡數百所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五年命視河套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宜增築城堡募新軍以實邊而選士兵以助守從之九年進左侍

十年卒賜謚文莊所著有西垣奏草上谷奏篇
水東日記蓼竹堂集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三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褶嶽閱訂

商文毅

公名輅字弘載淳安人正統十年進士鄉會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八月 上皇還京陞學士三年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學士太常少卿景帝不豫大監興安問公云何公曰今 上乃 章皇帝子當復立 章皇帝孫宂非所當立疏未進石亨輩迎 上皇復位亨素忌公中坐欵上內批除名公去久不得名成化二年名復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餉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不允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八年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

書十一年兼文淵大學士　上名見語及監國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公因請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已知西宮有子育於貴妃皇子亦貴妃撫育朝夕見公請令就近居住皇子仍頻貴妃撫育朝夕接見庶遂母子之情愜朝野之論遂命擬皇子名皇子母薨得贈淑妃立東宮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上疏請停造進謹身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惜符券禁玩好

求直言理冤抑停管繕實邊儲守關隘增雲南巡撫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公疏言伺察大急幷條汪直十罪　上立命去西廠內臣忌公會楊燁董璵事誣公不安請老陛少保致仕居家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所著集若干卷行於世

郭定襄

公名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名諸夷長宣布　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珠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　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　詔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虜還宜從紫荊關鼐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荊矣

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　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吾誓以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虜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專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詳

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紿我耳及擁　上皇去登大慟時賊勢張甚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幷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十二月虜又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開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厲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謀報東驛賊入竟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名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登廉潔尚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劒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　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謫戍甘肅　憲廟統復爵鎮守甘肅以薦名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國營多所建明登工詩所著有連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丘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　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

岳文肅

公名正字季方進士及第授編脩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兼編脩天順元年改兼脩撰王忠肅公薦公宰相材名對文華殿公神采秀發　上遜見遂曰好公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潞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

戚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公不對二人者忌公才名比見　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　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　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　上默然然時時與賢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

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　上捕購告捕者官三品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栲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詬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公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公汝往告朕意公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公訐我短顧以　上意劾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公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劾我欲諷　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公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者嗾邏者中公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竟奪公名見公公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　上問公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

公官吏部擬調南京　上曰勿調留院充經筵
講官預脩　先朝實錄未幾南陽欽薦公南國
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陽章示南陽
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及禮科都給事中
張寧爲兵部清黃官不得陞與化知府公至興
化勤力民事操利權與脩水利積穀出羨餘補
助民役興化士人規利弗遂者騰謗書彭惠安
公獨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至朝乞致
仕時季鐸敗朝廷還公故廬未幾卒公文章氣

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
廢竟不盡其用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公自
贊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於丼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或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名公矣
曹生爲寫陋容遂檃括其辭題於上曰岳正倒
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
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葢將之死而靡憾也
公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后嘗事或議
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官耶我

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卽言
無藏宿以故奇公者雖多忌公者亦衆所著有
類博稿鳳洲筆記云公不以詩名家微吐一二
頗有風旨

王襄敏

公名越字世昌濬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有名天順四年趙陞山東按察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成化元年請告還京去居家三年召署院事十六年禦虜延綏有功轉左又以黃草梁功陞右副都御史八年以寧夏功轉左明年出延綏搜套搗虜巢斬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薦公遂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輒班師遂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封威寧伯與世券仍以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首功加太子太傅掌前軍督府事明年言官劾公　上奪公封編管安陸弘治元年許還鄉七年陳寃下廷議公功過復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陝西急起總制寧夏并涼諸路軍務並經畧哈密

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公有才略著威望再起亦奮厲出塞襲斬賀蘭巢虜奪還掠我人畜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十一年卒贈太傅謚襄敏所著有王太傅集

何文肅

公名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第三子也少頴異景泰庚午中江西鄉試甲戌舉進士丙子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丁父憂歸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武清農婦牧牛于野二戎卒驅其牛去錦衣衛捕盜者坐以強盜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當徒盜有分所刼縗繒遺逆旅主人巡徼者幷執之以爲同盜喬新曰此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

曰子慎刑若此不愧廼翁矣廣東分司轄錦衣衛官校卒暴橫司官多優假之否則捃摭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嗾刺事者捃摭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陞福建按察副使時漸寇盜採薴寧諸縣銀礦募鄉兵擊擒之遂奏減礦課之半福寧土豪尤氏殺人拒捕以計擒其父子悉寘之法福清薛氏歲遘眚事覺欲爲亂捕而誅之清流之歸化里地介將樂沙縣之間其民恃險不出徭賦奏

立歸化縣擢河南按察使鈞州人趙甲飲陳乙酒肆夜歸溺于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喬新曰肆檐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乙得辨出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躬爲拊循發粟給錢葺其居成化辛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北虜入寇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小王子寇大同折輔震驚喬新以刑部侍郎奉　勑巡邊經略戰守爲必搗老營之計虜遁走山西大飢人相食承命往賑請發內帑幷淮鹽銀數萬兩勸貨富室得粟數十萬石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户　孝廟卽位進南京刑部尚書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嗾御史鄒魯以事誣喬新遂乞致仕弘治壬戌卒于家喬新鯁介寡與筮仕郎自誓不營私不阿權不以愛憎爲賞罰終其身不食言進士時奉使淮西巢令闇徵以嘗師文淵寄贈白金文綺郤之徵曰吾以壽吾師非

君也喬新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遺貲遺三司獨力辭不獲輸于公帑及陞長沛泉都指揮武成德喬新嘗薦之贈以犀帶銀器喬新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耶成慚而退致仕日楊愛遣使致金銀爲壽弁獻文梓一無所納或言似可受喬新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博學好古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平生友彭韶文學友立濬贈

太子少傅謚文肅

立文莊

公名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少天資過人孤貧力學爲庶吉士益務博覽群書爲文惟平易順暢成化元年爲侍讀脩　英宗實錄兩廣用兵公上南陽平寇方畧奇公言陞侍講學士內艱服闋還職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密　泰陵卽位上大學衍義補　上喜陞尚書禮部掌詹事

時年七十矣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畧云灾異屢見變不虛生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固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灾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七年陞少保改尚書戶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每以寬大

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彪人
材更張立治體又請訪求遺書　上知公事上
輒允吏部考察外官斤二千餘人公言非祖宗
制歷官未二載者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蹤
跡顯著者且勿斤三原在吏部持正不肯狥人
公不說誣訐三原以故臺諫又劾公公乞老未
允卒贈太傅謚文莊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
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復與大臣言爭是非即
未必一中適然不肯辨婀取悅商確往事時出
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所著有
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等書
廖道南曰國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
之宏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
之甫雅宋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
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則有
若李忠文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比皆麗藻豐
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褒然
爲一代文宗也蓋文莊自　孝宗登極進大學

李文正

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脩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讀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還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掌少卿仍掌院事七年禮部侍郎八年兼文淵閣太學士入内閣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然負固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操寸舌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

小必飾非大或拒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乞遠邪佞斥誣妄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上疏申救得釋尋名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名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上弭災疏時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寧宮成名僧慶讚公又執不可　上皆從之十二年命公覆試會試生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户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　上不豫入受顧命　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　上不親政上早朝崇儉疏又與同官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記邇者地動天鳴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之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二年逆瑾擅權益恣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皆誣執荷校長安門公力救得戍邊内死御船獵獸上疏諫止三年給事張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疏救巡撫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瑾怒群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旱上疏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詮

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
賊就平論功加廕公一子錦衣指揮僉事　上以
京軍不習戰陣欲更調邊軍公諫不聽乞休卒
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彗悟夙成文章流麗
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奬進才雋推挽聲譽
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　泰陵務忠勤　康陵
時保護善類清謹弗諭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
頗思之

倪文毅

倪公名岳字舜咨應天上元人也尚書文僖公
謙之子生而環岸秀異五歲聞鄰塾讀書聲即
請游閒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
有天蓋已自悟天包地之理矣登天順甲申進
士榜初在翰林進講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
擬之范祖禹嘗議　英憲廟祧禮　德祖乃周
之后稷不可祧　懿僖仁以次當祧　太祖太
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奏上悉從之嘗言額

外設官甚爲民困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
上多從之累官吏部尚書卒　上甚優卹之
有文集若干卷

謝文肅

公名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也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逾年除編脩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義理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歷陞南京國子祭酒禁諸生玩見禮捐皂役錢以分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搆東西二書樓以庋鏤板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復疏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尋改北雍請增號舍脩堂室以廟門廡而多狹斜買地廓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宮以省傚直皆出夫皂顧役羨餘悉籍之于公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希世也所著有方石文集及赤城論諫錄赤城詩集刻方遜志集以傳仕終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肅

章文懿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脩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泉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三人上章疏　上怒杖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四諫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化爲已任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閉門卻掃

跡弗入城府二十餘年公鄉里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以父喪辭詔聽終制服闋上任謹架度尚德化厲庶耻諸生翕然向風上脩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後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少遊庠校讀書問學負經濟志器然不自衒露襟懷坦蕩不

俯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龐朴卽之和厚開心見誠好賢禮士與物無忤居常平易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雍乎不易且寡嗜好謹出處簡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至論宗法如鄭義門兄弟篤義安得不久論風俗須彷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國政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他若論窮理于精義處得力居敬于專一上見功

皆發程朱所未發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程克勤

公名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敏政幼靈異少時讀書一目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入仕益攻學問淹貫經籍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李東陽文章俊麗陳音性行眞純敏政爲宮坊侍講　康陵東宮弘治十年起復副總裁脩會典辭不至明年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又明年主考禮部忌敏政者謗敏政洩會試題鬻進士得金錢

無算言官輒劾上逮治午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污讒去不可起復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逾年憂悒卒敏政讀書著述尚本實議論傳經義參法理敏政少詹事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祔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

加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後裔又請樓時從祀文廟請　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新安文獻志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逸民錄等書

詞林人物考　卷十三　二十六

莊孔暘

公名杲字孔暘直隸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及南海陳獻章相友善尋同編脩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放鰲山燈忤　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遭艱服闋不起巡撫都御史王恕欲以白金十五鎰治其廬不受弘治甲寅以薦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起揖延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復除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丙辰以病告歸丁巳尚書倪岳考杲老疾免官而杲已在告踰歲矣所著有定山集

詞林人物考　卷十三　二十七

張汝弼

公名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爲民患者日衆公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勞役弗息亟請當道俾均節之且脩橋梁道路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爲社學表先賢跡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祠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臺以致景仰其振教化風俗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祠祀焉歸三年卒壽六十三公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且不倦詩文成一家言公草書之妙冠冕一代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東海諸藁若干卷謝鐸曰世謂文人類多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議論間雜詼諧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鳳儀嘗稱其天分人品問學政事而君亦嘗謂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君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噫昔人稱

吳文定

公名寬字原博蘇之長洲人也累舉不第貢入太學上海張汝弼見而奇之曰天下亦有貢士若此者乎武功伯徐有貞慎許可獨折節與交曰此館閣器也成化壬辰中會試第一人　廷試復第一寬素工古文辭及官翰林所著作輒傳播中外每東朝進講至理亂興亡未嘗不反覆言之也　孝皇之在東宮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古者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弘治末　孝肅太皇太后崩詔議祔廟之禮寬時掌詹事府事上疏言曾頎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之證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弟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于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痛傷出于至情乃追尊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詔立廟別祭如寬言寬好古力學於權

勢冶如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恩遘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既官尚書緯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　孝皇寬居憂嘗廬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天下惜之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所著有吳匏菴集

王文恪

公名鏊字濟之吳人也少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所學奇之時吏部尚書王翱新逝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具儀幣遣從編脩陳音游成化甲午薦應天第一明年試禮部復第一　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脩九年進侍講弘治充經筵講官時內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　上出

游後死鏊講無盤于游田辭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游脩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陞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　武廟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敗大臣多被污鏊獨不與壽寧侯與鏊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孝皇末年將大用鏊以憂去　武皇登極起爲吏部侍郎內官馬永成等八人蠱惑　上心日事逸游給事中陶諧劉菴等論諫鏊言于户部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耶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乃令户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上大怒名諸大臣左順門宣肯切責衆相視莫敢言鏊獨進曰八人者實蠱　聖心不去之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　上將遠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　上足乞命　上頗憐之事遂中

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內閣以鏊時望也乃命並典機務拜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橫惡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必欲殺之鏊於衆中大言韓公精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矯　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變鏊言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爲激變耶竟減死論時內閣

臣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惟瑾是聽
鏊獨正色危言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惟瑾是聽
官數論薦不起今　皇帝入正大統賜璽書遣
行人存問鏊好學至老不倦於書無所不遍而
尤遂于經文章簡嚴雅則多出于韓荆所著有
震澤集紀聞長語行于世

林待用

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莆人成化戊戌進士
爲主事署員外白沙薦至京日與講學時妖僧
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　上爲建永昌寺
公疏切論之下詔獄經歷張黻論救併下獄俱
謫遠方二人直聲振海內王端毅薦復南部弘
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公毀淫祠三百
有奇脩學築城民德之諸夷懾服辛亥擢按察
使湖廣風儀整肅吏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

者乂弗調上時政引疾乞休歸已而起廣東右
布政使辭再起南京僉都御史巡江時江防頗
弛公悉心經理且持身清約與張簡肅齊名陝
西地震公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
錄正人以端國本因薦謝方石儲靜夫楊方震
堪任輔導江西盜起遣公巡視比至榜示盜許
自新招獲巨魁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
稅粮均徑役庶務一新值內艱　武宗嗣位起
薦擢右副都御史仍撫江西俄外艱改巡撫

川藍鄖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
致賊撫之忽報攻保寧卽取道敝之遇賊於華
隴卑與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頻首
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旣而淫雨溪溢
賊失期疑阻遂謀拒州縣要害川兵脆不支公
取將領等命斬以狥諸軍股栗進戰皆捷賊衆
披靡前後擒斬俘獲無算已而曹甫分藍鄖餘
寇復熾公督兵追勦總制尚書洪襄惠公誘其
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屢降勑奬諭晉右都

御史土官楊友與其兄爭襲已革其宣撫旣而
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宣撫不宜復亂階不
可啓忤瑾意瑾誅乃已公又奏請召用舊臣劉
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復舊政公不得新柄
臣意遂致仕辛已公年七十　世宗繼統起爲
戶部尚書又改刑部尚書命侍經筵上親儒臣
勤講學疏內侍犯法者一無所貸奏未加宮保
再疏請歸命有司給廩存問公事二親盡誠孝
原宗族助婚喪雅志林壑一介弗苟取坤素如

寒士引接名流著有見素集

文懿

儲巏字靜夫其先毘陵人也宋時徙海陵今遂爲泰州人生而秀穎少攻文辭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甲辰舉會試第一　廷試賜二甲進士第一當是時泰州儲君名動京師矣宰濟南尹旻欲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盧氏耿九疇知其爲人簡重端默有公輔之器及轉天官尚書調巏考功郎中嘗覈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巏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後尚書某繼耿亦欲有所改評巏指其官注籍云嫌涉部長鄉里遂不改弘治丙辰當黜涉天下官負巏考如皋令某不稱職令囑某太監爲之請巏宣言於署廳曰某某雜職尚能名節自檢有以進士宰邑反不自立且託內侍干請亂法語人云方髮如皋令千託時吾幾媿死曾疏薦丁璣張吉野集奏疏各若干卷嘉靖癸未禮部以易名

賜謚曰文懿

羅文肅

公名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博學好古屢試於鄉不第援例入國學閣老丘文莊爲祭酒因季試大賞異之舉京試第一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遇事激衷輒有陳列給事中龐泮主事李夢陽嘗因言事下詔獄皆力爲申救中官李廣死言者劾諸大臣嘗與交賄者當行斥逐玘疏以具瞻攸係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歷侍讀南京太常寺南京吏部

右侍郎連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覬三載秩滿入京至良鄉以病請得致仕卒年七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文肅平生爲文尚奇崛遇有作即杜門謝客終日苦思數易稿不厭一時人士皆望以爲不可及其風節刻厲如其爲文君子謂易名爲稱情矣

王文莊　王清甫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知府段堅奇之遣入郡學提學陳選異其文高等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户部出納倉庾權舟督稅皆有條式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已率人　泰

陵勵治思賢嘗名華容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致仕四年起祭酒憂去七年起南京户部侍郎十年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博名奚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交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賢可師法既以感動完完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户部尚書是歲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謀起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憤懣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學有體要爲文宏裕尤明習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前

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援證今古如探囊
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所著有王文莊等集
弟鴻漸字淸南弘治甲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
進士官山東布政使著有席上窺語等集

偶吏目桓　殷教授奎

偶桓字武孟太倉人爲荆門州吏目
殷奎太倉人爲府教授
鳳洲筆記云二子並起名家共遵唐軌訖爾樹
立卓然不群吏目頗諧風格故多鴻爽之辭教
授才情兼至尤工感愴之調誠吾邦之盛軌張
陸之前驅也二公皆據鳳洲先生所評如此乃
其集未之覩士生一隅其聞見安能遍及寰區
乎滄海遺珠自昔歎之矣他日倘得遺編更當
掇其警句於簡末

湯公讓

湯衮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曽祖佐　高祖取天下是爲東甌襄武王衮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字千餘字衮勳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名諸生衮勳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衮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

學出游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衮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頗宿搆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衮勳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衮勳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百户從此起躓不常其最後以裨帥出

守孤山堡力戰死之爲人軒豁倜儻直欲吐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甲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爍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慴或不能措一語以遁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

倪文僖　倪文毅

公名謙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浙之錢塘人洪武初徙實京師占藉應天之上元生有異質雙目炯然如電眸有四乳性極頴敏書一經目即記不忘補應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時初設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公勗名知人巡力所至輒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領正統戊午鄉薦賜已未進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編修入讀中秘書已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風采悚然嘆服時有所作即席揮洒略不經意莫不驚以爲神景泰間入直文華殿每承顧問有裨時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　憲廟于春宮日進講讀攷所啓沃已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臣之子遂誣搆以罪論戍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酒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授經者攷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　憲廟踐祚詔復舊職尋進禮部右侍郎轉南京禮部進本部

尚書以疾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公平生德量寬洪與物無競恒喜奬拔後進不遺故舊勤敏仕學至老不倦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遼海編四卷藏于家

子名岳由進士入翰林與其父同日奉　命進史局纂修　英廟實錄時以爲榮官亦至尚書謚文毅

童士昂

公名軒字士昂其先饒州鄱陽儒族父碧瑄永樂初以天官學被召入欽天監家于秦淮幼頴敏讀書過目成誦玄應天府學生領正統鄉薦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言多見採納時有詔南京採辦翠毛魚鮫等物以萬計又極論止之　英廟復辟覽奏嘉其敢言尋上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戊寅

冬劾奏户部尚書張鳳下獄詔宥之癸未同考禮部會試精于校閱時稱得人甲申　憲廟踐祚首上言帝王之治貴先本而後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之謂本而簿書刑名其末也且各詳本末施行之實反覆剴切上優詔荅曰朕覽童軒所言都有理脩德用人納諫朕當自勉餘令諸司舉行未幾四川盜作廷議招撫之策推軒奉勅以往既奏功還明年鎮巡官奏賊猖獗坐堵調壽昌知縣尋用大宗伯

姊公薦陞雲南僉事提督雲貴學校甲午秋召拜太常少卿掌欽天監宿弊一清癸卯春以疾乞休歸金陵蕭然一室不異布衣時非知舊不輕接納弘治戊申用廷議起仍掌天文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因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脩德以爲取人之本窮理以爲燭奸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是歲冬以僉舉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提督松潘軍務兼理巡撫辛亥春召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甲寅進南

京禮部尚書三年二疏乞致仕皆不許有操履清慎方切委任之諭感　上知遇前後力陳數十言皆電國要務丁巳三載考滿以疾弗任朝請謁懇乞休致不許至冬復請詞益加切許之生平讀書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足以名家書法遒勁性篤孝友既入仕二親已歿事嫡毋夫人克盡子職分祿以養元嫂及故舊貧乏者未嘗有缺然于物一介不苟取其自奉蔬食飲水泊如也君子謂其廉勤慎密不愧古人

矣所著有清風亭稿梳枕集海岳消埃論畧稿
籌邊錄夢徵錄醢甕集若干卷

邵文莊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
許州愛民訓士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
中凡歲秒會計出納及勾校京邊儲蓄鹽屯皆
公區條具疏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章勵名節
敷寬善誘累官臬藩長吏政總大端而已正德
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
江淮不事改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
苛黷未幾事忤逆瑾瑾又再惡平江伯平江伯者

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
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
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
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
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收族獎
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
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又有容春堂集若干
卷

王應韶

公名雲鳳字應韶居山西和順之甫谷因號焉父南京戶部尚書雲鳳成化癸卯鄉舉明年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効官獨立不懼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矯激不顧也成化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雲鳳言于禮部尚書周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子佛老官非禮若爲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也乃不克用弘治庚戌疏邸貢

獅子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陞祠祭司員外郎尚書倪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雲鳳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陞郎中　朝廷欲度僧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臧以危語不動　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賄賂或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爲娼錦衣衛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雲鳳皆疏題禁絶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爲後人式竝祠薛文清於鄉而凡斥韓王徽鑒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　上皆嘉納由此識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雲鳳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　上遂下　詔求直言雲鳳又

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一事李廣表裏通惡人莫敢言雲鳳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術以舒恨乃令校尉數伺其出入十月朔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河南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長子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爲有劉穆之之風已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疏言雲鳳及布政周瑛等經術氣節才行政績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不果行李廣漸疏于　上懼誅飲毒死

吏部員外郎張綵及鴻臚寺丞俞琳編脩劉瑞御史張天衢皆上疏乞窮李廣賣官鬻爵之罪奬先生犯顏敢諫以慰人心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贓汚官吏有望風而逋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條疏八事皆可常行復改提學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使丁母憂歸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　命欲堅辭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泣而就道素見

憎劉瑾至是復無所餽瑾怒欲中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詬四出雲鳳欲更六堂名曰主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邪讓死邪雲鳳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徽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之者乃改南京右通政復上疏乞養病御史楊邦稹等交薦其賢又閑於韜略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又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略云山中屢聞忠

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嚴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檳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貪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

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進奬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唯鳳與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況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獻畝之閑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貸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遄歲

爲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湖澨之中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楠傳京師人爭錄誦雲鳳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之鎮以便益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自恭將以下頤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諭歸之兩閱月丁父喪服闋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上疏乞致仕略曰自聞父喪號泣過多正犯前病日每自思

恐一旦身先朝露上不能承父祖之餘業下不能爲子孫之後計愈思愈憂愈憂愈病精神減耗遂至兩耳皆聾不聞人聲然耳聾之疾深藏于內砭針之所不及參朮之所不攻雖遇明醫束手無策益以疾喻　朝政也疏入不允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　上不允准病痊起用

雲鳳曰吾志遂矣遂歸不復出人日想見其丰采焉

石文隱

公名瑾字邦彥蒙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元年爲南院侍讀學士四年南國子祭酒公靖方介恪潔已好修士類信嚮五年召國子祭酒時浮逐兢進公獨鯁狷有名八年爲南吏部侍郎十年召入禮部十六年進尚書掌詹事府嘉靖初代王瓊吏部尚書吏部黷亂者數年公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閱兩月解吏部以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嘉靖

三年五月　大禮議起諸大臣相繼去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五年六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　武英殿、尚書如故時時　召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儀守正義力爭　上謂公后　皇后謁　世廟儀守正義力爭　上謂公非通儒公又三封內批言　太后　皇后出入正朝陰強陽弱之兆忤旨六年二月致仕卒謚文隱公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嫉邪進禮退義所著有熊峰先生文集

謝文卿

公名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　國初徙金陵璿八歲善詩客命賦瞙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驚嘆呼爲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元玉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吏部侍郎儲靜夫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璿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

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踶踏車下耶退畊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野全先生又以其美髯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遊錄在客稿曰得錄廣陵禊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子少南舉進士官至按察副使亦有才名

夏德樹

公名鍭字德樹天台人幼篤學博極墳典成化丁未進士不樂仕進乞放歸弘治辛亥始起赴闕奸人李孜省等亂政鍭上疏乞就近府教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先是庶吉士鄒智應星變詔進士李文祥上新政疏御史湯鼐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給事中方向劾太監蔣琮激昂標榜推李爲大將湯爲先鋒直聲振天下文祥方從咸寧丞入兵部至是獄辭連及智

等謫戍殆盡于是鍭抗疏救之曰李文祥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人主知此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福固歸于人主矣因并論大臣聯衡蔽塞言路吉等大怒矯詔下錦衣獄鞫治無所得禁錮月餘釋之復謝病歸家居十年再以强起值火篩入冦京師戒嚴人人爭獻靖虜計鍭獨以爲虜患雖可憂而土崩尾

解肅墻之禍尤有甚者疏陳自台及杭由江渡淮以至蓽下數千里間百姓之流離賦役之煩苦勢豪之橫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歷叙其饑寒死亡之狀以達　聖聽且欲以宋太祖燈燕舜華之失爲戒以眞仁宮掖儉約之德爲師乞移見在之冗費以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財而充妄用語極懇切章入不省除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內豎違例受詞復奏奪其權尋以母老乞終養不起嘉靖初

年八十有三卒父墳景泰辛未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鍬方弱冠即爲詩以盈滿諷之墳欣然解組歸五年而歿矣公雅不欲乞恩典計聞　命下而襄事已畢官給白金七百僅取以供祭祀餘悉散之貧族囊無留貲及公之喪八閱歲而不克葬侍郎新昌吳公乃爲舉其殯云

喬希大

喬公名宇字希大山西太原人歷官中外至南京兵部尚書强幹謀猷時倚重臣生平喜爲詩詩雄槩有氣骨爲海內知名之士所欽企善大書及篆法是時南都徐霖亦工篆法嘗語人有明以來宇篆法第一它人莫得望也其許與如此宇有關西紀行詩一編顧璘爲叙曰弘治丙辰間　朝廷上下無事文治蔚興若今大宗伯喬公宇少司徒邵公寶前少宰儲巏中丞王公

雲鳳皆翱翔郎署爲七林之領袖砥礪乎節義刮磨乎文章學者師從焉逮　今上御極以來羣盜竝起嚮用武力學者耻言文事加以逆璫中害善類好修之士凜凜以言爲諱然浮靡之習既昌而忌疾詆害之意起人務自異不相輸衷矣抑其勢然耶關西紀行一編乃喬公祭告華岳日所與王中丞倡和諸詩也大篇短章如響斯荅正者準雅則奇者抉幽險君臣師友之

益不覺其美慕之久而繼之以歎歎也遂襲而刻之湘南俾後來得覽觀焉匪徒以其文也

史明古

予讀吳文定公文知吳江有史山人鑑久矣及閱沈石田詩又知有山人史明古然未覩其全集也殊嚮往之萬曆丁酉遊吳門乃得其全集於友人陸生家名西村集詩文共八卷夏夜覽一過如對古人頓令煩襟灑然也憶文定公表

其墓有云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信斯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信斯言也西村葢我　國朝山人之夐出者詩可無傳乎以文定公平生當不誣矣

陸文量

陸式齋公容字文量崑山人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主事遷武庫員外郎進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改武選擢浙江右參政以大計罷明年卒年五十九君白皙豐下秀眉目博學能文章有經世志其部時最爲其長所委信封事條上日數千言皆以屬公西域胡進獅至秦峪關乞遣大臣逆之安南數與古城閧議發兵至討公俱力言之而寢公又

言錦衣百戶韋瑛誣害良民十餘人當誅中貴人所舉金齒騰衝參將昌佐不當用又舉都督僉事王欽梁宏非有功不當除　上爲勉聽之而其所上封事若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皆鑿鑿中利害即與他部事有所侵忤弗計也其治浙尤有神明稱而以失色一郡守爲所挾開棄得吏賕金致謗免公既負材且晚遇意有所欲爲而出不意免以是自恨屬疾竟

不起所著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式齋筆記
封事錄太倉志水利集問官錄救園稿記若干
卷

錢時欽

公名福字時欽尋改與謙直隸華亭縣人早從
遂菴公遊文名甚著丙午舉鄉試弘治庚戌會
試第一　廷試凡三千餘言曾不屬稿辭理精
確若宿搆者劉文穆公得之稱不容口因請于
上復賜一甲第一授脩撰癸丑同考會試所
取則弋陽汪俊泰和羅欽順等世稱得人尋以
酒成癖遂不起得年四十有四居家以色養念
父老欲請移官養親例不得遂與人坦率不立
恣怒不及之所著有鶴灘稿

町畦有犯者咲而受之不校故雖以才見忌而

靳文僖

靳公名貴字充道南直隸丹徒人也弘治己酉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　廷試第三授編脩歷少師戶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貴素靜重簡默不輕爲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爲過慎比居密勿侃侃正言略無顧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諫從吏甚力家居率從簡約作師儉堂以示子孫蓋亦休休有容之大臣也而其敷對之詞與應酬之作俱多純正典雅蓋亦與其人相似云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毛文簡

毛公名澄字憲清弘治癸丑　廷試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學士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充經筵官東宮講讀官與修　會典通鑑纂要孝廟　武廟實錄順天府鄉試主考一禮部會試同考二主考一咸稱職業時　武廟南巡倡議諫止疏凡數上論釋都御史彭澤文致罪奸寧撼之弗爲動奏寢逆濠要請迎扈　今上入繼大統會衆推爲吏部尚書固辭乃止尋以病乞歸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官護送卒于道贈少保謚文簡澄持身貞靜立朝清謹所爲詩文多不存稿居鄉素行尤足重云

公名孟春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於廣元有爲都統鎮柳桂者因家郴祖俊雲南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穎異稱奇童長游李文正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楸弘治癸丑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中馬端肅劉忠簡大見器重嘗使山陝清馬政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爲河南參政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孟

春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討十八寨叛逆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　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拔人材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焉嘉靖甲申議大禮孟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間得張或問具疏辯析復諧百官伏　闕以請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　詔削籍孟春博究經史歷數兵法皆

薛平甫

薛清江名格字平甫世居江陰之鄧陽里少頴悟經史過目不忘弱冠領成化庚子鄉薦累試不第益肆力于學中弘治癸丑三甲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三年授檢討階徵仕郎尋以天恩贈其父封其母念年高不得就養乃疏乞歸省居無何遘疾卒年纔四十有四憶公選庶吉士時　內閣考題爲中秋無月公詩一聯云闕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是誠足傳矣惜其文之不全也因記公鄉先輩孫大雅作有滄螺集數卷行世而詩竟不傳蓋文勝於詩也公同詩勝於文者乎即詩不多當傳無疑矣

李獻吉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庄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　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

孝廟坐　文華殿　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

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丁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　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王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盡亂朝政給事中劉菹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　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

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栴爲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職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宏

習褒奬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慝謀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材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而江御史某與公有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　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摧苦殊甚公不稍爲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頼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亾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公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兩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蔑以尚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讎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李伯材

李枝字伯材北地李夢陽子也夢陽既以詩名于時而枝生有異質爲詩文不搆思衆人環視往往驚避夢陽嘗有二龜放之江中作放龜賦命之亦作枝遂作曰斯螽切股厥鵙始鳴爰誠歸而西驚迅遵江而上征風尋浦瞥蘄李坪于是畜有朋寵大人放焉召枝而觀而嘅茲物之更生焉寵則超波驚顧耆刺沈淵復出昂首雙咮盤旋中迸復還疑欲有言聊爾撇逝若懼

縈牽何物類之細微知含私而感渥雖靈詭之信殊請探臆而布欲萬物變化兮厥賦齊均惟寵爲靈兮蘊奇藏眞深游寡欲兮與物無爭清素自守兮純陰其精負乾履坤兮八卦成則伸縮配時兮龍行麟德厭彼汚濁兮服氣永考吉凶能前兮與鬼神乎消息願遘時以攸托兮志剞體而靡悔類哲民之殉國兮甘礎鑊于九死聖重之而錫貢兮陋文象之南金羌何用而不求之兮亦胡動而罔欽魯希之以憬夷兮禮

兵以決策武定鼎以寧家兮每登蠁而敬卜遐惟厥功匪不偉兮痛神離而不谷矧時俗之苟且兮恒去誠而三瀆撫芰荷之荒寂兮棲蓮葉以徜徉寧與泥淖蟲蛤溘焉畢命兮吾豈慕墀陛之炳煨懼漁人之嚴網兮恐苟軀于輕絲跂延眶以愴惘兮保太和而遠之分寸身之微卑兮大不足以中度夢元君以脫之兮傷予靈之不預紛忻悽之難逆兮倏偕獲而並拘思曳尾以踟躅兮甘揩牀而允枯夸幸君子之廣愛兮溥

溫肯于纖小飫予以潭之芬兮騰予以華清之沼忾遭逢之罔偶兮詎存濟之敢希願從之以兆齡兮冀斯心之我知至人大觀兮體物以仁視彼同我兮惠和而均諗細質之焉補兮臨滴洑而縱予顧濤瀨之洋洋兮時懷泣于芳渚白龜放于毛氏兮嘗食報于冥冥買龜吕脫之兮亦庶封而譽成將效茲以酬惠兮非大人之攸望不疑何卜兮矧禍福之無方誠人心之有定兮循民理而不愚天雖高而聽卑兮竟

而載悅憶前轍以戒後今矢韜輯以滅跡寵辱任其橫突今吸澄淪而靜覿惟窗栞之層設今理難及千尋之淵即馨餌遍江海今力豈制橫波之鯨鱷亂曰南山今有巔微君子今孰仁我淵萬年今純嘏子孫今永延枝舉進士爲南京戶部郎謫外府同知而罷性好酒放曠少檢束後益怠讀書與羣婢酣醉縱舟蓮塘日夕爲娛不復關世事也久之卒其所著亦零落不傳當夢陽時有汴人田汝棘從之遊而夢陽妻弟左

國璣甥曹嘉亦從遊門下三人皆有時名嘉舉進士爲御史上封事彈少宰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彈者誰邪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即出待罪當是時嘉直聲動天下謫遠地後漸歷官至布政使歸卒于家素業銷落汝棘國璣皆鄉貢汝棘爲兵部司務國璣未仕卒于家兩人縱酒放言不問小節各有詩集汴人大理寺正陸

王敬夫

公名九思字敬夫陝西鄠縣人弘治初進士授翰林檢討與何李諸名士友以刮磨砥礪爲古文辭以是與俗忤會劉瑾敗株連同鄉謫壽州判官竟罷歸九思益自放濫妓樂作時曲小令以自娛年八十餘終有集十六卷康海序曰我明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復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儀封王子衡鄠杜王敬夫吳興徐昌穀濟南

邊庭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庭實尚未也辛卯秋敬夫子順天通判瀛彙次其集十六卷詣余請序余觀其集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開元天寶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

隣藝文之士抑僚以自高妬羣而獨抗者皆是也予覩孟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歷述　明興之文繇于諸公者如此後之君子其將有以感於予言也夫

邊廷實　劉希尹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擢戶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爲衛輝守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　召拜太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尚書美姿風流饒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屬　主上清明備閒秩亾所見稍稍游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汪鋐時長憲心忌尚書名以爲罪論去之

卒年五十七所著集行于世王鳳洲筆記云何李赤幟貢實膺行羽儀詞林膾炙藝圃所惜者氣格少讓又云詩如洛陽名園處處錦爛五陵遊俠裘馬千金五言律勝七言七言律勝古

劉天民字希尹濟南歷城人弘治甲戌進士仕至副使詩得華泉指授而有少陵體裁胡世甫稱其清新雋逸繼華泉而嗣大雅

孫太初

孫一元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于是稱云人始知爲秦人及問其家世不之荅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遊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關里登岱嶽之峰慨曰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其詩于是爭相禮敬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于是愈禮敬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珮之士慕名來訪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是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七齒不平共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泛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與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其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峴暨山人結社遊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有太白山人詩行世

趙叔鳴

趙鶴字叔鳴江都之瓜洲人骨聳神清異常兒家塾問學即篤志窮經博極羣籍年十四遊京口靳貴之門大見稱許弘治丙辰舉進士大學士謝遷脩撰李旻閱其卷以爲夙學及宴見其年少益奇之初授戶部主事精文法吏事而飾以經術爲司徒似鍾所知歲壬戌天下大侵代草上寬恤事宜詔文武大臣會議蠲諸不急因著爲例若干事陞本部郎中奉　勅督理永平

山海薊州糧草兼視屯田條上十六事曰嚴巡歷慎經收重監守謹追賠稽攬納舉屯政清逋欠均耗折廣儲畜增折放究監臨添分委計支應便徵納防冒濫懲挾詐皆邊場之急務也又以徵收豆草積久腐敗官丰苦寃軍無實惠奏請折價貯庫臨時和糴以給軍需其古北等口倉儲不足以供遊兵則請分番操練遇警調發於是財節兵精而虜可備矣正德初出知建昌府益藩軍校怙勢虐民莫敢誰何一繩以法中帖然未踰月逆瑾以先嘗窺賂不得遂搜薊州耗糧事左遷南安同知去之日建昌民老幼扶携遮道涕泣車至不能前及治南安惠愛猶建昌也屬邑上猶流賊竊發鶴率兵捕擊渡河及半賊反攻之兵潰執鶴鶴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趙東衙好官也不可害翼至大宅設几筵豆籩鶴端坐不食飲遂送入梅關復揭詩于關壁有爲民爲國幾人如及大節臨危要不渝之句於是百姓迎歸懽呼

多泣下者庚午擢知金華俗好淫訟多溺女鶴首禁之爲正婚娶之禮嚴告訐之禁選八邑諸生之俊者除舍給餼督之治學躬臨講授文風彬彬興焉錄東萊仁山北山魯齋白雲五先生遺書爲正學編集范香溪以下諸大家之作爲金華文統慨劉孝標首開文學將與唐舒駱及近世文士四十餘人日就泯沒求其草之僅存者爲文統拾遺刪正范忠簡文集叙而傳之以忠簡與潘默成忠清絶代則表其里居以金文

安家祠不食垂二百年則訪其十二世孫敏嗣之且展其墓立石封土焉在郡嘗抗疏論事無所顧忌有曰推德意以廣折徵計軍儲以革虛攬補存留以充糧廩嚴儲畜以備賑貸寬加派以完織造此又外臣之所不敢論列者也歷二載監司部使者交章上列治行　朝廷嘉之進山西提學副使值父喪不行服闋補山東時士習縱弛敎法幾廢鶴奉　勑論乃秉正約邪振頑警惰尤汰其無良者十之五六士洶洶弗任竟相媒蘗造爲飛語誚之鶴即上章乞歸不俟命行矣鶴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厚積最篤孝行養寡嫂卒葬之嫁其女如已出平生嗜學迨老不衰詩耻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葺下矣晚所論著有書經會註武經傳孫武子十三篇定本示敬錄洙泗言仁續錄兵勝集文山寓揚忠憤錄維揚郡乘正要奏稿具區集姑蘇顧璘評其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自

作更不隨人真凌駕千古矜確論哉

熊士選

公名卓字士選江西豐城人弘治丙辰進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凡先黜皆起官而卓時已卒李夢陽時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錄之俾藏于家而爲之序曰夫予於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亡而疑于禍福之幾也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遊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　今上既

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設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扞必嶽立庸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益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邪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顧華玉

顧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玉其先吳縣人也徙家畱都爲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爲歌詩與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由郎署出守開封坐累謫入爲南京吏部郎復守台州歷藩臬所至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引疾乞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仕先生居閒無事多縱遊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年而始起

家巡撫湖廣入爲吏部右侍郎以督　顯陵工畢爲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　陵工成進尚書兼脩　承天大誌先生開局聘楚故名士宻屬者王廷陳顏木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旨遷南京刑部尚書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集若干卷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延接名流如恐失之

顧英玉

公名璟字英玉號橫涇乃東橋司寇公從弟也少馳文譽藉有伯氏風督學黃侍御如金亟稱奇才遂聯登上第筮仕南武選郎雖居梓里而直行已志無所假借坐是賈怨白巖喬公時爲司馬亦所不樂考察補外由知州歷官河南副使官居日用百需取給常祿出內以吏義不苟取高自負許耻諧于俗與物多忤竟以讒罷歸槖蕭然無以供斫夕乃息交絕游坐臥一小樓

凝塵滿席以文酒自娛而已時息園初闢門多載酒之客召之飲不就東橋公嘗餉以田亦辭不受鄉諸薦紳釀金爲買田强始受之值舊酒徒則縱飲窮日夜晚得末疾不良于行惟酒之故嘗作酒隱詩以見志聞者傷之

許彥明

公名陞字彥明號攝泉應天上元人也蕭散有遠韻雖居城市不慕榮利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與諸名勝遊於金陵則友顧司寇陳侍講王太僕於蘇則友文待制徵明蔡內翰羽暇則從鄉中諸老登游觴詠爲樂嘗北適燕南之吳越探西山登虎丘航西湖觀濤浙江而還所至有作皆可傳誦有林下風未及中壽卒子穀舉禮部第一人別有傳

倫伯疇

公名文敘字伯疇廣東南海縣人也生有殊相身長七尺頭臚二尺少即岐嶷異常五歲與羣兒戲有術者過而奇之曰此子異日必魁天下自是潛心舉業措詞頴出同列讓之弘治己酉中鄉試是日有彩雲現識者謂栁中當有異人已未會試　殿試俱第一授脩撰進侍講諭德充　經筵講官語多規諷同考會試再典應天鄉試所取皆名士如楊慎唐皐其最著者校士北還俄途中遘疾甫抵京復命尋卒得年四十有七公天性純厚德器溫粹居家篤于孝友喜於濟物弘量深藏與物無競而心迹光明絕無詭隨之習人方以公輔望之乃中道而隕士林惜焉爲文宗韓柳詞氣悠長婉轉觀者以爲如其人云子以訓會元及第南祭酒以諒解元進士南通參以訟南禮部郎中

許廷美　許廷綸

許讚字廷美河南靈寶人吏部尚書襄毅公進子也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襄毅位冢宰讚例當避臺秩改翰林編脩時逆瑾擅政怒襄毅不已附誣以他事矯詔罷之出讚爲臨淄知縣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事歷陞浙江左右布政使召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禮部右侍郎讚性嚴辯之道也合祀者祀典者通功用之紗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怙權瑞勢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讚訊理權者日偵伺鼓鬻爲挾持計讚不爲動竟寘恭重典當是時復有薛侃迎　親藩之議詹啟訐詮部之詞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事關國紀連及大僚甚衆諸司恐憎失措讚從容裁決持法甚平　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兌於大名府小灘有急改他鎮者讚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今增益創署勞費且十倍勿改更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者讚曰預備既有倉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兵部議興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讚曰兵弱虜强士不得咿徒損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新議曰毋徒狗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陳諸弊列通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母病疏乞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時吏部缺尚書廷推數人皆不許詔特起讚俟服闋涖事既至乃首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途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後屢加官至少保辛丑　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其請而意不釋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又不許仍起涖事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以一品六載考蹟加太子太傅尋命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辯事乙巳　太廟成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賜歸賚錫甚隆卒年七

十有六好著述老而不倦所著有松皐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說三曹奏議若干卷弟誥字廷綸弘治乙卯與兄讚同舉於鄉已未進士選戶科給事中清理延綏倉場簡閱精嚴不避權貴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即劾其狀陞刑科右給事中屢疏時務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數事正德初　朝廷以舊德起襄毅爲大司馬誥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襄毅爲太宰直弗婾阿逆瑾忌之欲納交以通誥絶跡瑾

門瑾大怒矯詔黜襄毅藉罰邊儲三百石竄誥廣西全州判官襄毅卒歸制終臺中交章論薦遂起爲尚寶丞復疏病還嘉靖改元復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理學者北稱誥南稱王陽明故誥入南都一時江南士人多趨席問難咸傾心焉以輔臣薦改侍讀學士爲　經筵講官

先是　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上欲從古易以木主誥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上悅即撤去舊像立皇帝王師入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誥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其罔朕棄復命各爲講章以進誥衍中庸喜怒哀樂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章以進入講　上謂誥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物必賜誥以爲常辛卯　上開講無逸殿宴幽風亭誥與焉明日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重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善其說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覲詰門戶清肅人無私謁乃具奏以戒諸司上從之尋擢南京戶部尚書誥與讚居兩京司徒又出襄毅公後父子兄弟並至八座前此未有縉紳榮之復上疏乞休不允甲午春二

誥將朝賀入京忽一夕痰疾作卒年六十四其著作論道語非苟作者

王麒　滕子冲

王麒鳳翔人生七歲父琰令就學即若成人年十三四爲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中弘治己未進士除知吳橋以法令飭治民敬畏之不三年爲州守詿誤罷歸鳳翔時年尚鋭也即脫棄世事日徜徉里閈奕碁賦詩若將終身客至不拘有無必置酒欵洽雅歌投壺晏如也年六十有六卒康海志其墓曰弘治初關中蓋有才子焉言出而成文筆挺而思運諸關中英俊之士莫不以爲難能望望焉不敢與之抗見其文覩其誦述目動口嚅心服志服者十恒八九吁亦奇矣

滕公名霄字子冲建安人籍濟陽登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脩轉脩撰預脩　國史進講　經筵陞司經局洗馬霄清慎敦厚爲文純正典雅一時翰學咸推重之所著有九川文集若干卷

唐子畏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詣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王文成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間進士第一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尚寧孫燧同舉鄉試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初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怒杖公　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德業益進四年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陞南京刑部主事十一年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異謀江以西山谿劇盜四出刼焚官府墓獄囚近省輔臣相觀望久之賊至數十萬十二年兵部尚書王瓊薦公于　上賜兵符命公討賊提督軍務兼巡撫地方日夜練兵得精兵數十萬是年茶寮賊大起　上命三省會征公進兵賊大潰盡殪之又屢平虔吉巨盜郡人立生祠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講學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變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賊發檄召知府邢詢等兵進攻南昌破之時宸濠出圖南康九江安慶返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未幾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且忌公功欲去之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　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公咸不悅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雖封賜爵號竟不與鐵券歲錄一時勤王諸臣廢斥殆盡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竟格不行已而大臣交薦公嘉靖五年田州岑猛叛兩廣聚兵討之已而黨與盧蘇王受再叛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來歸田州悉平復移兵破八寨等賊捷聞桂文襄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懷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公英敏

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咲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俘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鳳洲筆記評公詩曰新建雄畧蓋世雋才逸羣詩初鋭意作者未經體裁奇語間出

桑民懌

公名悅字民懌蘇州人也家貧亾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

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亾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緇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紿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嘗餽悅以狍項悅詣謝濬曰狍項美何如主

固甘之不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餌所不足甘而一狍項何如草具哉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憾悅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圮若妻子亾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即按

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亾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亾已乃下階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

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順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玅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順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袜製往來郡

邑間

飛鳳翔字光世嶲伎陵子陝西洵陽人生而異質殊才目盖日短眙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畫也故其書窻畫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盖與光世同楊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楊張潛冠乎石淙公荅之曰設無李張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卯業已夢寐屈

宋步追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嗡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與李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睛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疸乎光世乃于是告休沐臥西山巖菴中孛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狹

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
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
子擬光世不識乎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
兮爾胡爲兮牛有皂兮雛有棲鳳兮鳳兮何
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
文亦部寮寔經紀其喪事馬考功輯其遺文七
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
其年復忌其文哉

朱升之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也童時即解聲律諳詞
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下筆爲文馳騁橫放
鋒不可攖然承父師矩矱之教也乃著申膺賦
以見志年二十三舉進士時北地李夢陽信陽
何景明武功康海始蘇徐禎卿顧璘濟南邊貢
儀封王廷相湖州劉麟迭倡古文辭應登乃與
並奮兢騁力紹正宗刊落近語卓然以秦漢爲
法詩則上準風雅下采沈宋碻磚沈鬱聿與一
代之體四方篤古之士影附響臻執政者顧不
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之黜敝以經學自文曰
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
承弊習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辭取媚時眼見應
登等古文辭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
几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應登則拜
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顧留心錢穀益亨於
官而其學愈淵飫醇探鱗程猷經用噴英摛華
聲起郎署間矣陞延平知府問民疾苦講畫疏

剔薄征減費山郡頓甦逶暇則延六邑之士談經
論藝疊疊不倦治行爲諸郡最居無何京口楊
一清掌銓收拔才望遂擢陝西提學副使先是
楊一清督學時創有正學書院以萃諸生應登
拔秦士高等於其中置官設約資餼給衣至者
且數千指雍容接引出所藏書相與講究風教
大行秦士翕然奮起其所成就視一清時爲尤
盛開封守顧璘忤鎮守太監廖意爲廖所誣奏
建入京應登上疏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

道其守璘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
不是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
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
逮奚罪也得亾有文致之者乎願　聖明一察
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言妄臣甘與璘同罪臣
昧死言疏往會顧事已白不果上應登性高朗
介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時時失人意嘗在宴次
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飛語
自顯貴騰起各快讒嫉恨不即置之穽幸例謂

滇棘尋陞布政司參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年
五十卒於家其考律曆推運數精思玄詣詮極
底奥不但以文辭名世而流覽古今橫睨宇宙
視軒冕直芻狗耳世短事悠齋志中奪今所傳
僅有凌谿集十七卷

劉士亨　馬洪　張靜之

劉泰字士亨錢塘人　馬洪字浩瀾錢塘人鳳洲筆記云士亨錢塘名俊蚤絜高賠所作歌詩宏富清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浩瀾少出其門尤擅詞學燁燁勝之　張寧字靜之嘉興人舉進士累官禮科都給事中有名　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宿怨乘間出寧爲汀州守引疾歸卒鳳洲筆記云靜之既離瑣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愴然與涕歌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之雄也

魯振之

公名鐸字振之湖廣景陵縣人弱冠以文名弘治壬戌舉會試擢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廟實錄　武皇卽位詔諭安南鐸充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威正禮盡卻所餽遷司業轉南祭酒改北立敎以理道爲主南北士多所造就謝病歸作已有園爲投老計嘗著有園賦詞林誦之嘉靖初刑書林俊謂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清純簡重與謝鐸相同宜用　孝宗

起謝故事庶重道尊師同符前代一時內外交章論薦竟不應年六十七卒　朝廷賜祭葬謚曰文恪鐸文章節槩天下推重居鄉以身化人巨盜聞其名亦不敢犯所著有使交諸稿藏於家

康德涵

公名海宇德涵陝西武功人弘治初舉進士第一議者謂其廷試策爲本朝第一本朝文章至成化末益庸靡海既有俊才遂與何李邊王輩興起爲古文扶衰拔溺有力焉然性豪放不閑小禮恃才淩駕人人多已之會劉瑾惡李夢陽海與夢陽善因往說瑾以脫夢陽及瑾敗人遂指海爲瑾黨罷去不復用海益縱聲妓恣遊山水讀書爲文立名於時故海雖廢而名益著彭

幸巷嘗飲鷹之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酪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不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益素性踈懶偶因官秩羈繫數年若招豚壁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翕然有攘臂之意隨

復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即又飲酒散髮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　今上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郤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譁論譏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不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翼之事與蔡雍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雒之操而迹厠宗元與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
永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夙心愿悰耳而區區官
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璧之用事也葢嘗數以崇
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璧者不能得一
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
虓巇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
甚矣當朝大臣葢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
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
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天之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
哉大臣者乃忍使之穠於孫聰曹元輩間耶故
鄒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
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
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
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
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
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
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

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
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
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歲不
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
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
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
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
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

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此親踈多怨苟復見
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
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
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誨自入
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
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
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
狗外搆此兒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
出者三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

大惡極蓋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眞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噎嘻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膈之實既然憐我體我矣海年八十餘以壽終子栗字子寬亦有異才能詩詞不第早卒

何粹夫

公名塘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鄉試第一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流賊起上言祛賊三事逆瑾專政乞休歸瑾敗復職以　經筵進講納諫調開州同知陞東昌府同知乞休歸嘉靖初起爲山西提學副使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陞南京太常少卿正卿南工部右侍郎改工部左侍郎隨改戶部改禮部右侍郎乞休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卒年七十塘資稟高明孝友端潔早歲勵志躬行剛忍固執毫髮不差不義之財一介不取不義之事一切不爲眞率恬淡與造化同適外無僕從室內無妾侍不蓄玩器不墾池園不樹亭榭于書無不讀醫卜術數皆潛心通曉所著有陰陽律吕管見儒學管見醫學管見等書皆行世云

王子衡

公名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方有邊警閣試擬經畧邊開事宜疏廷相即明指利害陳權宜振刷之策疊疊數千言當道者覩其有經濟才授兵科給事中父疾疏歸起復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授四川道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之弊巡按陝西貪吏望風解去鎮守廖太監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廖銜之會中官陷搆下獄謫贛榆

丞陞寧國知縣淞江同知四川提學僉事山東提學副使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巡撫四川覃威布信撫輯有方夷沙保向信倡亂日久廷相往剿平之宥降散衆東夷境遂安陞兵部右侍郎督修邊墻尋　詔還陞南京兵部尚書華內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以魏國公守備年久宜如各處文武官推代奏入　上遂更置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慎選差明憲體以臺政分條類奏　上允行考滿加太子少師其於營務修舉廢墜明作士氣無敢私役科害者會吏部一考察京官兩考察外官皆簡覈當去留奔競斂跡辛丑罷歸抵家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官蹟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訴訴焉廷相德器弘粹氣稟剛大修身立學以聖賢自期不事浮藻旁搜遠覽上下古今唯求自得無所循泥灼見其是雖古人所非者不拘灼見其非雖古人所是者不執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賢所未發焉涖官

以忠誠事上以公直率下沉幾先物深毅決謀期於有濟遇大事不動聲色處決自得其當事已濟竟不言其所以尤善御小人雖秉道嫉邪無所假借然不輕發必伺其便而決去之使不得逞人謂狄梁公不是過也有家藏集若干卷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五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褶緻閱訂

何仲默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年十五以尚書魁其省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

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　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　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塡門巷不

雍雅恬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迥出常調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游錢寧欲交驩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汚吾題當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　乾清宮災應　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櫜侍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邪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卻其棺後督學閘中會鵬弟鸞鎭守閘中特勢益橫諂參隨者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隨者笞于市責數之乃諂參隨者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擅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

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氣習文
士亦以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氣習文
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
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
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
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
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
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柳詩文盡洩神秘固造
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

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
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
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
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卽以爲班固崔駰陸雲
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
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
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
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
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
餘首書疏駁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
世名可萬世不朽矣

王錦夫

王尚絅字錦夫號蒼谷河南郟縣人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年十八以儒士中弘治乙卯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正德戊辰調吏部稽勳主事尋遷驗封員外郎稽勳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甚銜之或謂尚絅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不閱月綵坐

瑾黨誅楊遂菴爲尚書與議論多不合乞補外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開湯睡洞往來于扈礪墅徜徉於馬牛亭隨意所適若將終身京師故舊不通一字雖徵書屢至不應起四川參政亦不赴嘉靖丙戌起陝西值虜寇遂菴自吏部尚書歸復起三邊總制見尚絅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遂菴特疏以薦聞母喪歸起復赴部中途適歲饑奏捄荒

十三事又上昭聖心述臣志疏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佶以其不行聲折妄摭論列尚絅遂棄官歸吏部奏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尚絅宜照舊供職乃復入浙蓋已非其志矣冬十月疾卒四壁蕭然囊無一金三子曰同曰和曰府仰體先志卻賻金四百有蒼谷集十二卷薛應旂曰余爲南吏部主事時安陽崔後渠爲禮侍嘗與余論弘治間人才其在中州者則以何柏齋王蒼谷爲首稱謂其志於

理學而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文章氣節之士耳及余進郎中臨汾張西磐爲吏部每論及同年之在中州者則亦曰柏齋蒼谷而大復浚川次之其評隲之微亦後渠意也

顧文康

公名鼎臣字九和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預修　孝廟實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爲經筵日講官移疾予告久之病噎在告久之乃卒年六十有八贈太保賜祭葬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詩文雜集合奏議凡若干卷公不好修鄉曲名以故少稱者而其所疏築邑城丈田均賦久而見其利始思之爲疏乞專祠以祀詔曰可

禮部右侍郎尋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兼掌如故屢教庶吉士監錄　累朝寶訓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主考會試進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　上南巡狩承天公佐　皇太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幷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語蓋　皇太子方幼沖上所以寄之於古亡兩云公長七尺虬鬚虎顧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性剛勁好聲酒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　上固以目屬之及進講益稱旨亟欲大拜而爲故相孚敬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仰言路見抨射

董文玉

公名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時會試第一
畢力問學綽有聲稱入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吏
部左侍郎玘在翰林時嘗請重修　孝廟實錄
及嘉靖議郊祀大禮玘獻議曰臣謹按禮記言
祀典者莫詳於祭法首敘虞夏殷周之郊繼之
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
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理少牢於泰昭祭
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
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
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社則有大社王社
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各祭不同矣又曰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
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
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北之所其在周
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
地惟太司樂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
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
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折是其時與位
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
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於此蓋其說出于緯書
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禮之正也
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

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
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
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故
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
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太
山東巡守則柴望秩於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
於皇天后土又柴望大誥武成成王之營洛也
丁巳用牲於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皆因事
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而舉者此所

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於是有以孟春上辛天子親合祭于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于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

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　明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辰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存心録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各祀之禮時以大祀殿

未成暫合祀於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南郊羣神皆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令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論中書勑載於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於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爲大歟茲者大祀既畢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　洪武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人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蓋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亦出

上之獨見神斷殆未易窺測者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開創於始繼承於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況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玘有文集六卷武進唐順之爲序然世不著稱也

崔文敏

公名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劉瑾調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瑾誅再入翰林謝病去官嘉靖初以史事　召還南京國子監祭酒銑沉研蘊奥力學振古爲文慕左氏國語不肯作歐蘇體每篇出奇掘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悦於俗而當世名流如何李王邊董玘顧璘輩咸所推轂自謂不逮焉又素究道術辭闢陸學每著論

輒及之著書有士翼中庸凡周易餘言二程文略文苑春秋中說考松窓寤言及文集若干卷

張文定

張公名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賦性耿介立志清苦以翰林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涵養端雅謀猷醇確明禮教崇行義勤督有程課試有常以身率士所奬拔者往往知名數年文體士習丕變然未嘗大聲色而潜移默動有出於督率之外者歷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

魏恭簡

魏公名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也登弘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廣東提學副使教士以德行爲先風俗爲之丕變歷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謚恭簡隆慶改元贈禮部右侍郎校恬靜端確篤志學問始而肆力墳典繼而反之身心內外交養蓋非一偏之學也自歷官以至居鄉自持瞿瞿事必先依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勿渝歷官堂卿而澹若寒士蓋亦士林中不幾見者東南人品此其第一流者矣至今士林無不仰慕之云著作皆從體認中非浮泛語也所謂善言德行者非其人耶

田勤父

田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鄉舉乙丑舉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汝耔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與崔銑交舊而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浮白嗆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請不中款殺身無益彰主之暴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夫也汝耔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時值端揆虛位爭進者汝耔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褫職又效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官校士不合素事江西士習諺恣尚請託提學官校士不合素所評輒呶讙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汝耔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汝耔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

劾知縣及校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騰誚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訟清屯田修水利催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誦讀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弟卽汝棘

湛文簡　顧惟賢

公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弘治中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南京兵部尚書嘉靖癸丑年八十八遊衡山講明正學楚士爲立書院踰三年丙辰年九十一再至有遊南嶽講議詩篇彙爲集隆慶中贈太子太保謚文簡

公名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弘治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初歷廣東僉事矜勦海寇雷振等斬首千四百餘級巡撫雲南經畧二十餘疏更定永昌府衛騰越州鳳梧所諸御署築壽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在刑部奏定大明律例致仕歸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著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唐詩類抄明文集要等書

黃勉之

黃省曾字勉之別號五嶽山人蘇州人也挺人傑之資當舞象日固已四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懌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扢自古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乃先生則愈欿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攻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

之筴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點者先生饒辨之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眞我東走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問道錄者綱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宮有所不可輒嘆曰此爲置千里骨者邪吾東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

里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蓋先生之言標德而蘊

功之言也

陸子淵

陸公名深字子淵松江上海人發解南畿舉進士入翰林是時弘治御極朝廷清百官各安其職得以其餘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雋崛起與館閣之士爭衡深於時翹然特出與李空同徐迪功上下其議論至於字學比於趙松雪深臨晉書日數百字過同舍見縣几輒縱筆塗寫旁若無人其品隲古今商確事理賞析文義辨識書畫古品談鋒洒然一座盡

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深自翰林編修陞國子司業丁憂家居數年以廷臣薦起入備講讀遂陞祭酒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閱其講章輒加竄易深講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　上雖可之而經筵面奏非故事深出上疏謝罪　上復批答以講章內閣閱看係舊規不必更改果有所見當別具聞深感激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餘言上之當路益忌之疏下吏部左遷延平府同知陞山西副使提學陽曲生員父爲知縣笞死訴於御史趙反抵生罪深與力辯不合即上疏劾趙趙亦劾深已而科道官勘實趙謫外任深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陞江西參政四川左布政召爲光祿卿內閣疏薦領修　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詹事宗廟災詔百官修省於是深疏乞休得致仕後數年卒公無子以弟之子繼哀公遺文刻之凡一百卷

又著詩微書輯道南三書河汾燕閒錄史通會要蜀都碎抄平湖錄諸種博而核皆足傳世

穆文簡

穆公孔暉字伯潛自號玄庵世堂邑人少頴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爲識者所器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預修　孝廟實錄忤逆瑾意調南京國子監司業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預修　武廟實錄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入直便殿日講孔暉既以經術仕謂足以行也因攄所得發爲講義簡明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庚寅冬十有二月於　文華殿奉安至聖先師神位因諭講臣人各陳經書大旨一章孔暉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奥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於此故欲用人之得其道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爲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理者矣奏入聞者韙之以陰雨免朝不及侍　文華殿自劾改南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碩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轉南太僕少卿遷南太常寺卿自是凡十擬侍郎皆不果用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孔暉自是杜門靜養而望實益彰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若干卷其大學千慮玄庵晚稿則病筆也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

王欽佩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毋毀瘠卒父薇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徐昌穀

公名禎卿字昌穀吳人也貌侵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弗論也舉進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為文異之由是得相友善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初授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改國子監博士好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久之病劇京師所著有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籍一卷其文精純典雅出入漢魏間曹陸弗過也論曰昔人言文章之道與時高下是故纂言者必取法乎上此不易之定論也而世之學者鮮克究焉其卑陋也宜哉觀徐生談藝一何辨而裁也其才雖不逮識然其鎔冶雕飾步趨繩墨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不瘠駸而中節斯非希世之寶乎哉

鄭繼之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任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韵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遥舉之志好游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内顧養痾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所著有鄭詩鄭文行於世雖卷帙無幾人咸鳳毛麟角視之矣

栗仁甫

栗應麟字仁甫山西潞安府人栗氏固巨族而應麟及其弟應宏字道甫皆聰穎有文采望應宏舉於鄉嘗與大梁高叔嗣游叔嗣爲其集序曰上黨栗道甫者余識之愛其文乙未歲朝京師翰林編修唐君應德語余曰道甫詩可傳復誦其伯氏仁甫尤長歌詩思見之未閑也仁甫登乙丑進士會試第三人例以父尚縣君不得備宿衛補爲陳州知州無何遭讒口棄官築舍負詡易白而陳州辨不肯力咸悲其不遇余聞古之達人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之沒齒者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余始得陳州詩讀之終篇察其身名之際略亡所恨其所得遠矣予曩者嘗學于斯藝思所折衷性弱復善忘不能爲弘麗之詞每數日裁撰一篇不喜輒棄去慢懶相乘願自放於山林之間聊作以抒憂耳故覩于陳州之述益感焉

王履吉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履約俱爲邑諸生而名過之顧累試輒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十先生朗朗玉立儀姿制又能爲雅言言不及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顧材薄於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晚節稍稍出已意以拙取巧婉麗道逸爲時所趁幾奪京兆價

殷近夫

公名雲霄字近夫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壽張雲霄修眉碧目口可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舉弘治乙丑進士以疾歸居石川自號石川作畜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多所著述病愈還京授靖江知縣雲霄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蘇盜過江淮渡江掠常州將入靖江諜知有備乃入江陰雲霄發兵追之江陰得

完民朱鎧久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讎某衆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爾素狎鎧殺之何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貨故殺之耳乃殺明調青田雲霄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峯每暇輒出嘯詠其間曠然自得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

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安垂地曰防奸徵曰
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曰理冤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
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霄弟遂卒年
三十七初父卒雲霄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
昏與其妻父母約必如昏禮乃舉後又考訂古
今祭禮行之故魯人多執禮者爲文非秦漢語
不習自漢魏至唐作詩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
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彀錄金僕姑數十卷又
覽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

經之旨然後究心焉爲國子司業穆孔暉篤行苦
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夫之恥不善不啻負
穢雲霄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
以一言假人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

孟望之

公名洋字望之其先金山人徙居信陽年二十
三舉進士爲行人時洋之內弟何仲默方有俊
名與廿舉李獻吉王子衡崔子鍾田勤甫及洋
日切劘爲文章揚搉風雅以相振發酒觴會聚
婆娑酣嬉以相樂時稱十才子已而洋選爲御
史即疏論當道大臣張聰桂蓁用是下詔獄謫
桂林郡學教授天下又皆高洋之節而諸子者
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稱才也洋由桂林稍遷

汶上知縣嘉興府同知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持
憲專決恥唯恭遜意小拂即日拏舟徑歸引
疾致仕嘉靖更化錄閒廢諸賢起山東僉事歷
陞陝西參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尋改督儲聞母疾劇即解印馳歸或以職守難
之曰吾安能顧此耶會改洋總理河道　命下
值郊恩貤封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母乃殂時
論謂孝感云士平居學問談理道至居位遇事
擇利害爲趨舍惓惓恒患失之考洋歷履侃

自遂蓮往弗同志節可駿見所謂篤信好學者
非耶服闋拜南京大理卿衆謂駿駿柄用矣到
官甫五十日遘疾卒有涯集行世

左舜齊

左國璣字舜齊其先江西之永新人也大父輔
正統間爲御史以言事謫雲南炎方驛丞擢河
南尉氏令父夢麟　周藩鎮平王府儀賓母廣
武郡君先是河決大梁　王避水如尉氏因締
婚乃治第汴城遂爲大梁人舜齊風骨瑩爽長
身玉立眉目秀朗讀書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
幼師其姊夫李公夢陽李公奇其才摯之京師
俾受毛詩於慈谿姚公鎖舜齊所馳不羈性嗜

酒不汲汲仕進束髮作詩賦古文出語輒驚人
顧不甚攻舉子業年幾四十始舉於鄉數試禮
部不第嘉靖庚子夏六月飲南郭水亭醉歸而
病病數日卒時年六十一舜齊襟度灑落無城
府睦睦平生不藏怒蓄怨故人樂與之交與人
飲亡所擇必盡驩投壺酣歌肴若無人喜讀史
記文選李杜諸家詩其爲文馳騁踔厲落筆滾
滾千百言不休如絕摯之馬奔踶騰騖於平曠
之野武夫悍卒莫得而羈焉之五七言律詩學

杜甫沉着悲壯　如邊城鼓角聞者動色歌行長篇又往往學李白　如放厥辭才藻逸發如漢濱遊女靚粧麗服委蛇容與日暮忘歸顧所作多不存藁嘗自言曰詩文乃儒者餘事奚用藁爲字畫遒勁奇古四方之士得其片紙隻劄輒藏以爲寶每會試之都下海內豪雋填館修謁公卿大夫折節造訪其傾動一時如此乎居怡怡終日對賓客劇談古今口未嘗及家事卒之日人始知其貧嗟嗟才士竟阨窮不耕終其身君子惜之

張仲修

公名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弘治乙卯舉於鄉卒業太學春試不利三原馬理集友講學大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詁訓毋躭辭毋陷利與名其志以洙泗爲師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寂戚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已而士隆還安陽乙丑舉進士授廣府推官晉監察御史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爲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良良坐罷癸酉巡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有與援遷參政士隆劾罷之豪右肅然斂手鹽法大行又以其暇建正學書院鑿青石楷開芳津皆爲大衢甲戌內官災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劇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曆近非人積弊穴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徹夜燕游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

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緝
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
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
之苦禍機之蓄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
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
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
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
凶危之隊不報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
作威以大括財荷黃挺一杖二曰賜棍有拒令者杖

殺之自都御史不敢禁士隆疏言之且列其賄
若干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
守雲南歐門子永清回京避之雲南巡撫移文
逮之急乃出官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
竊取淮上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
已三年矣士隆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
坐殺二人罪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
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帛
間西南連蜀東接鄖豫山藪業羅立山中長廣
數千里有良田美隩水泉沃灌宜牧多竹木可
如山既敗又以鸞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

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
與接席酣飲士隆率其寮疏其罪且曰堂來鸞
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鐙外父制中而子擅
利鵬毒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
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
害耶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無巨盜
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諜訴其冤
鳳鳴素事逆瑾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都御
史幸庵彭公以獄付士隆及御史許完二君掠
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
寧受鳳鳴愬爲　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閱七
月士隆降判晉州完判定州已而士隆陞知州
嘉靖初復御史所司忌其才仍擬知府太宰石
燕峯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趁用而謫者罷者
猶以淺資例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
以勸後乃得漢中守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

材文貍蔚豹可衆民淘濱河沙得金大抵逋逃
者擅爲業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大盜
伺便出掠又好報讎殺人急則變作朝廷置都
御史鎮之士隆案至首軍官殛貪用良賊有王
大王二結伺爲患官不敢逮所在皆立親識
急則汲匿號曰賊主士隆諭之曰汝能擒賊卽
汝功吾實若重否吾率軍焚山是二者禍福汝
何居主見士隆備飭語直皆叩頭曰幸公活我
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怙惡者十家破
滅之歲遂大安乃堰嚮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
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其卒也安陽崔銑痛惜
之斂其行實志之甚備

祝希哲

公名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也生而右手指枝因
自號指枝生爲人好酒色陸博不修行檢嘗傳
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倚春宮試下第是時海
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接踵或摴金幣
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摴金幣
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
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
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
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
初值什一二耳當其窘時賄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弄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窖甚以所蓄易置得
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蔽之篋何益後拜廣中
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
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
責出則羣萃而訶辭者至接踵貧弗顧去所著

祝子通祝子雜罪知録六卷小蓀與寧志各詩文數百卷語怪蘇材

楊名父

楊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人少有才情抗心博古中浙江鄉試第一授兵部主事當弘治時與何李輩爲詩文往來賡和號稱同聲李夢陽嘗著曰詩倡和草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楊州儲靜父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郴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

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之變縉紳罹禍士始以言爲諱重足累息而前諸倡和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朝廷明聖斷殛元惡伸坂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氣此又一運會也

陳子虛

公名昌積字子虛泰和人也烈有龍津原集澄海唐伯元序略曰先生總角即以經生魁兩棆至京師諸名公爭傾下之或以爲史遷復生或曰莊馬儔也比成進士官翰林爲相國所羅致憤憤不樂先生時方壯遂乞歸且曰吾業未也築室於龍津之原杜門謝客始肆力於南豐氏累有歲月怕乎其契浩乎其來每屬筆輒千百言讀者但服其中之富有而彼其意與法常存

焉者人未之或知先生亦終不以語人也王廷相與東坡書云陳子之文每見羅念菴輒爲余道之然慕而未睹也承示快讀數行即神思飛動如得九眞洞簫非塵世兒女之語豈不快哉暢乎讀竟則心鬼融融然豁豁然如登萬仞之臺襲雲霞而腾扶桑之旭也下而與人語其景彩至不能一一盡尚能有次第乎哉既而籌之體裁高古思致湧拔詞藻資飾意象圓融蓋自漢魏以來絕無而僅見者也豈不奇乎其亦

乎今之文者與近時海內作者有唐子羅子趙子王子汪右則有尹子曾子胡子此子迴在三子之二可服也

王希範

王洪字希範世居錢塘人八歲知務學入郡庠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爲文沛然有奇氣粹中大器之十八舉進士任行人陞吏科給事中遂爲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考滿陞修撰又陞侍讀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委洪敷奏　朝廷方屬意而洪遽卒年四十洪月開日益淳蓄深博爲文章務湔滌刮劘期至古人而遽止於斯悲夫至今浙中人士莫不惜之

劉欽謨

劉樓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頴敏讀書過目輒誦工屬文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人廷試高等以疾弓告久之授南京工部主事　名修宋元史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滿九載始擢廣東左參政又五歲以母憂歸明年復丁父憂服除疾不能起以卒年五十歲公以詩名振郎署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涖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忌

者偃蹇不得推遷其中亦不能無少望所著有脊臺鳳臺金臺嵩臺越臺凡五稿若干卷懸笥瑣探三卷中州文表若干卷他未成書十餘種

張節之

張篠庵先生和者崑山人字節之生而警頴卓朗善屬文嘗病目而夜篝燈讀書不休遂以其一廢與其弟穆俱應南宮試而自念必上第而穆於文小劣遂易卷以入曰吾可遲而得也已穆舉第二人而先生亦次二十七既　廷試執政者奇其策而欲首之詢知其一目也抑之二甲第一和遂謝病歸以修國史召補主事遷郎中遂爲浙江提學副使所校士毋論多寡即第

甲乙工者前辨質先生句摘其紕而後斥之人大駭服尋移病歸卒年僅四十九其爲詩文皆雅健有法諸子孫多顯者穆亦至參政

孫汝宗

孫紹先字汝宗山西代州人父璋舉鄉試第二汝宗始能言輒取書筆爲戲五歲能屬對七歲能文十三文思迅發書經目不忘提學副使王鴻儒閱其文大奇之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充　經筵官歸代州卒年三十四紹先長身方面目視不能及遠天資警敏方直寡比非其志雖大貴人不能屈發言必信已志不以一毫徇人明於世務遇事方作

暨作事者意所鬱輒逆之曰某何某何已而果然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厚也鴟中飴外儉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耻儉人之爲吾雖以是獲大戾然吾心無他焉初治易爲舉子業傍通四經大義讀諸史及濂洛家言孰而裁暨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大愛之曰六經未易及已必欲爲文此其矩哉每有作輒擬之久而成也古健而辯每當意盡能別

李貞伯

李太僕先生初名牲一名應熊字應禎後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貴人慕先生名而言之祭酒欲以爲弟子師先生弗往用善書選中書舍人入直　文華殿詔諸舍人書佛經乃上疏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　上恚杖而釋之尋罷殿直遷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以憂歸服除補車駕尋遷職方郎中轉南京尚寶卿久之進太僕少卿乞

致仕歸卒年六十三賜葬如例先生剛介慕立奇節所至與人爭辯引經證典莫能難也博學能詩善法書顧耻以是見名晚節益卞急不能容以故多畏而避之

呂仲木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潛修深造篤行慕古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閹瑾用事以柟同鄉特先致幣柟卻之瑾數欲引柟柟弗應瑾怒禍且不測柟引疾歸瑾敗復職上勸學疏及應　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家居前後十年再復職上疏請温尋聖學奉　詔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言大臣宰相之職辭意激切遂下獄左遷判解州勤政惠民勸學興禮

轉南京考功郎中隨轉南京尚寶司卿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每朔望用樂生演樂禁道士俗裝宴會革教坊俗樂四方士環趨講下柟樂於成人引接無倦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柟以力行爲教要在立志功在慎獨其訓習者及作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表良恤患風教大行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講如昔以

災異自劾得致仕後四年卒年六十四卒之夕有大星殞華陰鄉人哭爲罷市遠近吊者以萬計平生所著有四書因問五經說宋四子抄釋史約涇野子內外篇奏稿文集詩集學者稱爲涇野先生

景伯時　毛汝厲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性頴敏不羣弱冠選爲邑博士弟子名大噪於諸生間隨其父宦廣州方伯劉大夏見其文亟賞異之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擅威福淩轢諸儒臣縉紳爲之喪氣獨見暘輒加嚴憚暘亦不少降色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恐尺尊嚴不敢不敬也甲戌同考南宮錄多名士一時號爲得人稍遷國子司業與諸生講解不憚

寒暑與籍餽廩私益以斛米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至相賊也又三年毋陸老思歸乃上疏乞南補遂改春坊左中允守南京國子司業往諸生率多請託暘首禁之不悛者繩以法士習爲之一變躬行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與毋俱其子女長爲婚嫁之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暘曰禮聘雖未行第心許之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竟召其子妻之一女以瞽瘵其友潘準聞之曰可使景女

不字乎願字吾子暘乃求姊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而壻亦不至於無以爲家也士大夫以是服其行誼云嘉靖甲申毋喪服闋將赴京以病疫卒暘爲文多法兩漢詩主盛唐與鄉人蔣山卿江都趙鶴寶應朱應登並有聲藝林號江北四子姑蘇顧璘國寶新編載弘德間名士李夢陽等十二人暘其一也所撰有前谿集行於世

毛公名伯温字汝厲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爲御史巡按時與鎮守太監相左有能名嘉靖中議征安南俾任其事不勞兵刃默定僭亂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所著詩集若干卷而古詩尤佳

邵康僖

公名銳字思抑浙江仁和縣人也正德戊辰舉禮部第一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值逆瑾擅政焦劉深相結納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　旨俱授編修銳以甲第在二子上亦併授焉公耻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危言沮之曰會元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　詔革傳奉官公亦在革中言者以非其罪服闋改寧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

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疾告歸起爲江西提學僉事陞福建提學副使抑浮崇實士習丕變兩省至今稱焉歷湖廣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告歸不久卒公持身端確喜怒不形省身克已務求合道然耻於近名不立門戶人稱眞道學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用僅百畝且以廕讓兄之子人尤難之贈副都御史謚康僖殊典也所著有端峯存稿

韓汝慶

公名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自稱五泉子父紹宗按察副使毋夜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邦靖邦靖生而靈異三歲誦古詩四歲通孝經小學五歲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遍舉子業十四歲舉於鄉正德戊辰進士拜工部虞衡司主事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邦靖自坐

前席署案尋又監收黑窑廠宦官主廠者厚蒸接殷勤之驩邦靖不顧自起睨秤分毫無所假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先是抽分部往往避嫌乃重取於商爲羨餘以自肥邦靖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　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邦靖固不與金劉太監久知其爲人不怒愈益敬之

會宦官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聿勿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部給事中皆以法劾邦靖邦靖亦自劾求罷會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南北幾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命將征剿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皆懼不敢往部尚書數目邦靖邦靖毅然請行屬有天卑不害遷都水司員外郎出查直隸山陝諸路班匠銀見民貧奏議罷徵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　乾清宮災竟罷之時以災異求直言邦靖上疏極諫下錦衣衛獄奪官爲民嘉靖初起山西右參議分守大同時修宣府邊牆數千堉皆爲豪高山陽和諸衛軍士開恕草塲數千堉皆爲豪家占種乃前後疏論皆不報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請發內帑賑濟不許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乃鳳經畧邊務嘗奏書薦之曰臣見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間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

道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給事中俞集亦奏薦之皆不果邦靖乃上疏乞歸報未下而行御史朱寔昌復薦之曰歸邦奇與弟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吏部具奏　上報曰如御史議抵家未幾卒年三十六

胡世甫

公名纘宗字世甫陝西秦州人舉進士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蘇州知府積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纘宗嗜篆草書所至輒爲文詠初有集數卷刻在汴省當是時崔銑爲南祭酒序之曰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爲業易能求仕易就故遂學工文之儒遜於往代洪武諸臣皆元才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焉方天臺辭若蘇氏言必道周孔大哉志乎東里少師入閣司

文既專且久詩法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僻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　大廷文制古辭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申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雅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焉宣德中河東文靖公出學曰復性旨曰宗朱直道進退足冠一時不屑議文矣今日古書漸見士操筆必期周漢而昌黎亦

一亭 十三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 反內

見輕也正德戊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及銑叅
對　國史同隸戶館胡子方盛年已聰達能文
已銑出入仕隱胡子升沉州府嘉靖初銑起長
南雍得讀胡子詩因語知友曰此與何李奚遜
其詩清以律其文典以暢矩古而不襲詞婉而
意躍如也詎非今之雄長哉績宗後罷官家居
有人辨其父死獄因奏績宗官湖廣時作詩詠
事語涉悖慢被逮京師久之獲放爲民卒

方時舉

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鵬字時舉崑山人舉進士
爲南京吏部主事累遷郎中公通經術修行教
誼有大人望而是時　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
自卿相而下靡不欲考　孝宗皇帝而別崇興
獻王如宋濮王故事進士張璁獨請考興獻王
而稱　孝宗皇伯考尚書廖公紀時於後堂見
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對公獨曰寔
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語稍稍聞外於是給

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遷浙
江右參議行部有老成聲然念言者且見侵因
移疾歸而亡何璁所持議大伸既廖公田間起
柄銓衡而公亦拜提學副使甫　上召爲右春
坊右庶子兼修撰尋主順天鄉試公以一言合
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自解而新貴人亦
謂公不能終附麗意嗛之會遷南京太常寺卿
遂再移疾請告亡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削
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卒年七十餘公好讀書

著述自娛爲文章典雅老成毋問風木弟鳳嘗爲南臺御史有直聲詩亦豪俊

方改亭

公名鳳號改亭矯亭先生鵬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天下艷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毋喪歸服除改北出按真定當　武廟時政在中官武弁公所論劾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南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公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驟貴公又力糾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公引疾不起時矯亭先生以太

常得請先後臥林下先生杜門著書而公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子一孫皆薦是晚途益暢適卒年八十餘公卒久

範成進士

戴仲鶚

公名冠字仲鶚其先江西吉水人戴孟孜客游信陽因家焉孜生緝訓訓生誼舉鄉試官趙王左長史冠其仲子也以進士授戶部主事正德甲戌上書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今國家百六十年而海內虛耗物力頓屈豈不爲之慮哉宣大陝西諸邊虜數侵軼部運之使相繼告急加以直隸山東河南淮揚夏旱秋潦饑民流

亡 陛下亦曾留心不也古人理財務去冗食京師勢要人家子弟冒名奏冊坐取軍功錦衣官屬爵級萬餘或藉勇士孩提食糧賄充監局匠役皆爲國蠹歲運四百萬石不足以供所支 陛下何忍以赤子之膏血而養此無益之蠹也邊儲屯田十不濟一升斗之粟仰給京倉虜犯宣大大發京軍宣府日支銀可萬數邊軍土長習戰若使糧餉以時不至饑寒自足制勝今苦之烏肯盡其死力哉今宣府春秋免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下論列 陛下堅不肯掣回何也太倉之銀垂盡承運庫所存無幾逆瑾財產 陛下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以聚私財不過供翫弄奕具耳務鳩斂以爲帑櫝之積乃匹夫商賈之行唐玄宗作瓊林大盈竟至失國播遷貽笑天下後世 陛下何不舉百千萬之藏籍付有司以給三軍戰守之資耶毋

舍堯舜而踵明皇之失德也 上大怒謫廣東烏石驛丞烏石瀕海瘴癘難居冠種蔬力學宴如也冠髮秀而長幾倍于身必兩人持之乃可櫛沐嘗赴廣州海賊入舟毫無所獲因擊冠墮水舟子提冠髮出之賊復揮刃斷其髮逐波流去若有人捧足而出之者三久乃獲濟先是父長史涉江夜聞水中羣鬼哭令人探深潭得髑髏無數徙瘴高原復夢前鬼謝曰終當有以報白骨恩也至是人皆有以冥報云居廣東七年稍起潛山知縣適嘉靖改元復戶部員外郎陞

延平府知府改蘇州陞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方一年之間而五遷也未履任遭父喪歸復除陝西兵備副使以中風輿歸卒所著遂谷集十二卷

唐文襄

公諱龍字虞佐浙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鄠城縣鄠單敝流賊且至公集壯丁守賊無敢睨城去公追殺數百人以有功擢內臺風裁峻整按滇南上疏諫巡遊斥嬖幸轉按江西逆濠甫平禁兵在境爲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陞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校文貴雅正品士先器識再陞山西按察使義感囚徒明燭誣獄以太僕卿徵尋擢僉都御史總理漕運晉副都

召入臺陞吏部侍郎會閣中饑邊多警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公務賑卹病者與流者復一時將佐樂爲用逾年虜犯寧夏有柳門之捷犯延綏有清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又有興武乾講之捷前後俘獲斬首幾千數廷議封爵不果入爲刑部尚書劉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奏訐執政皆坐重典公論者皆得錄用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公甄才望崇恬退援滯幽錄救得末減執憲

持法權勢庇援無所避　上以九廟成恩宥太
禮大獄諸臣二十餘人公有力焉尋乞歸養朝
野榮之再起爲南京刑部尚書又改南兵部公
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
逮繫廢黜廢棄疏舉四十餘人無何疾卒年七
十公清忠耿直其臨大事正色直言意氣慷慨
神采英毅屹不可回而性大可率表裏洞見見
人之善與之惟恐後然嫉惡太過以是見娟於

人所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漁石集文徵明曰
今制大臣殁既得請葬祭矣其易名以諡則稽
得視功出　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
乃德諡文其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　祖宗朝
迄今不數臣焉若冢宰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
章文懿公之門得其源淵學優行鎮爲文章謹
嚴典重有左氏先秦風精詣閎肆號稱作者歿
歷中外隨試輒效聲望偉然而西師俘馘之功
爲多諡曰文襄議者謂公足以當之矣

公名麟字元瑞一字子振南京鷹揚衛籍江西
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外戚張氏驕橫臺諫龐
津等歷詆罪狀　天子震怒下　詔獄逮治麟
獨上疏申救授刑部主事出守紹興蒞任纔五
十餘日四封驩然戴之若數十年者以不修問
逆瑾矯　旨廢爲編民郡人爲立生祠貧不能
歸遂寓居長興與邑民吳琉郡人施侃宜春龍
霓關中孫一元結社稱爲湖南五隱瑾誅起知

西安陞陝西參政歷工部尚書奉建節愼庫與
臺臣同典出納自是財無濫用凡工部上供率
關內府中貴人輒陰自損增不受覆覈麟乃條
上當裁省者一十四事弁見嘉納中貴人以是
憾之會遣近瑞督造龍袍於蘇松麟謂尚衣自
有嘗供請罷之而嘿者益深竟令致仕麟居家
三十餘年蕭然一室賦詩自娛有求見者往往
遜避扁舟往來郡大夫物色訪之始得一見見
亦不談公事麟平生尚氣節以文學馳名於是

律詩步驟盛唐選漢魏字法羲獻短牘數字亦
不苟作時出謔語雋永有味片紙隻字人得之
爲至寶末年一意靜養求之者俱不應嘗欲建
樓以居無力內翰文衡山繪一圖名曰神樓騷
人墨客爭詠之衣冠必法古制年八十有八卒
贈太子太保謚曰清惠

鄒謙之

公名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縣人也未生時父
易齋僉憲夢先聖孔子立於門之石毋亦夢曰
墮于懷既而生公顙異不群博極群籍巡撫彭
公見而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年十七舉
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公爲同考嘉其文取
寘第一　廷試一甲第三授編修已卯謫陽明
于虔臺得聞其良知之說反復辨論公翻然有
悟曰道在是矣自是叅訂往來不絕尋與　經

筵修國史會大禮議起上疏忤　旨下詔獄謫
廣德州判精於吏事一郡稱神陞南禮部郎中
日與同志講學不輟辛卯給由以養病告歸尋
起南考功明年改洗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
士掌南院陞國子祭酒辛丑　九廟災今九卿
自陳公語多懇切遂落職閑住居家志切生民
每以地方與革事宜力贊有司致書當道悉施
行之疾之先月猶大會同志講論不廢公胸次
洞豁說理明透接引後學如坐春風以故海內

及門者傾心景慕至比之程伯子是誠一時道學之宗也所著有文集諸書今行於世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久之以伏闕事下詔獄攷問杖　朝堂幾死戍永昌三十餘年不得歸有集若干卷行於世王鳳洲筆記云修撰翺翔中秘既窮青藜之校流戍南滇遂肆朱鼎之職凡所取材六朝爲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搜櫬太饒格調時左繁飾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趣多在長吉振奇之士卑其刻羽雕葉陋中之徒駭其牛鬼蛇神

楊用修　張愈光

鳳洲所評如此然余觀其著作者富秖林罕儷丹鉛等書多至百種誠可爲博物閎攬者矣

張公名含字愈光號禺山永昌府人嘗舉鄉薦不第遂不復仕以書史吟弄終其身素與升庵楊翰撰善其詩多所評定君弟合嘗司吏部父南園公志淳嘗爲南都戶侍父子發解雲南

王純甫

公名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欽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極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二載陞南儀部主事　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道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道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

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耻之人於是得旨允以病歸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跋其復用居一載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跡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疏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戶部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旋改吏部右侍郎

然僅閱月道以屬疾遂不起矣道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遂研精于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於心曰聖門平寔簡易之學　曰如是也道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卿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于俗變風美所著有大學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決明當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晓悉焉

常明卿

公名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父賜陝西按察司副使倫生而狀貌瓌奇七歲能文其語惟諵下筆輒滿紙性劣決難馴而父獨寬之賜先知鄧州倫從之居見諸卷軸繙手揮灑已則擲筆嬉戲去賜見之命人拾貯曰此兒可惜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志氣傲鷙凌駕儕輩大爲時所仇疾被劾謫壽州判官又大爲監司凌雪棄官歸轉寧羌州知州不赴家居走馬馳騁學射射輒中詩而小詞獨盛傳澤沁間妓兒優童咸彈絃出口歌之至久久不廢曰常評事詞也倫既躭意聲妓有妓則酬唱大酣或累日夕不醉而作詩警敏則又若搆會彌日者嘗曰豈有旋翻故紙而後文乎以是人或謂倫寡讀書而益勝自負倫家居已久忽欲入京補官道經潞安晨起不告人跨生馬出馳城南馬渴赴水倫墮水死時年三十七矣無後無戚故在側者人咸爲惜之

入田隴所取寄之諸叔姪出納故喜談仙曰仙人好樓居自號樓居子燒煉黃白無驗家益貧既歿朝邑韓邦奇時爲山西按察副使爲經紀其喪歸葬沁州王溱裒梓其稿河中劉成德撰表其墓溱成德皆倫友時俱有名云

霍文敏

公名韜字渭先廣東南海縣人也少有異質諸經子史過目不忘能辨析疑義雖老師不如正德癸酉鄉薦第一明年會試第一　廷試二甲第一引例歸娶讀書西樵山中凡七年辛巳起爲職方主事丙戌以議大禮合　上意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歷陞詹事兼學士禮部右侍郎已丑充會試考官尋陞吏侍與貴溪不合陞南禮書已亥改北兼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庚

子卒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敏自爲主事即上三劄皆切時政大禮議起廷論紛然公上疏詆禮官執議之失詳辨禮經爲人後之文上感泣因定大倫羣議始息自是感激遭遇知無不言前後凡四十餘疏皆上關聖政下切民生旁極時弊危言直指無所畏避其在南曹轉移風俗甚多自公沒後弊政洊起識者輒思之曰使渭厓公在安得有此特來柄用天下惜之卒年五十有四所著有經解學辨及奏疏詩文全集凡若干卷今皆梓而行之

薛君采

公名蕙字君采鳳陽亳州人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調吏部考功主事歷郎中人遂稱薛考功云蕙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將叵測蕙宴然安之及嘉靖初大禮議起廵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官權貴人乃甚不釋會給事中搆其罪蕙上書訟坐是罷後竟屢薦不起家居十八年卒蕙才思清淑脫屣塵壒與李何邊鄭諸人相

唱酬有集流傳海內人爭珍玩既罷官乃爲佳園宴處痛罷爲詩潛心釋老著老子解供達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矣是篾以尚矣是時浚儀王廷相安陽崔銑皆著書講性命廷相有慎言有雅述銑有中庸凡蕙與往來詰辯詞鋒利峻廷相嘗難二氏之道蕙答之曰二氏之道乃修心之內學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所未聞也況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初非幽深汗漫之論特旨其至近至神難于覺悟故

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爲宗無他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旨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爲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私自利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

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僧方士率多長年夫聞道者生死修短一也苟不聞道則生死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遠而得矣廷相頗爲不然蕙後又爲約言五經襍說二書始號西原居士后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

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唐順之取其意爲銘其墓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梦梦末學枝葉不滕豈爲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叅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叅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宅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巒有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蔣子雲

蔣山卿字子雲儀真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巳卯　武廟南狩與同官林大輅何遵伏闕上疏諫曰昔太康遊畋不返夏德以微昭王南征不復周道遂衰逸遊之戒聖王所謹今　皇上北臨宣代西幸榆林廢宗廟之禮曠定省之儀且今宗藩無道方肆窺覦萬一禍生不測乃宗社何疏內指斤激忤時貴由是天威震怒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改元　詔復原

官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知府改潯州再改南寧時思田土官岑猛倡亂有　詔命撫臣帥師討之山卿督餉調度有方師得宿飽尚羨餘鉅萬言於上官以十五代民租計餘以賑饑後猛伏誅其黨悉降籌畫與有力焉郡以軍興之故瘡痍殊甚隨事經理誠心拊循民又以安舉最進廣西參政總督都御史林富雅知其才方倚爲邊鎮之重而山卿以讒言罷矣在南寧入覲奉　詔上地方利病事曰夫思龍之

民便於立縣者以租繇近可輸納之故其意惟知仍屬南寧不謂屬田州也夫割肉補瘡瘡不可補而肉徒腐所割之處必缺且陷不幸有因而死者矣若割思龍使爲廂民以供流官將田州自爲土民以供岑氏是導之使携而爲貳情不相屬而血脉不相通也且思龍何罪哉供億之煩夫役之擾視昔反多也異時田州萬一有如盧蘇者起則其禍必首思龍割肉補瘡之宮立見矣若荒田之民則尤有可痛者往歲田州之亂止戈實當其鋒攻劫焚掠慘不忍言昨王受既降前罪已赦百姓贖妻子者必與之直直不入不得贖也止戈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今乃移思恩而建府治於荒田割止戈之民爲之祇侯而築城之役又不勝疲勞且思恩頭目百姓仍薦故地本府流官別處荒田相去百里是棄思恩而不顧也前此坐治城中民猶敢叛今棄而遠之彼將何所忌憚哉有司撫恤之恩加於思田者蓋謂寧勞吾民寧費吾財分毫無優於

彼則彼將感激而自安然恐自此遂成姑息之政而非久安長治之圖也卒不幸他日再變朝廷將何以處之乎又言兩廣總兵率用侯伯此皆紈袴膏粱子弟坐享厚祿營求出鎮惟能剝削軍士需索有司詐嚇土官牢籠商賈於閭閻之疾苦軍兵之強弱山川之險要夷狄之情狀皆所未知塊然土木而委之三軍之命非計也乞選自行伍閭素有謀勇不事干托者往充其任須責以鎮靜不擾撫輯民夷有事則身親矢石奮勵先鋒庶邊將得人地方寧謐矣又言廣西夷多民少右江如柳州慶遠各州縣左江如桂林平樂各州縣皆城池圮塞墟里荒涼甚至二三百里行無人烟徑賊得以出沒其間侵奪田地是以戶口益減商旅不通而居官者亦無固志乞行撫按守巡閱視州邑脩築其城池招集其墟里繕道途置傳舍如錢粮無措辦則於梧州動支抽分鹽課給發爲工役之費夫如此則官司有所止百姓有所聚行旅有所歸彼

夷獠見吾之整肅亦將望之而遠遁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逸計之得者也其經畧大槩若此惜其用未究歸田惟徜徉詩酒校讐文藝所著有南泠集休園集真州文學之士山卿後有張榘朱永年榘卒於郡倅永年爲光山令剛介不阿博極群書名文最著

李川父

先生名濂字川父其先爲大梁人世業小兒醫宋季有以醫顯者曾賜金鍾因稱曰金鍾李氏曾祖得祥祖信皆傳其業父敬少業儒長精於醫其所存活者數百人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今子孫果彬彬然而李氏之族遂豪大梁矣敬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爲兒時恚而啼以棗栗啖之愈啼示之書則止七歲就塾師日可誦千言九歲能爲詩其語多驚人稍長習舉子業即攻

古文詞非秦漢書不讀好稱先生則古昔嘗與郡中豪雋載酒上吹臺出夷門馳昔人走馬地感憤爲懷古篇擊筑而和聞者壯之嘗作理情賦李獻吉自左舜齊所見之輒歎曰有班馬之儔乎締爲忘年交時遂菴楊公自汴入關中一見稱爲國士而郡守陳澔者媿其未之識也召試郡閣其文一揮而就語甚藻麗督學使者秦公大奇之於是汴中人士咸出李先生下而李先生亦自謂其弗已若也年二十五其年癸酉舉河南第一人明年舉進士高等以王府如

得侍宿衛乃與仲默君采結都亭社而海內才頴之士相望其風采乙亥出守汴陽會丙子丁丑兩歲大浸獨加意撫字民賴以無徙亡暇則開閣與諸生談藝遂合文體翕然丕變其所造士甚多若太史童士疇其最著者辛巳擢貳寧波其治亦如汴猶留意興學癸未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顓督屯田凡積弊滌滌殆盡後攝學政三晉人士駸駸嚮風一時中丞及御史觀風者

交章薦之謂其德器問學於士類有所觀法云未幾歸臥河山之陽慕延叔堅之爲人乃闢景延堂朝則肆力六籍手自筆註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請文者無虛日所著有嵩渚集祥符文獻志鄉賢傳汴京遺蹟志匆異記醫史諸傳及李氏族譜居室記凡若干卷而河南通志多出其手先生才高學博其治行赫異使宪其用將相之業益多讓古人哉乃獨持風裁不能與時俗低昂而忌先生者日衆故年三

十餘而業已懸車杜門養重其詩歌逼唐文則自成一家傳之百世無疑也世有富貴而名摩滅者視先生何如哉

公名以訓字彥式廣東南海人也文敏仲子少有異質書過目不忘課對輒出奇語稍長博通經史年十六舉鄉試第六正德丁丑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尋告歸娶遂侍養七年始出乙丑修　實錄成進修撰同考會試者二充經筵講官儀度雍雅詞義貌懇到左右傾聽

皇上時屬目焉以考績進諭德甲午主應天鄉試所舉皆名士丙申陞南祭酒立教嚴整士類歸心時太恭人就養思歸遂上疏乞養庚子遘疾卒得年四十八鄉用方殷不竟其志訃聞　上深悼之說者謂公有文莊之博而不雜有文康之厚而不同有文敏之勇而不峻有陽明之奧而不虛蓋實錄也所著有　國朝燮憲二十卷及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王公名謁字舜夫泉人幼頴異長而風神俊逸倜儻不羈正德丁丑進士官工部督泉濟上改刑部副郎權山西臬僉以疾歸卒年纔三十有六有彭衙集

王稚欽 附顏木

公名廷陳字稚欽湖廣黃岡人自其祖父爲宦族廷陳生有異質不甚讀誦而搦筆爲詞賦作与人語汩汩千餘言不輟唐宋以下人不居也然性跅跑豪蕩少檢制四顧當世莫可意者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出爲裕州知州以不迎送上官獲罪罷歸顧璘巡撫湖廣欲修 顯陵志聘廷陳與隨州顏木俾同纂著木字惟喬亦楚名士先知河南許州已調知亳州亳州有某

素多貲而橫前守率惴惴辟之當道以木猛鷙故調與相當計以陷木可兩踣之而木至州罷畧諸務專意治某某赴訴于朝木坐罷某亦竟用木破臧人至今談其事猶懍懍云璘既聘二人修志志成奏之有給事中劾志不如法志亦罷廷陳既負才被紲而詞采煥發日益侵古當代作者自何李王邊諸人不知讓也又詩意雅厚太不類其爲人不知其人騶誦之不知爲廷陳也嘗與人自叙書曰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

樹立已矣莫與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舒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塗寧獨無與窕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子亦欲聞之邪其巧飾矯附若此顏木有俊才在林下數與廷陳往還故廷陳集中多相酬答而木詩竟流落莫爲升布廷陳有夢澤集若

干卷

舒國棠

先生名芬字國棠號梓溪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姓舒幼資稟警異十二歲作馴鴈依人賦郡守祝公奇之薦補諸生督學蔡虛齋試輒首選正德丁卯中鄉試丁丑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戊寅　武廟北狩上隆聖孝疏再上車服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已卯南巡率同院官伏

劉瑾疏罪剌閣中杖幾死出福建市舶提舉辛巳　世宗立召復官連遭內外艱尋以疾卒年四十四先生平生負氣剛毅所遇貴者嘗失勇者嘗喪雖覺峭厲於世不可得而無爲文章宕迭不窮所著有易問太極通書繹義周禮定本等書南昌萬虞愷曰先生與羅一峯先後以敢諫謫官且同於閩地閩士民慕其道德風節又同俎豆之先生制策如董賢良封事如胡邦衡詩文不獨兼步韓歐而直遡濂洛如論道學則尊濂溪爲中興之聖而不滿伊川之外師叔周禮則深斥漢儒附會之非而直責朱子之惑

崔來鳳

公名桐字來鳳維揚人也學以爲道而紛華組繪之習弗隨以靡焉正德中嘗癸解南畿進士及第歷官翰林藩臬太常卿國子祭酒進兩都少宗伯尋歸於東海之濱日杜門以自適纂言以自娛陶陶然著於世一無所預者其子姓族黨亦莫不循循煦煦無怙勢常態嘗綴其所爲文若詩得二十卷大之而樞要具析之而品彙彰嘗達乎性情淵源乎道義窺典謨而馳風雅

因物賦形無所沿襲是庸可以無傳耶

馬文簡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正德丁丑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爲才子能詩然先生爲人沉毅有大節已卯中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爲宗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

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封之所請或于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櫝前啟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威聲

寳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
詔知州還爲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
千數而前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
郊祖頒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毋國之正人也
其年　天子用吏請旌忠加奉一級名由此益
顯癸未會試爲同考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
類已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明

年毋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哭其父
毋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尋改
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玄講官坐講言辯
而正　賜文綺而司業壓于祭酒不得有所規
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
數歲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京國
子監祭酒於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

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爲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
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遂病卒　上悼之爲遣
官致祭護櫬歸　勑有司營墓加　贈尚書以
其德履　謚曰文簡所著有馬文簡集又有西
玄先生詩集

許東侯

公名宗魯字東侯號少華陝之咸寧人也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已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宣大癸未陞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覇州丁亥復改湖廣提學已丞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千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即劾論侍郎巡撫

兩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　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刷卷蘇淞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穀至百數十餘萬　世宗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欽允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蓋自公言張本也

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者一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没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即以

抵僕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甫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雨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竊政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蓋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公補築近邊即已工完　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

辭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有學者常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即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既去覇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百撫按于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　楚府二閣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閣得不死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衙之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曰此馬誠不中

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沮遂不易馬
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甚公嚴
驛驛傳又定府州縣徭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扞
滹沱河有功　上特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公
已受知遇矣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論公罷歸
縉紳咸爲公絀之庚戌會虜警給事中張秉壹
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　上召公復都
御史駐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墻三百
里墩堡數百又疏請鞏華設一大將統入衛邊

兵昌平改參將守　陵寢以鞏華分守駐懷柔
爲東遊擊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
備治京北覇州者以至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
不設議未盡施用無何乃移公遼東至即議處
鹽課課大增諸軍占種民地者勒令悉歸之民
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部議北虜亦開市遼
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寢遼人甚賴之
力求致仕歸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
與遊者置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

所著少華集續集與陵下遼海歸田諸集數十
卷其詩足繼唐音文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
又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楷書雜置法帖中人
莫能辨公即老猶能作小楷字當其得意時一
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咸珍玩藏之謂
當代二絶云

凌時東

凌公名震字時東號練溪烏程人由嵗貢授黔陽縣學訓導中丞鐵橋黃公督學少華許公重公之學到官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受學焉公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懿啟廸性命之微一時聽士習改觀未幾遂請老以歸歸即掃跡城廂杜門自養圖書數卷亹亹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與劉清惠孫大初爲一時名交

郡守萬雲鵬高其行敦請鄉飲卒于嘉靖乙未春壽六十五公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晚析百家善古文尤長於詩所著有練溪集行於世

胡承之

胡侍字承之陝西咸寧人關中人多古學而侍詩文簡潔精慤自成家束頗效左傳六朝之體中書舍人張才爲序曰蒙谿先生弱冠舉進士與信陽何中舍譙郡薛考功齊名以鴻臚卿亞諫議免歸著有詩文板行屬余爲序夫自六義輟講而詩教寖衰五傳異觀而文體漸裂師工失其眞授學士惑於定往而今昔殆不相及矣務艱者氣欝而不信樂易者神渙而弗耀修博者意累而靡潔執間者情凋而罔悉隨才曲就代豈無人摠究詣極殊未多覯也若乃渠度遵循於逸軌意旨經理於淵宗辭采延攬于名彥音節酌擬于元聲而斯集者可謂得之矣學不泥往力振古風文不附時盡削凡品孤轅與楚漢同驅奇標共陳韓並峙冠冕藝囿衣被詞人卓哉一代之言也彼近世畏不通圓而極貌摹倣識未周洽而委心剽敓支戾弗經踳駁可厭

篇帙雖富奚以稱哉朝章埶紀他集數種已並傳于世

陳宗魯

名沂字宗魯後改魯南先世本鄞人　國初始家南都父鋼長沙府通判沂總角著孔墨辯赤寶山賦諸文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編修鄒守益等及修撰楊愼再論大禮進侍講隨充　經筵講官　上問宰臣知其名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進山東左參政嘗遇執政於德州勞之曰先生久外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意大忤遂改山西行太

僕卿再上疏請老歸築遂初齋杜門著書絕意世事所著有拘虛集若干卷又雜著金陵圖考金陵世紀等書初沂父鋼善爲政有惠化在民南都顧璘論其土之人物有曰宗伯童軒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愼哉愿乎參議王徽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狗困而彌貞矯矯乎疆毅君子矣太僕李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文翰之精譬諸鈲戟利劒掉以淮陰之行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蔵而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爲名流所推如此

嚴公謹　嚴惟中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爲行人授吏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以上疏論　郊祀遷翰林侍讀學士再遷少詹事遂拜禮部尚書入　內閣久之累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坐法下獄誅死王鳳洲筆記云少師襲偉遭蹶要階禍起幾望終作僇人才長於奏牘與詞爾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舉進士爲翰林編脩遷侍讀不數年入　內閣久之累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有鈐山堂集行於世王鳳洲筆記云嵩詩少年如碧荇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惜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後不復點檢隨人得之豈廊廟泉石體裁自別耶抑所謂不復唱渭城者耶

吳維新　許伯台

吳君諱鼐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中正德進士釋褐試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優復習游惰公私玩敝謾偷政廢不舉糾紛倍十左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頡頏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補監司使者僉上君治行異等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苴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贏中貴人大銜望憤詬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　詔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爲南京刑部主事轉南京兵部主事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喪謁告不仕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參議乞侍養亡何病卒年五十三知君者莫不傷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爲臨淮罷劇猶手一編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途

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
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論既謝病屏居愈
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
士春秋先秦盛漢之譔古今石竹簡之傳旁逮
外家雜說譎誕恠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售
飫醇醨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
決藩入奧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贍蔚閎
肆能盡達其意所欲言瀏乎蒼然有西京風骨
所著名泉亭存稿

公名相卿字伯臺號雲邨杭之海寧靈泉里人
晚徙紫雲自稱雲邨老人云老人曾官給事建
白甚多自免歸以中外諸司薦再起辭疾復乞
致仕結屋紫雲山中水石幽勝處食力咏志讀
書彈琴無一跡抵親交城市四十許年所撰著
雅有漢人風集若干卷行于世

公名豹字子文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知奉
化縣調繁餘姚尋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有直聲
數上書言便宜事皆經　國大猷未幾出爲福
州守以卒福人之德公不減治邑時也公平生
詩文甚多放公之先以詩名者四世其所由來
者遠矣

東谷敖公諱英字子發清江人正德辛巳進士
由南刑部歷陝西河南學憲官止右轄所著心
遠堂詩與幽思遠畫絕蹊徑超悟上乘足稱名
家又著綠雪亭雜言東谷贅言皆關修身立政
之大者非尋常稗官家可例觀也

童士疇

先生諱承叙字士疇汚陽人也始祖自隨徙汚而汚南有內方山人云先生有異質八歲時過目成誦爲文數千言立就大梁李公濂與獻吉仲默交驩號中州才子守汚見先生奇之益下帷讀楚詞文選及六朝文咀其英粹故含芳摛藻若夏雲秋水不可方物時正德己卯甫川張公邦奇督學又奇先生文嘆曰眞楚才乎薦于監察毛公伯温以詩經舉鄉試第一也明年庚辰中會試

二兩公尚恨先生不第

值　肅皇帝繼統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茶陵張公治蒲圻廖公道南號楚三才而先生尤俊逸不群試輒冠同館而同館敬服人人自以爲不如也壬辰公補國子監司業　上方更化而先生佐之留意教

訓實錄及會典諸書進先生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攝國學嵗庚子先生主順天鄉試得劉一麟等一百三十人其程文典麗學者式焉壬寅上　疏省封樹得馳驛以行蓋異典焉先生歸與親知倘佯江湖放歌命酌里門來親就先生者日衆先生油油然與之偕而無間人言無何病且卒　主上聞而憐之遣官諭祭嗟乎先生周旋詞林二十餘年往聞　肅皇帝御　經筵先生講立政諸篇惓惓于用正人端魚服而中貴人往往走問童先生不休蓋大拜之兆也時故相貴溪夏公言忌先生才又學士多遺貴溪公金得美遷先生笑曰何可爲此耶遂耳心不調其節槩如此先生早慧英敏天骨秀朗緩頰而談傾其坐人每一屬文筆端風起如掀雷抉電又如江河東注其詩文多不存稿大都出入漢魏六朝自成一家言其字畫道逸兼用寬如和風慶雲令人景慕環橋門而觀聽者以萬計前此未有也先時先生修　列聖寶

之習及至中年刊落殆盡嘗寓書大梁李公曰往者觀書好端見聽古樂惟恐臥耳近稍知紬繹容有感通之地爲文章於事實近稍擺脫容有獨出之意耳犬馬齒長故蓬心漸開邪抑數年憂讒將有所激昂邪所著汚陽志得遷固法海內名志如康德涵撰武功王敬夫撰鄠縣及

先生而三也

黃文裕

先生名佐字才伯泰泉其號也廣東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翰林宮詹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所著書二十二種先生學範程朱遡流孔孟平生服膺博約之訓慎獨而力于行其操觚命掎爾雅名家理學之士率墮理窟萎薾腐迂公獨不然理學而兼辭藻者本朝如公不幾見也其五七言近體雄深麗逸旨遠格精足以入室王揚升堂李杜至于賦樂

府古詩兼總古今旁通音調端方入矩圓融出規殆憑軾而馳漢魏結轡以耳風騷也倉州山人乃謂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夫豈篤論哉

張文肅　李時言

公諱治字文邦湖廣桂陵州人也性稟英毅學覽淵博自少以經濟爲心正德辛巳舉會試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嘉靖丁亥同修大典書成授贊善歷諭德學士遷南吏侍改吏左侍掌翰林院陞南禮書已酉改禮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文隱萬曆初改謚文肅公弘襟曠度瞻智長才議論侃直無所瞻顧聽者毛竦不敢犯兩典鄉會

文衡號稱得人尤喜奬進忠直汲引善類其於權貴視之漠然不肯阿附以固祿位用是佐政未久賫志而歿海內傷之所著有龍湖文集

李公名默字時言福建建寧人也正德辛巳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爲趙文華構陷斃于獄天下冤之後竟曰公所著有群玉樓稿大有秦漢人風秩死至今推重之

周天保

公名祚字天保號定齋山陰人也孫仲可叙其集曰正德辛巳天保舉進士與蒲圻廖鳴吾沔陽童士疇嶺南黃材伯關中何伯真四明陸舉之今尚書甌寧李公時言皆以詞學名未幾鳴吾輩選爲庶吉士而天保出補來安令改給事中已棄其官去慕空同李子之學馳書訊質李重其文答許之而天保以是名益顯集凡若干卷云夫詩以詞勝亦以音先然南北氣殊音則

象焉中原之音渾雄沈着含蘊弗露吳越地偏厥音輕俊纖靡幾乎濫矣斯西施若耶之遺而勾踐事夫差之所習也然學士大夫崖崖從之者非以其流曼易入而委媚足以悦人故遂溼漸如此哉東橋顧氏曰空同詩近粗夫粗必涉俗匪俗不粗空同詩俗邪是所謂中原之響而渾雄沈着之正韻也此而粗名之則顧之作雖列諸吳越間詩奚不可邪且粗與細疑似當辨粗以俗配粗即以渾沉細以窘言細亦非輕媚

也譬諸黃鍾大簋洞和洪搪而迤邐中具彼弾絲鳴竹者一聽盡焉俗人不知顧以爲妙音於是乎病矣今觀天保集賦則而麗樂府婉而厚五言淳而鉅柏梁驟而典近體諸篇脫纖畧冶持重宗樸亦贊則髣髴漢儁而駕唐絶宋遠甚謂非空同家出邪夫流風遺俗未論衆常雖豪傑士淪之故詩以抜去陳故爲尚天保者非吳越間人哉乃其詩顧若是斯亦謂特立不移者矣

鄒襄惠

公名守愚字君哲閩之莆田人也正德進士弱冠即以才名覧綜百家不倦且持身以禮不爲嫉嚢態其知廣州府時政平訟簡樂於育才人士斌斌嚮風焉擢副使時方有事安南公多方招撫之算無遺策累遷都察院副都御史晋戶部侍郎贈工部尚書謚襄惠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不襲前人口吻而醇正典雅自能成家者

杜研岡

杜柟河南臨潁人自號研岡第進士歷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喜爲詩有遺稿頗夥高叔嗣爲序之曰河南中國之樞四方之都會人文最盛明興沾濡王化璞傑挺生自叔嗣得承宴侍若空同李先生大復何先生浚川王先生後渠崔先生柳泉馬先生有涯孟先生研岡杜先生七公猶宗廟之有瑚璉朝廷之有梁棟士用仰止觀其精美之蘊卓犖之節敷爲政事發爲議

論衍爲辭章著爲翰墨皆中榘度以垂法式巨細咸宜物理必該成一家言而余得交於研岡實有忘年之誼相與考先王之道遵哲人之軌彌歷年所叔嗣始爲隸古之學本以說文證以鄭樵考以漢碑淮以章草先生不爲之異爲辭賦之學先國風楚騷次漢樂府昭明所選下涉盛唐先生不謂之溺爲制度之學考周五官酌不謂之愚道合則從不合而去仕于吏部屢遷補吏邊隅先生不謂之罪可謂相得于形骸之外已先生有集若干卷衆刻之傳於世叔嗣蒙知最深宜序左方

王縄武

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字縄武崑山人也先生豐下長目美鬚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南宮明年始　廷試改翰林院授編修爲詩清麗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同年者故爲先生所輕內銜之假大察逐先生歸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編修兼司經局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羸馬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書刺字奇大人頗

怪之北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間遍北荒外之虜與中國交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先生益憤憤不自得請　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　上所諦也見之恚甚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爲民先生大悔恨暴得風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爲流輩所惜

張補之　薛應登

公江陰人名袞字補之中正德丙子鄉試庚辰會試至嘉靖辛未擢第由翰林庶吉士改臺諫復爲編修歷陞侍讀學士國子祭酒止于光祿寺卿公居江湖馳心廊廟常忽忽不樂也年七十餘卒所著有水南集

薛兵憲亦江陰人名甲字應登號畏齋由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贛州兵備解歸自憤世不已知杜門養靜專事吟咏尤好禪學諸所著述頗多

張允清

公名寰字允清別號石川吳郡崑山人正德辛巳進士仕至通政司參議　國制四品以上官自陳公爲通參遇天變當路勒令自陳斥之公謂非制也常懷不平奮然有光復之志久而不遂乃以其紆朱曳紫之情發而爲登山臨水之興又以其登山臨水之興衍而爲吟風咏月之情蓋遊興詩懷終其身不少變云藉令位益通顯公遊興詩懷未必若是專且久也有集若干

包子木

公名梧字子木鄞人也名御史包澤之子生而頴異讀書過目輒不忘領嘉靖壬午鄉薦通判蘇州時織造中貴怙勢傲視故事判庭參梧獨長揖不屈諸額外取索裁革殆盡心啣之誣奏逮　詔獄謫無爲州同知未幾移成都府通判尋陞漳州同知漳瀕海盜藪長吏視爲汎常弗問梧特設奇鉤致捕繫株連不遺餘力人情殊不帖帖竟奪歸梧爲文率奇詭雄俊自成一家言有白厓集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楫嫩閱訂

李懋欽

公諱舜臣字懋欽山東樂安人也生而清頴警敏日記千言爲文雄厚不露鋒鍔已卯舉鄉試嘉靖癸未會試石能峰得其文驚異遂置第一今錄刻其策論不窴一字　廷試三甲第一授戶部主事調司勳陞司封員外調考功以正自持權貴忌之復調戶部郎中時王愼中主選得陞江西提學僉事考閱精審人才輩出陞南國子司業與倫以訓鄒守益後先同僚雅相友善轉尚寶卿曰惟閉門讀書考究六藝陞應天丞均賦愛人甚有惠政召還爲太僕卿以　廟災自陳致仕蓋時宰忌之也屢薦未起竟卒舜臣居官居鄉詳愼嚴密嫉惡好善自奉儉約詩文各有古意晚年尤工所著有戶部符臺諸集

徐文貞

公名階字子升學者稱少湖先生晚更號曰存齋松江華亭人也世載令德天與夙慧年甫勝冠才已脫頴嘉靖癸未及第授史官寻告歸娶臚句唱第寢修嫥好邦人榮之明年詣　闕會奔父喪制滿復除預修　會典委蛇鳳池宣嗇鴻筆揆藻刺日抗聲駭耳竟以議禮失貴臣意佐郡閩楚督學江浙司理則平反爰書秉文則譽髦多士會　青宮出閣宜備四友慎簡群僚以洗馬徵始慰輿情復奉慈諱已進國子祭酒標賢關之高軌揣聖涯之芳潤久之擢禮部右侍郎改貳銓部領袖詞林中間一誨吉士再副總裁藹藹左右彬彬制作尋擢宗伯學士如故直　無逸殿晉加宮保出典邦禮入參　廟謨潤色皇王寅清夙夜而是歲虜逼　都城矢謨來格秉羽授鉞方斯茂如以功加少保尋直東閣滿考進直　武英殿再考加少傳三考改冢卿職惟丂相權在元輔事或中制道必直行

咸倘重焉癸丑都試得士四百藻鏡不爽綱羅庸失尋進少師蓋四考而前人始絀首揆爰立沐　朝端以新澤還宇內之舊觀乃進直　建極殿五考　勑加特進固辭上柱國嘉隆之際導揚　末命宣布　首詔泣山東之父老驚河西之將吏有光　先德悉出代言是時　上方虛已公婁乞身再滿九載章凡十上　温語勉留遣使力止最後則孫膚流言託行微罪重違謙光之意曲成高蹈之節仍　賜馳傳遣官護

行歲時廩餼有差　今上十年屬公八衮倪念舊德特降　褒諭專使及門優賚充篚可謂君臣之間忠仁懋美終始純篤者矣又一年飾巾期至易簀正終　上聞震悼輟　朝加祭遣官營葬追贈太師易名文貞公喜誦白香山詩蘇長公文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及學則蒙訓諸書

姚維東

公名涞字維東慈谿人也總制尚書姚鏌之子狀貌奇偉資識過人應正德丙子鄉薦嘉靖癸未魁天下授翰林修撰爲　經筵講官積誠感悟脫畧詞章每進對稱　旨歷陞春坊諭德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爲多人方以公輔期之隨以疾卒涞性孝友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間言尚書恩蔭例以嫡涞讓繼母弟汲以悅親心涞讀書務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辭如邊防海運皆有定議作諸邊圖時有翰林三長之稱謂經學政事史學也有明山集若干卷

謝子象

公名承舉字子象應天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有紫塞風高鴈叫霜之句爭相傳誦長益博覽群籍詞筆豪宕如奔流掣電時作驚人語書法米南宮蘇長公爲舉子業亦自作奇語不徇時格累不合於有司乃遂棄去自放於山水文酒間每與客縱談藝文詞鋒颯發傾其座人飲酒樂甚有所賦述引筆疾書輒盡數紙殷則出遊諸寺談空習靜脩然塵表視世之榮名貴

富漠如也子少南傳其家學

劉叔正　李元夫

劉隅字叔正範東其號也充之東阿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其爲文無勦說無習見清逸俊拔詩意氣安閒辭旨沉快要之蓋有杜陵遺意

公名仁字元夫充之東阿人嘉靖癸未進士由行人歷戶科都給事謫州判起任右副都御史風節凜然主事被遣詩清婉和粹有中唐之餘

張拱辰

公名文宿字拱辰號白厓仁和人也賦性奇瑋風儀玉立早涉典墳旁及子藝出言讜正不爲詭從處事機發不爲撓阻履道植仁敦孝秉義灌園蒔花效於陵之高風種穀藝桑飲栗里之雅致每讀書齋中攻時業輒閣筆嘆曰今何不古哉遂猶秦漢盛唐諸名家書兼攻古文辭詩賦由是籠罩靡前輔輾時輩蔚然動士林望矣始先生補昌化弟子員督學陳公德馨最其文

試弟一顧愕然曰茲小邑安得有此子哉且神龍祥鳳必擇所處夫然後能大也子曾若蝯鵾安泥淖鴟蓬蒿者爲哉遂改入郡學正德癸酉薦於鄉屢試南官不第乃嘆曰士握寸管持尺牘孰不欲揚聲闕庭以嬉翔霄漢顧虞坂之上不遇孫陽楚璞之中空嗟下氏惜哉命也吾獨且柰之何哉況吾先君以不祿養爲恨今毋老耋復跼此轍乎嘉靖癸未卽釋褐授晉江令明允信決眠黨帖服家安耕織之業俗阜絃歌之化以風操孤勁見衒顯紳未宠大施遭讒落職乃與閭人傳丁戊高石門偕遊武夷山中甚得無幾陳辭辨明作拙賦遣歸賦以見已意蕭然長往門堵空蕪亦不之怨也後復有間言於先生曰晉江稱平官可媒得先生笑曰吾與頹容端同官同罹事然彼事特甚顧顏容端以進士復官吾獨不利一進士耳志益堅不爲動先生乃就西湖傍築一小樓樓未及成有二鵲日喑喑從棨題間營巢巧逼匠斧人以是爲異卽名

其樓曰來鵲樓湖中又置一舫大司馬尚書白泉汪公署曰水月樓先生乃與郡中沈青門田豫陽李峋嶁方十洲童南衡張太華及予子伯結爲西湖詩社或遇穠辰艷景輒集諸英華登樓放舟賦詩作會詩成酒散互相砥礪然先生騷賦古詩遠宗曹楊陸賈而五言七言在沈宋李杜之間其辭華沉着不爲浮綺

高子業

公名叔嗣字子業大梁人外樸中慧讀書尚古爲詩文苦心矢力幾於滅性故淡然閒寂時爲名家初爲工部主事調吏部考功以事請告三年築讀書園探討其中再起爲山西布政使司參政湖廣按察廉使卒年三十七叔嗣嘗自號蘇門山人有集八卷因以蘇門命之其友陳束序曰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

海內餘豫縉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詩則有李何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靡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襍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縛

束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子業夙稟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隣其庶學匪待興東髮就傳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闡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

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寘獨妙閒曠合于風騷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雅體孟王之清遒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三十有七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已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棄是以即事賦懷每有憂生之嘆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爲八卷

張惟靜

先生諱時徹字惟靜二十舉於鄉二十四舉進士筮官南都王膳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曹稍遷副使督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既轄山東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所試功効卓爾聲施爛焉不數數論論其大者先生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勑郡國縣道邑不得受請寄有秀

才異等待之不次其不事學若下才輒斥之士莫不瞿然顧化先生執憲平鈞校律令一遵皇帝李法不以委曲生意填重地則嚴刻卒置伯格長多間諜彌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東吏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贄蝯鷰擅磔人人莫誰何先生立撰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慴伏諸藩更徵徼發如雨先生爲括訾筭度費供著爲籍於是古者庾蔽者影劾者無所隱賴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澶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綏徼

商大節嘗牾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先生上疏訟其冤　天子大怒下詔切責閣臣皇恐爲請死　天子怒稍解命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先生授方畧討平之夫先生備折衝之具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不得志倭寇非先生過也南都士鷙且惰先生在事甫一月非素拊循者而嵩相阨之竟免先生歸時年五十五先生好書於六經典與舊章靡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要歸大雅直繇古今爲藝

士嵩矢不獨東人士悲然嚮風即天下得睹先生辭者莫不以先生爲鵠附而成名者甚衆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苑行於世

金子坤

金大輿字子坤號平淵本西域人洪武初入中國遂占籍金陵焉父賢登進士爲給諫兄子有登鄉科昆弟竝有才名更精詩學嘉靖初白下以詩名者謝宮詹應于許太常仲貽陳僉憲羽伯而子坤昆弟頡頏其間人擬諸黃初應徐數子天寶王孟諸賢信金陵之多才也子坤曠達豪邁不問家產以弋釣自放凡四方宦學京師者皆永交子坤子坤名曰起而貧曰甚子坤方

帶索行吟視之茂如也郭次甫收其遺稿刻之吳門黃淳甫爲之序大都清婉俊麗迫逼錢劉當與子有集並傳於世云

豐存禮

豐坊字存禮號南禺浙之鄞縣人也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摛詞則藻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义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比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蠆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唱睚眦蒙嗔即援戈戟交刺亦或譽嫫毋爲嬋娟斤蘭荃爲資蓀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爲激詭而不知者以爲誕罔也踈是雌黃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頗領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翱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饔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嚮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於江河誚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尊詼等浪議爲蚍蜉

獨千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克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

文徵仲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初蜀人徙廬陵再徙衡山後有贅吳者遂爲吳人温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温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頴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嘗從温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昺郎中莊公讀而奇之爲詩以贈然先生乃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工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殁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爲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汙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子因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爲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跅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肯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浥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柰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

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與部
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
愼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
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
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爲
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幣所
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浚巡弗肯往再上疏
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

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
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
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弃不
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
悵然久之曰老諍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
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三上
疏得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
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

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
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珎寶填溢於里
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
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
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鈲他珎貨
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
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
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欽請於先生度
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
先生書盡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贋十二而
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
生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
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
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
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
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
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榷秩文品水石記耆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

相莊白首也生平無二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已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而惟其在謂爲仙且不死已未爲御史嚴杰毋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然若蛻者諸生奔計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于世

趙景仁

公名時春字景仁陝西平涼縣人自少頴敏異常鄉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十七舉嘉靖丙戌會試第一天下稱爲異才　廷試二甲第三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庚寅秋以言事落職爲民屢經科臣薦舉謂其博物洽聞清才逸思閉門養高動罔逐乎外物澄心省咎日增益其所未能宜起用以翊聖治　命下不准庚子　上立東宮召以檢討兼司諫尋與唐順之羅洪先請

上及　東宮臨朝閣臣惡之寢其奏皆免爲民庚戌胡虜郊甸起兵部主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三關公素諳韜鈐有志安攘值數之奇不及奏績以言者論及竟罔籍聽調方期再試俄以病卒命下不從心謂之何哉往爲主事時與渭厓霍公善嘗薦之西樵閣老西樵亟欲相見霍屢促之但唯唯而已竟不往其性行出處大槩與荆川相類皆一世之偉人也今有浚谷文集行世

屠文升

屠公諱應埈字文升浙之平湖人也嘉靖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反者甚衆歲季秋匕當決者已三覆奏矣公上疏請緩死　天子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

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卽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故巖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請將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辰陞祠祭郎中尋調儀制郎中時　天子定禮樂肇建郊祀公與有勞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省乙未奉命校　累朝及　皇考實訓實錄丙申　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不謹身殿陞侍讀經筵　皇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靖一詔諸公卿會推才獻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今吏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屠公或謂險遠公奮然曰臣無橫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德揚聲萬里外不亦倘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已亥陞春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慎簡僚采而諸臣幸有渥恩覩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槩論諸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　旨獨留公或謂屠公曰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誅雖捐軀暴骸無以自効迺欲乘機徼進邪公素修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歸而疾作竟不

起公簡伉儻不事家人生産作業毗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及誼衰之舉于鄉也與公實聯名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衮下　詔獄罪且不測公旦夕具壺餐潛餉遺獄中數存問于家人　戊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雅好文史雖疾甚不釋手爲文章奇宕有氣常希司

馬子長楊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表永之

表胥臺先生衮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　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答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密言于　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牧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

未幾而司不儆于火以先生當干阬夕逮下獄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間凡所諷詠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駿顯矣偶意有所不可遂拂衣有所經游名山皆爲文記之先生歸而家橫塘据石湖之勝著書行吟豁如也卒年僅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緒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

陸子餘　陸延枝

公名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以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七試皆第一首輔楊文襄公試之復擬第一留充史館議禮諸臣驟貴而張桂尤幸用事至各爲窓疏以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也於是上惑之俾各出就選人格而公尚以高第補工部給事中公拜給事中之三日卽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筴楊公讀而嘆曰吾鄉耆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

長沙之儔生家敬輿未論也公益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名楊公客尋奉　勑清坊廐馬公驗其非壯者疏請斤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初用京朝官王各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上其程儀雅馴爲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毋將以誣張法司讞得之且麗大辟矣其人迫則行賂東廠而慶陽伯康陵之外家也大閹窺　上心內薄之卽疏證張寔歐其毋死非其子殺欲以動　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持前獄　上怒爲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謂熊公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厥閹不當狥其辭甚危　上怒逮公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幷相挾　上眷事欲淩楊公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鷙寻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

決癰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爲不亟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嘯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上大感動爲罷張桂而特鐫桂保傅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儆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焉　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楊公旨遂抗章渥楊公而爲張桂鳴不平　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鐫保傅

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蒙不趫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加額頌　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有泣於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裹創以單車至驛不携家唯讀書而已所創述一出人爭傳之以擬故王文成公爲遷客冠冕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今茭強暴斷孤産辨冤獄一邑驚服以爲神明公念太夫人老上疏拂衣歸杜門無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劉向所謂七畧者

其校讐幾徧以至老釋方伎黄衣稗官之書亡不通曉尤精　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纚纚若貫珠其披擿精義指蹤經畧尤出人意表客亡不怳然自失也公於文本出左氏太史公然不求肖似辭達爲詣人始目公以廬陵眉山爲不能盡公然要之有互發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匠心而冷然見古調不欲與俗酌倡是以篇什差少所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釋詩文奏議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若干卷未成者見聞隨筆鉤玄抉秘禮史二記注釋又若干卷其子延枝不求聞達頗有隱德爲里閈所推重著説聽諸書典而有體不媿其先云

華子潛

先生名察字子潛別號鴻山登嘉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相臣以議禮驟進爲諸吉士所嗤盡黜諸吉士先生補戶部主事督稅淮陰引疾歸逾年起調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其在兩部節財剔蠹譽聞甚起癸巳詔推廷臣有學行者　經筵講讀先生預焉改翰林修撰已亥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　上簡先生往贈遺珍寶萬計悉不受會置宮僚改司經局

洗馬姁者揑誣不已因乞省覲歸尋復引疾闔門種樹養魚徜徉其間有終焉之志封君一桂翁鬱鬱不樂不得已還　朝固請南得以學士掌翰院尋抗疏致仕歸先生於無益之費錙銖必惜苟利於物則傾囊不恡於公義所激輒披襟當之事干請謁則絕口不言也先生嘗曰吾有五不敢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　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蓋非苟言之亦允蹈之矣嗟乎以先生學術行誼雖錄此歷

卿握台鉉無難者顧被讒遭蹶不究弘施其緜有三華氏在江南富累世矣先生又擢清華選乃矜孤介寡逢迎取忌諸人者以此哉先生喜著述晴吟咏在翰林典雅莊重曰翰苑稿歸家沖澹沉鬱曰巖居稿竝行於世

馮子仁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因薦東修爲弟子文成公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執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時汪御史大夫鋐愎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自固公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于四凶之句會

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出蚕北郊而擿其不合者以邪徒鬬之中外惴惴公獨抗疏援古親蚕郊祭之禮極陳時政垂違災變勸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而唐宋之狥林甫安石爲戒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後俱報聞公益感奮會彗星見東井遂抗疏論汪鋐爲腹心彗弁及二相臣宜亟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甚峭厲　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　詔獄適汪大夫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關門汪執筆令校卒

持公轉脉而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項汪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公情真法當斬公挺身出下顧觀者皆嘖嘖嘆曰是御史且錄其語流播中外及冬當就法有遺公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膳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云三尺耳何以藥爲後惟有伏歐刀都市伸明主之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公材大蚤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爲德于一鄉出橐貲買瘠田募貧人佃之教以計

然之策會有天幸傍祉益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公皆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煮粥劑藥所全活甚衆　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公年七十餘矣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薾莞集行于世

田叔禾

田汝成字叔禾浙之杭州人也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以廣東司爲劇而汝成以廉能聞敘魏國草塲之利而還之民郤婺婦違制之金而没之公帑凡百疑獄迎刃而解灾異求直言汝成上疏條陳致中和六事以爲修省之助疏留中不下由員外郎轉禮部儀制歷祠祭郎中復遷儀制扈從南郊籍田親蚕及　西苑省畊課桑與凡慶成燕享各有頌述

壬辰有事於會擧棘闈事宜多所題正先是大學士李時乞遣廷臣分禱岳瀆以祈聖嗣又導上於太廟中仍行卜筮而部議沮之止擧望祀之禮汝成上書切諫罷三箇月時行援貢沙汰例而都御史史道御史胡明善皆請復舊法楊宜又請禁沙汰汝成議不合忤時宰意出爲廣東僉事坐貢士不中式者五名左遷滁州知州陞貴州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分守左江諸將罷乃盤桓湖山間探禹穴上四明窮雁蕩泛吳淞涉楊以遨遊河洛五六年疾卒所著藥洲學政楊園九畧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九邊志唐詩人苑等集凡一百六十餘卷

田子藝

公名藝蘅字子藝浙之杭州人也即田叔禾之子博學宏詞蓋東南才品不多得者周與鹿詩序其文集曰余爲諸生時識方山田君子藝於郡城旅舍中方是時余甫弱冠君視余稍長然君名已燄起黌序間意氣豪甚淩其曹乃其視一第也直虛弦下之耳顧獨雄視余余不測君所以故已君再試有司再不遇遂棄去舉子業絕意不爲益綜覽百家之言而肆其力於古文

詞間隱有聲稱已別去且二十年余移疾免歸一日君訪余靈鷲山中盡出其所著入梓者若干集示余余嘉嘆其富則訊之曰君才如是猶柰何抗志巖壑不與雲霄士共翱翔耶君目攝余曰公亦何爲是言夫物不兩大與角者去翼尺短者寸長昔魏文有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僕方旨其言又安能擿尺寸之管與佔俾生短長哉余趧其言不能難君乃公豫陽先生起家進士官督學使者其論著有聲吳越間邇年被病不能文故學士大夫重先生名猶時時詣門下求之大都君爲屬筆每一篇出人士競相賞貴獨余知其出君手也世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殆非然哉君集各有序總序獨闕諺以屬余余爲論著如此撰述多詩文外又有留青日札蓋亦雜說中不易得者

歐陽莊簡　唐子鎮

歐陽公名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也嘉靖丙戌進士嘗爲翰林吉士外補後分臬河内以他變寢官非其罪也今觀集中多幽憤不平之意而卒歸於和厚猶有三閭之遺風焉文尤勝詩東橋顧司寇評曰淵沉清朗妙悟達微允哉馳騁六藝之林又曰詩詩體皆工雅而暢華而有思楊仲弘曰取材於選效法如唐此之謂也斯言殆近之矣林居不廢吟咏縉紳入京山者必訪其

道以尋討真心爲主後學多宗之所著有木鍾臺諸集中多發明聖學且可爲經世之資者年七十九卒祀於鄉賢

王汝化

王少泉名格字汝化湖廣京山人嘉靖丙戌進士嘗爲翰林吉士外補後分臬河内以他變寢官非其罪也今觀集中多幽憤不平之意而卒歸於和厚猶有三閭之遺風焉文尤勝詩東橋顧司寇評曰淵沉清朗妙悟達微允哉馳騁六藝之林又曰詩詩體皆工雅而暢華而有思楊仲弘曰取材於選效法如唐此之謂也斯言殆近之矣林居不廢吟咏縉紳入京山者必訪其廬享年近百歲

高伯宗

公名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郎中喜衣散垢同舍郎多誚之會主事董傳策張狖給事中吳時來疏大學士嚴氏父子不法狀詔逮繫司寇獄將寘重典岱請大司寇鄭曉輕之獄上戍邊岱復爲資裝微服送之出郊門嚴父子聞而銜之莫可爲地會　景王封風銓曹出爲長史岱好讀先秦古文爲唐人詩多論著性頗好面折人過失後以仕淹浮湛王門無

所建白卒著鴻獻錄樵論楚漢餘談弟啓嘉靖丙辰進士魯鄉薦皆有才名

樊少南

公名鵬字少南其先直隸徐州人始祖林從永樂征討功授金吾右衛正千戶夾河戰死贈指揮同知子玉襲正千戶目疾與從弟清仍爲指揮同知傳子鎧景泰四年白石橋戰死贈都指揮同知玉自居應天生子俊俊生剛始來信陽剛生亮鵬之父也遭家中窘蠶菜菓以供食斂生成進士初授安州知州多惠政陞南京戶部員外郎轉工部郎中嘉靖十三年也父蚤喪母

年七十有五因上疏乞終養不可尋出爲陝西按察僉事兵備固原以寧夏禦虜功受白金彩幣之賜嘗爲檄招撫陷虜流民邊事多所籌畫督府劉天和唐龍甚器重之以母憂歸服闋而卒著樊氏集十二卷鵬嘗游於何仲默邊廷實呂仲木之門而與孟望之李子西唐應德王道思王汝化田深甫孔文谷諸公爲詩文友故其談詩也卓有所見云其序初唐詩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爲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所靡矣

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興律詩興而古詩勢不得不廢至于康德涵書又言初唐詩如春園草木稼生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但少輕理盛唐則淘洗鋤治條理可觀生意稍薄矣近日名家冠絕海內自許古人之上或失之粗者稜角峭嶒而乏温柔敦厚之旨或失之易者流麗光澤而少含蓄渾成之趣所以然者何孜孜於杜未嘗引而上之也夫杜亦詩之變體析中於古風斯爲下所云今人專守繩墨不離尺寸不

法乎上苟就於中者蓋深不足于關中耳觀斯言可知所撰述矣

蔡九逵　江于順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逵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警頴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文又能爲歌詩高自標榜以爲韓柳不足言吾所撰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於篇章建安西京或謂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單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遒勁間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欵之爲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他熟

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爲諸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七十餘無子

江以達字于順貴溪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遷福建按察僉事再遷湖廣副使俱視學政罷歸鳳洲筆記云于順才情頗裕體格亦存一時名筆也

汪崇周　蘇允吉　蘇子川

汪文盛字崇周崇陽人也舉進士爲兵部郎出知興化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毋喪歸復除陝西按察副使已擢江西按察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雲南入爲大理寺卿以疾乞休歸卒鳳洲筆記云廷尉藻整麗骨氣不弱

蘇祐字允吉濮人也舉進士爲吳縣令授監察御史遷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官副都御史撫山西入爲刑部右侍郎遷兵部左侍郎仁何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鎮後罷歸卒鳳洲筆記云司馬清穆不如許伯誠健壯亦可魯衛之政也

蘇濂字子川穀原伯子也以恩蔭補官詩俊雅宏莊蓋詞場之有品者

劉廷美

先生名珏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少遇兄守鍾推擇爲吏先生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太學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任職亡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先生孝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顧操履絕介特人亦不調色干之及有所賑動也老而嗜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晝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珍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

沈啓南

沈石田先生周字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喜爲詩其源出白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輒疊不得休書法雙井矾矾未化至丹青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爲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勝國諸賢勿詩也文恒山公恒向人稱我家沈先生其推重亦可知矣顧因名重廣本四出得其貞者鮮矣余游行江南三十餘年其貞者亦不多見

沈子羽

沈子羽名翰號石灣江陰人少廩于庠有聲江左與顧司寇東橋公暨殷石菴王前峰楊五川諸文人遊顧公贈詩有云客途困才士朗譽動詞林白髮慙公道青山送苦吟又云行醇鄉黨敬詩好鬼神知世俗誰青眼雲山一釣緜漢宮嬌寵地徒認畫中恣則所推重愛惜槩可見矣家邑市中貧獨甚傳聞醫草屢爲養意其訢弛曼衍致然也

羅文恭

先生姓羅氏諱洪先字達夫嘗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念菴居士其先豫章人徙居吉水嘉靖巳丑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　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卿報初下喜趣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也先生聆之面頃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

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院脩撰晉春坊因　偕位未定浸聞有它異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　旨謫爲民竟不出卒年六十餘隆慶改元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國朝理學名臣推先生爲最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常與同郡東郭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聞

王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速人悟入先生曰吾人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道病不淺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繁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靜而歸寂云又

答友書畧曰陽明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証以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証以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証以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然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云甲云邂逅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云往年見談

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良知依此行之即致知
予嘗從此用力久而疑之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覺何如先生曰年來與前自別蓋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蓋人心

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近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比轅乎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煆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也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寓黃陂深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棲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畧云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內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又曰知吾心體之

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特自知難以語諸人先生到此蓋雪然見大矣戊午冬以病謝客屏居先生自是語學者多言知止因偏其室曰止止所時嘿坐其中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間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志

晤嘗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槩云所著有念
菴文集若干卷非尋常詞人口吻也

唐應德

順之字應德武進縣人嘉靖戊子鄉試第六已丑會試第一　廷試二甲首　上親覽其策批云條論精詳殆盡前此未有也時當選吉士柄臣奏罷以主會試欲特留公公不可遂授武選主事與趙時春同部朝夕相與講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泊如也尋改吏部考功再改編修校先朝寶訓書成當遷公耻出柄臣之門遂稱病去柄臣惡之竟以主事致仕公浩然南歸學者多宗之稱爲荆川先生庚子立東宮以公爲編修兼春坊司諫辛丑與時春羅洪先上疏請上及東宮臨朝　上覽疏遲疑柄臣惡之遂詘其奏留中凡二十日皆落職爲民於是公名益重而忌者日深公不恤也歸來閉門探討日以康濟爲心期一試以展其平生庚戌北虜臨郊閣臣薦公爲兵部主事遷郎中奉命查薊鎮兵馬公經畫素定條上守邊事宜皆奏行之尋倭寇起復奉　命視師維揚公與總督同心設策

期滅南寇厥志甚銳已未遷太僕少卿進通政參軍事相機追討屢有斬獲論功陞都御史巡撫維揚賚有白金文綺乃後竟以諸將孱怯縱寇遁去不能成功公甚憤之自是調度過勞抱疾日甚猶散粟賑荒整飭戎伍勉諸將以忠義公爲文閎肆奥闡絶無窒礙說理論事剖析明透詩詞清麗豪宕與晉江王慎中荅同調而荅鳴云至才兼文武學有體用大志竟遠膚功未建此則命也在公又何尤焉所著有荆川全集所輯有左編右編文編稗編諸書

詞林人物考　卷七　三十五

任少海　胡汝茂

任公名瀚字少海四川南充人也嘉靖已丑進士歷官文選郎有文名但僻在蜀都流布甚少往往見之雖隻字片言亦可占知其爲鳳毛麟角矣尤長於對聯動輒數十字皆雄壯鏗鏘爲士林所誦

胡公名松字汝茂直隸滁州人也嘉靖已丑進士博學多文才思敏捷尤長於經濟督山西學校兼兵備參政文事武畧一時着稱家居二十年復起任浙江布政轉江西巡撫擒巨寇功最大歷吏部尚書卒于官贈太子少保所著集若干卷

詞林人物考　卷七　三十六

項遷之

項公名喬字遷之浙之永嘉人也嘉靖己丑進士歷知撫州盧州綽著賢聲陞湖廣按察副使渾樸中甚有明斷見事最蚤楚愍王橫暴無忌內外洶洶喬謂僚友曰王將罹禍廼撰勸諭省戒書千言投之仍令曉文義者朝夕講讀冀其遷徙言甚剴切王不納旋有英燿殺逆之禍一時左右導淫助惡者有司窮治殆無子遺悉中喬旨爲人心事洞然無城府以古人爲必可師見善如不及一時搢紳名士云而所著甌東私錄摛辭則不媿韓歐談理則深入窔奥論事則切中機宜亦近代著作之罕得者

陳約之

陳約之名東浙之鄞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從學究游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汜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婿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卽詞林人物考　卷七　五十八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黑漆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辨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

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
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塩之外以極宇
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
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
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
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
鴻濛陳詭藝文修論吆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
相枕卧率以為常而諸高貴人切慕其風時枉
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藉藉聞

口語於是始廩廩危矣時當道被　皇帝隆遇
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加禮積不能容乃注
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
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内
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濶狹宣布威
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
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嘻陳生老吏殆
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
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時吏部尚書而兀霍
公與甫川張公為左侍郎計曰陳生倜儻
甚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内
閣欲削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
稍徙而閩也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
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
休舍輒仰屋嘅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故第
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盃
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數升病瘵矣徙河南
提學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

郡之士三月而畢病不能支而亦年三十三有
后岡集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七終

楚麻城 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嵇嫩閱訂

沈舜臣

鳳峯沈公名愷字舜臣嘉靖己丑進士松江華亭人官楚藩參知高襟遠度政餘喜攻詩文忤朝貴遂托親老乞身歸居家杜門著書與物無競恂恂一儒生也初乏嗣後竟得子人以爲厚德之報年七十餘監司薦其賢公不爲意益懋

進脩槩公平生豈數數于世者公全集文旨尤隹所著守株子論逢掖生多誦法之

吳純叔

吳之長洲舊有王涵堂集集少參吳公之作也公名子孝字純叔嘉靖己丑進士嘗選翰林庶吉士少頼異蚤登甲第又文端公白樓閣老子也故與時不合竟爲權奸所厄以光禄寺丞出補湖藩參議提督太和山官亦竟止於是隆慶丁卯公既歿而集始出公髫時侍文端公燕指傀儡中嫻人命賦之公應口曰裝成美婦人歌舞畫堂春一笑清燈下元來不是真坐客絶倒

公之頼異此亦可槩見矣

呂山甫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峯鎮江山在江上有峰而高名與字號因類取之幼從學於舅氏憲副鄔南涯已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即為堂卿儉菴梁公材所倚重劉管太倉弊端翦而公法不廢外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之者已而改差淮南監視常盈倉事簡可得肆力讀書文事由此日工文名由此日起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再陞車駕司郎中山東提學員缺

君以副使往司其事取士咸服其精不輕以法假人務得眞才署臬司篆吏畏民服積年訟獄悉平文錄舊多出題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於二千里外求唐荊川之作錄成君貽書所知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為禮部所叅駁與趙甬江文華書中亦具此意不過簡札往來常事耳嚴介谿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涉譏訕者以聞上因大怒械至御史

潘泉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各有等差而御史竟坎杖下臺中誤以為君從吏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皐贊如呂某者歷官行已俱無異議考察幸毋及之松皐應曰然已而不免豈非冤之又冤哉原以考滿離任過家省母已而陞行太僕罷官之命繼又下日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所著有湖南詩規所輯有校藝錄戡定三城錄江峯漫稿其大書亦古拙可觀善別白古罷物以其世世好古耳

皇甫子循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汸字子循百泉其別號也父曰重慶守錄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冲不得志于公車以死涕濂與先生雖得第然其官不大顯而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改國子博士旋起爲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爲御史王言所捕亡命得解補開州超同知處州處遷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簡歸處鄉復爲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設城府爲

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知戶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娛于諸兄弟中獃壽考年八十乃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言次之有錢劉風調文慕稱六朝

李伯華　靳子愚

李開先字伯華號中麓濟南之章丘人嘉靖己丑進士仕至太常少卿積書好客豪宕不羈著作甚富如貔貅縱橫江海泛溢一韻累百篇蓋白樂天之流也

靳學顏字子愚號兩城嘉靖乙未進士充之濟寧人官工部堂卿奇才崛起英姿頼發詩宗初唐文宗莊烈雄渾老健卓然成家邊之純殷之奇不能踰也

鄭端簡

公名曉號淡泉海鹽人由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公生平凝重嚴肅以介特自持泊乎於世味無所染葢不媿其號與謚云其學無所不窺而於　國事尤稱該洽所著吾學編　與太史公史記朱文公綱目並傳不朽矣雷司空古河序畧云　太子少保淡泉鄭端簡公當起鹽官以博洽伏宇内心切識之及徼天幸與公同在銓司每政暇彼此輒以所撰述相質見公所編吾學總目叙自戊申年　太祖混一區夏握符御極改元洪武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凡關係大政者倣朱子綱目以歲係月各爲一記建文四年雖革除殘缺亦搜集遺文折爲遜國記至於同姓諸王分封列藩及開國靖難禦勑寇并戚畹佞幸列爵三等者各爲表傳別功罪爲萬世勸懲又表内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紀文武名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諸臣以奬忠義述天文地理以

皇甫子安　皇甫子約

前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少玄先生涍字子安故重慶守錄之子也昆弟四人長曰冲仲卽先生叔曰汸季曰濂皆以科甲文學著聲先生成進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得其尚書心尚書入相會置東宮僚屬以先生補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檢討甫上而爲言路所訾外謫浮沉久之始以南刑部郎分臬浙東復坐計吏謫待次里中鬱鬱不樂病卒先生視其叔氏更飭廉隅然

而自矜重負氣矻矻不肯下人故宦屢蹶不達其卒也同舍郎蔡子木哭之曰五字沉吟詩品絶一官憔悴世途難人頗惜之

皇甫濂字子約涍弟嘉靖進士任工部都水主事尋謫外歷興化府同知奏計便道歸遂不復出游心墳典多所撰述晚玩心神明有吐納延化術未幾卒

王道思

王公名愼中字道思晉江人十八舉進士爲禮部主事累遷吏部驗封郎中謫爲常州通判再擢按察僉事視山東學累遷河南左參政罷歸初年詩格艷麗雖寡天造良極人工歸田以後又當別議其長技當在序記銘贊諸文其與唐昆陵並軫中原一時大噪人耳良亦非偶有全集又有摘集俱行於世

蔡子木

公名汝楠字子木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與燕張言河南高叔嗣毘陵唐順之晉江王慎中錢塘許應元姑蘇黃省曾及皇甫兄弟董時以聲律相高而公之譽問翩翩海內矣已而以便祿養乞改南得刑部員外郎久之出守歸德歸德故州也睢陳之間多巨盜稍稍嘯聚切覬非常者改爲郡而公以才爲郡太守佩二千石印綬省出填之下車不數月郡中肅然當是時公

以彊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憂歸歸築一室於前山之麓且耻賢豪士不當以五言終身也於是下帷讀三代以來孔孟莊烈荀揚下及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最注心者古六經令所刻諸經札記是也服闋補衡州衡僻楚之南服故多廢而公則撤去故守歸德時幹局稍稍以經術醞釀之不務聲名惟以廉白長厚持大躰民甚德之朔望數進父老於其庭與之揖讓問民疾苦復飭石鼓書院與諸生弦誦其中歷遷

至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河南召爲兵部侍郎典戎政嘉靖壬戌會虜犯京邑　天子稍厭司馬以下會公從諸公卿祝釐西齋宮　上從帷中望見公貌寢出公爲南工部侍郎尋卒于官予嘗按公學凡三變而其沿宕上下初釋褐時競爲聲詩然鑱刻藻麗過南省則洗去沿華合響郎劉諸大家矣歸德以後稍進經術然所至猶不能不以才指相高守衡州則寢寢近古循吏矣已而由戎政來歸又若

泠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沉顯晦不以侵鬪其心者殆庶幾乎古之有道者所著六經札記而下別有自知集樞筦集白石文集八十卷

閔師望　雷必進

閔公名如霖字師望烏程人莊懿從孫嘉靖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轉諭德奉　敕纂脩會典繼掌國子監嚴身率物不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壬子以禮部侍郎兼學士主教庶吉士與多士商論　國家大故使知輔養所急尋改吏部掌詹事府丙辰陞南京禮部尚書霖寬大優贍三典文衡一主武舉較閱精審咸稱得人歷官清華應制敏捷心虛神朗遇事能斷

贈太子少保

雷公名禮字必進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浙江提學副使官至少傳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宦履所至皆有聲稱且留心經世頗多著述

俞汝成

公名憲字汝成號是堂直隸無錫人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臬憲有集若干卷爲詞林所賞公生平精力在盛明百家詩一書計百卷搜剔既勤詮擇多當其自序有曰盛明百家詩予自嘉靖癸亥迄於丙寅始克彙次其集蓋盡平生所藏又四歷寒暑乃得詩一百六十餘家共詩賦詞一萬七千六百首有奇存之家塾用詔來裔且以備老景吟諷之資云爾壹不敢示諸人人

顧當好文之世士多傳說稱誦至有携楮墨固求印刷者或又以重費相購請予不敢當益爲秘藏如在深山石室中也獨念海寓至廣作者日多近承集刻見投或繕所傳示朝夕勤使不遠千里而來若過讓不遑其謂我何且窮探滄海尚有遺珠未經屠門詎稱大嚼是猶闕武庫者未盡其甲兵入寶山者自限于擷耳也坐是不能自安益加搜訪昔予有云倘歲月苟延當爲增刻一編俾成全書不然終爲闕典益重

屈之過矣是雖酬後贅言不可忘也爰自嘉靖丙寅迄今隆慶辛未又六經寒暑再得詩百七十餘家共詩詞賦萬餘首通前四十九冊竝前後目錄一冊共成百數庶幾海內興文之士一覽可盡雖不免遺珠之詆似亦可供大嚼之歡矣

孔汝錫　許子春

孔公名天胤字汝錫又號管涔山人嘉靖壬辰進士第二令籍山西之汾州先聖文宣王裔也詩文俱可傳其與謝茂秦倡和詩尤優于謝益謝入晉而江淹才盡孔反掩出其上矣

許泉使者名應元字子春號茗山浙江錢塘人亦嘉靖壬辰進士仕路邅迴久之涉官泉使其崎堂集文大有秦漢人規格詩有唐人風致蓋亦秩林不多得者二公卷帙皆足以傳世不廢矣

包元達

包節字元達號蒙泉舉嘉靖壬辰進士公孝友天植忠義性成秉道嫉邪毫髮不假兩使滇閩再按湖南能令豪右權姦秉跡斂手風裁凜然會忤奄豎誣以震驚　陵寢謫戍莊浪衛者十有二年聞母弟殞謝哀毀而卒識者惋歎公文宗西京五七言詩有開元風骨皆窮而益工莫方伯如忠比之虞卿云所著有包侍御集六卷苑詩類選三十卷皆行於世

莫子良

公名如忠字子良號中江松江人由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刻有崇蘭館集陸宮保平泉序云公撰著皆緣本經術博綜群籍檢括名理漸漬蘊藉尚躰要而發之藻蔚故其文深厚爾雅吁徐宛委躰裁於廬陵詩則抒寫性情諧合風雅而緣情躰物敷腴雋永其尤所膾炙于時者五七言近躰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槩其全躰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

若亟治之剸犀動中窾會恢恢乎游作者之域矣公蓋性尚玄泊簡薄世好而恬於仕進通籍以來數引疾家卧歛神用以一意著述晚解藩政歸杜門掃軌游神竹素里邑後進贊所業以就正公者公提衡其間披衷導窾片言解頤奉以指南一時懷鉛之士摳趨景從者視爲龍門信作者之端表也

王子新

王逢元字子新號吉山祖徽給事中憲廟時以直諫名父熹河南提學副使當弘德間與顧尚書陳太史並握江南文柄子新既出文獻世家而資性絶頴讀書一目數行下輒能成誦爲文落筆不凡詩宗少陵書法蘭亭聖教十七帖智永皆入妙品金陵書家至子新最著海内齎金裹幣求之者接踵於道而子新不屑也人因南原公之善書遂以大令呼子新又因子新家之

代有文人也乃益知王謝至今不衰云其於畫家宗旨自王摩詰至趙松雪刻意倣之用筆着色極其精工而古雅之趣尤不易得子新門閥既高人品復自殊絶以故倜儻視一世不樂仕進縱情花月之間壽亦不永至五十三而卒惜哉

許仲貽　金子有

公名墅上元人字仲貽嘉靖乙酉舉于鄉乙未會試第一初仕計部改儀部轉天曹郎以文選遷南太常少卿尋謫浙江運副起爲江西提學僉事仍遷南尚寶卿放歸家居高壽登臨詩酒克然樂也其詩温厚坦易無淺刻苦澁之態同時有金子有者亦南京江寧人名大車自號方山子弱齡業舉子郎能作奇語乙酉舉於鄉屢試南宫不第栖栖青袍竟以旅卒時年四十四

歲無子少與許仲貽謝應午陳羽伯讀書清溪之上才氣豪宕綽有時名

孫文恪

公名陞字志高號季泉少嘗作越王臺弔古文見者奇之嘉靖乙酉領鄉薦乙未對　大廷進仁禮之說　賜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忠烈公炳然樹大節而公與伯兄又以文武科相繼魁天下凡稱世家未有過焉者也乙巳以校勘　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修　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稱爲得人已酉遷國子祭酒其教先器識

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懸之屏間不以親貴開說有所左右諸士咸服辛亥遷禮部右侍郎尚書事必咨公以決其大者若　裕景府冠讀禮是也壬子　世宗即舊邸建元佑宫成以爲二聖重地妥神重禮選於諸卿佐　命公奉勅以行有司聞公至治厨傳甚具公一麾去不受襄鄧間方役民治河公軫其寒饑作詩遺守臣諸役者遂得廩於其吏癸丑改吏部丁楊犬人憂服除薦疏踵至徵拜禮部左侍郎未幾仍改

吏部遷南京禮部尚書陳較術業數事　詔嘉納之自近年來仕者謂留都爲遠外每當往輒不樂公之南也獨自請以行士大夫愈服公之高冀旦夕入相獲覩其所設施而竟不及召以卒公自少嗜書其在翰林終日手一編絕不與他曹事及既顯猶然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所著述凡若干卷與官諭蘂州王君友善

趙文肅

趙公名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人也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太子諭德官至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生平問學及相業之大堵已備在　國史及家乘中矣不遑複述惟是庚戌虜變余方離襁隨家大夫官北都目擊其難稍長而家大夫述公定難之功今畧記之庚戌八月北虜犯闕京師戒嚴勢甚危急集百官會議未定公時爲國子監司業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東於獄申理周尚文之功虜易退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公言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以上公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捐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得一首級者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　上覽奏即陞公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及虜退降公廣西

蕩波鼎典史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困言臣以宣　明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防護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辭朝不敢遠去上曰貞吉奉勅宣諭各營所領銀兩未有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經辭朝爲言顯屬欺誑其逮送錦衣衛鞫實以聞已而錦衣衛奏狀得　旨貞吉沽名欺上實非眞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東未放及至委用却乃畏縮敢肆誑議罷盛氣謁大學士嚴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公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公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公使出城餐銀勞軍時虜騎與諸軍分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公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公計無所出恐後時乃賫勅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比且復命遂得罪嗚呼當此衆心皇皇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誠足壯矣所著作多侃侃之論大都類其人云

劉子素　劉玄子

公名繪字子素號嵩陽河南光山人也博學宏詞余邑相去不三百里而遥素嚮往之無從得見其全集止見李太史評語云劉子素雄豪自喜不拘細故紬書既多著述亦易嘗爲玄湖諸賦學楚人詞亦云過奇矣今止取其玄湖賦燕臺賦孤鶴賦龍舟賦陽春賦荅楊升菴書上座主潘尚書笠翁書荅李太常中麓書荅高學士中玄書詩亦纖弱不副其人氣彙豈才長者固恒有此耶有子黃裳翩翩軒舉無隕家轂也

王懋中

王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是歲　上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王維禎亦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内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立道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遥劵合一試輒冠諸人由此名顯其後立道授編脩禎亦爲檢討立道十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之今事大

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楗也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覩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居無何病肺欲疏歸立道號堯衢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於海之側群樵人倘佯足終吾季吾誓與雲霄冠珮絶矣疏上未報而卒年三十八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立道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巖公爲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

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艱合然心
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
詞也是皆足不朽乃顧欠天道誠遠哉立道美
髭髯垂幾乃膂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爲奇將
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
誣耶

尹崇基　薛仲常

洞山尹公名臺字崇基江西永新人中嘉靖乙
未進士由翰林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有思
補軒集毛司馬東塘嘗推其詩莊重典雅

薛仲常武進人名應旂號方山嘉靖甲午舉南
畿乙未會試第二官至陝西兵備副使負氣節
能文章以高第夙望督學浙中廼亦坐不稱改
職尋復放歸假令爲他官甚不容於時又可知
矣予故讀其集而增慨焉

廖平叔

公諱峻字平叔歸安人也公幼峯嵩遇事敢任祖龍爲豪侵以諸生而力復之比舉於鄉卒業南雍有鄒夢鶴註誤當司以其父總制三邊故置于法後莫敢出公每痛其莫之反也比乙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遷至郎中以曉暢典刑而掌封事科尚書聞莊簡公凡難事務平亭公剛毅自持當堅決莫敢撓京兆叅軍鄧鶚托城社而墨久矣人謂不可問公竟致于法于鄒夢鶴則復平反之既不畏強禦又不避嫌如此凡議有不合即欲投劾去上官第陽畊之而僚輩因將甘心矣且性少愛猷好聲詩每謂詩至唐亦千古之良也至于明經興則固失之千里乃間有爲之亦惟資之所近焉耳其於格調體裁邈哉未之講在僚輩間儼然以詩自重或不中程度直以意彈射之復不能容人短長喜面折而多不堪其出青州葢麾之矣不至顛撦憾未釋也公歸不與公事視里中閥閱若邑屋而不爲盤間至郡閤與會當座而短長不屑與之往返莫不憚其莊城居樓如斗典籍敦彝其旨其署之曰甲秀非莫逆不與登城外峴山浮玉諸勝余輩則嘗從之游其別業秀而野環城之鉅麗者皆不及其雅致每引詞客對酒多與逢掖隱淪亢禮引上座初肅入戶輒手所作而揖曰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而輒酣呼逾快也蓋庶幾乎嵇阮之風矣公昔夢有絜之者言其不滿六尺而每咲曰吾其不杖於鄉乎生平無他病病而強半爲醒耳至病革矣家人洽木而竊潔之公覺而歎天年終矣卒于辛酉夏五月之閏有璉川集行於世

張子成

張蒙訓字子成別號惇物山人關中耀州人也先生詩文集各一卷葢觀察喬三石先生所選其子太僕君思綿刻之以傳者也先生乃戶部左侍郎張公璉第四子嘉靖甲午以春秋魁省試乃後就官襄陽教諭遂卒于襄陽卒未幾有昌黎知縣之命云徃三石先生談三秦文物輒丞稱曹士奇與張子成爲關中二才曹評秩搆詞精抉神髓每一摛出作者皆廢顧必不示人

稿竟淪逸獨子成集以觀察父子得傳斯文固有幸不幸哉先生詩古躰本漢魏近躰與王孟並稱然類浩然尤甚間亦有類太白者冲逸清遠盡滌浣綺麗而超風塵之表其文辭古朴渾雅馳軼史漢即如其所爲詩也先生之學無所不闚然于王孟詩史記兩漢書顧尤篤好不釋卷此其生平嘉尚者固有所合之也與近世徒剽紋糟粕而猥云擬古不同日而語矣

陳羽伯

陳鳳字羽伯應天人也其履歷載家乘中茲不具論刻有楊升菴批點陳玉泉詩選馮少洲評曰五言古體初啟唐人扃鑰後入晉魏閫奧七言歌行豪逸雄俊真得盛唐三昧固已迥絶流調矣五七言近體雅秀清暢玉孟之流也惟五言絶少傷平淡古人云字少意多薄有讓焉楊升庵書曰承寄示清摯堂摘存稿連日手之不釋其諸體之分信如馮子之評走所深致者學

古而不蹈襲以矯近日之敝良是嘗慨近日一二學古者規規杜子美不學其意而襲其句是少陵之盜臣也少陵稱太白詩爲清新俊逸豈曰規規蹈襲哉文章如日月朝夕常見而光景常新茲讀隹什有印郁見矣敢僭及之

黎惟敬　歐楨伯

瑤石黎君諱民表字惟敬廣東從化人由鄉貢進士任中書舍人擢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性嗜詩篇屢有刻本且善臨池之技其隸書得其師文衡山先生家法大爲宇内人士所重嵓山歐君生於廣東順德官江都訓導名大任字楨伯二公咸與嘉靖間六子遊著作頗多已有定評歐公青衣李英詩甚穩妥亦有小集惜逸其半

駱質甫

浙之武康有駱公文盛字質甫號兩溪中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吉士爲編脩官時年已四十矣一時同館之士多重其文無何乞病還溪間期滿不復赴有移書勸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娛而已其用意深遠蓋有托而逃者蔡白石稱公詩冲澹爾雅摘詞整秀出唐孟貞曜之上孫文恪稱其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樵談二卷

王允寧

王維禎字允寧陝西華州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歷官至南京國子祭酒便道過家會關中大震殞于家維楨性亢急於世少所推讓獨與餘姚孫陞游陞者與維楨舉進士爲史官日聚着作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終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笑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以是二人甚油油然久相好也維楨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漢魏近躰法盛唐

尤宗杜氏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于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后修辭否則歷月經歲筆不直下也維楨歿陞官禮部尚書爲之裒次得詩文若干卷曰存笥稿刋于關中再刻于蘇州陞敘之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摛辭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躰取重古躰絀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躰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才賢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所著有王氏存笥稿又有續稿並行於世

李子升

李公遷字子升別號蟠峰豫章人也由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績甚著詳弇州先生神道碑中公於古人好稱諸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君實劉器之於前輩稱劉伯溫王伯安其以政事行術居師友間者韓恭簡宋莊靖熊恭肅楊襄毅楊忠愍及鄭端簡曉也早歲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輩亭相公爲領袖貫魚而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

以干進得無愧業舉子者乎公所爲詩及文不甚多然往往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人得其一赫蹏輒寶藏之所著有詩文集續集十一卷遺集一卷摘稿二卷皇華錄一卷京畿奏議四卷兩廣奏議八卷濟南議稿二卷郢曲同聲楚越吟稿西軺集祇役襍言各一卷脩邊雜考三卷國朝故二卷皇華便省錄清音競秀錄星槎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卷行于世者半胡直序公鶯谷山房集云古詩逼謝近躰出入岑劉文則取材漢宋間然皆發諸肺腸語不眉銖寸之合而音中於金石之會至其瀹足雍容雕琢靡事又庶幾彭澤之從容矣

王子裕

先生常之無錫人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先生正德己卯舉於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父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於家樂莘

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決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歎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己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莘公皆此類比公及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大夫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嘗書數語於屏曰訓我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求我以詩昼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絶之晚季搆亭湖濱寶界山環植竹木華卉疏流泉立奇石其間時時焚名香手周易一卷擁膝兀坐興至則爲詩文或行草書數紙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墨點染山水人物花鳥先生于詩于文于書

若畫皆佇興而發不務刻削規矩前人譬之入水汩游赤手奮攫以舟爲馬脩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既高海內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畫寶藏之於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斗攢咸膠手不得籍氣勢爲奸會　獻后梓宮下

沖淤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月先生先期
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無事者留都額設馬
快舡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四千餘人
謂之幇甲幇甲費不貲軍坐累轉徙無告有
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
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
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　報允留
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
百餘年先生念法之必多巧匿爲避罪計乃具

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業營地
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爲立決
去留權貴人請謁嘿弗行時北虜歲入盜邊先
生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廩比罷歸貲故
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
死而靳之餘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
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仕以應摹歸則悉追
之先生嘆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債事戮
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

供洒掃實利其資先生執不可乃止于是當事
者人人稱王郎中才守逮屬倫輩業且竟大用
矣騏驥方發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
爲乎其仁哉今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寶界山
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勳
君出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
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
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爲乎使天下父
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歎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

自謂有得於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
笈從之人人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
其殁也門人私謚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
選祇役稿原筮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於家

喻中甫

喻公名時字中甫號吳皐河南光山人也公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爲姦隱賦賄出入若大雀荇然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爲絜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鄉小民關閱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笞十餘斥遣之各自得意去

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事也郎不敢望得公一嘖咲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公不爲操切假惠文彈壓閭右時時有所劾治皆取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亡敗墨吏郎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名無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補公對曰必不

也謹當外者王公奇其言而疑其不離後乃心服公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狡紿我且事躰大勿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紿我而我遽絶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採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公又條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獪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郎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

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而當饒得離或強公毋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歲大稔而離額亦不虧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卒毀瘠踰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稜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治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都御史

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拊循其吏民練兵實遏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逡巡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爲令屬江南運爲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免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脚直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爲謠曰蔓蔓鼓詔可仍著爲令公益精勤於職爬搔垢弊殆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奬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兎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徼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巢獲百餘級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

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爲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強起其職條上四事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允　詔次第行之公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爲諸生所撰撰經義策論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

茅邦獻　吳峻伯

茅公名瓚字邦獻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第一授脩撰歷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公頗嶽嶽自負所著有見滄文集四冊葢非苟作者其於舉子義尤留意於策塲另著爲書云士子多傳誦之

吳公名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弱冠以禮甦浙嘉靖戊戌登進士授江陰令轉刑部主事同考會試所舉得名士歷山東提學副使齊魯之士蔚

焉改觀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平巨酋諸夷畏服尋改南遂歸嶽家世稱雄顧折節恭儉性直諒尚氣節好古篤學爲時所稱之所著有詩若干卷

陸子傳

陸先生諱師道字子傳蘇之長洲人始成進士所射策入故相夏文愍公言手大奇先生爲言於故相李文康公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　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而得工部都水司主事任職潔廉無害夏公內自恨奏改先生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勅先生雅不欲近相臣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詭因毋陳宜人病請急

歸侍久之陳宜人病漸劇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畧稗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窺手抄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益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絕又傍曉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先生徵明者里居而亦善詩及書及繪事先生造門用師禮禮之人謂先生業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秩目文先生耶先生以秩藏道者也自吾

須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奉之益篤文先生亦篤好先生即膠漆莫踰也諸臺使慰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抶其黨攄津要以相翼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醜之莫肯爲用而吾吳最盛前先生者有王參議庭陸給事粲袁僉事袠皆里居與先生善而先生所取友如王太學寵彭徵士年張先輩鳳翼兄弟多往來文先生家與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從評隲文事攷校金石三倉

鴻都之學與丹青理茗盌鑪香脩然竟日間從諸賢出遊泛石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丘上方支硎天池玄墓靈巖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跡之於山水間先生亦無所拒取酣適而別興到弄筆得薄蹏阿錫一點染若重寶葢是時海內懸格以購文先生跡次及先生先生不爲意尋而陳宜人以老壽終先生哭毀幾滅性而素所友愛弟安道亦卒以是日邑鬱忽中風厥憒喕沫久之漸愈而性

理亦少錯矣先生林下踰二十年執政者新欲名起先生乃起就補南儀部　召爲膳部郎中甫　上擢尚寶少卿尋奉使祭秦先王公殊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焉乃縱遊二華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温泉弔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秦之嗣王習聞先生名厚幣以饗先生謝弗納歸署尚寶篆亡何祠復作乃再上疏予告歸歸六年卒先生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以表寓也卒之年六十四所著文集

左史子漢鐫若干卷

喬景叔

三石先生喬公耀州人也諱世寧字景叔公生有異稟日能記數百千言又強學不倦雖至老未嘗一日不學問古詩法漢魏近體法唐文法秦漢融貫於古自翊架矱一時作者歛紳嘆服咸稱不及遂卓然爲名家今所傳丘隅集是手自芟裁者也初公在諸生督學使秦公文何公景明唐公龍皆目爲國士嘉靖乙酉舉于鄉果第一戊戌諸進士對制獨公文剴切粹美業已

寘進士選首會唐公爲司寇與讀卷見文詞大類公於是間語諸同事語稍泄執政意忌遂不以選首進廼出身得授南京戶部主事凡再擢至郎中搢紳學士若馬公汝驥崔公銑莫不交好於公許公穀孟公淮皆自以友而師公各枕經籍書求通其願未幾公擢四川僉事分按川南地川南控引越雋猺狪諸戎號難治公盡取其文因蜀之寮案致言於公公置之不爲理有蒲人告嘉州人不償貸州笞之死仇蒲人者謂蒲人毆之死信于御史公爲白其冤瀘人黃蒿豪猾官府不能制捕得之御史欲重諸法公以數問訊無左驗罪止徒蒿得不死諸所平反多類是於是川以南無冤民公爲湖廣督學使湖地綿邈公試士歲必遍岡所遺逸士所擢拔無

愧頹其所厭抑無絀辭人人爭自濯勵文教大興公又敦本樹標因質成善湖之士莫不以名檢德行相爲引重故士之以文藝舉以才誼著者一一皆公所滋植故今雖去楚幾所年士人感奮不啻一日謂善教之得人心者非耶歲庚戌虜犯　京師　上遣近臣募兵河南議緒紛拏公適以參政涖任獨選丁男壯者從軍裁損供費後諸應募惡少多道亡且鹵掠獨公大梁部署兵全無不法者尋督餉小灘小灘故監兌於主事第主事多聽商賈閉糴計使轉餉者無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褶嬓閱訂

章道犖

章公美中者宇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階轉官因翔其值得倚藉爲利公令轉餉者分糴旁近邑奪商賈利而坐失主事陰所操縱民便之河南至今遵爲成法公又有田賦議宗室議皆 國家大計惜不能盡行云公自河南擢四川按察使以憂歸公在官十五年歸十年自讀書外絕無嗜好聯親戚同姓以恩義周其窘乏敬老撫孤嘗作糾宗碑族譜急鄉里之患不責其報關中士大夫勸公起官公不應司馬楊公博中丞殷公學御史崔公棟李公秋交疏薦之竟不肯起嗚呼世所談文章士不閑經濟公行足世師鬱爲儒宗纂英藝林祝文章特一技其所建造率鑿鑿副名實抱奇不售自靳其用迺後人咸克世家業雖不當世後必有達乃其所歟

章公美中者宇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已警頼九歲善屬文稍長居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生脩贄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母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爲潔脩自矩寡合退曹傲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棄暮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揆口囁嚅索管染側理竟促鏑之笥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

時疫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持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厩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爲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讞即它顯貴人居閒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爲高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耶公曰吾虞隳三尺耳不能爲七尺

計民舍灾公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攝七道篆事如剸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猺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幘之咸惴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撥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搗賓利猺降之土兵當調

而北禦倭公戒毋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僇以故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脩明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雕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箐砦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四十四云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

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

陳子兼

四川右布政使雨泉陳公諱鎏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爲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參議河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參政遂爲其省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寬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權江陵稅再起婆娑滇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產搆一堂廣袤僅尋丈而扁之曰巳寬公善八法精行草擘窠怪偉遒麗而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洒洒顧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輕刀短屐獨游山水間客召之飲卽飲飲少卽隗俄坐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真類是

鄭元侍

鄭廷鵠字元侍瓊州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卽上便宜司空奇其才居三年閽豎亡目不敢干以私以父艱去起復禮部儀制司主事尋給事吏科轉工科以京師地震條陳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俱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請遣司馬侍郎督之築關城增水壘夏潦庳不爲齒秋高虜無所乘貴州地連三藩勢不統一總督巡撫不兩置置一控三重其權于法便京師草塲併御馬等領之者率歲遷因以滋弊願三年爲限蘇松等郡以才賦雄天下乞專設參藩董而責成之四者皆國大計也庚戌當大計吏疏皆手出以公正稱又論三途取士及黎情諸疏無慮數十上陞江西督學副使轉參政以母老乞終養居石湖爲娛撫按官交薦之廷鵠性介謝官屏居濶於問遺竟不起著述數十種凡百餘卷

楊虛卿

楊公名載鳴字虛卿別號武東江西廬陵人也其先文貞公士奇爲時名臣嘉靖戊戌成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推官行取補吏部稽勳主事累官至通政亮節峻履不媿其先公詩逼杜文畔晚浸瀰王蘇汪洋所著大拙堂稿若干卷惠州志囷喻錄并行于世與余先大夫同官吏部余得之過庭者頗真殆非阿私所好也

楊君謙

公名循吉字君謙蘇州人也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卽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輿

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　上所幸愛　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　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韝韐戎錦已怪之循吉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　上畢每有賜輒行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閒謂曰若嫻樂能爲伶長乎循吉

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他語懇　上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徃哲記而奚囊樸纂未成書

都玄敬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生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請於　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爲郎數奉使必游游必凌幽險探奇勝攷究掌故金石古文摹搨抄録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澹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爲事卒之日家唯藏書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跋詩話賓話玉壺氷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學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爲帳中秘

陸鼎儀

陸太常公鈇字鼎儀崑山人其先冒吳姓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陸姓授翰林編脩預修　英廟實錄成遷脩撰侍　皇太子講讀公貌清麗善爲容止當進講　皇太子目而亟稱之滿九載擢右春坊右諭德　太子立是爲孝宗進公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　經筵日講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幣屬纊疾予告馳驛歸亡何卒計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爲中書舍人公之

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爲文簡勁有法而不喜爲敷諛詩亦如之所著有春雨堂集若干卷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里同年同館而夥死其詩寔勝之

王祿之

王酉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頴敏善書畫爲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選法不宵阿私尚書鉉漸以得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爲嶺南幕官尚書用例格先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徐公階爲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録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畫求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瑯金薤謚如也

彭孔嘉

彭年字孔嘉長洲人少游於徵明而潛思大業弱歲從事讀誦遂皆窺通之徵明大稱焉名目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相風爭相慕有名於仕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宰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彊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

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跡遒勁貴於時

王履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溁峯公守字履約吳縣人也公爲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秃文筆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舉止詳華時人咸器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出按秦地邊事還爲都給事中遷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還右副都御史理留儲毋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孝友慎應隅

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于年未究時咸惜之

王庭

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進士歷南曹郎有聲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精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既遷參議遂決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間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苟稱晚歲過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顓共養焉公得其寬終壽八十餘

詞林人物考　卷九　十四

茅順甫　高文中

茅鹿門名坤字順甫浙之歸安人以舉子義爲海内山斗由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平生喜詩篇所著有白華樓藏稿又有玉芝樓及髦年錄等集其品較古人書甚精當古今文皆足名世誠一代人豪也

高光州名應冕字文中號頖湖仁和人以鄉舉爲綏寧令遷光州守歸與田豫陽輩結吟社於西湖有集二卷乃茅鹿門所選定云

詞林人物考　卷九　十五

一第七四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反内

馮汝強　馮汝行　馮汝言

馮惟健字汝強號陂門一號冶泉青之臨朐人嘉靖戊子舉人未筮士而卒馮氏爲青名族昆季才擅海嶽陂門之作奇思駿發古選沖逸近躰嚴整蓋傑作也

馮惟敏字汝行號海浮少洲兄也詞雖逸而氣未雄律雖協而調少遜然三伯仲俱以著作名家馮氏信多賢哉

馮惟訥字汝言號少洲陂門季弟也嘉靖戊戌進士官江西左轄其詩俊逸秀麗縱橫繩墨間時出奇峰亦騷壇一大匠也

侯舜舉

公諱一元字舜舉別號二谷溫之樂清人也以進士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精爰書所讞決必據律然時時參伍以情郎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尚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必挾公從曰郎不悞我其所與游諸曹郎君王君問皇甫君汸蔡君汝楠王君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內知名士工爲詩每讌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爲貴而公尤膾人口屢遷南京刑部郎中

進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分守北道署故在省而海北相距千里而遥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以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勒習騎射信賞必罰所部皆悉成精卒以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乘月登樓賦詩居然有越石長嘯風亡何遷廣西左參政政公之在大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公御史大夫周公延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者而毀遽及之

何當也於是公得用恭政秩調雲南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指衆而驕嘗闌出城外又時時溷臺司白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執不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徭寇廖金牙謀據之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謀寇遂平自是連徙内地爲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政司利藪公以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即庫官吏毋敢染指謳謠載道故相嚴當籍

貲不登數頗株累它親曲公從容調停得以毋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以自名入覲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爲請時相止之勿上而它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數語也報致仕邸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官中事既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右矣再拜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日公遂行餞車填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笑自如無幾微見顏色提學徐君嬪贈公文以

為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言公歸創環璧書院伊湖澹蕩在目闢西圃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踵接折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咏詩畫東南之勝者餘二十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後乃得公然謝監躁而獷公雅而恬不相當也公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之内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時竭每謂薄田僅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籍一目數行俱下老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著詩文集爲卷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陳堯字敬甫世爲揚之通州人弱冠舉於鄉名聲驟起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治清江廠有廉勤聲累轉營繕郎中值建造繁興公省金錢以數十萬計擢知台州府調知南安府皆稱良二千石已而轉長蘆轉運鹽使鹽課驟增而商不病歷任廣西右參政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建勛獄與巡按御史不能爲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其治白蓮教暨大酋鳳繼祖皆以不激成功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已而移疾歸所著有梧岡集梧岡續集史衡大觀樓漫錄諸書

陳公名建廣東莞人以鄉舉爲縣尹罷歸建狀貌寒素人望而輕之然性縝密積學習于當世鄉人故翰林黃佐復資其載籍以是究繹益遂乃自洪武至正德末編著行事曰 皇明資治通紀若干卷又著世務宜興革者曰治安要議時講學者皆尊陽明排斥朱傳建遂推本朱陸條分縷析爲學蔀通辯自序先是羅整庵作困知記致書與陽明辯其旨頗同於建建後至南京欲上所著書會病卒

凌季默

凌公名約言字季默烏程人也少有異才又承家學涉躡廣博網羅百家言試必高等苦抱心疾不能終試由選貢中嘉靖庚子應天鄉試授全椒知縣歷汚陽知州廬州府同知南京邢部員外郎所在咸有政績性開爽踈朗不爲町畦瑣鄙之事與人和然其介有嶽嶽不可奪者在廬時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爲洗採　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

完　詔齎金帛加等有居閒而橐金於茶及酒者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有勢權求郡縣賂不得輒加辱公獨義形于色其人愧反加禮焉嘗曰即以請非義干進雖斷頭陷胸弗爲也以母老請告服除不復起所著有鳳笙閣簡抄

嚴文靖

公名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淹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禮部尚書改吏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子告歸公少通頼工秩文善書嘗一主試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文當　上旨得驟貴重所賜有綉麒麟豸腹它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　上一令

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益自勵爲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郎陸光祖主之拱手而已既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望于江南北而公之爲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鈞禮所賚予寬貸其聲多在閭井献畝間積二十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訃聞官給葬祭賻贈少保

生卽更名稚隆者別有傳

劉介夫　洪舜臣　李少偕

公名節字介夫號梅國大庾人以明經發解江右登進士高第駁歷中外有聲其爲都御史保釐東粵日多美政可傳天才夐異詞藻逸發倚馬揮毫立可盈紙其子魯初輯寶制堂私錄乞林公廷棉方公豪爲序而梓之後又有梅國集行於世自聲詩以及諸文自奏疏以及儷語種種俱列洋洋纚纚抑何備也

洪公名朝選字舜臣閩之同安人嘉靖辛丑進士由南部郎兩任學使累官侍郎所作大有氣岸類其人

李公名時行字少偕號青霞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出宰嘉興晉南京兵部主事以事已官遂不復有歸志徧遊吳越齊魯諸名山所至寄情詩酒蓋落落世故若無所嬰於中者其詩琅琅可誦

瞿文懿

公諱景淳字師道蘐之常熟人也公之爲經生業其思川湯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爲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爲蹈狗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爲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

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脩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　誥勅封懷慶諸王爲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秦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

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
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
爲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
工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　今上初以禮部
左侍郎召旋用　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
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
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小
間強自力北朝留侍　經筵脩　先帝實録
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

骸骨上燕公憊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遂
卒訃聞　上爲下所司治葬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爲人孝
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爲
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
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重若相臣而
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
氣其介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旨徙鳳
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惧謬爲恭敬餞迎用

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紀
也而　上已密使詗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詗狀
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
嚴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
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
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遥度
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
而賊日夜蹦躂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

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
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
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陸太保
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
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
公公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
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
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

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
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勁甚而
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迕公
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
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
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爲程式文行世誦
之以爲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蹙
而應之有餘功其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蘊
春容乎言之也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朱子价

朱曰藩字子价寶應人中大夫應登子也幼卽
好古文奇字解音律作詩句已卓犖不群乃弗
屑屑於舉子業早已先人故識關西李梦陽於
京口追送高沙許其家學淵源侍姑蘋顧璘於
息園觀花上方玩月見所賦詩稱賞不已遊白
下與吳人王寵文握手談藝相得驩甚恨相知
之晚兢肆其力於漢魏六朝間務探作者閫奥
久之盡以平日沈酣經史百氏者一吐其葦於

著述機軸必自已出不落他人蹊徑成都楊慎
爲選其七十餘首以傳且序之曰射陂子之詩
犖然當于予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是時雖未
第而名已騸騸起海內矣年四十四始舉嘉靖
甲辰進士爲浙之烏程令烏程劇邑賦重而政
繁乃勤敏廉靜行以愷悌宿蠹積害一切爬梳
靡遺茗雪間有詩社長興劉麟免大司空歸主
之政暇則徃從其遊徜徉於峴山亭碧浪湖倡
和竟日亡其身之爲令也無何擢南京刑部主

事遭母憂不赴服闋仍補南刑部轉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禮部主客司郎中留都事簡常閉戸
讀書而素工筆札門外持縑素求詞翰者纚纚
不絶得尺牘者咸藏以爲珎居三年所乃陞九
江知府郡本貧瘠當水陸之衝舟車厨傳日迓
送過客窘于百費則縮補移綴以給疲劇歲侵
則請粟賑之新瀟溪書院以館諸生經講授者
二百餘人靖節祠白鹿洞皆脩飭毀廢倡舉風
化建青居館于圓通寺右爲往來士夫駐驂之

所又欲議移都昌團山驛以紓德化供給之困
事雖未行而江州之民德之矣辛酉　景王之
國曰藩病憊猶從卧榻中調度凡費心劬神瘁
竟以是秋卒於官囊惟俸積百金僅足給喪諸
圖籍充溢几篋平生詩文有山帶閣集三十卷
論者謂成湯陵廟碑朱氏世録序足稱名家云

李于鱗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
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政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
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
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
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
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
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

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
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
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
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
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
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
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

文則心服靡間言葢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
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
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
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
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
爲天地所秘者創出于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
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
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
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寔以劇守文法

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爲
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名計出曹一瀛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
舍郎徐中行梁有譽吳人王世貞及吳舍人國
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
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
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
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抗
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

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
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容恭講鞠膻睨上官
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
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詔矣
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
至於斯也吾豈未之見也奏計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
鱗暠暠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

輔前後尉薦七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
以顧得請白踰志嘗蹋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
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
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
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
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
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淄三載贈郎寶如
于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

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
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
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
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
老家居遂上疏遂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
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故事
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
日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

無所涸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
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
報謝以是得簡倨聲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
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復用薦
起浙江按察司副使嘗視海道篆按敷軍實一
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
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皷舞相
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
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

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曰
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

許殿卿

許邦才字殿卿號空石濟南歷城人嘉靖癸卯鄉試第一官永寧刺史遷德周二府長史王元美序其梁園集云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所倡和獨多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侶遍天下其所願當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爲王官而諸王微侯無能相引籍居墨墨不自得益專其精於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

馬長卿者即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客士大夫求斯園於夷門繁吹之間固以失之而睢陽之傷烟荒蔓迷於焦嶢坡陀者固不可以目指追數也毋亦其所恃以存者特枚叔二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季而游客士大夫又安知其不因殿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也

周叔夜

周思兼字叔夜號菜峯公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益下筆千言不能休常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生此語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平度州知州多惠政時藩府闔縱奴奪民産有僉事某者捶其奴斃之獄閹嗾王奏之將擬重辟當道檄公再訊僉事竟得如故官旁郡饑民掠倉泰府將加勦公曰此輩赤子饑求食耳柰何激之爲變亟作小木牌數

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皆得就撫爲良民銓曹因攷公治行最擢繕部員外督厰清源州人遮道哭送立祠生祀之在清源會河勢將決公爲禱于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之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得無魚已擢湖廣僉事除宗庶五將軍豪橫殲巨盜劉某于江黃間聲稱尤籍會丁內艱前後哀毀鷄骨服除竟不復仕優游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諸生請開倉賑貸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攝

小艇携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水間絕不令人知其他隱德不可勝紀廟堂方大用公超拜廣西督學副使竟遘腓疾卒朝野惋歎諸生請祀學宮因私謚公于鄉曰貞靖先生公文駕軼蘇長公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所著有西齋日録學道紀言及周叔夜集行於世

汪伯玉　李伯承

公名道昆字伯玉歙縣人也嘉靖丁未進士由兵部主事至兵部左侍郎其爲主事時先大夫爲其曹長且比屋而居與公交莫逆余母與其夫人蔣氏亦稱莫逆壁間開一小門每兩曹郎入部時兩夫人亦聚首而談是時公竭力於古文詞名甚著而余才離襁褓不知所嚮往及公巡撫湖廣晉兵侍乃因父執故時時得請益焉見公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卑睨久之公曰而無

苦其多也此不過備檢証耳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璧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三傑耳余又問類書何者爲佳公曰此等書譬之正陽門前市碎綴者終不成片段生平不喜觀之是時副墨已盛行尚未有詩及太函集出卷帙頗富而詩亦備矣弇州先生極相推重海内亦有定評余小子何敢置其一喙

符卿李伯承山名先芳字伯承山東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嘗爲新喻令游意詞章馳聲藝苑所著李少卿集卓然名家矣

張太嶽

張公名居正號太岳湖廣荆州人也嘉靖丁未進士由館選至少師其生平未得傳志不敢輕述惟記其賀李石麓轉翰林學士詩云魚珮初懸入禁闈承　恩新寵奉宸輝沉香花發仙人藻雲錦絲裁帝女機直曙日聯溫樹近退朝宵捧　御蓮歸上林有鳳栖梧竹却放冥鴻海外飛又泊漢陽望黃鶴樓詩云霜楓蘆雪淨江烟錦石流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裡見仙人樓閣鏡中縣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詠獨鳴舷二詩皆俊麗清爽萬曆辛未先進於禮樂全章程式出公手博士家至今誦之

林貞恒

公名燫字貞恒號對山宗伯公子也嘉靖丁未進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伯父康懿公日後代而濟美者此子也督學江公以達奇之過康懿公曰公家千里駒也華亭平泉陸公得南宮卷奇之此必有家學者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景王出閤充講官分宂用事子世蕃邸第與公居比舍挾以要公曰王之國講官當遷長史使人道意公正色拒之後不果遷徐文貞當國思大用公自洗馬擢祭酒祭酒公署創自文安歲久圮甚公捐俸新之曰此朝夕先公也訓士一遵先軌陞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會中官奏脩九陵意有所取　上命公往勘公奏言惟長陵應修耳　上允之省費鉅萬中貴側目公當北虜犯邊條陳七事後改吏侍經筵日講語多剴切俄有旨調南佐南銓者五年署篆禮部魏國子長邦瑞已咨大學復以少子邦寧請當事者惑其私陰主之公曰以嬖奪嫡非制也魏國

門寂爲請于公執不從未幾言官聞于　朝竟
襲邦瑞萬曆改元進公南京工部尚書裁冗濫
禁請托曹務一清改禮部以母喪歸部使者薦
公中外望柄用公亦留意當世朝章政躰人材
吏治無不熟計立朝風采傾動一時人和高文
端公蒲州楊襄毅公尤推重公每事咨決獨以
正直忤江陵竟不起用惟徐陸二公歲一寓書
重知已也家居毫髮不苟舊廬邇燬假康懿祠
以居蕭然如寒士或勸公貽書政府公曰此先

司馬家法也門生故舊書問不絕稍涉非意則
謝曰吾婺嫗也終不以晚暮易節甲戌大旱公
憂菜梓禱於鰲溪廟大雨庚辰夏又旱公禱如
初纔暑嬰疾遂不起云前一夕星隕訃聞

王元美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自稱爲弇州山
人公生而美姿觀風采玉立六歲出就外傅輒
嗜古文辭十五已淹綺如宿學屬有鬻寶刀者
其師戲令公詠之公應聲曰少年醉舞洛陽街
將軍血戰黃沙漠師大詫賞丁未舉進士文名
益大譟長安時已有忌之者一知已謂公曰子
才故應館職然必容有所附而後得公正色曰
以附得館某義不爲也竟弗與選久之授刑部

主事曹務既簡益以辭賦自娛與濟南人李攀
龍廣陵人宗臣武昌人吳國倫吳興人徐中行
稱同調曰五子詩文躰格尚高華俊亮聲稱翕
然諸子竝高才公才大直籠罩諸子而公最推
轂攀龍固安崔令者強項持法嚴厲校以事干
令拒不納衙之黜吏誣令盜藏校遂嗾厥巨璫
捕令羅織無所得覆送法曹公立白之竟坐吏
戍而令還職其侃侃持正類如此公才高一世
所與二三曹偶率當代後物意不能亡所睥睨

人多側目而相嵩才公欲引公爲重弗屑也于是公既始此矣銓曹兩擬公學使皆爲嵩沮久之始遷青州備兵使者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行劫有司不能禽制公至大閱兵練士器甲騎射營伍一新嚴保甲懸購盜賞善鉤距法萑蒲往往竄他境去神明聲日聞于都下相嵩滋不悅公亦知之謀去而避禍已未弟世懋復舉進士公喜曰吾息肩此其時哉將爲乞身計而司馬之變作矣先是楊忠愍公繼盛抗章劾相

嵩專權誤國下獄公訪之獄中相共飲泣繼盛以其孤託公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身代疏草出公竄削及繼盛死東市公新爲含斂哭葬而遣一使護其喪歸司馬公在鎮聞之亦搥擊詈嵩嵩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陷公父子逮司馬下詔獄公聞而急解官奔赴　闕下將求代攻不怖不亂精爽湛然公天挺靈喆博極群書才氣雄偉骨力勁蒼下筆霆擊颺馳嶽立海邊

倫力辭不允當道及內外戚屬咸以大義責公不得已勉起赴官酌晉喪變風俗裁供輸蘇民困聲猷卓然居一歲遷浙江參政去墨吏之蠹民者擊強宗巨室之豪橫者吳興久雨民貧者桁腹而待盡富者閉囷以求贏公捐俸設法勸禽民賴以全尋擢長晉臬入澤宮錄文多出公手爲諸道冠丁母郁夏服闋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爲太僕寺卿頃之擢御史中丞撫治陽陰風稜益著不悅於江陵授意言者斃公歸越一歲補應天府尹公未行言者復希江陵指論公于是歸而世念漸灰始究心性命大事尋以薦起南少司冦已遷刑部大司冦乞骸之章三上得歸歸而病旋發臨殁不怖不亂精爽湛然公天挺靈喆博極群書才氣雄偉骨力勁蒼下筆霆擊颺馳嶽立海邊臣鄭僑更生茂先東方曼倩梁四公殆無以過燁擘鴻蒙磔裂今古宇宙之間亡事不知雖胥

境與神遇法與心鎔萬象總而亡極元氣蒸而
日新靈機鉅軸海内懾而宗之議者謂我朝文
章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王而精至元美而大
知言哉公少以才自雄意不可一世晚而身經
多故益歸恬和文章鞭撻千古陵轢徃詰字挾
風霜望者辟易而性度寔弘厚長者高風鴻名
爲後進領袖於戲盛矣

宗子相

君諱臣其字子相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
吳郡尋遷圩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
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其宏
人始妊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丹三卜人
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爲人秀髯眉豐下
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儁自喜當其踰齔時習
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
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

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
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
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公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
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絶不復通他曹郎而
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吳
王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
會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
無目擿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
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

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爲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莊君不悅曰丞爲蔡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去罷自是贐贄俱絶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秊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糾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

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爲文記之復諧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疑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禋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惧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

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

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爲贖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筴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激節寧

爲籍毋寧爲季此豈跼蹐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爲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

吳明卿

公名國倫字明卿號川樓興國州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參政穆文熙評云明卿律法精嚴光燄動人有明珠走盤之勢葢在七子中可以方駕于鱗元美矣王元美卮言云才不勝宗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景相配又云五七言律已極玅境敬美秩圃擷餘云五七言律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處藏高

謝茂秦

謝榛字茂秦山東臨清人貧無昆衣食單身旅游趙王讌浹好文招引四方曉文義者處彰德時與晏賞借其筆札訓遠近士大夫於是榛亦至初數製小令奸邑顯人因得見王王稍資給之然榛一目眇躰貌庸鄙而口又澁遲不便快王不甚禮每因吳客顧天臣鄭若庸葺白事時有陳乞王達意爾已而學爲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倀倀若駭人終席不

自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墊不覺也以是詩益工自號四溟旅人久之濟南李攀龍吳下王世貞輩結詩社高自標置攀龍以鄉里故間操其詩示同社曰有布衣人若此衆大駭曰若布衣邪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尋携之京師力爲延譽一時都下喧喧傾睹四溟矣然榛少不學爲詩患少故寔每見一字一事則識以俟之歷年不虛置至必得佳對乃構成聯故近躰絶句多可頡頏名沔而至大篇古調則猥

靡本末終莫自覆也榛既以詩重諸公間而又能平白盧柟獄聞之者益義榛而榛亦扼腕時爲人說之攀龍以刑部郎出知順德榛以故時與晏賞借其筆札訓遠近士大夫於是榛亦至初數製小令奸邑顯人因得見王王稍資給之然榛一目眇躰貌庸鄙而口又澁遲不便快王不甚禮每因吳客顧天臣鄭若庸葺白事時有陳乞王達意爾已而學爲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倀倀若駭人終席不

順德無狀不任爲守諸社中人廉其故移書四遠誚讓榛榛名頓減而攀龍作絶耻榛文云當是時榛實負不直無所自解而趙王亦甍王所招諸賓客各散去榛老益窮有子五人無生計事事悉仰榛榛日伺謁諸宦游門少所顧者已而走大名大名守鄉人也頗與假借有妓兒與交夜挾之逸去其家憚太守不敢追乃詣潞安諸王孫當或有好事者而竟寥落也后藩臬官

一致之則榛與妓乘破轎敝帷前後道上行道

上人送目傳笑之日作詩投人迄無佳語而名益衰榛初刻集曰四溟旅人集已曰游璧集顧性善疑多變歲有改異板字剜徙過半而所更反不逮舊在山西時汾州孔天胤徵甫與和曰同聲集然共風益下不如孔也

徐子與

徐公名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成進士為北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為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懽益甚諸君子既刻異相責課務在絶他遊好一意行

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茂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為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為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會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最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拘時輩語謫初子與為郎時數擊鮮為賓客懽

仁論謙不識慕而于者輒輕貲賑之多貸里中人金久之未能償

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即喪中超爲山東按察事僉事爲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滇少參知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

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爲惟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既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儀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

皆手自閱署紙落如飛會　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間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頹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過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柰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柰何令

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斂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庶足稱矣所著有青蘿館詩集後又有天目山人全集梓行

張子畏

張公名四知字子畏河南汝陽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是歲禮部所籍奏士多海內文學之選號稱極盛而　時諸公聚　闕下若維揚宗子相嶺南梁公實吳興徐子與豫章余德甫鄂州吳明卿西蜀張肖父輩竝馳聲騷苑而諸公者更喜鶩新調競單詞隻句之雄轉相引重爲名高少年爭附麗之而汝陽張子畏卽翱遊諸公間意獨不謂爲然數以口語折諸公諸公亦折

子畏兩不肯相下乃子畏愈益閉關下帷湛精極思自攻其所好久之出其所爲古文詞類能刻削浮豔直臻雅道洒洒然成一家言諸公竟不能詘也子畏初郎比部尋調兵部已晉視篤部篆篤部職典遞遷往時傳符闌出干者如蝟子畏一切拒絕卽大司馬有所縱舍爲貴勢人地子畏直持之不毫髮假貸以是貴勢人多銜之居亡何出爲四川按察僉事比至所部壹意脩舉憲躰故示嚴重五馬大吏來関白事不長跽不起坐而諸所懲汰尤峻貶墨望風憚於神君川東故有禹坊會蜀府公阿寵臣陸某意撤所司爲其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子畏斥之曰宣公卽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毋玷累宣公爲也或以聞撫公撫公大慚恚欲有所中而子畏以毋病業上書請急行矣明年撫公念前恨不已竟劾罷子畏官而子畏旣罷官居汝自傷坎壈益與世踈一夕忽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窘而嘆曰嗟乎天將畀余以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子畏堅鎖其戶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旁羅圖史惟以著述自娛而已汝故南北都會士大夫喜務豪舉每招客或徵歌選舞以爲驩而間召子畏則悉屏弗御卽弗屏子畏亦不赴自是汝人目子畏爲崖異罕與之往來乃子畏之自信較若刻畫終不肯少刓以狗衆人也所著書有韶亭詩集若干卷雜文若干卷中州考若干卷崇古韵證若干卷四書釋義若干卷藏于家

董元漢

公名傳策字元漢別號幼海上海人也嘉靖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時分宏相貴幸方擅國諸臣以直言觸迕斥死者已數輩當是時苟有一毫濡忍自愛其身鮮不齒舌鼠竄噤不敢出一語公獨與吳給事張比部披　帝闇抗疏言曰夫威福刑賞人主之柄也人臣得以竊之者是謂臣疑於君臣疑於君國未有不危者幸披其枝不披將塞公間矣大臣怒甚即逮詔獄榜掠欲殺之賴　先帝仁聖貸其死謫戍南寧南寧廣中最惡地瘴癘之與居猶獠之與徒至者死不旋踵公方夷神委命日進諸士子於庭相與講藝論道間與衲子談理性初若不知在南中者後用召起官至侍郎著述有采薇幽貞遠塵邑歙諸集莫子良何元朗諸名公序之矣其矜舉子義四書尚書皆有所發揮焉

徐叔明

徐公名學謨字叔明號太室由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其生平宦績甚著如爲荆州守而爭　景邸沙市爲禮部而爭　陵宮皆別有紀述茲不論論其著述有關詞林者公所著有海隅集有春明稿有歸有園稿其自叙春明稿略云徐氏海隅集七十七卷業刻置家塾矣而茲稿以春明名者何春明者唐之國門也唐人詩嘗以出國門者等之天涯則視門以內

固不勝其津津而豔羨之矣仕則慕君不已甚乎非也夫易稱利見書叙媚茲利與媚猶豔羨之云也籍令古之聖人遭時行道薄日月而附風雲曷嘗不愉快而自得乎故曰樂則行之言春明著其近於君也而往余之出春明也自祠部郎徙郡去而其再入也則以御史大夫　召貳司寇至葢後先相距者閱而十餘年而其間諸所奄歷非通播之與鄰則憂患之爲處也次且退遂疑無復之矣乃一旦時至事會奉戴白

言以覲　天顏豈非蒙莊氏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比於秩宗荐正猥奉寅清治人事神將明忠視檢括故牘則性時惜綿之意猶勃勃動也雖然牘則故也而庭之木長矣殷念居諸寧無槩然于人代滄桑之變乎夫是以春明名吾稿也稿自再入春明之歲始以志遇也亦以志感也其序歸有園稿云歸有園稿爲余謝事後所著詩文若干卷蓋當萬曆癸未歲余承乏大宗伯猥以職事爲

於大容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乘時當循易退之義蚤自引決者余妨路之日久矣因感其言乃亟從　閣下上書乞骸骨　天子謂徐某好官不宜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勉留之而是時當揆者爲余肺腑之親知余畜意已堅遂擬　旨釋余負擔仍　勅乘傳以歸人皆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天下事有外若相迕而內實相成者此之謂也蓋余既去國而　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擊

則破義矣如是者十年　朝廷之上不復見前輩典刑而當揆者亦抶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人矣而余方處海上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葵調選之餘惟肆志意圖以快意耳豈老臣忍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不可磨也又有　世廟識餘錄老子觧等書皆有関係斯世斯道者公爲文法史漢爲詩法唐誠秩林之大匠必與弁州先生竝傳不朽無疑也

李師孟

李公名淑字師孟號五華楚之京山人也嘉靖庚戌進士始公之奏南宮捷也江西重相嚴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荐之閂甲相嚴固下之然于選猶得虞衡而權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庭無候人外尺刺不入內三尺童子屨不踐閾外大要以破窺伺而為緩急重輕者比公湔商旅擁車闐道不得

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推還謁相嚴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兩吳縑往曰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唾而却之以是公為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竟不能以考功令中公公之僉事時倭寇方蠭漸靡所不壓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莽自奮曰此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兵蹙之吊崩山生獲酋渠薛柴門三不郎等數十百人餘溺死者亡筭而會有言礦盜聚嵏處山

中陰為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銳氓弄竹笼自救火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盜命者責而賞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賈更為約曰居恒不得頌兵繫若即緩急為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谿里里人籍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既以讒砣死兩大帥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閧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于城外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令使徙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爭崩山酋渠當上功幔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

善令犯姦賍公庭笞之東以詣吏御史令望姻
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
而文華入莽重用事而公故為郎時御史宗茂
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
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亡間相嚴
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籍
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
仰藥死得解公顧為長子維楨委侍御女禽或

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丹
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
及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公父南
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啜肉躍馬逾少
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俛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作囓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為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弹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
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為服居頃之乃
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公署司篆而御史以
國賞故梏藏金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
悌澤竭即一旦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
有虜警汴兵當入戍賴公所持贏金以濟南陵
王薨御史録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
何罪見籍且柰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
史恚甚具草欲論公沮捷而公有山西命復竟
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
而馳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
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羨供邊不
乏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
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
多知名人其參政治為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
獲其吏民情實咸以為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
數倍于榷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泇口
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簪僚行櫂槔中得其竅

力以不可復報獲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便道歸省南臺公懇章乞養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滫瀡必腆暮則布席於榻傷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悉醫藥既病口啗飯餔之南臺公曰嚮者見若之奉若母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嗷跳猶嬰孺其歿也病寢自廬墓云公性不好名高顧於

盈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遏之力曰吾知于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公所縣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被杖公夜索饘委身血肉間殴而調棺殮行服如子弟閭人林恭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歿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曩謂吾終鮮

聰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爲主事以論糺相戕戍過公治公不逃諸寮睨自出尉撫之觴行酒臺行金元漢爲忘戍也公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母論度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已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萬壽臺司爲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公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平端謹重脩容雖盛暑不裸袒家藏書萬卷

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婉合度得集若干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者公有五子長維楨世所稱本寧先生而仰之若太山北斗者也

梁公實

梁君名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也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太子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已而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庋圖史丹青奚閉之類一小閣舟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顒顒卬卬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欲不任客鄉里衲褲子跡絕不相聞而濂倒書生挾策剔璩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常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厲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厲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太夫人以死盡益故弃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嗚呼何以謝弃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聿弗受潘庭卉木弗及新以死鳴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

陸道函　劉仲修

陸東宇道函大梁人也故爲南昌魏縣兩令轉大理評事是時朝廷治平少事士大夫喜文業京師諸部院故推西曹爲多士而道函實錚錚其間擢守寶慶左遷運城同知再陞滇南都勻府以歸平生孝友於家惠愛於官鑿鑿實行具可表著其所謂詞賦小技猶若不足以槩之者而藏書之富幾於江南好事家等爲文深沉悠遠根極理道得而讀者知爲德人君子視世之

漫焉無當逞不根之詞以眩俗罔世而大悖于古先彝訓者奚翅徑庭也哉是其可傳也

劉仲修

仲修嘉靖庚戌進士仕至河南副使山東濱州人後寓居都門其詩歌行昌大得少陵步驟七言律沉着雄渾五言律時出秀句七言絕句尤得盛唐氣格李伯承之亞也

張肖甫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號嶰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

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　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詔旨竝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者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寻我萬金公

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必必等耳寧死　國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令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踰儀門外尚未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

金主名乃皆賦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稟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幷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殊于市公居邑多暇乃邑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王元美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及舍人吳明卿歌詩酬倡頗富於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贊于鱗大善之與拆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塞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　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主事公既入遂與諸君子秩文翻翻相砥礪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亡何出榷閩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行諸郡縣務持大躰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爲弊爲急已而中蜚語聽調歸未幾補南京鴻臚寺卿屢遷巡撫宣府公爲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僇之則見讎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

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頼自
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頼擾而湏五騎明年挾
益賞公不聽互市如舊　上謂公處分能慴虜
勞賜金帛過當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
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
而不習兵嘗取　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
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詈
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譙與二御史
往解譬百端然猶責貢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

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
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
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
人矣遂　請公蒞右僉都御史公馳至甫與吳
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
夫司干阨諸土著者莫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
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僦役益迫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
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仄距耶寧營卒之

不若謀之市猾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
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
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
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
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
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
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
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
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公曰易耳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
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矣旦天公大怒曰　上
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
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
極惡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
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
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
士也汝死法胡不效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
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

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已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日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

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　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于世

余德甫

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雅而更之曰德字德甫別號午渠豫章人初授邢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刻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吳郡王元美相劘琢爲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司務郎蜀人張肖甫繼八公最名晚合然年最

長而其事于鱗最工於于鱗詩所亟嚬最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公脩然其間亡所加亦加之公亦夷然不眉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論死戮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浙俗獷巧善麗辭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亭之其得

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亦亡所駁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爲視含斂使其子棐經而受吊以其喪歸入賀　萬壽還任屢有平賊功竟爲忌者罷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而上以至于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慎許可其寔公於七子中恒猶憒憒至是遺書于人

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治詩亦不開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爲古調公拆行與証爾汝交相倡酬亡倦所著詩僅見録本一帙然亦嘗鼻一齋矣

公名裳字順甫世爲楚之蒲圻人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注諸生口獻順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日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遊何渠使五鹿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嫗劉恭人請急歸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爲古文詞順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則刻苦畫從曹中治司空城旦小問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卒歸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爲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外郎郎中最後爲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

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亦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惟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章士心易之然其爲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僉議獄爭于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块大獄江左詿林人物考　卷十　二十八

詿其情稍有間者即爲讋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順甫畫策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人最苦徭賦則皆爲豪家所侵順甫奮身往悉逮豪寘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户大要得足食亡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如其官遷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爲濟南三歲所得臺使荐九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以指擿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憙曰吾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念其二庶弟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予之又爲置良人室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咸彬彬北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毁加於哭李恭人時汪伯玉填楚念欲搆楚史不就亡能當之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既服除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而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序傳棣論而喜曰班荀傳也所爲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

詿林人物考　卷十　二十九

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也毋已則寧箋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續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之元美遂瞑得年五十六順甫爲人溫溫長者而挫特介於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故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然順甫獨前質曰爲先生見之耶抑聞

之人耶生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
先生天下莫不聞先生安得之久今以人言而
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
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顯者則不厚裳請
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諧乃敗順甫所習自經
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筴地理家言靡不精究
其詩最善近躰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精
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治飾澹辭侈靡爲
市門粧者見順甫可愧死已

田深甫

田公名汝棘字深甫汴梁人也南陽李蓁叙其
集曰予初舉進士深甫適在京師及濫竽史館
深甫爲兵部司務以是得相往復賡和未幾而
深甫客死京邸矣深甫蚤從空同遊故其詩專
尚氣骨不作卑弱語雖倉卒對客皆瑰瑋磊落
若水石相激鏗鏘成響至其長篇又自放逸而
爽邁也性不閒拘縶晚從仕途嘗怏怏不快意
嘉靖癸亥李子謫官陽城乃序其詩刻之

吳虎臣

吳守淮徽郡人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絜千金散之顧獸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鱗江東王元美故鄴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稱詩顯引生爲布衣交刻有逍遥遊稿秩細不甚傳其登天柱峰有云絶頂摳衣禮北辰俯看蒼翠拾嶙峋蘇門嘯對千山木黍谷吹廻大地春宵拍洪厓常作客心游黄綺不稱臣咲呼向長淹婚嫁猶媿當年五嶽人其泊漢陽望黄鶴樓有懷徐子與使君云司馬湖湘作遠遊孤裘萬里大江流高天暝合千林色落日舟輕一葉浮裘敝鷫鸘虚貰酒賦成鸚鵡憶芳洲秖今開府胡床興吟笑誰人共倚樓

張助甫

公名九一字助甫別號周田河南新蔡人也由嘉靖癸丑進士官至都御史與元美諸公游所稱三甫者公其一也先是何李二氏旗幟中原嘉隆以來問斯道于中原公其詞翹乎所作近躰寖工而流布宇内亦惟近躰最多閒其全集卷帙甚富尚未附之剞劂何也其文得西京矩矱詩與文兩者難以並工文宗漢詩宗唐公誠

孫仲可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葢二十餘年而後游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先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

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頴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爲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爲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爲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計日夜奔馳哭踊兩目

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葢漁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美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毋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童輩游

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卽
傾携釀共之漁人旣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
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
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
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怪以爲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
卷遯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
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

徐伯臣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公學博才高日讀書盈
寸爲文深厚典據大類子長間雜東京所論詩
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高岑而上律止于大曆
而自爲詩沉鬱彩秀出入諸名家尤長于賦如
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苦周委詳盡能令循吏
讀之酸鼻生平無他嗜好惟著書自娛有金石
文樂府吳興掌故序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錄
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錄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

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
攷等各自爲集藏于家眞草書法蘊趙爲世所
珍由鄉舉授奉化令以節氣自持不能折腰俗
吏時同鄉沈鳳峰愷爲副憲公與節推楊樞爲
屬吏樞先謁愷愷命侍坐適公入趨南坐不少
遜愷意不懌公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爲陶彭澤
耶後公坐誣掛冠厭松俗修廡卜居雪川郡侯
表重公學行每歎卿峰佳麗不能容徐公高隱
爲恨云

張復亨

公名天復字復亨號內山浙之山陰人也由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卿其爲儀曹時與先大夫同官交誼最篤逮督學楚省品藻精當名公鉅輔多出其門刻有鳴玉堂稿陳玉叔序畧云先生之文充才于西京而淮容俯仰義理自勝類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咸中矩矱類子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

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先生舉進士時入典　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時之務宜剖符丹書勒銘鼎鉉厘厘以造士顯及左遷滇南屢薦弗請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遷甘肅行太僕卿忌者不察從而齮齕之復逮對滇中幸滇人代先生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于鏡湖之曲矣

陳憲卿　陳玉叔

公名栢字憲卿別號藕山楚之沔陽人也由進士守李川甫奇之至携之署夫人加盥沐焉而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生何易也及舉於鄉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交游日益進乃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一再徙而長職方遷按察副使飭井陘兵備頗有聲忌者爲流言中公竟坐調遂不出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

金石竹素之業世亦麕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順風以呼碑板卷軸不脛而馳四裔自湖以南亡不知有藕山先生者所著有見南江閣來青軒詩文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奏稿大業堂尺牘沔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世陳王叔即其子也以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卿有二酉園集等書蓋能世其家學云王叔名文燭別號五嶽山人

施子羽

施武陵子羽名漸少小卽好詩歌旣長乃工舉子業竟以庠貢授海鹽丞尋罷去歸老蠡川田舍葢終身不遇賫志而歿云其詩盛有名稱今讀之果不群于時輩或曰武陵學不務博而屬比當情才不騁華而發揮合則葢苦心考索竭力磨洗而後工者大都精雅閒遠絶類王孟至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韋柳錢郎閒葢卓乎可傳矣予聞以爲知言因幷錄之

夏正夫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鑒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鳳洲筆記云正夫旣負顛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伏如此晚年有作衆謂過之

王僅初

王隱君名懋明字僅初素憤俗不屑立號但以字行吳之長洲人也生平與錫山華翰學姚山人爲莫逆交有請梓其詩者固辭不可迄五易歲請者無慮數十乃先出五言律二十餘篇又繼以七言律繼以五七言選體各數十篇聞諸篇皆與翰學山人同訂定者然則非訂定不輕出也君詩學之精益可見矣君兼精字學嘗應聘往楚閩二省校訂經史

陸文僖

公名大臨字虞臣紹興之會稽人也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僑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母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服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　大典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嚭公數引與議　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簒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　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

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名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翰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名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講脩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冲幼聖

質不世出　恩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　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鏤寶楮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脩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

智遁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以鴈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窺外而俾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籲之神願減算以代撫卹寡姊亦至伯氏之子尚寶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爲人寬然長者然閟默不洩允脊取舍絶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里豪有御史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烝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飢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酹酹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

保衆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歡公捐數百金爲樹
坊公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
爲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絶產可中上而
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
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
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
人取之若囷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
實則欹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
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

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
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
其古帝王之心壑乎予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
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胡正甫

公名直字正甫號廬山江西泰和人也由嘉靖
丙辰進士官至閩按察使其講學及涖官事自
有述之者茲不具論論其詩文公雖講學然往
往摘詞輒知有兩漢三唐不至盡其本色所著
有衡廬藏稿若干卷已行於世惟太虛軒稿在
閩中將病時猶自訂其一集惜未竟也卒後督
學使者沈公檄郡縣崇祀鄉賢風勵後學有銮
歲多奇以文章爲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真
詮可惜老成凋謝空令緬想高風等語

姚叔卿

公名汝循字叔卿金陵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知府再罷郡事闢館延勝侶高僧日爲方廣之談飄然若遺世而自適者所著詩有浪遊諸集坤容自妥無忝作者總名曰錦石山齋詩稿其自叙浪遊集畧曰蓋予自謝太名郡事歸一卧十年甚安之非特世忘予予亦與世相忘馬無何仁和張公來爲南司空訪予林間公蓋先予十年守太名因習郡中事謂予治郡頗有

狀今年方强仕胡可自休止予感其言未之應未幾公入掌銓衡留心遺逸會予座主臨桂呂公適拜次相遞相寄聲促予行遂不能堅卧已比予到官未一月二公即相繼罷去予則不可中止也嗟乎出處大事也不自決而人言是徇自重者固如此哉既出而涉世路宜審世態達時變乃猶以疎野狀脫冕於權貴人前以是遂爲所側目即絕趨尺步擇地而蹈尚或不免乃入覲時又借驛符以冒禁是安得不爲所

耶茲皆所謂自貽伊戚者也夫何尤夫山林之樂與風塵之苦其事甚易辨也人之舍所樂而從所苦猶曰冀有所建豎以裨於時我則一無所成而三四年間馳驅往來於燕趙楚蜀者且數萬餘里卒用罪廢而歸非莊生所謂倒置之民哉

王敬美

公諱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登
巳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思質公被嚴相害歸
嚴敗與其兄元美白父冤巳而除南京禮部儀
制司主事南儀曹職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
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
會居無何其長蔡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
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
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又善書

所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飭有游閒公子
之稱而江西榮議之命下矣乃精心訊諜勤
職業屢遷督學八閩品藻甚當解元李光縉者
困諸生久皆其所抜鑒俄進其省左參政又進
而南京太常少卿縉紳先生欣得一遘以爲祥
麟威鳳筆研之請無虛日尚能應之已而疾作
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公始受大司
馬公學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
專訓詁泛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發其大要下

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
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
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
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
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
往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疎行得
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
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
水其登泰岱觀日出琅靈岩謁孔林入關過孟

獄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閩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親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

搆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莳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寰大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十一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陰褶嶽閱訂

張道卿

張祥鳶字道卿號虛庵金壇人也公性沈靜喜讀書停蓄玅思秘不輕發發必得意弱冠舉于鄉不以自足益求四方名士而與之游館吳江沈氏與靜臺杜公最相友善杜公講身心之學益進而文益其踐履卓然可觀法用是公之學

高嘉靖己未舉進士爲戶曹郎十餘年前後老於曹事者皆服其詳練至於文學蘊藉尤爲一時名流所推典滇之大郡郡在會城九一方夷情邊備及事之難決者部使者必以屬公又動臣之世守其地者以罪逮嗾其下雷已上下洶洶公處之咸鎮靜有體遂以帖然中外倚公甚重方謂旦夕且柄用而公遽請告以歸其歸也以直一寃獄忤當路意人爲公稱屈而公絕口不談又有謂公進退之際尚可徐處而不少須

疑公爲過者公但怡然引謝而已蓋公雅志恬
退初不因事有感觸而輕于長往也歸來惟蒔
花種木去家數里爲別業讀書其間足跡罕入
城市其詩有陶阮之欣適兼徐庾之溜亮師頎
維之風格撫陳杜之高華文藻而不浮密而有
緻連貫則尺幅於丘明騁頓則鑪錘於遷固乃
其舉業之工悉鏤腑匠心尤爲士子所珍云

李繼仁

公名宗木字繼仁河南之內鄉人也公長君太
史子田次君比部褶嬴伯仲秉幟辯壇不啻昔
之二陸曾梓公詩二帙余得而披誦焉林對山
公序其首云公自少喜爲詩即有鄉曲譽再試
禮部不偶遂盡棄舉子業益專於詩日與墨客
騷人披裘散髮自放于玄岳丹水間窮幽極勝
咏嘯終日忘返翩翩然自得也或謂以先生之
才稍就羈勒即驤首天衢整駕雲路無難者先

生乃竟不顧窮而且老夫衆方謂其後時竊爲
先生不平今讀其詩率直寫胸臆無抑鬱無聊
之態清而婉淡而腴視其意若舉世所競而慕
者棄去奚啻敝屣然則先生之處窮其于孟東
野何如也即是而謂其冲風當與古之考槃伐
檀並傳亦奚不可顏冲宇書云讀近稿雄章大
篇若河決瓠子千里汪洋莫測涯涘其詠史吊
古遣懷憶別諸作皆浣著幽渺蘊秀含靈淡腴
閒雅立陶韋之間想公間用漢魏風骨落響尷

唐用能一洗凡態鬱然成大家言良工用心何如哉觀二公之言足以槩公矣而子田褶嬴之以詩鳴寓内其源淵信有自也褶嬴又有子黄弱伯仲世濟厥美近代詞家尤罕其儷云

何元朗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公綺歲從經師游即厭棄制舉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經濟思效一官竟以數奇僅拔貢太學宰相憐其才起家拜南翰林孔目甫考滿即謝官歸縱浪煙霞水石間覃志著作文法劉向馬遷詩宗蘇李而近體出高岑凡宴息處皆名四友齋四友者維摩詰莊生白樂天與公爲四也公自爲記及書屏示客與王左輔趙中丞兩書皆公生平實録晚嗜聲伎絲竹寢興必先奏樂非過自奉乃其所期待者不淺耳與弟進士公良傳時稱兩何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于世

何叔皮

何良傳字叔皮華亭人也官禮部祠祭郎中有何禮部集十卷即何元朗之弟二君才相伯仲如士衡茂政兄弟稱兩何君自少與張玄超徐長谷交甚密俱爲淞江才士其詩出自曹魏間視漢人稍加藻繢而渾成和厚可稱作者七言歌辭在沈宋後得其激歎流美之致律亦蘊藉不能以名而榮寵親又以名名而捐親所遺之可讀其文實原于漢而語稍詳緩似唐代詞人至于宛曲序事以雅致發之則其自得也

黃淳父

先生名姬水字淳父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父喪積哀成瘵雞骨支牀度不能治博士業歎曰吾少不量矻矻嘔嘔呻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舜者欲循榮軌娛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矻矻嘔嘔不自止將以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颸石火也匏瓜自畜坐成朽腐是不能以名而榮寵親又以名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咏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户外草樹颼颼響若空山先生携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五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韻秀而鉅麗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户謝之曰鄙人楚服何敢以辱長者或強爲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尋睇游

侯邑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卑也得無貴人乎
復遁去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喟曰子知會
心不在遠何乃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
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
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且天幸憐我饒我
以濟勝之具不敢泰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
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顧欲奪其所有而強
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
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母諜諜矣客

又曰標易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
非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
中葉島夷作釁先生因携妻子僑居金陵每登
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
岳矣諸貴戚名游家園笑謝曰觀足矣惡用是
侶爲開一徑雲間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
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即
最能詩者爭下先生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
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辟雅調然無
率爾凡稱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落

輕俊微傷于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麤淳南乃
能劑矣司寇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是
嵯黃爲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家四
壁立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遇窘復斥以
資食指稍羸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
必旁宛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
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
乃恤人窘施自性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
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烹茗獨坐蕭然世外當

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
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
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絡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
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令素
侶爲開一徑雲間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
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過吳
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
人自遠不必山水人始重陸山人常餉予先生所書篋先生書學祝京兆

而遁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能小
眞先生者及與至命管書所撰故夏雲秋蓬低
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迴
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遒上自覺一座無
人即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
眞人矣末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在

徐子仁

徐霖字子仁別號九峰因美鬚髯人又稱爲髯
仙故松江三泖人國朝以赤籍入南京幼爲博
士弟子員公大面長耳濶口目如聚星自成童
天資絕人才亦英發最好書學由晉唐至趙承
旨莫不究其筆法更喜小篆尤爲神品周伯琦
之後一人而已正嘉間墨迹遍海内所謂千謁走
其門碑版照四裔者君有之矣詩愛陸務觀取
其意興痛快不屑屑就古人規格繪事倣陶雲

湖頗有逸趣又長於元人樂府自製傳奇數種
行於世正德辛巳　武皇南巡　詔見行在授
以供奉官兩　幸其第　賜其堂名宸幸後隨
駕入朝時每　御前揮灑嘗命咏筆即立爲長
歌不加點綴而辭意瑰麗不能盡憶也　帝晏
駕遂回人以李謫仙遇玄宗擬之馬公平生豪
邁看花飲酒傲睨一世見者不覺洒然六十後
益勤接引壽近八十

文壽承　文休承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爲飾讓人以待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彭之介弟也其書不能如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鑒賞古蹟亦相埒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今官老矣乃移文乞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鑒別者履相踵先生猶一一應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天真然有分辨不苟取

陳子埜

陳芹字子埜號橫厓南京僉都御史清絕無塵韵以鄉薦累上春官不第授寧鄉令三月即歸耕於新林取古之高士各賦詩四韻名高士吟其自爲引云埜人故貧士也昔殫琴湘邑以祿代耕孰曰不可乃居九十日解印還歸者何以多事不堪故耳因思古人多有讓國不受甘爲退夫豈非其性然乎哉故每耕作之暇遊涉山澤輒爲之詩吟詠往來如與同遊以樂其志上自唐虞下及宋元得七十餘人惟取自適不以告人其所詠之人亦非若高士傳有所列擇其間不過意興偶至云耳子埜寄意如此其逸調可想已居近鳳凰泉有鳳泉茶所終日對客卧遊詩翰清絕畫蘭竹雜卉落筆無塵皆爲海內所寶後得末疾遂不出戶壽至七十而終

姚元白　姚玄衮

姚澔字元白世家錢塘　國初徙金陵遂爲上元人公性頴異美風儀迭宿好士在少年已知名家耆儒於財獨力學嗜古遊神翰墨喜爲山澤之遊金陵在正嘉間號多才自公卿至白屋之士翹英振藻者未易指數公無慮盡交之矣居在秦淮上闢地爲園名曰市隱有燠館涼臺繚以迴塘曲檻水竹之盛甲於都下日與名勝賞會其中而四方文士聞風來者皆爲下榻觴咏之盛一時相傳勝事實公爲之地主焉嘗一

登歷兩京鴻臚郎不久即謝去公自得告歸再締青溪之社文酒之會不下曩昔而長公玄衮實與林下之遊分題闡韻頗稱得意公之晚境愈自暢適者玄衮之爲也玄衮名之喬少嗜學于書無所不窺聲稱籍甚然竟厄一第遂棄去爲古詩文間有著作往往膾炙人口晚乃皈心淨業未幾寢疾適其仲子舉於鄉人謂公病宜愈然竟逝逝時恬然無諸苦怖蛻大名誌之藏定力自勝爲學道之驗信

盛仲交

盛時泰字仲交號雲浦幼有藻思逸才爲諸生經義輒用古語援筆萬言以川至雲湧督學使者最加賞愛累試必冠諸生其爲詩宗盛唐專尚風骨爲古文賦非姬秦以前不道也鄉先生陳魚憲玉泉稱文章大家一見仲交所爲文若詩亟豔賞之西蜀升菴楊公吳門衡山文公俱一代人豪皆折節忘年友仲交其人可知已累舉困於有司遂放情詩酒樂志林泉應貢自京師

歸絕意世事著大城山樵傳以見志傳曰大城山樵都人士也因耕于大城山之陽故以樵人稱焉自少耽詩律解飲酒不問家人事興之所寄肆筆而書身欲遊行心亦不知自止嘗思亢迹五嶽得深山大澤自適而不能故以大城山爲巢居穴處之世焉對客而談口絕不道人長短亦不評較文章妍蚩人有問者顧之而已曾著兩京賦將潤色成之則棄他篇什不爲矣贊曰孫與公有言躡二老之玄踪古之人多有之

而樵人竊志焉故見人稱靖節不以五斗米折
腰則曰我既身遇太平矣雖陶公不爲也山澤
之癯列仙之儒窮約云乎哉榮顯云乎哉其自
爲傳若是非卓犖奇男子耶而竟賫志而沒良
可慨也然其文章必傳於世無疑也

金在衡　葉茂長　康裕卿

隴西金在衡名鑾詳觀集中蓋以布衣寓居金
陵而久遊吳楚淮揚之間者計其時當在嘉靖
間大都詩多遠思別于常調
錫山葉茂長名芳常遊江淮間假館鉅商大賈
異于士著故鮮與錫人交其集王元美序云乃
山人中之罕覯者
康裕卿名從理浙之溫郡人以詩遊公卿間多
所優禮亦有集一帙行於世

王仲房

王君名寅字仲房別號十岳歙人也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罔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罔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顧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

客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爲約　北郡中善詩者悉多仲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佘公入郡蓋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母在寅未能從公子遊於是佘公過仲房於家遣之金供母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

喜曰存德柰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矜節義耳果聞督學使者請得以布衣名用會劉遷去不果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舜他日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柰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之游矣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明日仲房往謝郤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爲之置蒸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縗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詵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叔齊人馬汝強馬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與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

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嶽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謁事督府仲房以謁謁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鄰省賊起數窺近關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如仲房誓之曰即賊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土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動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誅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諸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今仲房復果在行間

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所著有十嶽山人集

歸熙甫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崐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于書鮮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叅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

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叅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抜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淅之臺使復苛撾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趙

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叅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抜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淅之臺使復苛撾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趙

袁魯望　沈子源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修後字魯望胥臺先生諱有光子也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得儀部改南吏部之考功進郎中擢山東提學副使傳巡撫者有所憾于先生論當調時大計吏省臺爲格不下而先生已離境矣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易坦亮不設城府好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書弛記於詩喜眉山于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爲則真在刑部時

故高相拱受知于胥臺先生而抜先生會試實高等數託具玄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里聲晚節忽多躁恚蓋未盡平年僅五十有二所著詩文若干卷

沈淵字子源號澄川嘉靖乙丑進士官翰林脩撰濟南之新城人詩清新俊逸兼而有之亦東

李維明　楊道南

李公名逢陽字維明楊公名希淳字道南俱應天人皆刻有遺稿二公自成童儼有大人矩度授之以書頴敏絶人比長爲博士弟子每試輒冠群輩然二公不徒才之高學之博文之工也其立志務以聖賢自期待讀書務體會於身心思以究千古之絶學將淑之人人以挽末俗之頹嗚呼志亦偉矣是時同志之士翕然宗之以爲盟主李以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員外郎過家值道南病瘠維明周旋藥餌或以瘠薬觸宜少避維明曰審若此卽與道南同遊亦快矣楊卒未浹旬李亦病竟不起李得年四十四楊得年四十二李無後楊僅一子近亦天

其生平著作多散逸後賴同志友李士龍遍訪輯得若干篇李之學所得平實故其言亦平實楊之學所得超邁故其言亦超邁皆所謂自虛明一竅中流出者也至於必關身心世道不苟作則二公同一揆焉其生平行履別有志載茲不具譜

沈幼貞

公名懋孝字幼貞當湖人也由進士選館官至司成壬戌上春官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求長生冲舉之術而海内爭諛謟取容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爲自公之論曰君子之敬其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丁文恪公覽之盱衡擊節是異日骨鯁臣薦之第一執政大怒以爲譏已文恪厲聲持之書生述所見耳閣下何遂自居小人而用爲嫌如不第一者請

無敢與此席同官婉解執政佯諾而仍以冠文恪房抑之他房後榜放公名動京師而卒不能事態臣遂歸六年　穆皇踐祚而後奉大廷之對屬有所銜于同人復歸更三年始授史官蓋自是公數去數來在朝之日殊少僅以　穆廟實錄成晉爵一級而已凡十六年遷南司業後竟轗軻以終所梓沈司成先生集僅二十一篇根極理要發抒性靈自成機杼不落窠臼三才之道大略具焉子雲深沈于玄長沙通達于治

柳州謹嚴于體裁廬陵眉山調暢于論議公殆兼之矣公著作不啻多逸去茲二十一篇不足以盡公文而世之人又安能盡知公也

習豫南

公名孔教號豫南江西之廬陵人也十九冠其鄉書隆慶戊辰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爲南司成時余以文藝受知極蒙賞譽延余一鑑亭中日課其子博士業夜則公與余促膝揚抗千古莫逆於心忘分忘年至今如在目睫間也公性雖坦易然於好惡取舍最嚴其自館中謫出蓋以不阿時貴所致尋用　名起宮南國學與掌南院最有聲未幾以太翁年高得請還里適病足疾後雖陟禮侍亦未能起行也公爲文典雅春容不作錚錚細響詩亦如之有集若干卷尚未行世

蔣伯孝

公名以忠字伯孝常熟人也隆慶戊辰進士以長樂尹入爲南比部廣西司主事伯孝才名久著爲諸生時所著藝苑琳瑯已爲海内傳誦爲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伯孝獨爲郎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伯孝顧獨恬然自得不爲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沈酣竟日夕發爲文雄贍迭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耐齷齪治家人生產居常俸入僅足自給一日聞封君疾棄官歸貧不治喪事乃獨捐所受田業業易貲爲葬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室脫簪珥易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

沈道立

沈位字道立號虹臺吳江人也由戊辰進士讀中秘書散館後仍留史職不久遂卒公爲人偃僂退遜訥然不出諸口至其論文則掀髯抵掌睥睨作者以爲文章家自有宗脉今觀其所爲文大都坤融爾雅獨全神骨詩則清婉逸發有韋孟之風焉所謂名賢碩彥用世之文者非耶蓋君浮湛博士弟子間者二十年其著聲也蚤而成名則晚其績學也博而尚論則精余嘗觀君所輯歷代文選則知君鎔鑄久而陶汰淨肆放厥詞方駕作者固其宜也雖然君所期以不朽業者詎止此哉惜也豐其才而嗇於遇雖職在天祿石渠之上而經綸黼黻之謨未竟以歿豈造物忌多取故奪之

張心父

公名士淪字心父崑山人濬水簫叙其集云古之爲詩也無專人無名字故三百篇雖田父戍夫女婦皆錄弗棄取其得性情之正合于中和之道而已豈直關雎鵲巢見風化所自出而騶虞麟趾見驚既醉足以想仁厚之德雍熙之治也哉後世之詩漢魏爲盛而淳厚敦朴去三代則遠矣況六朝之綺靡其可與語詩乎唐以詩取士李杜號稱無愧風雅然高朗或失而宕淵遼或失而詭風雅果如是乎若宋元萎薾之習則又下唐人一格矣因及明興諸家而著心父之集之所由刻且曰心父少阨于科第長累于飢寒獨其雅之體乎心父少阨于科第長累于飢寒獨其氣格和平若坦然自得遠非諸人所及者則進之三代夫何難矣陳所見以報他日刪詩者出當自有定論矣

陳鶴

陳鶴字九皐山陰人也家世武弁當受秩不可葛巾野服稱山人其詩氣色高華風調鴻爽而他作亦皆可觀

呂時臣

呂時臣字中甫鄞邑人也嘉靖乙未嘗遊吳會過白下出淮泗登泰山謁闕里因至青州客于衡府久之衡王愛其詩爲刻甫東野人稿一册評者曰山人詩磨鍊老成時有奇氣絶無凡冗之言斯可謂知言矣

劉石孔　張子言

公名逴鄢陵人爲略陽簿與李褶嫩交善刻劉翁高詩略行世王太史思竹送其之略陽序有曰君雅善古詩文尤以賦自雄倜儻俊邁直凌往昔數應鄉舉不録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旅舍出所爲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玉逸韻清達又如絶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

崑崙山人名詩字子言燕人也世居京師以詩遊遊縉紳間遂得時譽嘗南浮吳楚客于杭方君九叙輩爲梓其集

盧少樨

盧柟字少樨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頫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

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柟吾旦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

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栟者爲栟讒曰是嘗見令
君文而咲且唾令益怒亾何栟干掫其役夫得
伏麥以爲益也栟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强栟
復加栟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
色動曰嗜黥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
狀當栟抵坐獄具上報可栟旣已坐大辟繫獄
又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寃者而會栟鄉人間嘗
侍飲不遜栟目攝之去已來爲獄吏夜縛栟格
箠之數百臀腫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

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鞫放招
賦以自廣居頃之益行剽迫栟父自刎死燒其
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栟固已壁立矣令亦更
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栟拳有所讐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
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
栟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哉盧生也
及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
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陚惻怨而不怒悠
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窮引廣喻其

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栟
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
方酣滯鄴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賦趙王覽而奇
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
延栟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辯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儻忽而
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酣故態畢發罵其
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
橐中所餘金幾何趨付酒家也娟囁嚅咎栟不

顧曰天生盧栟爲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
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栟所著
集若干卷栟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謝榛先
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飲
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略曰
余跡盧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旣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
爽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窮引廣喻其

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玩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柟而室哉柟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

晚嗜酒病三日卒

梁伯龍

梁伯龍蘇郡崑山人名辰魚性豪縱好遊亦復好吟以例貢爲太學生文於翰詔序其詩云梁生南遊會稽探禹穴至永嘉括蒼諸名山而還既又沂荆巫上九疑泛洞庭彭蠡登黃鶴樓觀廬山瀑布尋赤壁周郎遺跡篇中歷歷可見蓋遠追子長芳軌欲北走燕雲東遊海岱西盡山陝覽觀天下之形勝與天下士上下其議論以吐胷中之奇者一第何足爲輕重哉是亦足以豪矣其詞如浣紗記諸帙尤爲詞林艷賞

沈嘉則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爲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廼厭歌喜爲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沈公幾萬言洸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廓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爲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閎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東

而其事卒白則先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錢唐登海門杭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五湖陟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酹金昌言弔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胷中跌宕遂杖馬箠遊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顧時時與公抵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聖空文自見也胡公爲人豁達微有酒失好士而善嫚罵所喜輒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鬼而先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尊先生不名逢望見爲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命先生作鐃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公矍然起將先生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及胡公以功見讒死請室中賓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爲誄徧告賢士大夫以故司馬死

子楊靈處稅駕吳會浮五湖陟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酹金昌言弔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胷中跌宕遂杖馬箠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儻蕩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蘇王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王輩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爲諸君子推轂

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爲莫逆交邦憲亦奇傑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生終不以此稍自潤先生爲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頑宕有奇氣迺其魁瑋大節洵不媿其爲文世人徒知

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豪舉已哉

莫公遠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生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自長洲徙武林公遠生僻好爲詩年十七八即已能爲老蒼語久之愈益苦其思務於人所不經道險詣卓絶以爲功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於詩則益甚遇廣坐受牛飲蜩謔絲馳肉飛紅粉襍遝而公莫嗢喔舌吟自若也若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復問一切失得憂喜懋快悉委之詩又高自標置時謂人近出語忽忽

不道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奈何於是數見譏材之辟爲博士弟子所以揚詡問存備至晚節撫吳中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備賓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少陵氏殆爲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教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爲具武林訾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慕寫其遺像歸奉之其

談宋君未嘗不歎欷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誰知已者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

俞仲蔚

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崑山人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爲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爲馬鞍山賦掇剔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絶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補郡諸生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絣綆洗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

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粱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絶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遴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玆之其小隸騷騷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筆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

頭風暑月怕御氈袷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筆客去亦無報謁其最後秩益高名益重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弟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它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渚間涸一拳石市甘果柚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貽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君中行王君道行張君佳胤皆禮重而旌其廬曰高士曰眞逸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爲傲儻吊詭者哉所著有俞仲蔚集若干卷

朱邦憲

朱氏爲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憲就外傅讀書斬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輒工流寓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爲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輒束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燦然矣邦憲白皙飄鬚善談笑而特好飲客

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螬蛾曼賸秦聲燕絲襍伎競進邦憲所舉觴舡累十客人人醺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洒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慨急人之難甚於已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宛爲濟之乃已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橐裝何幾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哉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

薦紳間而太守故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
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欲爲買
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而
驚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
酒飲竟夕欲以居間爲邦憲歡卒不得請而罷
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
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罷獨好
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爲言其
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令

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
迎勞苦生欲宮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
所事金錢尚書大咲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
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
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解所默挽救不少
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爲邦憲尚書重客故夜
窴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
齋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客爲三百金來耶
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必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恩至酸鼻兵前是
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爲哭調棺
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
客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
以難邦憲矣邦憲爲人內行淳至事毋蔡夫人
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
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不忍御者累年養
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己子內外親之窶待
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悉家而

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法
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
窴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
岡已家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

莫廷韓

莫雲卿初名是龍字廷韓號後朋即方伯知忠伯子也公賦質岐嶷蚤歲能屬文日誦記數千言稍長即攻古詩文詞賦有倚馬才律宗杜工部文法西京尤長于書畫行草得米南宮眞趣間寫張旭畫宗黃公望比皆爲世所珍公性豪舉不拘小節嘗嗜奕終夜較不倦有相知好雅潔者邀坐斗室中焚香煮茗兼供佳膳輒亹亹忘歸與先輩文徵仲唐伯虎臭味相埒以拔貢爲

國子生名重都下歸則杜門著述不事干請生平矜恤貧士傲睨富貴人間或陰植親友亦絶不令人知方以學行立幟吳下倏遘疾而亡聞者浩歎所著有筆楮及廷韓集藏于家

張玄超

張之象字玄超號王屋公爲人體貌傴僂如不勝衣而剛腸勁氣獨立物表平居議論臧貶務持正不阿與人交不以盛衰爲軒輊常憤時俗趨炎乃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單門後進少有拔俗之韻必多方延譽其敗名傷檢者即顯赫亦擯斥不少假自謂一生不侮暗室常渡泖中流風惡舟人皆失色公神宇恬穆口占一絶有暗想生平何所懺三辰晏起一科頭之句公既性不偶俗獨喜閉戸著書冬夏不輟其詩爾雅冲淡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奥衍出入東西京床頭惟擁千卷終身不識銖兩會計以故家徒壁立間從諸貴人游或歷羅綺滿坐公獨敝袗踦屐命釐旁若無人蓋公所挾持者甚重不在世味中也海內名卿鉅公聞名願交者望如景星鳳凰存體豪士也讀公文咤曰天生老豐何復生此子邪子恩東魯逸才生稍晚意公已化去後行部至松喜公尚在數存之里

巷爲置買山錢若干其他先輩若金陵顧華玉
璘許仲貽穀吳門蔡九逵羽文徵仲徵明王履
吉寵彭孔嘉年其鄉徐伯臣獻忠何元朗良俊
董子元宜陽皆與公爲莫逆交埴篤一時此可
知公臭味矣公常稍從祿任爲浙藩幕即謝去
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泉煙扉月榭叢竹
茂林及諸仙釋名蹟苔封蘚沒舊無物色者公
一一題詠山靈遂爲生氣所著書及纂輯先代
書不下千卷

董子元

董宜陽字子元先世汴人南渡徙居上海吳會
又徙居沙岡人稱紫岡先生復自號七休居士
公于書無所不窺獨究心　當代典故郡文獻
游太學名動都下屢試弗第遂棄去制舉業工
古文詞詩法高岑晚嗜元白體文法先秦間出
入曾王家楷書倣虞永興行草法智永生平嗜
好惟書史古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勘
至丙夜不休與同里張玄超徐伯臣何元朗號

稱四賢所游盡海內名人即顧司寇璘文待詔
徵明許奉常穀輩卓然以文名家尤敦尚行誼
與弟宜旭分產先爲文泣告先祠推故產悉讓
弟而身任一切門外事先廷尉有故人開府婁
江公奉書往謁開府迎公甚恭幕下客願以金
錢爲壽居間有請公面叱曰若視我何如人哉
拒不納故家世膴仕而落落如寒素云所著有
名臣琬琰通録金石録雲間詩文選略先哲金
石録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誌補遺上海紀

李元薦

李豫亨字元薦少穎異十餘齡從父海樓公宦遊湖襄會剪大滃寇公從旁籌策一座皆驚客歸補郡博士已入貲爲國子生卒不第授鴻臚寺庠班時新鄭當國公條上國計三議新鄭深器之欲大用公公無官志歸築室西湖上與龍溪王公講學多從遊者抵武夷生徒益衆公自五經子史旁及山川象緯兵農財賦醫卜堪輿暨二氏之學咸窺精蘊所著書有椎蓬寤語自樂編三事遡眞格致明辯自樂窩詩草梅花百詠所輯書有寒谷回音藥籃春意廣記攬玄珊瑚枝總若干卷工署書行草具體趙承旨有石刻行于世

徐長孺

徐益孫字長孺號與偕公少孤十歲喪父奉貞母陸孺人敎日下帷讀書厥有成立年十七補博士已入游國子名傾都下所至公卿大夫比于黃叔度云事母至孝居恒敎授弟子束修皆以供肥毳母死遂絶意進取捐太學符繻焚之示不復出結廬墓側昕夕悲動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公辭益力其奏記有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殉已是偷生莫可杼哀敢希幸進反覆三思只欠一死讀者比于陳情表云年未半百而卒衆共惜之

宋應元

鵞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顱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鵞池更號鵞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皆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

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彊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頎而鬈者生戲爲之貌絶肖父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沉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鴻嗟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

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
客憐之餽之墊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
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見詩
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
生間得其詩哩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
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
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
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
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

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騃騃白亡今人矣又去
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
紫氣過雲陽觚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
唐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
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
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
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
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
侍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賀生不能逆

乃避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
山遡巫巴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
而北走大梁偶憩釣州沿肆而釣州有党中丞
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
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涖
傾其囊中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
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
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爲丹砂
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

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
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逸王奇其詩召謁便殿
生久在逸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逸王常召生
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吠以悅逸王
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流睨逸王
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爲斂容生之不及于難以
此自逸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逍遥
七澤間最後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人而
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

童子鳴

童子鳴者名珮世爲龍游人龍游地瘠口薄無積聚不能無賈游然亦善以書賈而子鳴之父曰彥清者最稱爲儒雅不倦然諸子鳴少貧不能從師塾遂依其父游得書輒問其父字乙之已稍遂能旁識已遂囁嚅誦之屬已遂能臆解之已遂業五七言古詩有清韻而其爲他文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彝敦之屬其游多梁溪梁溪諸公子心慕之爭欲得子鳴一顧以

重子鳴不爲逆時時有所過從至欲衒子鳴不能也而最後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騭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旣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亟峻削骨立驟見人語吶吶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繼喬周身之外贏不能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恐語及也爲人

孝友自天性其侍父舟車間雖寢溲必躬視養母尤謹兄珊嘗舉於邑爲諸生以長者聞子鳴之父曰游多浮期顧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共枕旦至再夕不強之入不入也即貫鎖尺縷悉以推其兄而至子鳴出而幔被不復問妻子亦以兄珊撫之逾於已矣子鳴既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器之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瞷觀尉史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咸莫測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爲太守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資爲子鳴壽發言而子鳴恬自謂田父甘田中食不憂餒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見子鳴不得大索其所著書子鳴謝亡有退而上其所輯唐故邑令楊炯邑人徐安貞集太守爲鋟梓行之太守遂下邑綱紀南州杜門文舉首驂北海爲政康

成標里龍丘逸民之藪前葢後珮千載兩賢葢猶托蹟功曹一試綦組而童君畢志雲蘿聲蹟俱挫可謂曠然不緇瞻之在前矣間者一造其廬談討松桂寥廓之士邈焉寡儔太守不德白駒用慨其樹楔左間以風在野子鳴固辭之邑不得乃謂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當我龍丘先生也夫龍丘先生以一握耒起不毛之山而使山至今而借其姓以顯奈何惜勺糞之享以報之龍丘先生者太守所謂葢也令涂君乃爲

祠祀龍丘葢而記其事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復陶而從客所有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恐口腹得少羨輒付義施旅指衆而俗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給舉女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供養蓋貧士蔑額所不忍俾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憊而病夢太守邀竝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寖劇卒年僅五十

五一子尚幼子鳴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讐校者生平冒雪游九華山登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峯候夜半出日以爲奇遂有九華游記南嶽東岱詩及他文集龍游縣志若干卷

徐文長　顧季狂　鄭虛舟

山陰徐生渭字文長蓋以文自戕者也語云玉以瑜琢蘭以膏焚豈虛語哉初生之輝赫黌校督撫聲聞館閣則生自有以致之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變繫獄後雖得釋然亦蹇蹙甚矣有徐文長全集梓行于世

顧山人季狂者吳人也名聖之少好遠遊寄名籍吳中耳客趙王又爲楚游至余邑累月題詠頗多汪伯玉守襄陽時刻其北遊滂稿亦能書

倣山谷體

鄭山人名若庸號虛舟亦吳人也趙王聘至鄴授簡相應如響王甚重之與交賓主之禮著作頗多曾採掇古文奇事名類雋行於世

彭稚脩

公名翼字稚脩江西南康人豫章之俗好談性命政術不喜爲古詩而持論繩人特甚稚脩自爲諸生時獨心好詩性落魄不拘小節又好交海內賢豪長者以是動與其俗左然實慷慨自喜士也其詩上下風雅而力追當世之作者當其遇合指事引類宛麗清切泯泯千嘉隆間名士儔也既數困春官去而爲蘭溪學博會其令與邑大豪閧稚脩雅善令率諸生助之理豪爲

蜚語聞　上稚脩度不能勝棄官歸豫章而里中姤者大快其事稚脩意益不自得疾竟甚卒所著有聽雨齋詩集

沈君典

沈公名懋學字君典與萬曆丁丑之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而其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脩也沈先生既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脩亦不可得而親疎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而外廷以爲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某侍郎勸之奔喪復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而其侍郎故嘗與相國計

奪情者發書强嗥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未已復貽書嗣脩謂相國爲天子師表奈何弁髦綱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實嗣脩恧亦不能答先生乃與其友翰林編脩吳君檢討趙君汝師謀各上疏請止奪情且屬草而曰　上即幸聽二君子疏已足不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不然是我曹自爲名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疏上相國果恚而取中旨欲下之理先生知

事迫復具疏大略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情即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而入長安門道遇坐毛舊吏部詰先生所往得其故即請疏觀之已納之袖曰中有謬誤可再商也吏部知先生疏上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獲請出而呼書疏者書甫訖則二君子與他言者并杖闕下矣先生自恨甚親爲傅膏藥啖以湯粥度其出國門即移疾在告滿三月上書稱狗馬不任吏職乞骸骨生還

故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諸前事大恨曰我何負於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南諸大吏則爭釣奇欲以沈先生身爲餌餌相國先生臥陵陽敬亭之傍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藉坐起唯意長嘯自舒適有某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而相國意亦小緩先生乃稍稍憩息九華尋西遊徂洪中

陟白嶽黃山泝嚴灘下羅刹江汎西湖六橋謁
墅兩高之勝時曇陽子道成矣訪之而語合曇
陽子且化去頗屬意於先生已而夢之上帝所
有所遇自信以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事亡足
難者然弗能遽絕耳目之好欲兼得之而客以
異端進謂循此亦可襲而得道如悟眞之謬注
先生信之方自以爲快而病乘間起矣會相國
之子書報先生爲相國殊自悔不能以金馬三
尺地留先生使天下笑我且人生若隙駒不以

時樹勳業而坐槁巖穴爲窶得耶否歟先生心
動且促裝客聞之則爭趨先生門周旋報謁亡
寢食暇而病益劇遂卒其父少參公寵爲名臺
察敗歷中外皆著聲實而又好稱餘姚之學先
生顧不肯帖帖一家言工屬文亦不純治經誼
而傍通諸子史尤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
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短小精悍秀眉娟眼便
捷饒力善射步走山磵若飛以至跳丸弄鉤戲

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
將軍與談縱橫略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
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畫
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
馳歌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
何吳兒貌而氣凌我出傖父上數倍也先生家
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挂齒既爲俠不已
則漸窶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或風之輒咲曰

裴叔則何人哉損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
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賈人子亦褊中死虱耳
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搢紳甲胄下至劍客
酒徒亡不扼腕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先生而
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麕集而至于死相
率悲惋而嘔誄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

嗟歎恨其不可作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
縱橫捭闔往往出人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
留藁草余與先生交頗洽常錄得其數十首然
馬擊球鼓琴握槊諸技亡所不習曉寬仁喜施

周公瑕

公名天球字公瑕吳郡人也吳故多文士待詔文徵仲藝苑領袖獨器許公瑕故公瑕爲諸生時文譽已隱隱起歲丁未督學豫章胡公得公瑕所試賦極爲嘆賞遂檄來南都脩譜系及庚戌莆田黃公來復加重公奈屢困於場屋遂罷去而以詞賦及臨池之技顯名無論中土即四夷之人購得公片楮者皆知寶重之公詩尚才情警拔不欲作流易語書於鍾王最爲入室世

言公錙銖於阿賭以余友公若干年見公於意味投合者殊無所覬不然弁州先生以一代詞宗何其禮重公若此耶

居士貞

公名節字士貞別號商谷吳郡人乃文徵仲高足弟子也尚氣節不肯姻婣以取媚于人臨財最有分辨雖其末路窶甚徙無立錐竟不甘趨謁繪事甚得徵仲心傳字與詩亦自師門來而劑以趙松雪陸放翁與余稱石交其贈行詩卷今猶珍襲之詩云王家子弟自風流文彩翩翩動五侯擲地有聲新作賦傾城倒屣舊交游月明赤壁磯頭鶴花滿金閶壚上樓老我一琴

君解識臨鯈再鼓思悠悠

王叔承

崑崙山人者王姓初名光胤字叔承以字行遂更字承甫嘗慕崑崙山在西大荒稱天柱因自號崑崙山人既而曰我何以智巧爲更名曰慤慤人且以我慤幻也更字曰子幻而號夢虛道人然所謂慤慤不恒施剌謁叩之人且不知亦無以夢虛目者山人之父某倜儻負才氣涉獵秘文嘗客吳越中推長爲豪數以誼耗其橐裝不顧僅餘書萬卷而已乃自崑山徙吳江之嚴

陵村西竝五湖東濱爛溪意甚樂之山人生十二父且死從伯氏受博士家言爲時業斐然矣而心厭薄之竊踽處治古文辭伯氏見而罵曰縣官開古文辭科者烏頭白矣山人短不能六尺方顱秀眉目肥白如瓠性資絕頴異過目輒成誦而終不能帖帖於博士家言其試有司亦詘而好酒復好遊遨挾彈鳴瑟過從俠邪少年毋夏怒而笞之至百鮑君折節爲孝謹而屬貧甚不能婚贅錢翁女又以不能骯髒事錢翁若媼攜其婦出錢翁怒之不予一錢山人仰天笑曰彼豈以我秦贅耶乃益治古文辭山人之於古文辭亦不帖帖模倣先則含茹渟滀溢而後決之大或千言小者數語奇雋疊出前茅所指亡不靡奪草靡山人名漸籍籍而貧益甚又以家中倭他徙客有商生少年善遊與山人謀

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諸王子儀之三臺之傍朱邸鱗櫛皆幸舍也我曹可以彈鋏乎乃治裝偕與之鄴而鄴時有客謝榛鄭若庸皆以文重於王鄭叟於山人有鄉曲好爲稍稍游揚之諸王子間以牢醴先山人而山人司知二君雖重客然見必蒲伏稱主臣歎曰屈吾膝而奉吾口腹何策會商生病死葬之銅雀下因東之齊魯登泰山觀出日北入燕中時　天子方坐竹宮祠釐諸貴臣應制誤箋表歌聯之屬山人爲與化相君所物色授以格君謝弗能第爲草游仙數章　天子覽而異之相君大重山人延之直所得縱觀上林太液宮闕池島花木禁籞之勝

爲漢宮數十曲稍稍聞中貴人相驚謂何物客
能麗語若此爭遺之尚方法酒而山人間行謁
王太史元馭太史性耿介不食酒顧獨與山人
善往往傾家醞盛饌以羞山人不醉飽不已相
君迫應制使使四出縱跡山人不得至則以醉
踉蹌前喻囈不辨相君乃使其所善風之曰生
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即一官千金胡難山
人搖首曰相君駿欲以富貴縻國士相君乃謝
山人曰負　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游請俟異

日於是山人益爲落魄游而范太史伯楨胡侍
御原荆顧憲副益卿皆宦燕中陳光州貞甫時
尚游太學與諸君善慕山人而致之邸相與痛
飲歌呼擊缶談搉千古元馭徐規之曰咄咄正
平大雅不受少年窺耶山人乃嘿嘿不自得而
會讀莊子逍遥遊至秋水意豁然悟曰歸乎枋
榆蹄涔吾固有之一日買款段還謝母夏以闕
供養夏撫之遂依依膝下而夏婺居久精心奉

說母夏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之母說
爲進一觴醺而胡侍御以强諫罷里居則挾山
人沉輕舸御軟輿以游揚子之南錢唐之北諸
名勝亡弗探也作吳越游編顧益卿宦閩則游
閩窮七臺九鯉九曲之勝飽荔子而歸作荔子
編陳貞甫宦楚則游楚瀟湘洞庭九疑衡嶽爲
几案物矣作楚游編家居自原荆而外范太史
三之王太史一之所造即主不在而兒子輩出
侍呼阿父家人迎拜我公槃酒肉炙若流山人

所遊諸君官中則不問官中事於家不問家事
間一二涉倫常勇施息競則取裁山人指不悛
矣客遺之酒則樂遺之金錢束帛則不樂自謂
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于詩喜
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朓鮑照李
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遊喜梁鴻梅
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
朔王若公郭太徐穉黄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
喜龐居士蘊于仙喜呂眞人嵩其所自操行傑
結亦不必盡似不

胡茂承

胡山人岳松字茂承新安人也茂承甫弱冠仰事大父母而下撫仲季食僮指甚衆拮据無遺力乃大窘母黃孺人命之曰商維揚間茂承而商猶之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不類也口伊吾市肆中日夕不輟衆商怪之曰子休矣商安所事此茂承曰謹謝教人固各有志耳即日棄歸大父問知狀則又益喜曰我固爲孫謀若此矣遞茂承又不肯屈首業舉子獨好讀古文若左

國莊騷太史公班椽諸書尤所酷嗜間發爲詩歌詞旨跌宕曾不以貧故少落以故歙多君子長者莫不善茂承而樂與之迂久之歎曰丈夫安能齷齪窮季久居邑屋乎于是鼓篋遡江淮涉汶泗徘徊鄒魯之墟至於　闕下意在覽大都名邑高山巨川從海內學士大夫講藝談道以自廣其於勢位榮利漠如也當是時文貞公在事或謂宜緣舊德往見不應而獨與二三省郎結社燕市楚人曾公省吾從社中與語大合

對何有既已趾不受羈紲將稍就武科射策以自見孰逾君者茂承咲曰足下睨生能甲甲汚辱中從短後健兒角腐鼠乎孰與高岸長裾誦說先王與當世長者遊以自媮快即大將軍不易矣其持論如此茂承既名起京師搢紳多欲見之然非其好不見顧時有乞詩文者亦藉其金錢間歸上大父母壽至其遇故人緩急輒挺身救貧者輒周之雖已事不辦不計也曾公以大司空歸里蒙難茂承獨間關儼然赴之一見泣下所以周旋其難者靡所不至往來漢濱者凡三不啻萬數千里竟以是故行至南陽道死矣而所嘗結社順陽李比部襲美者力爲經紀其喪歸仍梓其僅存稿以傳

楊貞復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人也由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公天稟醇厚滿腔中俱是惻隱以人皆可以爲善孳孳援引後進學不厭誨不倦此仲尼之所以自名者公蓋竊有志焉而寔不敢違者也其古文詩草皆純正典雅借題目以發明道術而於墨卿驟客丰規兼而有之允矣一代儒宗也

莊梅谷

公名履豐號梅谷福建晉江人刻有梅谷先生文集黃太史汝良序略曰先生少負異質弱冠即善古文辭下筆數千言崒絕驚人丁丑登進士又曰先生年少都詞林游精著作之苑信其天授可以直之無前而能斂才以就格至於篇氣颺舉巧思涔發嗣心遇境神情畢會則又未嘗以格拘才今觀承明應制諸篇冲融典則何啻升潛溪烏傷東里長沙之堂而紀興贈言迅寫所自得運靈機啓妙鑰試與獻吉元美于鱗伯玉數公角逸足於三駟之間猶未辨其誰勝也豈非兼至之技而無難于所難者哉

黃德卿

公名道月字德卿合肥人也行次居仲人多稱爲黃仲子云美姿態身長六尺工文詞喜讀相如書與百家之言五七言長句絶似李青蓮是德卿固詞人乎哉然少好擊劍江淮之俠無不從仲子講劘且焉不惜百金購名馬挽强弓蓋其志槩豔秋林揚戈溫隅絳旗雷鼓與昭銘鴻勒共耀當年矣丙戌計偕飲陳通叅所汝南劉玄子後至見座上有美丈夫即欲把臂爲懽問

姓字各驚訝客散陳獨留此兩人接袪連觴漸近談矣陳公喜曰二賢已列栁中各大呌醉去旦視栁僅隔一名繇是見如故人息與同栁潘元徵平湖王銘新秀水黃履常無錫安小范共玄子爲生死交元徵白面髯長數尺仲子狎而呼爲潘髯元徵置酒招諸子仲子小范夜方至曰余非由五侯七貴家來與安三來自滿井耳井水湧溢余樂之飲大醉即提巾脫頂髮委地鏡人坐誦所賦滿井詩若白雪清風與俱飄

誦作人也京師大雪仲子約玄子小范過黃履常齋樓廷東栁登而望西山之雪仲子倚栁浮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盡裂雪詩趙卓字畫道勁有張芝皇象風雪晴周氏民部子春約玄子與仲子小范游西山仲子岸幘衣半臂紫袷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爲犒游人爲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悲哉仲子豈五陵少年挾彈渭橋上邪嘗見楊司徒曰黃舍人偉幹儁流終當建

勳萬里外不爾風節矯矯表論朝宁匡衡劉向之直非復背毳故公卿見者莫不以是望仲子嘗謂玄子曰衷勘逢干之心略非仲毅之智理非蒙莊之達寧人乎今世文學北地信陽它無聞也吾黨豈弗肆咤天下厭談兵嘉峪不守畚山獨石胡娶婦雲中今邊如奕非亡奕秋亡枰子耳枰者馬也子者兵也亡之即奕秋且袖手有之則戰者必也寧與角和乎一日仲子飲玄子舍歸德楊給事至相談名理見仲子揮麈息

聽給事曰今赴曾司空楊司成談所幸同去甚堅玄子目仲子仲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從學奚從邪至則楊司成問曰何謂朝聞道夕死可也道無生死生而非生死而非死虞澹然驚顧玄子曰孰謂仲子雄于詞豪于技哉眞吾玄子友也頃聞父訃仲子嘔血立毀別玄子燕市留詞曰燕雲斷兮雪飛黃鵠決兮羽稀江有蘭兮愁余虬蚴蟉兮踟躇生有交兮死不離嗚呼此非靈均招魂夫躬絶命詞與仲子旣葬其

父號于墓而仲子死仲子之哀又何烈乎蓋孝弟自天性有五兄弟如友生漢州公饒于才名道日宇荆卿酷似仲子所著書若干篇行于世

張惟守

公名文介字惟守生於廬陵長於龍丘遷於錢唐浙之東西人也賦性清虛存心和厚襟度穆如清風軒裳視同飄芥故發之聲律皆多雅趣舊刻如代贅題竹醉吟孤憤金陵還杭湖上諸稿已爲　益府選入十二家明詩矣後復有近作若干卷行于世俊逸清新兼而有之其所作詞如湖上新聲之類又有若干卷陽春白雪信乎寡和詞林莫不艷賞之

王伯固

王一鳴字子聲又字伯固號石廩又號綦上黃岡人也幼即以頴異稱弁而出試督學使者大奇之弱冠舉于鄉登萬曆丙戌進士高第是時不佞寓書止其毋綰銅墨綬而寧坐苜蓿齋中也蓋公素游神文翰簿書尾瑣似非所宜者公亦然之而主爵者竟以太湖令授公蓋爲他日臺諫地耳公至抑志勵精民事頗多美政顧不能骯髒以事尊官調臨漳令亡何以疾卒於官

公生平慷慨多大節其於世味澹如也古今竹素多所闚覽文宗史漢詩不徒規撫杜工部務求抉其精髓每一讀輒批評而封識之如此者凡十讀十批評焉其稱詩大與汝陽秦秦京合京名鎬蓋亦一志攻杜氏詩者公著作頗富尚未梓行然神物自應爲世寶豈得終秘之帳中耶不然者卞氏之玉當竟在璞中矣

冤山人名學海字巨源楚之廣濟人也苦志騷雅曾削髮入盤山中棲戶數載研究詩家秘旨大有所得而後畜髮出其冬日晚登黃鶴樓詩二首云滾滾長江帶落暉仙人樓閣轉霏微雲寒大澤漁歌斷沙冷晴川雁字稀檻外鳳凰嘴月出風前鸚鵡磯挾濤飛莫言黃祖難容物詞賦于今有是非又凭闌極目萬山浮慷慨翻憐據上游伯業已隨孤鶴去樓臺偏壓大江流烟迷遠浦千帆雨濤觸寒磯五月秋笛裡梅花莫吹落恐驚夕晚然淹留觀此二律他作可槩覩矣生平磊落慷慨不拘拘小節游道方廣而一疾劾矣詞場每爲之惋惜

凌以棟

公名稚隆字以棟號磊泉浙之湖州人也其游國學時幾登賢書而復棄斥者屢遂嘆時命之不偶而一意於古文詞左傳史記前漢三書俱遍搜名公批評梓之自有意見者亦並附焉極其精當又纂輯五車韻瑞大爲詞林諸公所鑒賞其文筆以時而進卓有三史之風誠爲秘藪之功人而文家之詰匠也至於人品行誼又當於古人中求之俟鴻筆爲之表章茲不具論

凌玄旻

凌湛初字玄旻刻有凌玄旻集錢唐陳大經叙略曰玄旻軼蕩踔邁矚然立風塵之表唯恐氛垢之或緇操觚染翰無論尺一咸鑄思鏤神埋玉緯錦直欲上追兩漢之雄渾爾雅總總離合以至不食不寢迨巳病病而究極揣摩不廢遂至沉骾不可起矣倬偉之志不一售才猷不槩見而沉鬱汶泯以卒夫人皆悲之矣而孰知其所以死者死以文也以文而死以死而梓其文則死者死矣而不死者自在也思玄旻而不見玄旻之所爲文則玄旻固不死也莊周曰有死也者有不死也者玄旻其有不死也者夫

李惟寅

李言恭字惟寅泗州盱眙人別號秀巖臨淮侯
庭竹胄子也侯之先寔出岐陽武靖王文忠文
忠爲佐命元勳相傳從戈矛以翊皇運而馬上
誦讀迄成通儒及　寵掌司成任兼文武至今
稱之厥嗣盱山公紹承祖烈開府湖湘其宏德
遂學莊簡恤士又當文怡武熙千載一時之會
由是觀之公子之詩學所由來遠矣予亦識其
人樸茂不作武人貴公子態楚游稿貝葉齋稿
行于世詞林名士皆在其結納中

張亨父

公名泰字亨父本姓姚氏世爲崑山人曾祖瑞
代晉陵張某戍太倉衛遂冒其姓泰生而秀穎
書過目輒成誦性豪邁見時輩日夜兀兀抄讀
陳腐文字頗鄙笑之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名
隱隱出行輩中遭父母喪服闋除檢討聲名籍
甚四方之士願受學焉久之陞脩撰踰月得暴
疾卒泰爲人坦率絶去厓岸然憤世嫉邪特甚

酒酣耳熱談論當世不平之事激烈奮發爲之
攘臂岸幘恬淡自守獨喜吟詩所著有滄洲集
行於世

黃孔昭

黃公名克晦字孔昭晉安人善山水尤工詩其爲詩意常獨造一以古人爲宗而不蹈襲其語初從晉安泛彭蠡遊匡廬渡九江從武昌登黃鶴樓吟眺久之乃來金陵在匡廬贈僧有道高弟子堪傳少行苦鄰僧共住難之句盛仲交亟稱之然孔昭遊楚詩佳者固自多也其來金陵客黃以藩館中每從以藩遊金陵諸勝遊輒賦詩以藩輒收而錄之成帙莫廷韓張仲立初未與孔昭接見其詩愛之攜歸吳中仲立序而刻焉命曰金陵遊稿

吳子玉

公名瑞穀字子玉新安人博學尤工古文詞有吳子玉集四冊詩亦典實然搆思良苦其入社詩云銀燭金杯向夜清初冬風日似春城帝鄉古渡枌榆社官舍新驩薜荔情邃弄潛漪雲外度劍開繡澁斗邊明遨遊上國延州事欲聽簫韶入座音雪中借馬云白下久聞歌白雪不妨雪裡過論詩雲司肯借三花駿柳外還教十里騎剪拂憐才心獨許驕嘶嗟意步應遲馮驩不用悲長鋏青眼孫陽一顧時美人走馬云遊睇過金埒方瞳起紫塵迴花雙弄影入柳一傷神試體疑矜寵嘶馳欲帶羣裾翻纓絡急裙閃曈泥新輕似臨風迅驕還顧步頻金羈羈搓釧穩朱汗透蘭紉飄去香垂手散來雲滿身未須看步襪陌上遍生塵其詩大都如此文亦如之要之灑灑求新即有晦澁亦所不惜耳

劉子威

劉公名鳳字子威蘇州人也所著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草等集蓋洋洋乎大觀矣內鄉李太史子田評云劉子威掘奇索隱抗心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矱其眎當世流輩蔑如矣故其詞賦奇字現語多不可句將毋謂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旆揚鑣而究其指歸無逾兩途倣左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塗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老蒼舉斯二者未有能兼

焉者也即子威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意欲兼擅于此哉其眠魏季朗並李于鱗咸可以論子威矣

魏季朗

魏公名學禮字季朗長洲人以貢入太學初與劉侍御子威遊結社相倡和有比玉集後又與黃太學孔章遊刻采蘋辭崑山連壁蘭澤同心王中丞謂滔滔洪藻名下固無虛士矣青溪癸酉之會季朗作下第入邀笛閣社詩云漂泊猶存原憲風不將名墮五陵中梅花吹落思桓子蓮社邀來異遠公古渡霜寒流水在石城秋盡暮烟空蕭條莫問招賢事回首荊山泣未窮

（棘闈在故云）前又邀笛閣云王令風流尚可攀何人清弄水雲閒月明朱雀音疑吐梅落長干人未還憑檻戍懷生折柳倚床別思在關山桓生千載知公等暮雨蒼茫苦竹間

沈子由

公名啓字子由號江村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始第授南京工部主事以具上供樓船及修陵寢事爲其尚書所知考績改刑部進員外郎中察能出知紹興府請于臺平其屬邑會稽蕭山新昌賦其人德之時朱中丞紈嚴舶禁而郡要路薦紳爲恐喝間阻且持美遷啖公以公能得中丞驩而解之公不聽遂銜公刺骨而公還湖廣按察副使公方佐其中丞張公岳破黑苗寨以功狀聞而紹興之間行公罷而朱公尋坐累不良死公歸絕口不言官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耳目聰明飲啖步履如少年久之卒年七十八子孫多顯者公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稿越吟稿楚吟稿雞巢嶺稿南厥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睛窻便覽若干卷

陳公獻

公名璋字公獻河南光州人也七歲舉奇童郡太守鄧公令賦卿雲立就數千言稱長工詞賦精右軍書性貞介禔身脩潔以孝友聞弱冠登高第守景州五年冰蘗如一日清徭役革積弊者三百餘戶理馬甲虛冒民免累及子孫者守備紫荊等關自浮圖峪達廣昌一帶邊墻皆郭督脩葺有碑紀述其事安撫青兗礦徒二千餘令自解散九河水患由阜城築堤至德州迄今

平成頌陳堤父老立祠血食薦剡屢上陞太平府同知建松江府城倭寇作舉經略才　欽委協同蘇州府同知任環操練籌畫公上禦倭十二事切中機務自統兵敗倭斬首千餘級餘寇浮海東遯重蒙　欽賞詳見憲章錄維時身任軍旅不廢嘯詠與江東諸名公唱和海內爭購薄蹏以爲珠寶　朝議叙功當顯陟緣不阿相臣轉司寇郎公日坐署中操觚染翰以纂述自見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無不推許公者公不

樂仕進歸臥星湖杜門著書四十年閩閩學暗其面足不履公庭有司屢請乃一入飲立義學義田敎養宗族其鄉里親戚貧乏者每加周給郡人士有汚行恐陳公知文行踔躒咸稱太丘云子九卿有對君軒集公七十應本州聘著誌書十六卷文辭高古有良史風又星湖漫稿四十卷祿光堂別集三十卷陳氏世範二十卷鷓鳩集四卷防倭錄二卷太平事略四卷行于世

楊伯翼　柴仲初

公名承鯤字伯翼浙之鄞縣人也父美益官北畿督學御史伯翼乃公纫子也少而聰慧書過目不忘初入學食廩後爲太學生其詩刻意一成輒不竄易鄞舊有詩社俱以沈嘉則爲宗主獨伯翼出不由其門雖爲後進遂與沈頡頏惜其不壽以四十卒所梓有西清集碧石編行于世同邑又有柴仲初者亦梓有小集翩翩有致何四明材士之踵相接也

顧行之　顧山父

顧行之名聞號九夔其子山父名孟林自號兀然吳郡人也行之少而游心秘文已有聲公車業然竟不得志於公車一志古文辭流易自放天貞爛如華不至靡勁不示骨其落兀然先生毋亦少陵氏之必簡乎哉誄頌則潘左儔也山父隱于周山間風期高亮無所不窺而尤遂于詩陶寫性靈一言一味皆有情致五言古有彭澤蘇州之風七言古今體可當常侍隔河軍壘五言律置之襄陽集中鹽梅共味惟七言絶句卑之稍就晚唐耳

張恭懿

公名瀚字子文號元洲公生二十四年而以易領鄉薦二十五成進士大爲王文成公所嘆賞汎覽羣書尤酷嗜左國莊騷至寢食俱廢遂燁然成名當世初筮仕南北郎一造船再讞獄勤慎稱職已知廬州減賦墾田教民築堤濬池歲旱潒則身爲犧以禱視囚雪陳邦寃諸政斧斷理解不減包孝肅爲治行第一補大名值庚戌虜變募兵入衛赴期立辦諸郡莫及公兩爲大

府廉直不阿每與臺使裂齦爭可否如辯開守誣禁巡司賄至今邦人稱之時公亦以異等擢潼關治兵使已叅嶺藩未幾調蜀晉閩又自晉杲轉陝西左右轄九十年三入關即其地擢巡撫都御史防秋固原不撤兵虜躪入以我軍有備宵遁撫終南饑民須臾投戈散去遂卿大理貳刑部後以兵貳兼憲職督漕運移督兩廣芟劇賊定羅旬會有駕禍於公者功高不賞時論共惜謝歸起原官再撫關中遷掌南臺南大司

空值　今上即位召入爲吏部尚書時楊慎被
病免會推三人　上越次用公公荷　上簡任
持衡數年所殿最黜陟務以進賢退不肖爲主
每錄選人姓字上注　御屏欲　上時時目之
又議酌選規行久任崇實政遴眞才稽董奏重
責成嚴考績愼拾遺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
自公宅端揆而一時吏治喁喁近未有也公爲
吏部幾再考滿　上益冲懷嚮治注意老成故
相江陵亦嚴事公長者未嘗不藉公爲重逮奪

情事起徼　上中上旨屬公諭留故相亦自削牘
咨公諷使留已公謬爲不聞也者故相始不悅
因嗾臺臣中公以歸飄然嘯咏湖山間迨計聞
卹贈謚蔭備極優渥公善書法兼工點染詩若
文莊嚴典則歸之爾雅有奚囊餘二十卷續
集二十卷松窻夢語八卷臺省奏議十四卷藏
於家

張孟獨

公名治道字孟獨號太微關中人也少負才名
以明經登甲榜出宰劇邑赫赫有聲取入爲刑
部主事一時海內名士皆納交焉居無何即謝
病歸矣歸二十五年凡有所得悉著於篇積至
若干卷將藏諸家笥沒世始傳爾時巡撫聯峰
翟公聞之亟欲板行用彰厥美比因索蒙弗與
遞購得他本持去西夏臺中刊已過半矣適戒
行有日仍令兵憲徐君續成之第工未就而亦

去矣松石劉公繼至尤雅重其所作檄而刊之
康對山序其首稱爲鮑謝復出接武李何云

馮汝仕

公名世登字汝仕盱眙人也年十四補邑庠弟子督學使者歲校居高等廩食當選貢讓于友人吳大章曰大章親老宜祿養登尚壯可少待也當路咸嘉之聲稱籍籍越數年當歲貢復讓于友沈君次年方以貢訓順德型範最端士人咸爲之嚮風三署邑篆如邢臺鉅鹿皆稱畿輔嚴邑公攝之裕如鋤奸化盜植弱恤孤懿政芳聞至今猶在人口乃以賑饑勞瘁疾卒于官年

綬五十有一生平倜儻負大節鄉行最著不可枚舉善詩文下筆纚纚千言如注東逝之波學者稱爲崑岡先生順德祀名宦祠盱眙祀鄉賢祠所著有易論九更崑岡文集物類訓春秋筆義等書行于世又聞公少日從甘泉湛先生遊爲高足弟子其淵源蓋有自云

胡元瑞

公名應麟字元瑞浙之蘭谿人也舉孝廉屢上春官不第即罷棄公車業而一志於詩生平最推尊王元美次則汪伯玉二公於元瑞亦極其稱許各有掞著頗悉無容再贅惟紀其著作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禘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囿十卷史評十

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撫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禘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辯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蒐輯諸書有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眞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著述若此可謂富矣與余素相傾慕萬曆辛丑冬月始晤於杭是時元瑞將束裝返里余

一見驚若平生譚聚數日不能舍去元瑞最好藏書其所未見而余偶得者約余今歲携至秣陵詎意元瑞遂化爲異物聞之不勝西州之愴

公名洪憲字懋忠別號葵陽浙之嘉興人也舉丁卯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由庶吉士官至少詹事中忌口歸歸十年卒方爲諸生時適嘉靖末年文體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名理三試不售不爲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浮崇雅公遂裒然冠賢書制舉義出文體始一振戊辰不竟試歸公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湧出不爲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第二報至公側臥不應曰咄咄吾文未盡吾量也其自負如此公詩文羅合千古諸變無所不備尤喜談舉子業若有夙解者故至晚歲斲輪技癢猶時復遊戲刻有黃學士宦中稿當在副使公憂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蒙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迨歸田後有秀水邑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未竟藏於家其用世之略與中興語之故皆已詳碑銘中

董伯念

公名嗣成字伯念別號青芝浙之湖州人大宗伯份之孫也萬曆庚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歷轉祠祭司郎中萬曆辛卯以立　儲建言爲民歸董爲浙喬木右族組紱蟬聯公雖世胄淬礪名檢以高賢大良自期故其歸也於家人生產必正其兼併者而反以是買禍嚢囊幾不可解誰謂斯民也爲三代直道而行者耶公生而多材藝且濟之以博洽善吟咏工書法旁及繪事能

會前人筆意超然有簡遠之趣卒後殘楮遺緣閭人間者爭相寶畜之

徐惟和　金玄朗　黃白仲

徐惟和字惟和福州閩縣人中戊子鄉試多大度不拘小節家甚貧好賓客凡遊閩者無論尊官賤士無不得見徐君戶外四方之屨相錯如市或遊困不能歸者傾橐以贈人咸誚爲窮孟嘗云著有幔亭集鋒囊生傳行于世年四十齋志以歿

金朗字玄朗蘇州吳縣人起家甚貧先世裹志王元美先生志之詳矣其人短小精悍多氣節

嘗爲董儀部伯念客遊長安使氣五侯七貴間人目爲狂生著有於譾集客死東平州守聞其名爲之經紀其喪以歸

黃之璧字白仲紹興山陰人其人嫵媚有書才遊長安入貲爲彈章波及歸臥武林鬱鬱不得志客死安慶太守林榕門公檢其遺稿刻之命曰娑羅館集并歸其喪

鄔汝翼

鄔佐卿字汝翼中憲公之季孫也少頴異不羣讀書過目即能成誦既久亦不遺忘弱冠補郡博士弟子員惟潛心墳史不屑屑于制義善譚當世務或遇知已亹亹忘晝夜事有不平者輒抵腕激烈必思所以平之勞怨弗顧也中歲謝博士業一志古文詞居恒屢空略罔介意所爲詩歲不下數百首雖稍傷率意而該博雄渾每出人意表以故海内名流樂與之交好晚年粗

涉二氏之典即謂冲舉上昇計日可得蓋孫太初之流有託而逃耳萬曆甲午秋歿于杭州西湖禪林年六十有三所著有漫遊稿金稿纏纏頭集芳潤齋集若干卷

原缺

葉化甫

公名春及字化甫廣東歸善舉人一志聖學所寘力者惟淡而不厭一語爲兢兢一切世味擺脫都盡其爲閩清教諭時　穆廟初應詔上書纚纚數萬言均保泰藥石柰乏鍾期塵塵鳴琴惠安再貳郡旋向羅浮老也世或以負氣太高嫉惡太嚴爲公病豈知公者哉其所著綱齋集言言逼古譬之商彝周鼎摩挲之未有以爲近代物也又聞公家羅浮去江門不數百里早

聞白沙勿忘勿助之旨與羅文恭往來十年文恭寄書有窮高極深神遊八極之語益期之也而公以尚絅名齋有味乎中庸闇然之趣矣

何震川　王師竹

何公名洛文號震川由嘉靖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官至禮部侍郎河南信陽州人卽大復先生孫也箕裘之業自能世美無庸贅贅所著有越游槎游諸稿其父小坡亦有詩名但未得覩其篇什爾

王公名祖嫡號師竹由隆慶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右庶子掌右春坊亦信陽州人也公詩氣韵沖融首尾勻妥絕無斧鑿餖飣之

迹讀公詩者知其從大復派中來也借其全集尚未殺青海內人士不勝旃檀之慕

帥惟審

公名機字惟審江西撫州臨川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不佞南游時公曾折節與遊其襟度開爽議論倜直不狗時俗見人片長亦賞譽不去口有古休休大臣之風焉其著作甚古雅所傳有兩都近稿郭青螺先生序其擬古詩云惟審所擬古詩擬漢而漢擬魏而魏擬晉而晉宮商中響繁約合軌取鎔前韵自鑄偉辭猶之雕玉作琱璉何异夏商設色貌古人不直鬚眉而已

劉長欽

公名紹恤字長欽楚之安陸人隆慶戊辰進士官雲南僉事所至輒能其官人爭頌譽之生平好讀書上下古今良史及究心當世之務愛人子弟才者亟憐之譚經術夜分不倦歸田益閒暇肆力於著述常讀晉書掩卷曰詞大不古雅當爲改修復拂衣起曰生人不滿百何自苦如此然其志趣所寄可槩見矣所梓有臨安集工臨池之枝章草頗得史游筆意常寄聲於余期一把臂而余浪迹靡定竟無從一識荆州也

沈純甫

公名鍊字純甫號青霞嘉靖間由錦衣衛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嫉之力構其罪賴　聖明薄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公直諫之名滿天下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公之禍作矣沒後仇散事明公之故人俞姓者乃輯其平生所著若干卷行于世讀其集無有不酸鼻流涕者集中所著鳴劍籌邊諸什讀之尤令人激發其子俱賢而有文天之所以報善人者固自不爽云

王明甫

公名道行字明甫山西人由進士官至右布政其刺蘇郡政成化洽頌聲四溢爲右伯時年方四年不久即已懸車壯歲歸田無幾微滑其中捐俸買山著書逃禪翩翩千仞之上視塵世軒冕皆爲腐鼠矣別業稱桂子山莊日與騷雅之士觴咏其中所著有桂子園集又有桂子園別集其稱集者公所自爲詩文也古色鬱然久已傳世其名別集者乃王元美甫百泉陸五湖張峴峰憲理庵張周田諸名公所贈遺者也周田即公門下士

蕭以占

公名良有字以占楚之漢陽人嘉靖甲午以易舉于鄉年十四猶然丱角童也庚辰以春秋冠禮闈多士一時傳其制義以爲不媿唐瞿諸先輩云公襟度恢豁洞示底裏與人接不飭觚稜自忘其爲尊貴人亦忘其爲文士是以得親公者如坐春風中油油然不能捨去而其解諭德綏歸也四方問公起居者猶趾錯於道非有所沾溉於衷能然乎人或以和求多於公夫磽磽

者易缺皎皎者易汚是豈和之過歟涉世之難自古而然矣其所爲文與詩大都類其人士林咸推重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江民瑛　江民璞

公名瓘嶽郡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修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嶽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閭閻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

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胠篋發笥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惟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紜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季珍亦能詩

朱明虹　艾熙亭　魏崑滇

公名孟震號明虹江西新淦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都御史巡撫山西公雖尊貴人乎游神竹素遇詞場同調之人卽折節爲禮故士多附之而所著詩集與楮談之類皆自成家其必傳無疑也

公名穆號熙亭楚岳州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其爲大名學博能識趙夢白於諸生中官刑部主事時值江陵相奪情抗疏論劾被杖謫戍過余邑相訪猶扶創揮毫慷慨杯酒無逐臣灑淚濕纓之態後起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偶病卽乞骸歸生平著作以條暢爲尚有賈長沙之風而詞調亦未嘗不蒼然沉鬱也詩清婉有致

魏公名允中號崑滇大名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偉行瑰致爲士林冠冕而博士義壹稟於先民之度至今傳以爲式其所梓詩歌與古文辭卓然名家公其兼材也哉

廖鳴吾

公名道南號鳴吾湖廣蒲圻人正德庚辰進士官翰林侍講學士　上命修大禮書經筵輪講多直言日食陳天變四事時多韙之公所著有玄素子及楚紀孫公承榮序其楚紀云明興肅皇帝起郢中一時雲合響應之士如茶陵張文邦齊安王稚欽沔陽童士疇蒲圻廖鳴吾皆翱翔禁林騰驤藻圃而廖太史受　上知渥眷遇殊異所納約於

導媺不啻綜典引而頌聖德陳樂職而歌皇雅乃讒以寵囚妬緣才誨投閒澤畔年所多歷間賈其蒐獵之勇發其憤懣之襟墻庋鉛槧軸插篇翰著書滿家楚紀實其大者觀其殫精九年網羅千載遡源雲祝泳洪　昭代統極皇至芳揚側逸幽貫神明鉅該禮樂略物產以寶賢黜機祥而放怪卷六十以當甲目十五以配望楊氏草玄俟子雲之在後子長述史承司馬之世宦抑錯六銖而稱袞綺煉五石以補乾維如

用我執此以往乎顧道存未究厥施言立僅書之策其志亦足悲已

劉晉初

公名昜字晉初號望岑其先湖廣大冶人高祖以武士隸　高皇帝麾下積功授長淮百戶故世居長淮及公始遷於郡城由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僉事少負奇嶇抗志往昔議論踔厲斤斷斷當官以振刷爲聲而其卒於官也橐笥蕭然無以爲殮攻古文辭濡毫立然而精深瑰瑋之致可儷古人所著有劉望岑集此其人之品與秩之品皆不可無傳者也余過中都有以

是帙來請者余不辭而收之續簡

殷文通

公名士儋字正夫由進士官至大學士當　肅皇帝時推擇爲青宮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屢爰立之命所以斧藻　聖謨斟酌元氣宏猷鉅烈格于　穹旻而隱乎人耳目所不及者不可勝紀乃其于千秋之業承邊廷實之後與李于鱗氏相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今觀公著作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玄

鉅音中律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況經世之業又章章如是乎所梓金輿山房稿若干卷行於世

顧有終

公名伯謙字有終號起亭臨淮人鄉貢進士公方嚴古朴丱角時已無童心言動舉止一如老成人好收奇籍有聞必欲得之得則窮日夜誦不已由是以博洽知名其所著有起亭存稿稿而曰存則其佚者不既多乎觀其直已陳德長吟梁甫畫菊三顧圖諸作慨然慕孔明陶潛之爲人秋臩篇異馬歌紀夢不一而足寓情輔世成名有超忽騰踔之勢辭雖不盡法古其志壯

矣苟假之年沉浸風雅澤以冲和雖升相如之堂而入子雲之室可也惜乎賫志以沒

楊文懿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成化八年累官侍講學士內艱去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我婺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　泰陵出閤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放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即刪去公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録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宮寮官柄用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

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　上是公言後御經筵又御午朝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　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懇辭請老歸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辨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録爲私抄凡數百卷

蘇平仲

公名伯衡字平仲其先居眉九世祖即文定公文定公長子諱遲以宋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於婺故平仲遂爲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録即升學正　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贖辭歸宋潛溪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代者即以公應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潛

溪稱其文精博而不龐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以余觀之大都有三蘇手度云

劉元定

劉啓周字元定別號斗隅蜀之西充人幼聰穎不類凡兒兒時善駢語應對如響年未十屬文詞片點立就邑稱奇童其父贈君公厚期許五經諸史靡不日課弱冠以博洽聞督學使者隨試書莊論表策亹亹數千言縱筆成篇學使者靡不擊節嘉賞以蜀先輩名流方比謂子瞻用修之徒也歲丁卯巳中西川第一會經題魯魚之訛主者竟落之然珍惜不置袖其卷如珙璧

稱爲遺珠沉淪庠序二十年壹意下帷不少輟歲巳卯應諸侯王貢持書數卷一蒼頭步騎入長安同居亭者或醉麴蘗携粉黛自娛公獨淡然無營讀書樓頭咿唔自若友人各嘆服外心稍斂投籍成均覓一齋舍置墳典六籍其中趨其壁曰魚鹽滋味鐵石肝腸觀者以爲名言相勸服膺維時大司成錫山周公少司成東粤王公以季試拔之首日垂青眼屬以京闈元魁偶奉例歸試于鄉復操瑟齊門不獲售喟然嘆曰

予之不濟此命也歲乙酉徵之曹近陽先生領西川學政行部川北得公卷讀文若論大驚咤曰此蜀材也乃于太學生見之確許首舉且謂一論酷肖蘇長公自遜弗及藩臬長訊以蜀元即以公應將徵棘闈曹公候栲門外傳者曰解屬某曹公曰非也又傳曰解果某曹公堅曰非也已而報解屬劉公曹公曰是也栲出果然一時喧傳以爲勝事是科蜀賢書刻公書莊二論表策都出公眞墨主者直損之無所益錄奏長安

公孤卿貳爭搆之覽而大異謂主司經月累日不能就者公以寸晷成之如崔之政論賈之治安言國是此莊林不常有滿以大魁屬目竟不第許潁陽相國延爲西賓避嫌謝不敏相國復託諸貴人彊賓之堅却不樂赴三上春官三報罷遂焚香棄去舉子業矢以著述終其老友人以顯親勸者始慷慨就選時同里陳玉壘相國欲慫慂以美秩善池公抗志不聞命東西南北聽命之所之耳謁選得滇河陽令雖司理民

社日以誦讀校讎爲事古籍不須吏讎側諸當事以文足屬者鱗集簿書古文詞逢原以應比補黜之清平地狹而界於榜榜囚稱難屢逆顏行常僞撥旦暮蹂躪境土公靜鎮不爲動日吟咏書史有賦詩退虜之風榜平敘功欽賞有差擢長沙丞不期年投劾以歸歸無何尋卒公爲人坦率無他骫骳有古人致生平不辨菽麥不事生産不較子母錢無寒暑晝夜只作蛩吟醵飲有梨園飲不樂必屏去而後快而孝親友弟

其大節也所著有四書詩經題意五經蠡測選家刻後塲註解字解家學輿地圖考仕學集要孔明辨諸集子文琦登辛丑進士筮宰楚之麻城神君慈毋之頌籍籍羣口宦業方興且嫺於令古文詞爲寓內人士傳誦矜式云

勑封文林郎顯考行狀

先君諱傳字爾習號雁峯西滇其別號也先世河南之汴人洪武初始祖諱佐者避兵亂徙居朝邑之泊村遂占籍數世後始有科第自高祖登庚戌進士歷合曾祖僉憲公祖府公迄先君凡五世甲乙科代不乏人閣中文獻亦多屈指先君賦性端厚沉靜寡言笑居止有常髫年即嗜學不與羣兒戲嘗謁大司馬韓恭簡公一見奇之曰此子厚重如山異日必當大貴後隨先王父任長垣下帷閉戶伊吾不絕家人罕窺其面弱冠入膠庠嘉靖庚子捷鄉試時纔年廿一耳榜中推轂年少問學該博者必首先君先王父守相州捷音至張兩赤幟于署門遠邇嘖嘖稱世德焉柰數奇屢試春官不第先君倦遊兼以家貧故乃謁選天曹董董得一高邑令高邑者畿輔巖邑也民狡黠健訟先君至剔蠹布新令行禁戢不暮月邑大治然先生性倨簡雅不

喜姸阿時有鄰郡倅以公委至先君待之稍
不屈倅銜之中以飛語先君曰世圓吾方可
以去矣遂掛冠歸時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
也歸之日行李蕭然宅不東拓畝不西益家
有舊田廬課農訓子之外足跡不入城市卽
鄉飲大典邑侯臨門敦請皆力辭不赴蓋恬
淡無求天性然也隆慶三年不肖舅季三人
同時鼓篋迨後漸登癸酉丙子鄉薦不肖又
徼天倖叨中式禮闈拜晉陽司理任滿以例

邀
天寵封先君如已官先君捧
綸誥焜耀沾沾色喜家自先世無他積惟多古
書先君暇日益肆力于學無論子史百家卽
內典諸書無所不窺且長于詩賦居常感時
咏物吊古懷人長篇短什纍纍簏笥間大爲
當代名家張周田朱明虹王龍池諸公鑒賞
所刊有西湜集煮石餘談等書不肖自筮仕
理官及給事南都分憲河東皆迎先君任邸

先君周覽山川遍歷名勝多所論著在晉有
入晉稿在白下有南遊稿在河南有聲詩滌
美等集皆付之剞劂藏在家乘先君生平雅
慕陶彭澤杜工部之爲人其聲詩莊雅春容
亦頗似之每接邸報見四方多事憂形于色
每每見于吟咏又目擊依阿洪泐纖趨甲疵
者則亟唾之每戒不肖曰爾寧鈍窒遲毋效
此輩以玷家聲先君襁褓棄母中年棄父哀
號怨慕柴毀骨立其送終諸儀一切纖悉周

備自歸田後捐俸餘爲先王父母祔祠殿廡
偪窴罔不肅潔又置龕繪像歲時焚香供祀
不少輟雖年蹉耄每入祠瞻拜未嘗不雪
涕沾襟前馬文莊公先君同年也嘗詣祠稱
其事久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他可知矣前歲
年登八袠不肖兄弟以爲此人子愛日之誠
乃廣設賓筵遍乞名筆稱觴爲壽先君時童
顏鶴髮紫袍黃蓋飄飄乎若神仙中人鄉里
羨之稱盛事焉先君素强飯無疾不意今歲

患腹痛匕箸漸減形體亦漸厄羸杪秋又添泄痢遍延醫藥皆不奏效竟浸淫以沒嗚呼痛哉先君性仁慈處里黨恂恂宗族饔飧不給多所賑貸接故舊以禮訓子孫以義方待臧獲輩嚴而有恩遐升之日無遠邇老稚識與不識聞之皆爲流涕足徵德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嗚呼痛哉不肖輩孱孱在疚不遑啓處有先君之懿美不忍俾其闇汐弗彰敢徵惠　當世鴻筆爲泉壤重倘蒙　惠顧前好施及九原　賜之金玉以垂不朽則存歿銜結寧有既哉寧有既哉

先君生于正德十四年正月之初十卒于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之二十六得年八十有二卜于本年十二月之初三日擇舊塋之壖與先慈郭孺人合葬焉先君丈夫子五人嗣初于鎬于京于廷俱庠生于陛選貢生于岐于階于周皆幼孫女九人一適潼關趙主事世德子昌遜一適邑生徐延恩一適郭大有一適周紹先一適李本深餘幼曾孫男三人欽祖繩祖憲祖曾孫女六人

不肖男嗣美泣血書

明勑封文林郎高邑縣知縣雁峰王公配郭大
孺人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亞中大夫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參
政前奉
勑分守河東邑人王學謨譔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左輔年
家晚生馬慥篆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年家
眷晚生趙世德書

王子曰維昔余未綰髮西滇王公薦賢書夙
以嫺于風什籍甚縉紳間冊冊若千年獨建
旗鼓形于清詞妙句者爾雅温厚卒成大家
嗟乎闢以西洵多賢如公現瑋卓爾不群者
有幾迺其質行德厚流光所從來遐矣西滇
王公者朝邑泊村人也名傳字爾習本號雁
峯其稱西滇意有所獨注也少而開敏賦性
端重沉靜寡言笑綴學善屬文見者知其非
凡品也而大司馬韓恭簡公奇其玉貌重焉
後從尊人長垣任下帷洛誦家監罕窺其面
自是學益進選充膠庠弟子員乃以嘉靖庚
子同閣學馬文莊公泊余先伯兄舉于鄉室
邇會晤臭味同也顧屢試南宮不第竊歎數
奇與吾對公車間關而老不如仕以行志於
是謁選授高邑令高邑三輔下邑俗故狡黠
鬬訟姦利萌生公剔蠹布新令行禁戢居亡
何不下堂而刑清政舉四境鄉風當是時諸
郡縣纖趨卑疵以游媚富貴公抗志獨行駔

見羶途嫌忍會郡倅行縣盛氣蓋人公伏謁
不肯少屈倅銜之形於辭色旋爲所螫公悵
然曰世所謂方枘圜鑿齟齬難入者非邪飄
然納綬去之洛水之濱隱焉囊中靡一長物
故有田一壠畮不東拓宅不西益積書萬卷
閒覽其中恢乎其大也已乃經術課于若孫
捻關高枕翱翔乎著作之林足不履城市即
邑侯延與讀法堅不就萬曆癸酉丙子少叅
兄第後先與計偕庚辰成進士司理大原以

秦年績公偕配有令
封命已司理晉南掖垣憲僉山右公所至周覽
山川容與名勝或感時咏物吊古懷人長篇
短什纍纍不絕諦者無不洞心駭耳今所剖
劂入晉南遊諸稿聲詩濟美耆石餘談布在
宇內中丞張周田朱明虹觀察王龍池爲之
擊節嘆賞嚴重公雖唫咏自恬愉乎聞四方
眷眷多事憂形於色至於鼎貴乘埶阿附諂
諛鄙其人因以戒子姓若曰衆所曹惡勿蹈

此轍貽世姍笑以玷我家聲蓋其持正見於
憤世疾俗者如此先是公襁褓背母中年棄
父哀號襄事柴毀骨立幾不勝喪縣車以來
思慕意氣未平乃作祔祠不翅閎宮置龕繪
像歲時伏臘祀事唯謹雖年逼崦嵫猶匍匐
瞻禮未嘗不欷歔雪涕以常往馬文莊公過
里謁造祠下亟稱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者公庶幾近之頃享年八袠無論親疏遠邇
相慶公猶神王卽百歲不翅越二歲庚子八

月二十六日偶寢疾遽爾承諱譚者以爲公
孝友仁慈故其所鍾情者厚里戚周宗黨義
方課子故舊不遺宜人人之服臆永喟傷懷
也邑君郭孺人有士行公爲諸生攻苦則佐
膏誦讀人曰有雞鳴警旦之風既而筮仕掛
冠數以安貧相勗有順命之義勑子姓惕時

績學無異和光之教既被冢服衣食不改於
初綺穀視如布素豈非貴能勤富能儉者哉
其它憐貧卹婚助昏振急卽脫簪珥不吝眞淑
舉人嗣美庚辰進士江西布政司參議嗣盛
諸生息女二人壻爲同朝恩劉時端孫男子
九人于豐于鎬于京于廷俱諸生于陛選貢
生于岐于階于周于國孫女九人適者潼關
趙主事世德子科諸生邑子徐廷恩郭大有
宇者周紹先李本深餘幼曾孫男三人欽祖
繩祖憲祖曾孫女六子按公之先世居汶上

洪武初始祖諱佐者避亂徙今之泊村家焉
數傳而諱巹者起家弘治庚辰進士爲公曾
王父尊人諱三省癸未進士繇長垣令歷二
千石以循良著聞正德十四年正月初十日
生公生平腹笥群籍敷藻春華豈不能華國
展猷獨以鯁直不能諧時爲宵人排擠拂衣
弁身進能治人退不失已純終領聞公蓋有
焉乃其子若孫益以經術彩筆爭雄簪紱之
緒蔇蔇不衰四世甲科世德茂矣少參持狀

徵惠一言余追惟公與先伯兄善往寄贈余
海上戀戀不置比余西歸方圖曲席論文乃
奄忽分今古悲夫即不敏非余銘之而誰也
銘曰嗟王公爲列宿蓄之泓施弗售賦歸來
甘貧陋思羹墻時薦酎蒐典墳胸何富登詞
壇疇出右享彭年足仁壽嗣振振美而秀身
雖沉兮名實副德流光兮徐以觀其後

王氏重光集敘

古今門望莫盛於王氏任昉爲蕭遙光薦王
暕表七葉重光海内冠冕沈約云身爲四代
之史少好百家之言開闢以來爵位蟬聯文
才相繼未有如王氏者王筠自言其家七葉
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非崔應范諸宗可
比唐神龍間王方慶進上世十一代二十八
人書書雖不得與集並亦秩死稀事矣余嘗
爲臨海王茂弘敘濟美堂集乃復有朝邑三

王公何王氏之盛踔絕今古也益藩伯實之
公父西溟公以孝廉仕爲令坐直道黜其所
著曰入晉南游二稿西溟集王父潼谷公以
進士爲令舉最擢吏部會赴父難委去調戶
部歷官郡守致其仕歸所著曰潼谷集曾王
父友山公以孝廉爲郡理歷官僉按察事所
著曰燕石稿其在成弘間者有不盡之才情
而不失於寒儉在嘉隆萬曆間者有合作之
聲調而不失於纖靡若弓冶箕裘之巧相發

也若黃雷播穫之功相成也若垣墉塗墮之事相因也不朽大業萃於一門三秦誠多豪傑不可有二矣三公以清白貽子孫家亡何有而獨寶守遺編若河圖大訓九鼎宗器豈夫圭組綺紈自雄里閈者可同日而語哉五胡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悉歸江左西北實少紬焉而三公秦人特起直與六代時吳越名家等埒以此思難難可知也國家一元文明之會薄海同風遠過前朝如王氏者所由來長遠矣潘伯都爲一集詔示後人而余目之曰重光則王氏故實云爾又嘗考王楙叢書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自洽至鼒九世有集彥昇元禮休文所見才七葉耳潘伯而下其麗不億不顯亦世是集也美哉始基之矣

南新市人李維楨譔